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二十一回　雅室调弦迎远客　游蜂戏蝶是何心

袅袅轻烟，透出纱窗，香气如兰，中人欲醉。奚玉瑾心里想道：“月明之夜，焚香操琴，的确是人生一大乐事。想不到这位前辈女侠，乃是巾帼中高士！”忽觉这香气似乎甚为熟悉，想了一想，恍然大悟：“原来她焚的这炉沉香屑，正是佩瑛经常用的那种檀香。”

侍梅低声说道：“主人正在弹琴，我不便打断她，请你稍等一会。”

琴声恍似珠落玉盘，莺语花间。奚玉瑾颇解音律，听得出她弹的是诗经“小雅”中的“白驹篇”，这是一首送客惜别的诗，诗道：“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那意思是说：“那人骑来的白马，吃我场上的青苗。拴起它拴起它啊，延长欢乐的今朝。那个人那个人啊，曾在这儿和我共乐逍遥。白马儿回到山谷去了，咀嚼着一捆青草。那人儿啊玉一般美好，别忘了你的约言——给我捎个信啊！别有疏远我的心啊！”

轻快欢愉的琴音，听得奚玉瑾神清气爽，心里却又不禁暗暗好笑，想道：“这个曲调最适宜于少女惜别她的情人，若不是我看得见弹琴的是什么人，真想不到是出于一位婆婆之手。”

心念未已，琴音忽变，恍如流泉幽咽，空山猿啼，说不尽的凄凉意味。翻来覆去弹的只是四句曲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彼何人哉？”听得奚玉瑾也觉心酸，想道：“我只道她是超然物外的巾帼高士，却原来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但不知她要弹到几时？”奚玉瑾急于知道韩佩瑛的消息，这女人的琴虽然弹得极好，她究已是无心欣赏了。

弹琴的人好像知道她的心意，就在此时，五弦一划，琴声戛然而止。那女人说道：“教贵客久候了，请进来吧。”

珠帘揭开，奚玉瑾抬头一看，只见主人是个年约五十左右的妇人，虽是年华逝去，仍可看出当年风韵。奚玉瑾暗自想道：“她少女之时，定然是个美人胚子。”

那女人向奚玉瑾仔细端详，笑道：“百花谷的姑娘当真是名不虚传，长得就像花朵儿似的。奚姑娘，咱们虽然是初次见面，我却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你。你不必客气，请坐下说话。侍菊，你待在这里做什么，给客人沏一壶香片来呀！”奚玉瑾想不到主人一见她就是这样熟络，戒备的心情不觉松懈下来。听得她称赞自己貌美，心里暗暗欢喜。

奚玉瑾道：“多蒙召见，不知我应该如何称呼前辈？”绕个弯儿，请教主人的姓名。

那女人笑道：“别用前辈后辈的称呼了，我姓辛，排行十四，若不见外，你就叫我一声十四姑吧。”

按照当地的习惯，未婚的中年女人，才会对小一辈的外客自称为什么“姑”。奚玉瑾心里想道：“想必是她少女之时情场失意，故而幽谷独居，她不喜欢人家说她老，我倒是不宜叫她婆婆了。”

侍菊奉上香茶，侍梅将那幅画放在几上，行过了礼，两个丫鬟同时退下。辛十四姑道：“清茶奉客，姑娘莫嫌简慢。”奚玉瑾道：“十四姑是世外高人，这正合上了古人寒夜客来茶当酒的诗句。”辛十四姑微微一笑，道：“奚姑娘，你真会说 话。”

奚玉瑾客套了几句，便即开门见山地问道：“ 十四姑深夜相召，不知有何赐教？ ”

辛十四姑指着侍梅放在几上的画说道：“ 这一幅画，侍梅想必已经给你看过了？ ”

奚玉瑾道：“ 我正想请问，这幅画不知十四姑从何处得来？ ” 暗自寻思：“ 看这情形，佩瑛不像是藏在这里的了。 ”

辛十四姑淡淡说道：“ 这幅画是韩大维送给我的。 ”

奚玉瑾怔了一怔，心里想道：“ 这不但是韩家珍藏的名画，而且还牵连着韩谷两家的情谊。倘若她说的不假，她和韩伯伯的交情，可真是太不寻常了。 ”

辛十四姑看出她有点半信半疑的神气，说道：“ 不仅是这一幅画，韩大维把他家中所藏的字画早已全部送给我了。他所藏的都是珍品，寻常难得一见的。奚姑娘你若是有兴趣的话，我倒不妨给你看看。 ”

奚玉瑾心想：“ 谅她不会知道，这些画我是早已看过的了。 ” 当下说道：“ 难得有此眼福，正所愿也，不敢请耳！ ”

辛十四姑笑道：“ 素闻奚姑娘才貌双全，琴棋书画无不通晓，果然名不虚传。这些名画今晚是遇上识主了。 ” 端起茶杯，接着说道：“ 茶快凉了，请奚姑娘喝过了茶，咱们就去赏画。 ”

奚玉瑾笑道：“ 我只是附庸风雅，哪说得是个解人。 ” 当下喝了那杯香片，只觉香留舌底，沁人脾腑。不觉赞道：“ 好茶！ ” 辛十四姑道：“ 这是我叫小丫头自采的山茶，难得奚姑姑喜欢，再喝一杯吧？ ” 奚玉瑾道：“ 佳茗不宜牛饮，咱们还是先去看画如何？ ” 辛十四姑道：“ 主随客意，那么咱们回头再喝。 ”

辛十四姑打开隔室的门，说道：“ 这是我的画室，里面挂的都是韩大维送来的名画。 ” 侍梅、侍菊刚才听说主人要请客赏画，早已在四壁挂上宫灯，光如白昼。

这间画室比琴房大得多，奚玉瑾放眼一看，只见满壁琳琅，她在韩佩瑛香闺看过的那些名画果然都在其中。

辛十四姑笑道：“ 韩大维把他珍藏的名画全都送了给我，你不觉得奇怪吗？ ”

奚玉瑾的确是觉得奇怪，但却装出漫不经意的样子，接下话柄，顺口说道：“ 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名画易得，知音难求。同道中人，赠画缔交，正是一件雅事。 ”

辛十四姑又是微微一笑，说道：“ 你这张小嘴儿真会说话。不错，我和韩大维的交精确实算得是好朋友，但他把藏画送我，却并非完全是为了知己的缘故，其中另有因由。奚姑娘，你想知道吗？ ”

奚玉瑾道：“ 不敢冒昧动问。 ”

辛十四姑道：“ 我知道你与韩大维的女儿情如姐妹，说给你听，也是无妨。他把藏画送我，那是因为他自知大祸将要临头的缘故！ ”

奚玉瑾吃了一惊，说道：“ 我刚才到过韩家，我正想请问韩家出了什么事情，如今竟然是家毁人亡？前辈想必知道吧？ ”

辛十四姑道：“ 我当然知道。这就是我今晚请你来此的缘故。你耐心听我说下去吧。 ”

辛十四姑在顾恺之画的一幅山水画前面停下脚步，歇了一歇，继续说道：

“韩大维有个极厉害的对头，处心积虑，要向他报复。三个月前，韩大维知道那个对头已经准备妥当，即将向他发难。他自忖凶多吉少，只怕身家性命，都是难以保全。因此及早安排后事。这些画是他心爱之物，他不愿落在外人之手，是以付托给我。我并不想要他的，我打算代他暂时保管，将来交回他的女儿。”

奚玉瑾道：“韩伯伯既然预知仇人将要向他报复，何以不也早作准备。据我所知，他相识的武林高手不少，前辈住在此地，与他为邻，也是一个强援……”

辛十四姑不待她把话说完，便即苦笑说道：“你莫非是怪我袖手旁观吧？实不相瞒，他那个对头，和我亦是相识，我是不便出手助他的。而且我的武功，也比不上他的对头。

韩大维的倔强脾气，想必你亦有所知闻。他不愿求人相助，对我都没有出过一句声，更不要说请别人了。

韩大维的确是有许多武功高强的朋友，但敌得过他那对头的却也没有几个。比如说近在洛阳的丐帮分舵舵主刘赶驴，他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流高手了，不是我说大话，只怕他就未必打得过我这两个丫头。

故此韩大维自知大祸临头，却不肯告诉朋友，他只能拜托知己为他料理后事。他把藏画送给我，把家财送给刘赶驴。韩家富可敌国，奚姑娘，想必你也未知道呢！他把藏宝交给刘赶驴处置，为的就是要通过丐帮，援助义军。”

奚玉瑾尚未曾见着韩佩瑛，当然不会知道，韩家的宝藏，虽然是和辛十四姑所说的那样：委托丐帮转送义军。但这却是韩佩英所为，并非出自韩大维之手。

奚玉瑾听了此言，大为欢喜，不觉说道：“这我就放心了。原来任天吾果然是个骗子！”

辛十四姑怔了一怔，说道：“你说的这个任天吾是不是谷啸风的舅父？”

奚玉瑾喜道：“不错。原来前辈也知道啸风么？”

辛十四姑道：“谷啸风是韩大维的女婿，且又是武林中最著名的后起之秀，我岂能不知？谷啸风的舅父和你说了些什么话？”

奚玉瑾最挂念的其实还不是韩佩瑛而是谷啸风，她本来想要打听谷啸风的下落的，话未说完，辛十四姑就接过去说了。奚玉瑾听她说出“韩大维”的女婿这几个字，脸上不禁发烧，暗自想道：“她是韩大维的好友，当然是帮佩瑛的。我倒不可太着痕迹了。”但听得她没口称赞谷啸风，心里也是十分高兴。当下说道：“任天吾说韩大维是私通蒙古的坏蛋。”

辛十四姑怒道：“他才是个坏蛋！任天吾这厮胡说八道，不必理他。”

奚玉瑾应了一个“是”字，随即问道：“佩瑛姐姐现在不知怎么样了？十四姑可知道么？”

辛十四姑道：“佩瑛回到家中，不幸也给她爹爹的那个对头捉去了。这件事我是刚刚知道的。”

奚玉瑾大吃一惊，连忙问道：“就只韩佩瑛一个人么？”

辛十四姑道：“不错，就只她一个人。”奚玉瑾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想道：“原来啸风并没有与她一同遭难。任天吾又说了一个谎话了。”

奚玉瑾定了定神，发觉辛十四姑似笑非笑的神情正在盯着自己，好像窥破了她的心事一般，不觉面上一红，说道：“佩瑛和她爹爹给仇人关在什么地方，前辈想必知道。”

辛十四姑道：“就在那个堡垒里面。堡垒的主人，也就是韩大维的那个大对头了。”

奚玉瑾诧道：“朱九穆原来是住在那个堡垒的吗？”辛十四姑笑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朱九穆虽然也是韩大维的对头，但并不是最厉害的一个。朱九穆四年前与韩大维斗个两败俱伤，逃到远处养好了伤，昨天方始重回此地。他在这堡垒中作客，却并非堡垒的主人。”奚玉瑾道：“那么这个堡垒的主人又是谁呢？”辛十四姑道：“三十年前，江湖上出现过一位美艳非凡的侠女，人称武林第一美人。你可曾听人说过？”奚玉瑾想了一会，说道：“是不是外号‘雪里红’的孟七娘？小时候，我曾听得家母和奶娘谈及此人。”辛十四姑道：“是在什么情形下谈起的？”

奚玉瑾道：“奶娘给我妈做了一件新衣，这件衣裳很美，妈穿上身，初时很高兴，后来揽镜一照，不知怎的就不欢喜了，叫奶娘拿去送给别人，说是不喜欢学人家的装束。奶娘说人家都说‘雪里红’孟七娘是武林第一美人，但你若穿上这件衣裳，可就把她比下去啦。这当然是恭维我妈的说话。”辛十四姑插口道：“不是恭维。有其母必有其女。奚姑娘，你就长得比当年的‘雪里红’还美。令堂当然是位绝色美人。”

奚玉瑾续道：“妈说我为什么要和‘雪里红’相比？快拿下去！后来我偷偷问奶娘这‘雪里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妈为什么不喜欢她？奶娘说‘雪里红’孟七娘是位本领高强的美女，但在江湖上只是昙花一现就不见了。有人说她是短命死了。大约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妈不喜欢和她相比吧？”

辛十四姑道：“那件新衣裳是不是白绸做的料子，衣上用红色的丝线绣有花朵的？”

奚玉瑾道：“一点不错。你怎么知道？”

辛十四姑道：“这就是‘雪里红’这个外号的由来了。孟七娘当年最喜欢穿着这样的衣服。可是你奶娘却说得不对，‘雪里红’孟七娘现在还活着，她就是这个堡垒的主人。”

奚玉瑾吃了一惊，说道：“她就是韩伯伯最厉害的那个对头？”

辛十四姑微微一笑，说道：“不错。她也正即我的表妹。”

奚玉瑾方始恍然大悟，心想怪不得她说不便帮忙韩伯伯对付他的这个仇人。

辛十四姑接下去说道：“不过，红颜多薄命这句话用在我表妹的身上也有点对。她虽然不是短命早死，但心却真是早已死了。

“表妹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这个人不知怎的却不喜欢她，娶了一个才貌都比不上她的人，把她气得要死，从此就在山中隐居，不再在江湖出现了。”

奚玉瑾道：“这个男子一定是韩伯伯了？”辛十四姑点了点头，说道：“孟七娘因爱成恨，性情变得极为古怪。她立誓要把韩大维抓到手中，慢慢将他折磨。韩大维另外的两个仇人闻风而来，和她联手，终于弄得韩家家破人亡，这两个仇人就是朱九穆和西门牧野了。”

奚玉瑾道：“她要折磨韩伯伯那也罢了，却为何如此毒辣，把韩伯伯的家人也都杀了？”

辛十四姑道：“这不是我表妹的所为，是西门牧野干的。”奚玉瑾道：“这西门牧野又是什么人？”

辛十四姑道：“是一个隐居关外，最近才出山的老魔头。十余年前，不

知如何给他获得公孙奇留下的武功秘笈，练成了桑家的两大毒功。尤以‘化血刀’最为厉害，中了他的毒掌，就会血液中毒而亡。本领之强，只怕还在朱九穆之上。他想做天下的武林盟主，所以第一个就要对付韩大维。”

奚玉瑾吃惊道：“如此说来，韩家父女落在他们的手上，岂不糟糕？”

辛十四姑淡淡说道：“有孟七娘在那里，那两个魔头是不能加害他们的。孟七娘之志不在取韩大维的性命，不过，韩佩瑛姑娘只怕也是不免要受她父亲连累，受点折磨了。”

奚玉瑾暗自思量：“只一个朱九穆已难对付，照十四姑的说法，堡垒主人的本领还在朱九穆之上，再加上一个武功至少与朱九穆相等的西门牧野，即使把丐帮帮主请来，只怕也是难以救得他们父女了。”不觉顿足说道：“这怎么好！”

辛十四姑望了奚玉瑾一眼，忽地似笑非笑地说道：“听说你和佩瑛的感情很好，但她是谷啸风的未婚妻子，这，你想必也是知道的了。你愿意救她出来吗？”

奚玉瑾一听此言，情知辛十四姑已经知道她与谷啸风之事，不禁面上一红，说道：“我与佩瑛情如姐妹，只要救得她出来，我赔上一条性命亦是愿意。只是我本领太差，自知赔了性命也绝不能如愿。请前辈鼎力帮忙。”

辛十四姑道：“好，你既然有了这样决心，那就好办了。”

奚玉瑾大喜道：“多谢前辈帮忙。”

辛十四姑笑道：“你会错意了。我不是说过我不便出手吗，而且我的本领也比不上我的表妹。”

奚玉瑾诧道：“那么前辈说的‘好办’，不知又是什么办法？”

辛十四姑道：“办法就在你的身上。”

奚土瑾道：“我，我怎么能够？请前辈细道其详。”

辛十四姑道：“韩大维受了朱九穆的修罗阴煞功之伤，以致半身不遂，卧病四年。这件事你是知道的了？”奚玉瑾道：“知道。”

辛十四姑接着说道：“韩大维就是因为受伤未愈，故此这次才逃不脱西门牧野的魔掌，又受了他的‘化血刀’之伤，这才被擒的。否则西门牧野虽然厉害，也未必就胜得了他。因此想救他们父女脱险，只有先医好韩大维的伤，而且不能让堡里的人知道。”

奚玉瑾道：“前辈的意思是要使得韩伯伯自己能够逃出来？”

辛十四姑道：“正是如此。堡垒中人以为他业已受了重伤，插翼难逃，定然不加防备。据我所知，现在轮值看守他的，只是西门牧野的弟子。他的伤若然好了，这些弟子，不足当他一击！即使那两大魔头联手，可以胜他，但亦拦他不住。除非是孟七娘也来，三人联手，方可将武功完全恢复了的韩大维生擒。但哪里有如此巧法，这三个人会同一时候赶到阻拦他呢？他要逃走，当然是在黑夜里选择一个最适当的时机逃走。所以我说，这个计划有八九成把握，可以成功。”

奚玉瑾道：“只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偷偷给他医好了伤？”

辛十四姑道：“听说百花谷有自酿的九天回阳百花酒，奚姑娘为何还要问我？”

奚玉瑾心想：“这辛十四姑知道的事情倒真不少。”当下苦笑道：“不错，九天回阳百花酒可以医治寒毒，我本来带了一坛准备送给韩伯伯的，但在路上给人抢了。说来惭愧，连对方是什么人我也不知。”

辛十四姑微微一笑，缓缓说道：“我倒知道。那是一对少年男女，男的带有一把笨重的雨伞，像个乡下少年。女的有一对明如秋水的眼睛，模样儿却是机灵得很，对么？”

奚玉瑾怔了一怔，说道：“那个模样像乡下少年的人你说得不错，但另一个也是男的，偷入我的房间偷了那一坛酒就是他。”

辛十四姑笑道：“不，那人是个女扮男装的美貌姑娘，她故意扮成一个肮脏的小厮模样，把你骗过了。”

奚玉瑾诧道：“前辈怎的知道这样清楚？”

辛十四姑道：“他们日间到了韩家，比你早到只不过三两个时辰。但不幸被孟七娘发现，那坛九天回阳百花酒也给孟七娘抢去了。”

奚玉瑾大为奇怪，说道：“他们也到韩家？”

辛十四姑道：“据我所知，孟七娘已经查明他们的来历。男的是公孙奇的儿子，女的是黑风岛岛主的女儿。公孙奇死了，但那两大魔头对黑风岛岛主还是有点儿顾忌的。至于他们因何也到韩家，这我就不知道了。”

奚玉瑾道：“这个暂且不必管它。但既然那一坛九天回阳百花酒是给孟七娘抢去了，孟七娘又是韩伯伯的对头，咱们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辛十四姑道：“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药酒送到韩大维手中，只不过要你冒一点儿风险。”

奚玉瑾道：“若是救得他们父女，赴汤蹈火，我亦在所不辞，但不知是何办法？”

辛十四姑正要说出办法，忽听得那大丫头侍梅说道：“侄少爷来了。”带了一个少年，走进这间画室，这少年约有二十五六岁年纪，满面风尘颜色，显然是远道而来。

这少年叫了一声姑姑，辛十四姑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回来了，却怎的这样晚才到，事先也没报个信儿？我恰巧有客，侍梅没有告诉你么？”

侍梅说道：“我本来想告诉侄少爷说你有事，叫他明天才见你的。但侄少爷这么远回来，一定是很挂念你老人家了。请你别怪侄少爷，是我擅自作主带他进来的。”

少年跟着笑道：“是呀，我一路惦记着姑姑，恨不得早一天回来见你。我想姑姑的客人想来不是外人，我也就顾不得莽撞了。这位姑娘是——”

辛十四姑道：“这次你猜错了。这位奚姑娘芳名玉瑾，和我也是第一次见面的。不过，我们很是投缘，当真说得是一见如故。”少年笑道：“是么，这么说我也不算完全猜错了。奚姑娘，你不讨厌我来打断你们的谈话吧？”

奚玉瑾落落大方地说道：“哪儿的话？是我来打搅了你们，倒是应该我向你抱歉呢。”辛十四姑道：“奚姑娘，你别客气，咱们都是武林中人，无须讲什么男女避嫌。请大家都坐下来说话，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少年彬彬有礼，与奚玉瑾行过了宾主之礼，方始傍着他的姑姑坐下。辛十四姑说道：“我这侄儿名叫龙生，是江南武林盟主铁笔书生文逸凡的弟子。他是五年前去江南投师的，一直没有回来过。今晚第一次回来，就碰上你。你们也真的算得是巧遇了。”

奚玉瑾听说他是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的弟子，不觉肃然起敬，说道：“原来令师是文大侠，久仰了。”

辛龙生笑道：“我的师父名满天下，可我的本领还学不到师父的三成。”

辛十四姑道：“不是我夸奖自家的侄儿，龙生在师门的年月不算得长，

在他的上面还有几个师兄，但因他专心学艺，文大侠似乎特别喜欢他，听说前年已将他立为掌门弟子了。这是真的吧，龙生？”

辛龙生道：“姑姑，你的消息倒很灵通。不过，师父喜欢我这是事实，但我自己却很是惭愧，论才论德，我都不足做同门的表率，论理是不应立我为掌门弟子的。”

辛十四姑道：“少年人谦虚一点是好的，但太过客气就变成虚伪了。我倒想问你，你既然新做了文大侠的掌门弟子，何以有空回来？”

辛龙生笑道：“挂念姑姑嘛！五年不见了，姑姑你可还像从前一样，一点没老。”

辛十四姑道：“瞧你小嘴儿说得多甜，说是挂念我，五年来也没捎个信儿。说正经的，你这次回来，一定是另有事情，你不要骗我了。”

辛龙生道：“姑姑料事如神，这件事情，侄儿不说，姑姑也会想得到的。”

辛十四姑笑道：“你就是会讨我喜欢，多谢你的高帽了。好，那我就猜猜看。你的师父身为武林盟主，这次叫你回来，定然是为了什么国家大事了。”

辛龙生道：“一点不错，就是为了蒙古兴兵侵犯中原之事。师父深知鞑子的野心不小，这次用兵，恐怕不仅是要吞金，而且还要灭宋。金宋虽有长江之隔，百姓则是一家，武林同道，更有守望相助之责。是以师父遣我回来，叫我和北方的武林领袖联络，沟通南北两边的意见，大家才好采取同一步骤，抵御强敌。”

辛十四姑道：“你的师父果然是很看重你啊，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托给你。但你却怎么有空跑回来看，不怕误了正事吗？”

辛龙生道：“我已经到金鸡岭见过了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柳女侠，这次是来和丐帮的陆帮主联络的，听说他已经到了洛阳。不料昨日我到了洛阳城下，守兵却不肯开城。”

辛十四姑道：“为了何故？”

辛龙生道：“因为蒙古的骑兵已经攻下荥阳，汜水亦已发现敌踪。难民纷纷拥来，洛阳的总兵官怕城中粮食不足，不肯开城。我在城中碰到一个丐帮弟子，听说陆帮主此际已经不在洛阳，到别处公干去了，不过，过两天还要回来的。又听说蒙古的骑兵已经在汜水停顿下来，暂时似乎未有南侵的迹象。洛阳丐帮分舵的刘舵主已在和总兵官商量，可能准许难民进城。陆帮主既然要过两天才能回来，目前我又不能进城，这两天我正好偷空回家，向姑姑请益。”

辛十四姑道：“原来外面的局势已是如此紧张，我在这幽谷之中还是一点都未知道呢。我是个与世隔绝的人，对国家大事一向不闻不问，管他是谁打来都好，只要不打到我这儿，我就不用担心。”奚玉瑾听了这话，当然是不以为然，但也不便驳她。

辛十四姑接着说道：“你在文大侠门下学了五年，想必已学到不少高明本领了，还要向姑姑请益什么？”

辛龙生道：“侄儿得到师父的提拔，还是多亏了姑姑教我的这身武功。我是带艺投师的，师父考察过我的武功，对姑姑教我的剑法，大为赞赏。”

辛十四姑甚是高兴，说道：“你师父以一双铁笔，技压武林，居然也称赞我的剑法么？”

辛龙生道：“师父的点穴功夫自是武林第一，但在剑法上他却是很谦虚的，自承当世剑术比他高明的，至少有五家之多，咱们辛家就是其中之一。

故此他因材施教，把一套点穴的笔法传给我，叫我自己融会贯通，化到剑法上来。所以我用的兵器仍是长剑而不是判官笔。”

奚玉瑾听得出神，不觉插嘴说道：“这样的教法倒很新鲜。”辛龙生道：“家师对于武学一道，素来是不拘泥门户之见的。他常常说若然只知墨守成规，那就是没有出息的弟子。”

辛十四姑忽地笑道：“恭喜，恭喜。”辛龙生诧道：“何喜之有？”辛十四姑道：“恭喜你年纪轻轻，就能够自创一门武功啊。你师父这样教法，不就是要你把家传的剑法和师门的笔法融会起来，自创新招么？”

辛龙生道：“目前我还只是在摸索而已，哪里谈得到自创武功。姑姑，你老是夸奖自家的侄儿。不怕外人笑话么？”辛十四姑答道：“你不是说过奚姑娘不算外人么？”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奚玉瑾不禁心中一动：“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她是知道我和啸风的事情，似乎不该和我开玩笑吧？”

辛龙生也似有点不好意思，忙把话岔开道：“对啦，我正想向姑姑请教一招剑法。若是碰到高手以金刚掌的‘连劈三关’攻我，我应如何应付？我所拟的招数是用‘长河落日’剑式，其中暗藏师传的‘直指天南’一招笔法，但师父说如此应付，雄浑有余，轻灵不足。师父说若论剑法的轻灵，当以百花谷奚家的剑法第一。他说‘百花剑法’中有一招‘游蜂戏蝶’，倘能揉合在我的自创新招之中，那就最妙不过了。可惜这一招的精妙变化，师父也是知而不详。姑姑，咱们家传的剑法之中，可有像‘百花剑法’中‘游蜂戏蝶’这样的招数么？”

辛十四姑笑道：“这位奚姑娘正是百花谷的衣钵传人，你何不向她请教？”

奚玉瑾面上一红，说道：“前辈取笑了，我这点本领，哪配与辛少侠切磋。”辛龙生正正经经地作了一揖，说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三人同行，必有吾师。请奚姑娘不吝指教。”

辛十四姑道：“是呀。彼此武林同道，相互琢磨，取长补短，又有何妨？”奚玉瑾一想，若再矜持，有失大家闺秀的风范，只好把这一招的变化和辛龙生说了。

辛十四姑道：“你到过表姑那里没有？”辛尤生道：“恐怕没空去拜见她了。不过，刚才我经过她家，路上却碰到一个她家的客人，此人甚是横蛮无礼，一见我就盘问我的来历，不许我过去。初时我不知道他是表姑的客人，气不过和他动起手来，刚使出了刚才所说的自创新招，稍微吃了点亏。幸亏表姑的一个侍女出来，说清楚了，他才向我道歉。”

辛十四姑笑道：“怪不得你要急于向奚姑娘请教一招剑法了。原来如此。这人是个身材高大的红面老头吧？”辛龙生道：“不错。”

辛十四姑道：“这人名叫西门牧野，是当今之世有名的五大魔头之一。你能够和他交手而不受伤，已是很难得了。以后别再招惹他。”辛龙生皱皱眉头，说道：“表姑为什么请来这些妖邪客人？”正是：

太惜桃源境，却招恶客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巧扮丫鬟投古堡　痴情公子赠奇珍

辛十四姑道：“ 说来话长，反正明天你还是在家里的，是么？ ”

辛龙生何等聪明，一点即透，说道：“ 对啦，我倒忘了姑姑还有客人了。既然说来话长，待姑姑有空，再说不迟。 ”

辛十四姑点了点头，说道：“ 你一路奔波，也该早点歇息了。 ”

辛龙生极为有礼，当下鞠躬告退，说道：“ 奚姑娘，你也早点安歇吧。我们明天再见，我陪你游山，好么？ ”

辛十四姑笑道：“ 明天恐怕你见不着奚姑娘了。 ” 辛龙生怔了一怔，问道：“ 奚姑娘一早就要走么？我给你送行。 ”

奚玉瑾正感到难以作答，幸而辛十四姑又再给她解围，说道：“ 以后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奚姑娘与咱们来往，不愿意让表姑那些客人知道。所以你不必送行了。 ” 辛龙生深表遗憾，说道：“ 既是如此，那我只好盼望后会有期了。 ”

辛龙生退下之后，辛十四姑给奚玉瑾倒了一杯热茶，说道：“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更，你困不困？喝杯茶提提神吧！ ” 奚玉瑾道：“ 我在家里也是常常很晚才睡的。 ”

喝过了茶，辛十四姑笑道：“ 给龙生打断了话柄，刚才咱们说到哪里？ ”

奚玉瑾道：“ 你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把九天回阳百花酒送到韩大维手中，不知是什么办法？ ”

辛十四姑道：“ 这个办法不但要你冒点风险，而且还要委屈你的，你可愿意？ ”

奚玉瑾道：“ 我已说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辛十四姑道：“ 我想委屈你充当我的侍女，我将你送给我的表妹，这样你就可以进入那座堡垒了。 ”

奚玉瑾面有为难之色，辛十四姑抱歉道：“ 我知道这是不情之请，太过委屈你了！ ”

奚玉瑾连忙说道：“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若真的得做前辈侍女，欢喜还来不及呢，哪会觉得委屈？不过，我和朱九穆这老魔头前几天恰巧见过面，这老魔头既然在堡垒之中，恐怕他是一定会认得我的。 ”

辛十四姑道：“ 原来如此，这倒无妨。我有绝妙的改容易貌之药，给你换了一个装束，包管你对着镜子，自己也认不出本来面目。 ”

奚玉瑾道：“ 这就最好不过了，但凭前辈安排。 ”

辛十四姑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孟七娘早几年就央求过我，请我代她物色一个懂得琴棋诗画的侍女，给她作伴，解她晚年寂寞。奚姑娘，你不嫌委屈，那就正是最适当的人选了。 ”

辛十四姑接着说道：“ 那坛九天回阳百花酒如今已是给孟七娘抢去，依我推测，这坛酒她一定珍藏起来，绝不会将它毁掉。 ”

奚玉瑾道：“ 不错。如果她要毁掉的话，也就不必费了偌大的气力，从那位宫姑娘手里抢来了。只是我却有所不懂，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

辛十四姑道：“ 你是不懂我为什么还要叫你盗酒吧？因为孟七娘抢了这一坛酒，可能就是要拿去送给韩大维的，是么？ ”

奚玉瑾给她猜中了心思，连忙说道：“ 我并不是怕冒险，请前辈不可误会。 ”

辛十四姑道：“ 你这推测很有道理，与我之见正是相同。也正因为这个推测合理，故所以我非得借重你不可了。 ”

奚玉瑾道：“ 请前辈明白指示。 ”

辛十四姑道：“ 孟七娘之所以囚禁韩大维，这是因爱生恨，她不会让他死去的。她最盼望的当然是韩大维向她低头。

“ 这坛酒是她用来要挟韩大维的武器，所以我说你的推测不错，只要韩大维肯向她低头，当然无须咱们再费气力盗酒。

“ 但韩大维的脾气想必你亦略有所知，他是个宁折不弯的硬汉。这次他遭了孟七娘生擒之辱，莫说要他低头，就是孟七娘毫无条件的求他喝这药酒，他也一定不肯沾唇。 ”奚玉瑾恍然大悟，说道：“ 原来前辈非但要我盗酒，还要我劝韩伯伯喝酒。 ”

辛十四姑道：“ 你改容易貌，做了我表妹的侍女之后，以你这样聪明，定能讨得她的欢心和信任，盗酒应该不会很难。 ”

奚玉瑾笑道：“ 不错，劝韩伯伯喝酒，可能比盗酒更难。 ”

辛十四姑道：“ 好在你与他的女儿情如姐妹，他决不会怀疑你真的是孟七娘的助手的。他只是不愿接受敌人的恩惠而已，是你把酒偷出来的，你说明了真相，劝他喝酒，也就不难了。 ”

奚玉瑾心里想道：“ 我却不知他们父女是否还在恨我呢？但这却值得一试。 ”当下说道：“ 我愿意冒这危险。不过，韩伯伯不仅是受了修罗阴煞功之伤啊。前辈刚才好像说过，他还受了那个西门牧野的化血刀之伤。 ”

辛十四姑道：“ 化血刀的毒性猛烈，但却比较容易治疗。我有一包药粉，可解血毒，虽非对症解药，但有韩大维那样深厚的内功根底，得了此药，化血刀之毒对他已是无妨。这包药粉，你可以溶化在九天回阳百花酒之中，让他喝下，功效更大。 ”

奚玉瑾大喜道：“ 前辈费尽心力了。但愿我能不负前辈所托。 ”

辛十四姑道：“ 好，你现在可以去睡了。 ”拍了拍掌，那个大丫头侍梅进来，带领奚玉瑾入房。

这间客房，布置得十分雅致，白石台阶，绿窗油壁，墙外藤萝牵蔓，爬入窗来。窗明几净，几上焚着一炉檀香，正是韩佩瑛经常用的那种沉香屑。

侍梅指着桌上的一个绿玉瓶子，说道：“ 瓶子里装的是一种滋润皮肤的油膏，兼有可以改变肤色的功能，奚小姐临睡之前，可以搽在脸上。 ”辛十四姑要奚玉瑾改容易貌之事，显然是已经告诉她了。

奚玉瑾道：“ 侍梅姐，明天是你带我去么？ ”侍梅道：“ 主人未有吩咐，不知是我还是侍菊。这位表姑脾气怪僻，说实在话，我是不愿到她那里去的。” 奚玉瑾笑道：“ 孟七娘曾向你的主人讨过你，是么？ ”侍梅诧道：“ 你怎么知道？ ”奚玉瑾道：“ 听你的口气，似乎你曾经拒绝过她。不知我猜得对不对？ ”侍梅道：“ 奚小姐，你真聪明。其实，我固然是不愿意去，主人也舍不得放我走的。 ”

侍梅给她弄好卧具，说道：“ 这套睡衣是婢子的，委屈奚小姐将就使用。桌上这壶茶是刚沏好的香片茶，奚小姐半夜若要喝茶，请恕婢子不来伺候了。 ”奚玉瑾很是过意不去，说道：“ 多谢你的照料。像你这样聪明伶俐的姑娘，真是人见人爱。怪不得你的主人舍不得你。 ”侍梅道：“ 多谢奚小姐给我脸上贴金，我可是受不起呢。 ”

侍梅告退之后，奚玉瑾对着袅袅的香炉，不禁浮想联翩，慨叹人生遇合

之奇。这一日夜，碰到的事情，都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以韩大维那样绝世武功，竟会家破人亡，已是一奇；而自己在无办法可想之时，忽然会碰到这位洞悉一切的辛十四姑，更是奇中之奇了。

奚玉瑾心里想道：“这位前辈和蔼可亲，又是如此古道热肠，当真难得。只是她刚才的态度，似乎有点要给她侄子拉拢的意思，倒是叫我难为情了。”转念一想：“这也怪不得她，她知道我与啸风之事，她是韩大维的好朋友，当然是不愿意我抢了佩瑛的如意郎君，兼且令韩家失了面子的。在她们老一辈的想法，这自是我的不好！而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自是给我另外找一个人，使得皆大欢喜了。可惜她不知我与啸风似海情深，她的侄儿再好十倍，我也决不会移情别恋的。”

又想：“这且不管它，我担心的倒是佩瑛不知是否尚对我心怀芥蒂呢！但无论如何，我总是要冒险一试的了。”

抬头一看，只见月影西斜，估计已是将近四更时分，奚玉瑾抑制下自己的胡思乱想，擦上药膏，便即睡觉。但心想睡觉，翻来覆去，却睡不着，不知不觉，东方大白，侍梅也进来了。

侍梅请罢了安，说道：“奚姑娘，你起得好早。我以为你还未醒呢。主人已经吩咐下来，这个好差事果然是落在我身上了。”侍梅所说的“好差事”，当然是指陪伴奚玉瑾去见孟七娘之事了。

奚玉瑾知道她讨厌孟七娘，很觉过意不去，说道：“折腾了你一晚，又要你陪我这样早起来，去见你不喜欢见的人，真是不好意思。”侍梅笑道：“奚姑娘，你一点没有把我当作丫头看待，我虽然不喜欢孟七娘，却喜欢亲近你呢。你不用客气，让我替你梳妆。”奚玉谨道：“你真会说话，但不必你麻烦。”

侍梅打开锦套，把一面磨得光亮的铜镜移到奚玉瑾面前，说道：“奚姑娘，还是我替你化妆的好。我虽然不喜欢这位表姑，但却知道她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子。”奚玉瑾这才想起，原来她是奉了主人之命，来替自己改容易貌的。

揽镜一照，只见镜中现出一个苍白的少女，楚楚堪怜。奚玉瑾这两个月来在路上奔波，风吹日晒，肤色本来是黑里泛红的，此时变成了微带病容的清秀少女，果然是几乎连自己都不认得了。

奚玉瑾笑道：“这药膏的效力果然奇妙，我现在可以放心见那姓朱的魔头了。”

侍梅道：“奚姑娘，你的身份是个落魄秀才的女儿，因为家贫无奈，才卖你的。”奚玉瑾心道：“怪不得她把我打扮成一个文弱的姑娘，若然是我原来的面色，一看就知是奔走江湖的女子了。”

侍梅替她换上一身丫鬟 的装束，画了两道细长的淡淡蛾眉，再给她束上了腰，连身材都好似变得瘦削了许多。侍梅笑道：“委屈奚小姐了，现在成啦。”

辛十四姑已在客厅等候，奚玉瑾随着侍梅出来，辛十四姑一见便即笑道：“好一位小家碧玉，当真是我见犹怜。奚姑娘，你的身份侍梅已经告诉了你么？”

奚玉瑾点了点头，说道：“我会编一套说话的，就不知瞒不瞒得过孟七娘眼睛？”

辛十四姑懂得她的意思，说道：“我的表妹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你身具

武功，要想完全骗过她是行不得的。不过，你十分本事只露三分，我想仍是可以混得过去。你可以说这点本事是跟了我才学的，谅她不致疑心。”

跟着吩咐侍梅道：“见了表姑，她一定会问起我。你可以和她直说，我讨厌那两个魔头。待她的‘贵客’去了，我再去看她。”侍梅应了一个“是”字，说道：“其实表姑也早已知道我们讨厌她的客人了。”

辛十四姑道：“龙生醒了没有？”侍梅道：“侄少爷还在熟睡。”辛十四姑道：“好，那你们现在就去吧，待你回来，再告诉他。”

奚玉瑾是个七窍玲珑的姑娘，辛十四姑昨晚在她的面前，一再夸奖自己的侄儿，想给他们拉拢，她这用心，奚玉瑾早已识破。不过奚玉瑾虽然不满意她这态度，对辛龙生却还是颇有好感的，听说辛龙生尚在熟睡未醒，不知怎的，忽地想道：“依常情而论，一个人在连日奔波之后，难得睡上一觉，这一觉睡得很沉，自是理所当然之事。但这是对普通人而言，倘若是武功高明之士，心中有事，绝不会不知醒的。辛龙生不来和我道别，这是为了顺从他姑姑的意思呢，还是他的心上压根儿没有记挂这件事呢？辛十四姑不许他给我送行，这道理是容易懂的，我现在是丫头的身份，侄少爷送一个丫头，给孟七娘那边的人看见，难免惹起疑心。但他若是在家中和我道别，这总是可以的吧，难道辛十四姑连这个也加禁止？”

要知奚玉瑾是个心思甚细密的姑娘，她并非稀罕辛龙生起来和她道别，只是觉得此事似乎有点奇怪。不禁又想道：“辛十四姑既然有意给她侄儿拉拢，又何以不让他有这个向我献献殷勤的机会？”猜想不透，心里暗自好笑：“反正我不会再见他了，管他们是什么用心？这些无关重要的事情想它作什么？我现在想的应该是怎样讨好孟七娘？见了韩佩瑛之后，怎样才能消除她心中的芥蒂。”

忽听得水声轰鸣，如雷震耳，奚玉瑾在沉思之中惊醒，抬头一看，却原来已经到了那道瀑布的旁边，山上的堡垒隐隐在望了。

侍梅忽地说道：“奚姑娘，今天我送你下山，明天可又得送侄少爷下山了。嗯，奚姑娘，你觉得我们的侄少爷怎样？”

这句问话突如其来，奚玉瑾怔了一怔，说道：“我和你们的公子才是初次见面，对他什么也不知道，你这句话叫我无从答起。”

侍梅笑道：“主人不是告诉了你许多关于他的事情么？初次见面，也会觉得这个人是惹人讨厌，或是讨人喜欢的吧？”

奚玉瑾心想：“不知是辛十四姑叫她来试探我的，还是她自己多事？”当下落落大方地答道：“他年纪轻轻，做到了江南盟主的掌门弟子，我当然是很佩服的，但说不上什么喜欢或不喜欢。”

侍梅笑道：“辛公子对你却似乎是一见如故，对你挂念得很呢。他昨晚还吩咐我，叫我记得叫他起来，和你道别。”

奚玉瑾道：“幸亏你没有惊动他，也给我省去了一番客套的麻烦。”

侍梅道：“奚姑娘，这次你猜错了。并非我不听侄少爷的吩咐，这是主人故意作弄侄少爷的。我去叫他，他也不会醒的。奚姑娘，你想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奚玉瑾本来不想再谈辛龙生的，听她这么一说，倒不觉起了好奇之心，随口问道：“这是什么原因？”

侍梅道：“临睡之前，我替侄少爷燃上一炉檀香，这一炉檀香和你房中的那炉檀香稍稍有点不同，在沉香屑中是混了一种特殊的香料的。气味和檀

香完全一样，但却有迷魂香的功效，不到今日午时，他是不会醒来的。”

奚玉瑾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心里却在想道：“辛十四姑为何要如此呢？是出于爱护侄儿，想他安安静静的睡一觉呢，还是因为她已经看出了我并不属意于他，故而不想他自招烦恼呢？”

侍梅接下去说道：“我也不知主人为什么叫我这样做，但主人之命，我不能违背，只好奉命而为了。我觉得很对不住侄少爷，他叮嘱过我唤醒他好给你送行的，如今我却害了他不能见你一面。我，我觉得应该告诉你，让你知道，知道他的心意。”

奚玉瑾淡淡一笑，说道：“这有什么紧要，用不着这样郑重其事的向我道歉的。”

侍梅说道：“不，不。奚姑娘，在你或许觉得这是无关重要，我们的公子可是非常认真的呢。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以后想见到你恐怕是很难了！”

奚玉瑾虽是芳心早有所属，但听得有人这样爱慕自己，心中仍是不禁暗暗欢喜。当下淡淡说道：“多谢你们的公子关心。人生离合，本属寻常；萍水相逢，何须挂念？请你回去将我这几句话告诉你们的公子吧。”

侍梅叹口气道：“这么说，你压根儿就是不想见他了。”

奚玉瑾不愿把话说得太绝，淡笑道：“不是我不想见他，正如你刚才所说，我这一去，吉凶莫测，恐怕不但是见不着他，许多我想要再见的人，以后都不能见的了。”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人叫道：“奚姑娘，慢走！”

奚玉瑾吃了一惊，心道：“怎么是他来了。”回头一看，果然来的可不正是辛龙生是谁？刚刚还以为是不能再相见的，不料他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奚玉瑾不由得呆了。

侍梅更是惊诧，说道：“公子，你怎么来了？快，快回去吧！主人若是知道——”

说时迟，那时快，侍梅的话没有说完，辛龙生已经来到她们面前，微微一笑道：“侍梅，你不必惊慌。”突然伸指一点，点了侍梅的穴道。侍梅身子晃了两晃，向后倒下！

奚玉瑾做梦也想不到辛龙生会点侍梅的穴道，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失声叫道：“你，你干什么？”

辛龙生不待侍梅倒下，将她扶起，说道：“侍梅姐，得罪了，你休息一会吧。奚姑娘，我有紧要的事，要和你说。”

奚玉瑾惊疑不定，说道：“这事只能让我知道的么？”辛龙生点了点头，把侍梅放在花树丛中，说道：“奚姑娘，咱们过那边说话。”奚玉瑾道：“你不是点了她的麻穴，她已经失了知觉的？”

辛龙生低声说道：“她自小跟我姑姑，本门功夫并不在我之下，我恐她有自解穴道之能。”

奚玉瑾是个武学行家，看得出他刚才是用重手法点了侍梅的穴道的，即使侍梅的功力与他不相上下，想要自解穴道，必须苏醒之后，才能运气冲关，至少也要大半个时辰。奚玉瑾暗自思量：“他有什么话要和我说上大半个时辰的呢？”

还有一层，侍梅是他姑姑的心腹侍女，这件事情既然要瞒着侍梅，不用说也就是要瞒着他的姑姑的了。奚玉瑾是个心思灵敏的人，马上想到：“恐怕他真正顾忌，还是怕给他姑姑知道吧？”跟着联想到辛十四姑用迷香使他

今早不知醒来的事。“他们姑侄之间，难道有什么不对，需要彼此提防么？”奚玉瑾心想。想到此层，越发是惊疑不定了。

辛龙生似乎猜到了她的心思，微笑说道：“这件事是要瞒住姑姑，你放心，我绝不会伤害你的。”

奚玉瑾虽然惊诧之极，但心想辛龙生既然是江南盟主文逸凡的掌门弟子，文逸凡敢于把联络北方武林领袖这样重大的任务交托给他，自己似乎也应该可以相信他的。于是稍稍放下了心，跟着他到花丛的另一边。

辛龙生道：“奚姑娘，请你按照你本门功夫，试行运气。试试脊椎骨下第三节的风府穴，有没有异样的感觉？”

奚玉瑾盘膝坐在地上，试行运功，真气流转全身，初时并无异状，但过了一会，风府穴果然有点麻痒痒的感觉。

奚玉瑾吃了一惊，站起来道：“是有点不对，我的风府穴好像被蚂蚁叮了一口似的，这是什么道理？你，你又是怎样知道的？”

辛龙生道：“这是因为你中了一种奇毒的缘故！这毒是要在七天之后方始发作的。”

奚玉瑾惊道：”我中了毒？何以你会知道？难道——”她是个十分聪明的人，此时早已想到如果真是中毒的话，下毒的人必定是辛十四姑了。奚玉瑾不觉不寒而栗，心里想到：“辛龙生说的倘若是真，那就真是太可怕了！人心难测，一至如斯！但辛十四姑对我暗中下毒，这又是何因？真是不可思议！”

心念未已，只听得辛龙生已在说道：“奚姑娘，请你和我说实话，姑姑是不是叫你到孟七娘那儿替她做一件事情的？”

奚玉瑾道：“不错。你的姑姑叫我冒充她的侍女，将我送给孟七娘使用，为的是要救韩大维父女，但这件事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辛龙生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但这件事可不是当耍的啊，奚姑娘，你不能去！”奚玉瑾淡淡说道：“我早已知道此行是凶多吉少的了。”

辛龙生摇了摇头，说道：“孟七娘是我的表姑，你还未知道她的为人呢！”奚玉瑾冷笑道：“她能够将我怎么样，大不了也不过是处死吧？”辛龙生道：“她为人喜怒无常，心狠手辣。喜欢你的时候，你要她的性命她可以答应，恼怒你的时候，唉，她可是有手段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她对韩大维因爱生恨，好不容易才把他抓到手里，如今你却要去救韩大维父女，这正是最招她忌的事情！‘凶多吉少’四字，恐怕还不足以形容你此行的危险呢！”

奚玉瑾道：“就是她的家里有刀山火海等着我，我也是非去不可的了！”

辛龙生道：“孟七娘武功之高，连我的姑姑都要忌惮她几分。如今又有了朱九穆与西门牧野两大魔头作她羽翼，奚姑娘，不是我长他人志气，只怕你丢了性命，还是不能从她那儿救人的。”

奚玉瑾正色说道：“这些我都知道。但辛少侠，我倒想请问你，你这次奉了令师之命，回北方所做的事情，不也是危险得很么？”

辛龙生怔了一怔，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师要我做的，也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奚姑娘，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奚玉瑾道：“我知道这件事情不能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事情只问应不应该去做，应该做的，不管如何危险，也该做了，是么？”

辛龙生给她问住，只好说道：“不错。侠义道是该如此。但奚玉瑾道：“你不用替我找逃避的藉口了。我虽然不配作侠义道，但为朋友两肋插刀这

一句话，我还是知道的。”说了这句话之后，忽地自己觉得有点惭愧，想道：“我这样做，当真只是为了佩瑛，而不也是为我自己么？”

辛龙生哪里知道她的复杂心思，听了此言，倒是十分佩服，面上一红，说道：“奚姑娘，你这么说，我倒是不便劝阻你了。只可惜——”说至此处，似乎有点踌躇，不知如何说下去的好。

奚玉瑾道：“可惜什么？”

辛龙生道：“可惜我的姑姑不知你有这样决心。”

奚玉瑾道：“不，她是应该知道的，因为我已经和她说得十分清楚的了。”

辛龙生苦笑道：“那就是我姑姑不肯相信你了，她这人本来是十分多疑的。”

奚玉瑾道：“你姑姑不信我，那又怎样？”

辛龙生道：“奚姑娘，你这样聪明，想必亦己猜想得到的了。暗中给你下毒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姑姑！”

奚玉瑾虽然早已料到是辛十四姑所为，但此际从她侄儿口中得到证实，仍是不禁骇然，心里想道：“这位前辈对人和蔼可亲，人又那样风雅，能操古琴，鉴赏名画，我只道她是一位世外高人，谁知她也会暗算小辈！这样的人才真可怕呢！但不知她是什么时候下的毒，我竟毫无知觉？”

辛龙生继续说道：“我姑姑是当世数一数二的下毒高手，配制的毒药，无色无味，下毒的方法，又是千奇百怪，令人防不胜防。好在这次我知道她下的是什么毒药，否则想要救你也难！”

奚玉瑾道：“我倒是弄不明白了，她既然要我助她救人，何以又要害我，这毒药很厉害吗？”

辛龙生道：“你昨晚不是喝了两杯茶？”奚玉瑾方始恍然大悟，原来那两杯她赞不绝口的香片茶，竟然是放了毒药的。

奚玉瑾点了点头，辛龙生接下去说道：“姑姑放的是一种非常古怪的毒药，名为狂笑散。这毒药是七日之后发作的，发作之时，令人奇痒难忍，非得大笑不行，但却不会要人性命。”

奚玉瑾虽然不擅使毒，但也知道痒比痛更难抵受，暗自想道：“这样的恶作剧真是够刁够绝，一个女子，时常忍不住要大笑一通，倘若在大庭广众之中，这还成什么体统？此毒不解，我还能够见人吗？”

果然便听得辛龙生说道：“姑姑用这种方法整治你，就是料准了你要解此毒，非得求她不可。

姑姑不肯轻易相信人的，依我推想，你虽然答应了助她救人，她却怕你是少年人一时激于义愤，轻于然诺。临到其时，说不定你会害怕起来，一走了之。但她给你服了狂笑散，你就是跑了，也非得回来求她不行，因为这解药是只有她才有的。她给你七天的期限，大约是她认为这件事情，你七天之内可以办到。在这期限内你若救出了韩大维父女，回来见她，她可以令你毫不知道悄悄的便给你解了毒。”

奚玉瑾道：“但我若从孟七娘那儿逃跑了一次，以后就不能再去啦，你姑姑给我解了毒，也不能利用我了。”

辛龙生叹口气道：“我姑姑的厉害不在孟七娘之下，你若是违背了她的命令，她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要求她解药，只有给她奴役了。”

奚玉瑾道：“哦，原来这是一种防患未然的惩罚！”奚玉瑾本来是个工于心计的姑娘，不料如今碰到的辛十四娘比她更工于心计，令她禁不住不寒

而栗！

辛龙生道：“幸得侍梅之助，给我偷来一枚解药。她最得我姑姑宠信，人又极其聪明，哪一种药是解哪一种毒的，她都牢记心中，是以才能偷得对症的解药。假如换我去偷恐怕还会弄错呢！”

奚玉瑾接过解药，问道：“她知不知道是偷来给我用的？”

辛龙生道：“我没有告诉她要作何用，不过我想她是会知道的。”

奚玉瑾服下解药，说道：“她对你这么好，你却用重手法点了她的穴道！”

辛龙生道：“我说姑姑的坏话，怎能让她听见？”奚玉瑾笑道：“她敢担当风险给你偷取解药，还会告发你么？”暗自思量：“侍梅冰雪聪明，吃亏的不过是个丫头身份而已。辛龙生欲求佳偶，其实不必外求。他是名门大侠的弟子，也不应看轻丫头。”

辛龙生道：“告发是不会的。但我姑姑的手段人所难料，我却不能不提防她在姑姑的软硬兼施之下，泄漏了一言半语。她没有听到我们的话，我就不用担心这一层了。”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花丛那边，隐隐传来了呻吟之声。辛龙生道：“不好，侍梅强自运气冲关，恐怕会受内伤的。”奚玉瑾慌忙说道：“那你还不赶快去给她解穴！”

两人走过去一看，只见侍梅双眼已经张开，眼光中流露出一种受了委屈的幽怨神情。

辛龙生给她解了穴道，说道：“侍梅姐姐，委屈了你，请你原谅。”

侍梅站了起来，淡淡说道：“你们的体己话说完了没有，何必这样快来给我解穴呢？不过，侄少爷，其实你也无须这样对付我的，你知不知道，昨晚我虽然在你的房中点了迷香，但份量却故意减少许多，只求能向你的姑姑交差便算。我倒是巴不得你能够赶来与奚姑娘相会呢。”奚玉瑾满面通红，但却不便向她解释，只好不加分辩。

辛龙生向她深深一揖，说道：“好姐姐，委屈了你，你别生气啦！姑姑面前，还求你包涵。”

侍梅这才化怒为喜，噗嗤一笑说道：“侄少爷，别这样，不怕折煞我么。我们做着丫头的，受点委屈，怎敢抱怨。主人面前，我替你遮瞒便是。你们还有什么体己话要说的没有？时候不早，要说可得赶快说了。”

奚玉瑾道：“侍梅姐姐，休要取笑。辛公子不过跑来告诉我孟七娘的手段如何毒辣，要我小心提防这些话而已，其实你也已经告诉我了。”

侍梅原是调侃的语气，不料辛龙生却正正经经地说道：“奚姑娘，我是还有一些话和你说！”

侍梅笑道：“好，那么我到那边等你，奚小姐，你不必着忙。”她跑到前头躲开辛、奚两人，当然是表示不会偷听他们的谈话，令得奚玉瑾非常不好意思。

奚玉瑾红了脸，说道：“辛公子，送到这里已经够了，你回去吧。”

辛龙生悄声说道：“我几乎忘了一件紧要的事情，这个戒指给你。”说罢掏出一枚碧绿晶莹的戒指，递给奚玉瑾。

奚玉瑾满面通红，推开了他的戒指，说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辛龙生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说道：“奚姑娘，你别误会，这枚戒指不过等于护身符而已，我送你戒指，并没有其他意思。”

奚玉瑾诧道：“怎么这枚戒指可以作护身符？”

辛龙生道：“侍梅在等着你，我不能与你细道其详了。总之，你戴了这枚戒指，孟七娘就会对你另眼相觑，即使你做了大招她忌的事情，至少她也会饶你一命。”

奚玉瑾本待不受，但见辛龙生盛意拳拳，而且她一心想救韩佩瑛，假如这枚戒指当真可以作“护身符”的话，对她进行的事情可是大有好处，因此为了救人也就不拘小节，于是收下戒指，说道：“大恩不言谢。辛公子，你回去吧。”辛龙生道：“是，我回去了！”“回去”二字，说得特别大声，当然是说给侍梅听的。

侍梅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缓缓说道：“你们再想一想，还有什么话说的没有？”

奚玉瑾忽道：“辛公子，我也几乎忘记了一桩事情。”

侍梅掩袖偷笑道：“是不是，果然给我料个正着。奚小姐，我说过的，你不必着忙。”

奚玉瑾拉着了她，说道：“侍梅姐，这件事情，我也想你知道，并非说给他一个人听的。”侍梅见她板起了脸，倒是吃了一惊，不敢再调侃她了。

奚玉瑾道：“我的哥哥奚玉帆如今正在洛阳的丐帮分舵，辛公子你不是正要去见陆帮主的吗，请你将我的行踪告诉我的哥哥，叫他转告与谷啸风知道，免得他挂念我！”

辛龙生似乎有点诧异，说道：“谷啸风？他不是韩家的女婿吗？”

奚玉瑾道：“不错，但他也是与我一道来的。侍梅姐，假如啸风跑到你们那儿找我，也请你将详情告诉他。好了，话说完了，辛公子，你回去吧。”说罢就径自前行，不理辛龙生了。辛龙生只好满怀疑团的独自回去。

侍梅七窍玲珑，心中已然明白几分，当下轻轻地叹了口气，却不再说什么。两人加快脚步，不一会就到了那个堡垒，一个髯须汉子出来向她们盘问。奚玉瑾认得此人是西门牧野的弟子濮阳坚。

奚玉瑾认得濮阳坚，濮阳坚却认不得她，见是两个青衣丫鬟，便贼忒忒地笑道：“好俊俏的两位小娘子，你们是谁，来做什么？”

侍梅心中有气，冷笑说道：“你又是谁，来做什么？”濮阳坚“咦”了一声，说道：“好个胆大的丫头，是我盘问你还是你盘问我？”侍梅道：“我来这里，从来不用通报，要盘问也轮不到你来盘问我！”“哼”的一声，双眼一翻，不再睬他，便往里闯。

在这个隐秘幽谷之中，除了孟七娘这家人家之外，就只有辛十四姑这一家了。濮阳坚当然猜想得到她们是辛十四姑的丫头，但因侍梅神态傲岸，他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心里想道：“我佯作不知她们的身份，且给这野丫头一点难堪再说。我奉命守门，谅孟七娘也不能怪我。”

当下濮阳坚双臂一张，说道：“今时不同往日，你不许我盘问，我就不许你进去！”伸手向侍梅胸前推来。侍梅喝道：“你作死啦，敢调戏我！”话犹未了，只听得“咕咚”一声，濮阳坚四脚朝天，跌了个仰八叉。原来侍梅已得辛十四姑武学真传，她笼手袖中使出辛家“兰花手”的拂穴绝技，濮阳坚一来是料不到这小丫头如此了得，二来又因他的“化血刀”刚在不久之前给公孙璞破去，其他武功虽然尚在，但无气尚未恢复；三来又是来不及防。故此侍梅尾指轻轻一颤，就点中了他的穴道。

吵闹之声，惊动了里面的人。一个丫头匆匆的跑出来，问道：“什么事，什么事啊，侍梅姐姐，原来是你！”

这个丫头相貌甚丑，一张扁平的脸孔，两只招风耳，倒有点像是女中的“猪八戒”。奚玉瑾暗自好笑：“辛十四姑的两个丫头那么标致。孟七娘的丫头却长得这样丑陋，俗语说物以类聚，想这孟七娘也不会漂亮到哪里去，怪不得韩伯伯不会爱她。”

这丫头名唤碧淇，是孟七娘跟前最得宠的丫头，侍梅不敢怠慢，说道：“这人不许我进去，他是新来的仆人吗？”濮阳坚装作不知她的身份，她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碧淇道：“啊，原来是你们发生了误会了。他不是仆人，是我们客人的弟子。”当下给濮阳坚解了穴道，说道：“你虽然是我们的客人，也不该对这位姐姐无礼，你知道她是谁？她是幽篁里辛十四姑那儿来的人，辛十四姑是我们主人的表姐，今日之事，若是给辛十四姑知道了，我们的主人还要向她赔罪呢。”

濮阳坚满面羞惭，只好一声不响，躲过一边。碧淇道：“两位姐姐请随我来。”带了她们二人，进入门房坐下。

碧淇与侍梅私交甚厚，见她来到，很是欢喜，说道：“咱们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吧，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位姐姐是侍梅道：“这位姐姐是新从江南来的，她本是好人家的女儿，父亲还是一位秀才呢，只因家贫无奈，迫得卖身养父。听说你们这边要物色一位精通琴棋诗画的侍女，是以主人叫我将她带来，给七娘看看。”

碧淇道：“原来如此。这位姐姐长得很漂亮，你叫什么名字？”

奚玉瑾低下了头说道：“主人赐名侍琴。”

碧淇道：“从江南来这儿，可真是不容易啊！侍梅姐姐，你家主人也真是神通广大，她足不出户，竟有本事从老远的江南把这位姐姐弄来。”

侍梅道：“是我家的侄少爷代他姑姑物色的，这次趁着北归之便，亲自送她回家。”

奚玉瑾的“身世”本是事先和侍梅编排好的，但说是辛龙生从江南将她带来，这却是侍梅灵机一动，临时加上去的。这样一编，更能自圆其说，奚玉瑾心里虽然很不高兴，却也只好由她信口开河了。

碧淇道：“这真是好极了，难得有这样一位聪明伶俐的姐姐到来，我们也有伴了。不怕这位姐姐笑话，我可是个蠢丫头，什么琴棋诗画，我是一窍不通的。”

奚玉瑾记得自己是个秀才女儿的身份，装作羞怯怯的样子红了脸说道：“碧淇姐姐太客气了，我还得请姐姐多多指点呢。

就不知有没有这个福气得和姐姐作伴？”

碧淇笑道：“你长得又好看，又聪明，当真是我见犹怜，我们的主人哪有不收留你之理？”侍梅噗嗤一笑，说道：“一月不见，碧淇姐姐居然也会掉文啦。”碧淇笑道：“有这位知书识礼的姐姐来了，我虽然是个草包，也得装作附庸风雅了啊！”

侍梅见碧淇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与她闲话，不觉有点奇怪，以往每次她到来，碧淇都是很快的给她通报，甚至直接就带她去见孟七娘的，这次要在门房坐谈，而且这样久还未得到召见，这是从所未有之事。

碧淇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道：“对不住，要你们久候了，你们来得不巧，此刻主人正在会客。”侍梅道：“不忙，不忙。我倒是巴不得多坐一会，和你相聚。你们这里有两位贵客，我早已知道。实不相瞒，我就是因此，无

事就不便到你们这里来了，这一个多月，你也没有到过我们那边，想必也是因为家中来了客人，抽不开身吧。”

碧淇点了点头，悄声说道：“这两个恶客，实在惹人讨厌。不过，主人现在会的，却不是这两个魔头。”

侍梅道：“等闲之辈，你家主人决计不会见他，那人是谁？”

碧淇道：“韩大维父女关在这里，你们想必是早已知道的了，主人现在会见的就正是那位韩姑娘。”

侍梅道：“听说那位韩小姐长得很美，可惜我没见过。”

碧淇道：“等会儿她们出来要从这里经过的，你可以偷看。”

奚玉瑾听说韩佩瑛就在里面的客厅，心头禁不住卜通通地跳。侍梅把嘴唇贴着碧淇的耳朵小声问道：“听说七娘年轻的时候曾经喜欢过韩大维，该不会难为他们吧？她肯让这位韩小姐出牢房来见她，想必也是喜欢她的了？”碧淇从窗口望出去，看见外面没人，这才小声说道：“我也摸不透主人的心意，看样子她倒是有几分喜欢那位韩小姐，不过，如何处置韩家父女，如今已是由不得我家主人作主了。”

侍梅道：“难道那两个恶客竟敢越俎代庖么？”

碧淇愤愤不平地说道：“岂止越俎代庖，简直是鹊巢鸠占。那两个魔头表面上尊敬我家主人，实际却是把这里当作了他们的地方了。他们招朋引友，把门人弟子也带了来，里里外外都有他们的人把守，所以你刚才进来才会碰上那样的事情。”

奚玉瑾听了这话，心头越发沉重，暗自想道：“如此看来，要救佩瑛脱险，只怕比我预料的还更艰难呢。”

碧淇忽道：“那位韩姑娘出来了，你们不要作声，快来看吧。”奚玉瑾从窗口偷望出去，只见果然是韩佩瑛跟着一个丫头向她们这边走来。

且说韩佩瑛在牢房里父女相逢，转眼过了两天，韩大维起初本来打算绝食的，见了女儿之后，打消死志，开始进餐，气力渐渐恢复，精神好了许多。

这日父女二人偷偷商议，韩佩瑛道：“爹，你今天的气色似乎比昨天又好了一些，可以运功了吧？”

韩大维道：“真气已经可以开始凝聚，但内功恐怕还是不能运用。”

韩佩瑛道：“只要你能够恢复武功，咱们就可以选择时机，冒险越狱了。”

韩大维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的寒毒尚未驱除净尽，又受上化血刀之伤，谈何容易恢复？”

韩佩瑛道：“只要他们不下毒手，让咱们活着，那就总会有恢复的一日。再说风声总会传出去的，说不定还会来了救星呢。”

韩大维道：“你是盼望谷啸风来救你么？”正是：

不识女儿心内苦，牢中犹自盼郎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物换星移情也老　暗箭明刀占鹊巢

提起了谷啸风，韩佩瑛禁不住心中一阵酸痛。她的伤心还不仅仅是因为谷啸风的移情别恋，最伤心还是她遭受了如此难堪的婚变，却还不能让父亲知道。“爹爹只道我和他已经是一对恩爱夫妻，却不知我未曾过门，已给人家抛弃了。唉，倘若爹爹知道了真相，不知要如何难过呢！”为了隐瞒真相，只好点了点头，说道：“啸风虽然本领不济，但我想他是一定会设法营救咱们的。”她说这话，心里也的确是相信啸风会这样做。

韩大维叹了口气，说道：“在年轻的一辈中，啸风的本领也很不错了，不过比起那两个魔头，却还差得很远。当然他可以找人帮忙，但这个地方，外人绝不会知道，他又怎会找到这里来呢？”

韩佩瑛道：“那就拖得一时算一时吧，只盼能够拖到爹爹功力恢复之日——”

韩大维道：“我也但盼如此，但依我看来只怕也拖不下去了。目前他们想我投降，暂时是不会下毒手，再过些时，他们知道了我的决心，那时即使孟七娘不肯杀我，西门牧野和朱九穆也不会放过我的。”

韩佩瑛道：“这孟七娘究竟是什么人？何以她要处心积虑在这里设下巢穴，将爹爹捉来，既然如此处心积虑要害爹爹，爹爹又何以相信她不会杀你？”

韩大维默然不语，半晌说道：“孟七娘之事，迟早我会告诉你的。”韩佩瑛觉得有点奇怪，心里想道：“何以一说到孟七娘，爹爹就好像有难言之隐呢？”

韩大维又叹了口气，说道：“我是决计不能脱险的了，但说不定你却有活出去的机会。”韩佩瑛道：“咱们父女一同遭难，要出去也只有一同出去，难道他们会单独放走我吗？”

韩大维道：“你先别问其中缘故。万一你能够出去的话，我要交代你一桩事情。”

韩佩瑛道：“爹爹请说。”

韩大维道：“咱们家中的宝藏是上官复的，这你已经知道了。上官复是辽国人，屈身做蒙古国师副手，为的是要恢复辽国。这人少年之时曾经做错过一件事情，但只不过是私德有亏，无伤大节。你出去之后，要找着他说明宝藏因你误会而送给义军之事，免得他以为是我骗了他的。你还要去见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柳女侠，告诉她这件事的真相，她若是不肯相信，可以请她去问灵鹫山的青灵师太，青灵师太知道上官复的一切图谋。”

韩佩瑛道：“孩儿记住了，爹爹还有什么吩咐？”

韩大维道：“还有一桩事情，我想也应该让你知道，你知道你的母亲是怎么死的么？”

韩佩瑛大吃一惊，连忙问道：“妈不是病死的么？”

韩佩瑛五岁那年死了母亲，那一年也正是她和谷啸风订了婚的第二年。她记得订婚之后没多久母亲就生起病来，父亲天天给她侍奉汤药，可惜药物无灵，回天乏术，病了约莫半年之后，母亲终于撒手人寰。

韩佩瑛一直以为母亲是病死的，如今听得父亲说道不是，大吃一惊，这才蓦地想了起来，母亲之死，果然是大有蹊跷。“妈的身体素来健壮，又是练过武功的女子，何以无端端的生病起来，方在中年，就短命死了？”她想

起了有一天父亲给她吃药之时，自己也在旁边；母亲忽地一声长叹，摸着她的头说道：“我这病是绝不会好的了，放心不下的就是瑛儿。”

父亲说道：“你要安心养病，万一有三长两短，我答应你亲自抚养瑛儿成人绝不续娶，你不用担心她会给后母虐待。”母亲又叹了口气，说道：“你对我这样好，我死而无怨，你也不必怨人。”

韩佩瑛想起了这件事，心里惊疑不定，暗自思量：“妈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莫非她当真是给人害死的么？但若真是如此，为何她又不要爹替她报仇，反而劝爹爹不要怨人呢？”

心念未已，只听得父亲果然说道：“你妈不是病死的，她是给人毒死的！”

韩佩瑛吓得跳起来，失声叫道，“什么人毒死的？爹，你快点告诉我！”

韩大维道：“你的母亲心地善良，那人毒死了她，她明知是谁，却不愿意我给她报仇。我本来也打算原谅那个人的，但那个人千方百计？设法害我。如今我改了主意，倒是想要你替你妈报仇了。这个人是——”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有人打开牢门的声音，韩大维连忙住口，只见一个小丫鬟走了进来，说道：“韩小姐，我家主人想要见你，请你跟我来吧。”

韩佩瑛道：“她要见我，来这里好了，我不离开爹爹。”

那小丫鬟低声说道：“主人有话和你说。”言下之意，这话当然也只能和她一个人说的了。牢房外面，有西门牧野的弟子看守，当然不是谈话之所。

韩大维道：“瑛儿，主人家的好意，你就去见见她吧。”

韩佩瑛见父亲吩咐她去，心里想道：“也好，我且听她说些什么？”韩佩瑛虽不似奚玉瑾之攻于心计，心思也并不迟钝，听了父亲的话，早已起了猜疑：“毒死妈的，恐怕就是这儿的主人孟七娘了。爹说这人千方百计毒死了妈，如今又害他的，除了孟七娘还有何人？”

韩佩瑛一路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已是跟那丫鬟 进了一间密室，见着了孟七娘。

韩佩瑛冷冷笑道：“你叫我来做什么？”

孟七娘好似没有听见她的问话，对她凝视片刻，忽地拉着她的手说道：“真像，真像！你长得和你妈简直是一模一样！”

韩佩瑛用力一摔，说道：“你找我来，为的就是要告诉我这两句话么？我和妈相像，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韩佩瑛虽然是个女子，但却是练过正宗内功的女子，她这次被骗遭擒，武功并未消失，这一摔的力道，等闲之辈定会跌个四脚朝天，可是孟七娘拉着她的手，韩佩瑛并不觉得对方怎样用力，自己却是挣脱不开，更不用说将她摔翻了。

韩佩瑛这才知道孟七娘的武功高明之极，父亲说的话一点不假，她的本领至少也是不在那两大魔头之下的。但孟七娘丝毫没有运劲反击，却又似乎对她并无恶意。

孟七娘微微一笑，说道：“你妈性情温和，为人柔顺。你的脾气，却是更像你的爹爹，不像你的妈妈。你坐下来吧，我当然是还有话要和你说的。”

韩佩瑛认定了孟七娘是害死母亲的凶手，挣脱不开，心头火起，忍不住便说道：“不错，我妈就是因为太柔顺了，所以给人欺负，受人害死！好，你妒忌我长得和妈相像，你就把我也害死好了，不必假惺惺啦！”

孟七娘怔了一怔，放开了韩佩瑛的手，说道：“你说什么？你以为我害死了你的母亲，这是你爹告诉你的么？”

韩佩瑛道：“ 爹没有说出你的名字，但我知道是你！ ”

孟七娘叹道：“ 你猜错了，不瞒你说，你妈讨厌我，我却是喜欢她的，我一直没有将她当作敌人，害死她的人不是我！ ”

韩佩瑛冷笑道：“ 你不用花言巧语骗我，我不会上你的当的！ ”

孟七娘道：“ 我用不着骗你！你想想，你现在在我掌握之中，我要害你，易于反掌，何必骗你？至于害死你妈的人是谁，你将来自会明白！ ”

韩佩瑛听她说得也有道理，心中半信半疑，想道：“ 就听她说些什么吧。”

当下按下怒气，坐了下来，冷冷说道：“ 好，你要和我说些什么？说吧！ ”

孟七娘道：“ 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但你必须相信我的话才好！ ”

韩佩瑛道：“ 我要听了你的话，才知道能不能相信。 ”

孟七娘摇了摇头，说道：“ 你对我成见太深，但我委实是欢喜你。请你不要疑心我有恶意，不瞒你说，我找你来，就是想设法救你的，我希望你听我的话去做！ ”

韩佩瑛诧道：“ 你不是这里的主人吗？你要杀便杀，要放便放，何须与我商量？再说你若当真是有心放我，当初又何必将我骗来？ ”

孟七娘道：“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我是这里的主人，但此刻却是太阿倒特，以柄授人，不能自主了。 ”

韩佩瑛恍然大悟，低声说道：“ 你是受了那两个魔头的胁持？ ” 孟七娘道：“ 还未到如此地步，但他们也只是表面对我尊敬而已，对你们父女的事情，却是不能由我作主了。 ”

韩佩瑛听她说出心腹之言，不觉对她有了几分好感，自思：“ 她肯让我知道这个秘密，莫非真的是想救我？但却不知她说的是不是真话？ ”

孟七娘继续说道：“ 我不骗你，你的爹爹是我授意叫他们捉来的，但并不想捉你，但你适逢其会，回到家中，他们当然是不能放过你了。 ”

韩佩瑛道：“ 你何以要捉我爹爹？ ”

孟七娘叹了口气，说道：“ 说起来其实也不过是为了争一口气，现在我已是好生后悔，你不必细问根由了！ ”

韩佩瑛心里想道：“ 我问爹爹，爹爹也不肯说，莫非他们之间，竟是有甚难言之隐，连我也不能知道？ ”

孟七娘道，“ 你的爹爹在他们监视之下，我是决计无法救他的。你的目标较小，或者我还可以为你设法。 ”

韩佩瑛道：“ 请你把办法说给我听听。 ” 心想：“ 怪不得爹爹说我可能有独自逃生的机会，看来今日之事早已在爹爹意料之中。我是决意陪伴爹爹的了，要走除非与爹爹同走，不过，听听她的办法，也是无妨。 ”

孟七娘道：“ 我想委屈你做我的侍女，当然这只是一个藉口而已，我会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的。我这样做，那两个魔头一定认为我是要折磨你，他们就不会阻挠了。 ”

韩佩瑛对她的说话虽然有了几分相信，但也仍然免不了猜疑，暗自思量：“ 纵然她说的是真，我做了她的侍女，也是一生之耻！ ”

要知韩佩瑛的性格极为倔强，决不肯轻易向人低头的，这也就是她和奚玉瑾的不同之处了。

韩佩瑛恐怕孟七娘是用花言巧语，骗她受辱，当下冷笑说道：“ 我没有福份做你女儿，我妈早已死了，如今我只有爹爹，我决意和爹爹生死与共！ ”

孟七娘只道韩佩瑛还在当她是杀母仇人，不觉皱了眉头，说道：“ 也好，

那你就先回去和你爹爹商量过后再说，谁是你的杀母仇人，你也可以向你爹爹问个明白。”

当下拍了拍手，把原来那小丫鬟叫来，带韩佩瑛出去。

且说奚玉瑾与侍梅二人坐在门房等候召见，陪伴她们的那个丫头是孟七娘的贴身侍女碧淇，正自说到韩佩瑛之事，碧淇忽道：“那位韩姑娘出来了，你们不要作声，快来看吧！”奚玉瑾从窗口偷望出去，只见果然是韩佩瑛跟着一个小丫鬟 ，向她们这边走来。

奚玉瑾心头卜卜乱跳，想道：“相别不过一月，佩瑛玉容清减，竟至于斯，想必她在这里是受了不少折磨了。如今已证明了任天吾说的乃是谎话，但却不知她对我是否尚有芥蒂于心？”

侍梅说道：“这小丫头名唤碧波，是这里出名的小淘气，最得七娘的喜欢。她和我也是很要好的，可惜我现在却不便出去见她。”侍梅似乎知道奚玉瑾此行的任务，故此特地出言，暗中指点，示意叫她以后可以笼络这个小丫鬟。

奚玉瑾心道：“这小丫头名唤碧波，一双眼睛水汪汪的倒是名副其实，很有几分秀气。”

碧波眼睛最灵，经过门房，眼光一瞥，瞧见了在窗口的侍梅和碧淇，心中一喜，便即拍掌叫道：“侍梅姐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好久不见，你可是把我想煞了。”

侍梅巴不得她有此一叫，当下便与奚玉瑾走出房门，与她相见，说道：“我见你有事不便打扰你。”

碧波笑道：“你也不是外人，何须回避。反正这里的事情也是瞒不过你们那边的。侍梅姐姐，你可不要忙着走啊，等我送这位韩姑娘回去，回头咱们叙叙，这位姐姐却又是谁？”

碧淇笑道：“好教你得知，这位姐姐也不是外人，她就要和咱们作伴的了。她是辛十四姑特地给咱们主人从江南找来的好姐妹呢。”

碧波道：“原来如此，好吧，那么咱们也回头见吧。”

韩佩瑛见了奚玉瑾，不由得心头一动：“这人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却想不起来。

奚玉瑾忽地咳了几声，韩佩瑛听了大吃一惊。原来韩佩瑛在她家养病之时，因受了修罗阴煞功的内伤，是时常咳嗽的，咳声急促，数短一长，奚玉瑾此际的咳声，就正是模仿她的。

韩佩瑛做梦也想不到奚玉瑾也会到这里来，心中惊疑不定，“不知真的是她还是偶然的巧合？只怕还是偶然的巧合吧，玉瑾怎会屈身来作丫头？”

碧波与韩佩瑛走了之后，奚玉瑾故意装作难以为情；满面通红的样子说道：“我有点咳嗽的小毛病，刚才失仪了。”

碧淇笑道：“这有什么打紧，咱们只是丫头，又不是大家闺秀！”当下带了她与侍梅，进入内室，拜见主人。孟七娘见了她好生欢喜。

从此奚玉瑾以丫头的身份在孟七娘家中住下，接连三天，孟七娘不是叫她陪下棋就是弹琴唱曲，可是却从未叫过奚玉瑾进她的卧房。

奚玉瑾也不敢向丫头打听，不知那坛九天回阳百花酒究竟藏在哪儿。

奚玉瑾另外担心着一重心事，韩大维给西门牧野用独门手法闭了两处经脉，据西门牧野所说，要三天之后方能自解，奚玉瑾不知韩大维的身体是否因此而受影响，三天之后，穴道能够自解的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倘若这

是西门牧野欺骗孟七娘的说话，韩伯伯成了废人，那可就糟透了。我屈身来作丫头，这一番心机也自白费了。”奚玉瑾心想。

这一天是第三天，孟七娘照例又叫奚玉瑾到书房陪她下棋，奚玉瑾记挂着韩大维这件事，心神不属，连败两局。孟七娘诧道：“侍琴，你好像是有什么心事，是么？否则你的棋似乎是不该输给我的。”

奚玉瑾强笑道：“不是婢子的棋下得差，而是主人的棋术比前天高明多了。”

一般人总是喜欢戴高帽的，孟七娘笑道：“是么，我倒不觉得呢。不瞒你说，你没心事，我倒是有点心事。”

奚玉瑾道：“不知主人有何心事？可否让婢子分忧？”孟七娘道：“也不算什么大事，西门牧野说是今天回来，现在却还不见他的踪影。洛阳也不知陷落了没有？听了你那天的话，我现在也有点怀疑他和蒙古鞑子恐怕真的是有勾结的了。”

说到此处，忽见那小丫头碧波跑了进来。

孟七娘连忙问道：“有什么事，是不是西门牧野已回来了。”

碧波道：“西门牧野没有回来，倒是另一个人来了。”

孟七娘道：“什么人？你告诉他们，今天我不见外客！”

碧波道：“这人不是来求见主人的，他是来找西门牧野的。”

孟七娘道：“西门牧野不在，你叫他滚吧！”

碧波有点诧异，不解主人的脾气今天何以特别的坏，心想：“好，趁这机会，我倒是可以挑拨一下，让主人把那些讨厌的东西都赶出去，那才好呢！”

于是碧波故意慢条斯理地说道：“主人，我可不敢叫他滚呢，除非是你带我去，否则只怕我要吃不了兜着走！”

孟七娘怒道：“我不见客，谁又能勉强我，你只管叫他走！”

碧波道：“已经有人把他请进来了。”

孟七娘道：“是朱九穆么？”

碧波道：“正是。他们越来越不把主人放在眼里了，好像这里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一样，有人来了也不通知主人一声。”

孟七娘道：“你可知道来的那人是谁？”

碧波道：“听说是任天吾的大弟子余化龙。”

此言一出，奚玉瑾不由得吃了一惊。

要知任天吾乃是谷啸风的舅父，在武林中德高望重，人人都以为他是正人君子的，奚王瑾当然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大弟子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奚玉瑾不由得心里想道：“那日在韩大维家里与他相遇，任天吾故意言辞闪烁，想令我疑心啸风和韩佩瑛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情，并相信他们是在幽会之后私逃的，他为什么要造这个谣言呢？”又想：“他那日说得何等慷慨激昂，邀哥哥去助丐帮押运珠宝给义军，何以他的大弟子今日却会跑来找两大魔头，不知是不是奉他的命令？”

心念未已，只听得孟七娘“哼”了一声，说道：“原来是任天吾的大弟子，任天吾这老混蛋为什么自己不来？”

碧波道：“婢子不知，主人要不要叫余化龙来问他一问？”

孟七娘道：“我一见他们这对师徒就忍不住心里有气，我才不愿他败了我的棋兴呢。”

碧波道：“是呀，老混蛋不来，小混蛋来了，眼里又好像没有主人一样，

径自就去会他们那一伙人了。朱九穆他们也是岂有此理，简直把这里当成他们自己的家，直进直出不算还要招朋引类，有人来了，也不向咱们知会一声。”碧波因为十分讨厌这班恶客，恨不得主人把他们一齐轰走。但孟七娘听了她的言语之后，倒像没有刚才的恼怒，而是沉吟不语了。

碧波接着说道：“余化龙已经进了朱九穆住的那间屋子，我不敢叫他滚蛋。主人，我看只有你撕破脸皮，才能将他们‘请’走了！”

孟七娘沉吟半晌，说道：“我懒得生这闲气，今天暂且让他们放肆吧，以后再说。”

碧波还想说话，孟七娘挥手道：“你出去吧。没有我的吩咐，你可不得多事！”碧波只好应了一个‘是’字，退了下去。

奚玉瑾道：“任天吾是什么人，主人何以这样讨厌他们师徒？”提问之后，突然装作瞿然一省的样子，说道：“婢子又多嘴了，不知该不该问？”孟七娘气尚未消，说道：“让你知道也好，任天吾是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真小人！以后你若是在外面行走，碰上他们师徒，可得分外小心。”

奚玉瑾道：“哦。原来这样，我最讨厌的就是伪君子了！”她知道孟七娘正在气头，只要给她火上加油，略加挑逗，就可以引得她把话都说出来。

孟七娘果然说道：“我并非不知道他是伪君子，但我与他往来却是有缘故的，可惜我自以为可以利用他，却上了他的大当。”

奚玉瑾装作不敢答话的神气，孟七娘又道：“此事我如今已是后悔莫及，不瞒你说，咱们这里弄成这个样子，就是任天吾这老匹夫搞出来的！”

奚玉瑾手拈棋子，轻轻的“啊呀”一声，装作颇为惊讶但却不敢多话的神气。孟七娘见她没有发问，自己接下去说道：“任天吾这老家伙消息也真灵通，不知怎的，给他知道了我与韩大维结有梁子。韩大维就是你刚来那天看见的那位韩姑娘的父亲。”她哪里知道奚玉瑾正是为了韩家父女而来，还耐心给她解释韩大维是谁，奚玉瑾心里暗暗好笑。

孟七娘继续说道：“韩大维是当世的武学大师，我恨他看不起我，这口怨气非出不可，我也不想杀他，只是想给他一点苦头吃吃，要他在我跟前低下头来，任天吾这老匹夫老远跑来见我，说是可以帮我达成心愿。

“起初我还以为是他要与我联手，谁知当真是老奸巨滑，他根本就不想露面，他是要假我之手，除去韩大维。”

奚玉瑾忍不住问道：“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么他是怎样帮你呢？”

孟七娘道：“原来他是替西门牧野来和我联络的，他只是个穿针引线的人。他说西门牧野想做武林盟主，韩大维是他的一大劲敌，不把韩大维打倒，他就不能登上盟主宝座，是以他愿意助我合力对付韩大维，把韩大维擒来，任凭我的处置，他不过问。

“当时也是怪我不好，我受了他的煽动，听信了他的说话。心想西门牧野既然应允任凭我来处置韩大维，我倒是不妨与他合作。谁知这就上了他的大当了。

“以后的事，你到这里已有三天，想必你也知道了。不错，西门牧野与我联手，是助我达成了心愿，将韩大维捉来了。可是西门牧野招朋引类，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却也变成了鹊巢鸠占的局面了。如今，我在名义上虽然还是这里的主人，实际上已是不能由我作主。

“所谓‘任凭我处置’的说话，也只是一句空话，韩大维其实已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那天，西门牧野用重手法闭了韩大维的两处经脉，将他变成

废人，也是事后才告诉我的。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的为所欲为，根本就不尊重我奚玉瑾听到这里，不由得心中一动，暗自想道：“孟七娘原来是为了韩大维的受害才发这样大的脾气。奇怪，她一面要折辱韩大维，一面却又好似要庇护他，为了力不从心，受制于人，因而悲愤，这是什么缘故呢？”她知道其中定有隐情，不敢深问，却道：“任天吾与韩大维不知又有什么深仇大恨？”

孟七娘道：“哪有什么深仇大恨，据我所知，任天吾不过是因为有一次他到洛阳，韩大维不招待他罢了，任天吾这个人心胸的狭窄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奚玉瑾是个甚攻心计、颇有见识的姑娘，听了这话，却是大大不以为然。

奚玉瑾暗自想道：“不错，任天吾心胸狭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为什么要陷害韩大维，内里因由，却一定不会这样简单。他平日假仁假义，谁都以为他是个嫉恶如仇，侠义可风的老前辈，却怎知背地里他又是和西门牧野这类妖人有勾搭的？现在已有许多蛛丝马迹可以证明西门牧野是私通蒙古的奸人，成语有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依此看来，莫非这任天吾也是私通蒙古的奸细？”

想至此处，奚玉瑾越发心惊：“他邀我的哥哥去助丐帮，暗中却又派遣他的弟子来这里和这两个魔头勾搭，不知他是有甚阴谋？糟糕，糟糕，倘若他真的是蒙古鞑子的奸细的话，哥哥的处境岂非甚为危险！”

奚玉瑾想到她的哥哥，心中无限忧虑，可是这些事情，她却是不能和孟七娘说的，也只有自己焦急而已。

孟七娘此时亦是意兴索然，说道：“这盘棋不必下了，我想独自静坐一会，你出去玩吧。这几天老是要你陪我，也把你闷坏了。”

奚玉瑾正想出去，当下假献殷勤，多谢了孟七娘的体贴，走出书房，便去找寻那小丫头碧波。

奚玉瑾和碧波住在水香榭，奚玉瑾匆匆忙忙走回去，只见碧波低下头走路，刚刚走到荷塘的旁边，奚玉瑾悄悄地走到她的身旁，轻轻地拍她一下，笑道：“小鬼头，你在想些什么心事？”

碧波道：“咦，你怎么也出来了，主人还在生气吗，我只道她要留你解闷呢。”

奚玉瑾道：“主人正在为这件事着恼，她要独自一人思想，我猜她可能就是在想办法对付那两个魔头，我不敢扰乱她用神，所以跑来找你。”

碧波道：“可不是吗？这件事莫说主人生气，我也生气，咱们这里好好一个园子，都给那些老混蛋小混蛋糟蹋了。哼，他们简直不把主人放在眼内，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连我也看不过眼。”

奚玉瑾道：“看不过眼，那咱们就该想法为主人分忧呀。”

碧波道：“有什么办法好想？”那两个魔头再加上一个任天吾，咱们的主人虽然武功卓绝，也不能不对他们顾忌几分，你我恐怕连他们的徒弟都打不过呢，济得了什么事，侍琴，别提气人的事了，你看这花开得多好，咱们不能到外面的花园子去，就在这里赏花吧。”

奚王瑾道：“赏花明天再赏不迟。”

碧波道：“咦，听你这么说，你倒好像有什么办法？”

奚玉瑾道：“办法是没有的，但我却有个主意，多少可以为主人尽点心事。”

碧波大喜道：“ 怪不得主人赞你聪明，我想得到的只是怎样和人打架，你却会动脑筋，出主意，为主人分优，那敢情好呀，快把你的好主意说出来吧。”

奚玉瑾笑道：“ 你别先替我脸上贴金，这主意还不知道能行不能行呢，我想任天吾叫他的大弟子来咱们这儿，和那两个魔头勾搭，一定不会有好事。”

碧波道：“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没有好事了，说不定还要串通了来算计咱们呢。”

奚玉瑾说道：“ 我看主人忧形于色，想必就是因为不知那厮所来何事而担忧。”碧波道：“ 唉，你把我急死了，你别老是东想西想，还是把你的好主意说出来吧！”

奚玉瑾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想假如能够知道他们商量何事，也好叫主人有个提防。但怎样才能知道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听他们的谈话了。”

碧波道：“ 对。这样简单的事情，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好，咱们说去就去。”

奚玉瑾道：“ 但恐怕不简单吧。园子外面住的都是他们的人。碧淇姐姐曾经一再告诫过我，说是以那条长廊分界，咱们里面的丫头无事最好不要出去。朱九穆这老魔头和任天吾的大弟子在他的屋子里谈话，咱们跑去偷听，万一给他们的人发觉了，岂非弄巧成拙？”

碧波笑道：“ 一点不难，包管你不会给人发现，我有办法。”

奚玉瑾喜道：“ 我就是因为猜想你有办法才来找你商量的，果然给我找对了，什么办法？”

碧波道：“ 就在水香谢的附近有一条地道，可以通到外面的园子里的。地道的出口，是一座假山，躲在假山的石洞里，可以看得见朱九穆住的那间房子。他们在里面说些什么，咱们是一定可以听得见的了。”

奚玉瑾道：“ 这秘密他们知不知道？”

碧波“ 哼”了一声，说道：“ 园子里还有许多秘密机关呢。主人又不是把他们当作可托心腹的知己，怎会让他们知道？”

于是碧波带路，从那条地道钻出来，躲在假山的石洞里，望出去果然看见朱九穆和一个中年汉子说话，碧波悄声说道：“ 这汉子就是任天吾的大弟子余化龙了。看来他们正在说到紧要关头，哼，笑得多开心，一定是在商量什么阴谋诡计算咱们了，咱们用心听吧。”

只听得朱九穆笑过之后说道：“ 原来你也有好消息告诉我。好，那我先听你的。”

余化龙道：“ 还是请朱老前辈先说，好让我安心。”

朱九穆哈哈笑道：“ 你大可以安心！既然你急于知道，我就告诉你吧，韩大维已经落在我们掌握之中，谅他插翼也难飞了。”

余化龙小声说道：“ 不怕孟七娘瞒住你们，偷偷将他放了吗？”声音说得很轻，幸而奚玉瑾有伏地听声的本领，距离又相当近，所以还听得清楚。

朱九穆道：“ 牢房是我们的人看管，她怎瞒得过我们。何况韩大维就是给她放出去也没有用，他受了我的修罗阴煞功之伤，又受了西门牧野的化血刀之伤，这还不算，三天前，西门牧野临走之时，又用重手法整治了他，他如今已是一个不能行动的废人啦！”

余化龙道：“ 我不解你们为何不将他杀掉，那岂不是更可以放心吗？你们是不是为了顾忌孟七娘？ ”

朱九穆道：“ 她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当然得给她几分情面，不过，这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

余化龙道：“ 另外还有原因？ ”

朱九穆道：“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想迫他投降，为我们所用。第二、我们想知道他的藏宝秘密，杀了他这秘密就无从得知了。 ”

余化龙道：“ 韩大维这老家伙倔强得很，恐怕不如你们所愿吧。 ”

朱九穆道：“ 不错，他是宁死也不肯吐一句实话。我和西门兄已经商量好了，只等西门兄从洛阳回来，请准了蒙古元帅的允许，如果韩大维还是那样倔强的话，我们就把他干掉！ ”

奚玉瑾听到这里，暗暗吃惊，想道：“ 果然给我料中，这两个老魔头和任天吾这老贼都是私通蒙古鞑子的奸细。 ”

余化龙哈哈笑道：“ 那宝藏的秘密早已给家师知道了，不但知道，而且已经搬走了。两位前辈可以不必多费心机向韩大维迫供啦。 ”

朱九穆大喜道：“ 真的吗，那我可要恭喜令师了！听说这批宝藏乃是价值连城的啊！老弟，你可见过这批宝藏？ ”

余化龙道：“ 老前辈且慢恭喜，我到这里，正是来请你们帮忙的啊！ ”

朱九穆道：“ 宝藏已经落在令师手中，还用得着我们什么帮忙？ ”

余化龙道：“ 不，主藏如今是落在丐帮手上，不过却是由家师押运，运去送给义军的，押运的人，除了家师之处，还有丐帮的两位香主，另外还有一个奚玉帆，这奚玉帆乃是百花谷奚家的传人，本领也相当不错的。 ”

朱九穆一拍桌子，说道：“ 这批宝藏决不能落入义军之手！ ”正是：

干戈犹未息，夺宝又纷争。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阴图劫宝联双恶　欲晤良朋屈己身

余化龙道：“是呀，这批宝藏当然不能让它落入义军之中，是以家师才差遣弟子前来请两位前辈鼎力相助。”

朱九穆道：“令师要我如何效劳？”

余化龙道：“乔装匪徒，半路截劫！”

朱九穆哈哈笑道：“好主意，果然是好主意！但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要和令师交手了么？”

余化龙笑道：“不错。家师正是要两位前辈和他合演这一出戏，而且还要演得逼真一些，决不能让丐帮的人起了疑心。到时请老前辈不必客气，出手狠些，押运的人，只留一两个活口回去作见证就行了。家师也准备带点儿彩，好证明他是力抗不敌，无可奈何，才让这批宝藏给你们抢去的，当然在向家师下手之时，那可就得请老前辈稍有分寸了。”

朱九穆笑道：“这个不劳令师嘱咐，我自理会得到。令师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我也不能只是让他受伤，到时我也拼着披红挂彩，请令师不必客气，刺我一剑。这样既可保全令师面子，又更足以证明令师是力战而败了！”

余化龙大喜道：“这就更好了。我回去禀告家师，一定依计而行。事成之后，咱们三一三十一的平分这批宝藏。”

奚玉瑾听到这里，又惊又怒，心里想道：“想不到谷啸风的舅父竟是如此心狠手辣，串通两大魔头，要干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他们准备只留一两个丐帮弟子做活口，那么岂不是要连我的哥哥也都杀了。”

朱九穆道：“多谢令师美意，不过我必须把话说明，这批宝藏恐怕不能按照令师之意，三一三十一的平分呢。”

余化龙道：“家师但求两位前辈鼎力相助，两位前辈若要多分一份，我想家师也不会争执的。”心里却在暗暗地咒骂：“这老魔头果然厉害，我们有求于他，他就乘机要挟了。”

朱九穆哈哈笑道：“老弟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令师恐怕还未知道，这批宝藏之事，是已经通了‘天’的！”

余化龙莫名其妙，问道：“什么叫做通了天的？”

朱九穆道：“韩大维家中有价值连城的宝藏，早已给蒙古国师打听到了，他们怀疑这批宝藏是别人寄存在韩大维家里的。是以他们之志倒不在乎这批宝藏，更重要的是知道宝藏的来历。对啦，说到这里，我倒要问问你了，令师可有所知么？”

余化龙道：“家师并未与弟子说及此事，待弟子回去，再问家师。”

朱九穆继续说道：“蒙古国师虽不在乎这批宝藏，但他既然知道，咱们也就应该做得漂亮些了！”

余化龙道：“这是应该的。”心中却在暗暗咒骂。

朱九穆继续说道：“我们既然瞒不过国师，劫了这批宝藏之后，最好是原封不动拿回去献给他，他当然不会全要的，就算作是犒赏的话，至少也要分回三成给咱们，这批宝藏价值连城，咱们每份纵然是各得一成，也已经是大富之家了。令师徒立下这场大功，国师也自然会禀告可汗，将来蒙古人得了天下，功名富贵何求不得，令师徒的前程就更是无可限量了。”

余化龙起初听说他们师徒这一份只能分到一成，这一成之中，师父当然要占大份，那么分到他的名下就很有限了，心里本来是甚不愿意的，但后来

听到了朱九穆以功名利禄相诱，心中不禁怦然而动，想道："是呀，蒙古兵强马壮，看这情势，天下唾手可得，我将来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又何必和他斤斤计较？"这么一想，于是眉开眼笑他说道："好，就这样办吧，弟子回去禀告家师。"

朱九穆看了看天色，说道："日头已经过午，西门牧野怎么还不回来，他说过今天一定回来的，你不等他么？"

余化龙道："弟子恐怕出来太久，会惹起丐帮的疑心，请朱老前辈转告西门先生也是一样。"

朱九穆道："这里的事，必须有一个人主持，我恐怕要等西门兄回来之后，方能进行咱们刚才所说的计划。"

余化龙道："押运宝藏的队伍，每天最多走八十里至一百里路，西门先生就是明天回来，也还赶得上。"

朱九穆道："这我就放心了，不过为了万无一失起见，最好还是请令师设法在路上拖延时候，走得更慢一些。"

余化龙应了一个"是"字，说道："时候不早，那么弟子告辞了。"

奚玉瑾偷听了他们准备劫夺宝藏的阴谋，不由得心乱如麻，想道："哥哥处境十分凶险，但我在这里却不能抽身跑去告诉他，怎么办呢？"要知这座堡垒有那两大魔头的人重重把守，奚玉瑾要想逃跑，谈何容易？何况她若逃跑的话，韩大维父女无人相救，处境也是一样的凶险。

正自心烦意乱之际，只听得脚步声响，朱九穆送余化龙出来了。

碧彼在奚玉瑾耳边悄悄说道："咱们回去吧。"奚玉瑾恐怕他们还有什么机密的话要在分手之时才说，想要再等一会。就在她踌躇未决之际，忽听得铮铮铮一片声响，朱九穆突然用"刘海洒金钱"的暗器手法，向她们躲藏之处，撒出了一把金钱！

原来奚玉瑾因为心情紧张，不自觉的身躯颤抖，衣裳与假 山的石壁摩擦，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响。朱九穆送客出来，从假山侧面经过，刚好给他听到了。

她们二人藏在假山洞里，朱九穆瞧不见她们，隐隐听见沙沙的声响，不觉起了疑心："是一只小老鼠还是有人躲在里面？"他不能断定又不想打草惊蛇，于是不动声色的突然就用一把铜钱向她们藏身之处打去。

铜钱碰着山石，发出一片铮铮声响，有七八枚铜钱给山石碰落，但也还有三枚铜钱打进洞里来。这山洞甚狭窄，是只能容得两人藏身的，奚玉瑾无法闪避，只好使出"弹指神通"的功夫，双指疾弹，铮铮两声，把两枚钱镖弹开，但还有一枚她没弹着，碧波伏在地上，只觉微风飒然，那枚铜钱从她颈背擦过，碰着了岩石，这才"铮"的一声跌了下来。

碧波忍着疼痛，连忙一按石壁上的机关，把暗门打开，待到朱九穆赶来，她们早已在地道里了。那道暗门关上之后，从外面看去，乃是一片光滑的石壁，若非精通机关削器之学的大行家，决计看不出其中秘密。

朱九穆发出钱镖之时，心里想道："里面倘若有人，钱镖打不着他，也非得把他吓出来不可！"哪知却不见有人，进去一看，也没有发现老鼠，不觉惊疑不定："难道我自己听错了？"

余化龙道："朱老先生可是怀疑洞中有人埋伏？"朱九穆道："不错，我刚才分明听得有声响的。"

余化龙道："不会有人这样大胆吧？"朱九穆沉吟半晌，说道："但也

不可不防，我们刚才说的事情若是给人偷听了去，只怕会破坏了咱们的计划，请你回去告诉令师，把押运的路线改一改，防患未然。同时我这里也小心戒备，在这几天，决不许孟七娘的人出去！”他已经疑及这山洞里可能藏有机关，是孟七娘派来的丫头偷听他们的谈话了。

余化龙道：“孟七娘毕竟是这里的主人，倘若你们阻拦不了，那又怎样？”朱九穆道：“阻拦不了，那就派人跟踪他，监视他。孟七娘本人我想她是不会出去，她还要守着她的老巢呢。”余化龙笑道：“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只要不是孟七娘亲自出马，派出的几个小丫头，谅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奚玉瑾和碧波从地道出去，回到了水香榭，这才松了口气。碧波摸摸颈背，伸了伸舌头笑道：“好险，好险！刚才好在我是俯卧，若是仰卧的话，给钱镖割破喉咙，这条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说到此处，突然觉得奇怪，问道：“侍琴姐姐，我听得是三枚钱镖打进来的，为什么你没有给钱镖打着？”

奚玉瑾暗暗吃惊，心里想道：“这小鬼头心思好细！”当下笑道：“说来侥幸，那两枚钱镖刚好碰着我头上的银簪，银簪都几乎给它打落了呢。”

碧波道：“原来如此，我还只道你是身怀武功。不让我们知道呢。幸好你没给打着，这老魔头的功夫好生了得，你瞧我只是给他的铜钱擦了一下，就好像给小刀割着一般，皮破血流了。”

奚玉瑾连忙装出吃惊的神气，叫道：“哎呀，你别动，让我给你裹伤。”碧波笑道：“这一点伤敷上金创药就行了，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

忽听得有人说道：“你们两个干了什么事情来了？碧波，是谁打伤你的？”奚玉瑾抬头一看，只见孟七娘分花拂柳，正自花间的一条小径向她们走来。

碧波道：“我正要禀告主人，我们刚刚偷听了朱九穆和那姓余的谈话。”

孟七娘皱起眉头，说道：“碧波，你也太大胆，太淘气了。”奚玉瑾道：“这不关碧波小妹子的事，是我出的主意。我恐怕他们密室聚谋，有所不利于主人，因此请碧波带我去偷听的。”

孟七娘道：“你们给发现了没有？”碧波道：“没有。那老魔头发出钱镖，也不过只擦伤了我的皮肉，我们马上就从地道逃走了，地道的秘密也没有给发现。”孟七娘这才松了口气，问她们偷听到了一些什么。

碧波一五一十的将偷听来的密谋告诉主人，孟七娘“哼”了一声，说道：“他们要干的果然不是好事！不过这却与我无关，你们也不必多理闲事了。”奚玉瑾好生失望，但也只好与碧波一同应了一个“是”字。

孟七娘跟着说道：“侍琴，我正有事情找你，你跟我来，碧波，你自己回去敷药吧，以后可不许这样胡作非为了。”

奚玉瑾只道孟七娘是找她下棋，不料孟七娘却把她带进了卧室。奚玉瑾还是第一次进入孟七娘的卧房，心中不觉惴惴不安，想道：“她有什么事情找我商量，连最得宠的碧波都不许在旁呢？”

进入了孟七娘的卧房，奚玉瑾定睛一看，忽然发现了一件物件，令她又喜又惊。

只见在当眼之处的一张小几上。端端正正的摆着那一坛“九天回阳百花酒”，这正是奚玉瑾这几天来日思夜想，想要盗取之物。

奚玉瑾一喜之后接着一惊，暗自思量：“难道是她对我已经起了疑心，为什么她要把这一坛酒拿出来让我看见？”

孟七娘和颜悦色地说道：“侍琴，你坐下来，我有话和你说。”

奚玉瑾忐忑不安，侧着半边身子坐下，说道：“婢子恭听主人吩咐。”

孟七娘道：“难得你我有缘，你虽然只是来了三天，我与你却是一见如故，我没有女儿，你就当作我的女儿吧。”奚玉瑾道：“婢子不敢。”

孟七娘一皱眉头，随即笑道：“你是秀才的女儿，琴棋诗画，样样精通，有你这样一个聪明的干女儿，只怕我还没福消受呢。从今之后，你不必以奴婢自居了！”奚玉瑾这才亲亲热热叫了一声：“干娘。”说道：“多承干娘错爱，侍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孟七娘眉开眼笑的将她搂在怀里，说道：“这才是我的好女儿。侍琴，不是我夸赞你，你的确是讨人欢喜，你知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人和你也是很有缘的。”

奚玉瑾莫名奇妙，心头“卜通”一跳，想道：“她说的难道是辛龙生？但辛龙生可不是‘这里’的人呀。”

孟七娘道：“你还记得那位韩姑娘吗，你刚来那天，见过她的？”

奚玉瑾又是一惊，不知孟七娘是否故意试探她的口气，当下小心翼翼地说道：“记得。那天碧波带她出来，我本来应该回避的，不料却碰上了，干娘可是怪我不懂规矩么？”

孟七娘答道：“我非但不怪你，我还要请你帮忙我做一件事呢。”

奚玉瑾道：“干娘言重了。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请干娘吩咐就是。”

孟七娘道：“韩姑娘对你似乎很有好感，她也记得你呢。”

奚玉瑾道：“那天我只是看见了她，可没有和她说过话。”

孟七娘道：“我知道。所以我才说你和她有缘份呢，这位韩姑娘对我颇有误会，对这里的人她也是谁都不理睬的，可是自从那天见了你之后，她已是接连两次向碧玉、碧钗打听过你了。”碧玉、碧钗是孟七娘的另外两个丫头，替孟七娘每天送饭给韩大维父女的。

奚玉瑾暗暗吃惊，想道：“佩瑛也太不小心了，怎么可以向人打听我呢！这岂不是要弄出破绽来吗？”

心念未已，只听得孟七娘已是继续说道：“她问你是不是新来的，又夸赞你长得秀气。碧玉告诉她你懂得琴棋诗画，她听了更是喜欢，又问了许多关于你的身世的事情，知道你是秀才女儿，她还替你惋惜呢。”

奚玉瑾佯作不满说道：“碧玉也太多嘴了。”

孟七娘道：“那位韩姑娘虽然没说出来，但是我知道她是一定喜欢见到你的。”

孟七娘继续说道：“我也很喜欢那位韩姑娘，我想让你们见上一见，今天你就替碧钗送饭去给她吧。”

奚玉瑾道：“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干娘何须与女儿客气？”

孟七娘道：“你顺便带一壶酒去，劝韩老先生喝，韩姑娘倘若问你这是什么酒，你也不妨告诉她，这是九天回阳百花酒。”

奚玉瑾又喜又惊，喜者是她梦寐以求，不知如何才能够偷得到手的药酒，如今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惊者是不知孟七娘是真心还是假意，万一是试探她的，这就糟了。

但这是求之不得的良机，奚玉瑾虽然惊疑不定，也是不愿错过。当下大着胆子，决定一试，极力按下一颗跳动的心，装作漫不经意地问道：“那位韩老先生不是给西门牧野用独门手法闭了穴道的么？不知他能不能喝酒？倘若他连口也不能张开，我要劝他喝酒，也是无从劝起的了。”

孟七娘道：“今天是第三天，他的穴道纵然尚未解开，不能说话，酒总是可以喝的。当然这也必须得他甘心愿意才成，否则以他的功夫，你就是强迫他喝，也是不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请你去劝他的原因了。韩姑娘对你很有好感，你善言相劝，劝得动韩姑娘，韩姑娘也就会帮忙你劝她父亲了。”

奚玉瑾道：“婢子拙于言辞，不知如何相劝？”奚玉瑾已是恨不得马上把酒送到韩大维手中，但为了恐防孟七娘起疑，故此仍是装作不识此酒的功效。

孟七娘道：“你不要多疑，这酒对韩大维是有益无害的，如果是毒酒的话，我还会叫你去劝他喝吗？”

奚玉瑾初时听见孟七娘一开口就叫她不要多疑，心头不禁“卜通”一跳，听下去才明白她是这个意思，连忙赔笑说道：“婢子怎敢如此疑心？”

孟七娘皱眉道：“我叫你今后不必以奴婢自居，你又忘了。好，你这就去吧，你对他们父女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会明白的。”

此时已有一个丫头把托盘拿进来，盘中有一海碗稀饭，两式小菜。孟七娘取出一个酒壶，亲自斟满了一壶九天回阳百花酒，郑重的交给了奚玉瑾。

且说韩佩瑛那日见过了孟七娘之后，满腹疑团，心里想道：“听孟七娘的口气，害死我母亲的乃是另有其人，那是谁呢？嗯，只怕是孟七娘故意骗我的吧？好在这件事爹爹本来就想告诉我的，我回去一问爹爹，就知道了。”

哪知她回到牢房，叫了一声“爹爹”，竟然听不见韩大维的回答。

韩佩瑛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伸手去探父亲鼻息，见父亲尚有呼吸，这才稍稍放心。当下将父亲扶起，仔细视察，也没有新受毒的迹象，只觉父亲的脉搏有点异乎寻常的跳动。韩佩瑛对家传的内功心法已经颇有造诣，这才明白过来，原来父亲是给高手封闭了两道经脉，此时正以本身深厚的内功，自行打通奇经八脉。

自行打通经脉，这是十分艰难的事情，韩大维正在运功之际，莫说他不能够说话，就是能够说话，韩佩瑛也不敢令他分神，只好尽自己所能，用本身真力，助父亲运功。

韩佩瑛的功力当然是和父亲相差甚远，但也不无帮助，在这三天之中，除了每日三餐，韩佩瑛要停下来喂她父亲吃点东西之外，其余的时间，两父女都是在静坐运功，以求尽快打通经脉。到了第三天的中午时分，韩大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忽地张开了眼睛，说道：“瑛儿，辛苦了你啦！”比西门牧野预料的时间提早半天打通了经脉。这是因为西门牧野没有把韩佩瑛的功力估计在内的缘故。

韩大维刚刚打通经脉，精神尚未恢复，韩佩瑛不敢刺激父亲，她本来想问是谁毒死母亲的事情，只好暂时按下。

韩大维却在记挂着她去见孟七娘之事，能够说话之后，便即问道：“瑛儿，孟七娘和你说了些什么？”

韩佩瑛道：“爹爹，我先告诉你一件喜讯。”

韩大维道：“是孟七娘要放你么？”

韩佩瑛道：“她是说过要设法放我，但我现在说的喜讯却是另一桩。”

韩大维说道：“另外还有什么喜讯？”

韩佩瑛道：“我看见孟七娘的一个丫头，很像是奚玉瑾。”

韩大维道：“奚玉瑾？她怎么会跑来这儿，而且做了丫头呢？”

韩佩瑛道：“女儿也是这么想。但那丫头不但身材举止像奚玉瑾，而且

她还用动作暗示她是奚玉瑾。昨天我问了送饭来的那个丫头，她说这是一个新从江南来的丫头，来了还没有几天的，这种种可疑的事实加在一起，除了是奚玉瑾还有谁呢？她这个人很有点小聪明、鬼门道的，不知她是用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方法混了进来，但女儿相信不会看错。”

韩大维道：“你以为奚玉瑾是来救咱们的吗？”

韩佩瑛道：“她与女儿情如姐妹，不是为了搭救咱们，她又何必冒这危险？”心里有点奇怪，爹爹何以多此一问？

韩大维道：“瑛儿，我有一件事情忘记问你，你大喜那天，你这位奚姐姐可有来喝你的喜酒。”

韩佩瑛为了恐防老父伤心，故此谎言骗父，说是已经和谷啸风成了亲的，此时听得父亲这样一问，不由得又是羞愧，又是心酸。幸好牢房光线黯淡，韩大维看不见她脸上的神情。

韩佩瑛忍住心中的酸楚，强笑说道：“爹，你忘记了这次把我送往扬州完婚，是没有通知任何宾客的吗？咱们既然没有请帖给她，她怎么会来？”

韩大维道：“奚玉瑾住的百花谷离扬州不远，我以为她自己会来的，男家也没有请她吗？”

韩佩瑛道：“没有。”心里暗暗奇怪：“爹爹何以这样问我，难道他已听到了什么风声？”

韩大维道：“这么说她和谷啸风是未相识的了？”

韩佩瑛心头“卜通”一跳，说道：“我没有问过啸风，不过他们都是扬州人，认识也不稀奇，爹，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韩大维道：“奚、谷两家上代有点过节，但这内里因由，你是不宜知道的。啸风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如果他没有和你说，你就不必问他。”

韩佩瑛松了口气，心想：“他们上一代的事情，这可就与我无关了，但这件事情想必啸风和玉瑾都未知道，否则他们也不会那样好了。”

韩佩瑛是个不爱多管闲事的人，何况她又正有着更要紧的事情盘亘心中，因此虽然有点好奇，也没有再问下去。韩大维继续说道：“因此你和奚玉瑾虽然是如同姐妹，但对她也还要提防一点的好。”

韩佩瑛答了一个“是”字，说道：“爹，你元气未复，歇一会吧。”

韩大维道：“孟七娘和你说一些什么话，你还没有告诉我呢。这是非常紧要的事情，你不告诉我，我怎能安心？”

韩佩瑛只好说道：“她要我做她丫头，我不答应。”

韩大维道：“她是想用这个法子放你出去吧？”

韩佩瑛道：“她是这么说，但女儿可不能相信她的说话。”

韩大维道：“不，她这话倒是可以相信的，但你不愿意做她的丫头，这也是应有的傲气，我不怪你，另外她还说了一些什韩佩瑛忍不住说道：“她说她对妈很有好感，她还说可怜我的妈呢。我不相信！爹，到底毒死妈的是不是她？”

韩大维吃了一惊道：“你这样问过她了？”

韩佩瑛道：“不错，我问过她，她不肯承认！”

韩大维呼吸紧张，问道：“她怎么说？”

韩佩瑛道：“她说害死妈的另有其人，但我问她是谁，她又不肯说！爹，你告诉我吧。究竟是谁？”

韩大维沉吟半晌，说道：“我本来是怀疑一个人的，但现在仔细一想，

又发现了一个老大的疑窦，我倒是不敢断定了。”

韩佩瑛道：“爹，你心目中怀疑的是谁，就告诉我吧。”

韩大维道：“好，但此事说来话长——”正要说出那人的名字，忽听得轻轻的脚步声响，随即听得外面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和看守的人说话。

韩大维悄声说道：“孟七娘的人来了，这个丫头的武功很有造诣，恐怕至少不亚于你。咱们小心一些，那件事情，待她走了再说。”原来韩大维虽然已成了半个废人，但他的武学见识却还是高人一等的，是以一听这女子走路的脚步声，对她的本领就已经略知大概。

来的这人正是奚玉瑾。

且说奚玉瑾奉了孟七娘之命，送饭给韩大维父女，另外还有一壶“九天回阳百花酒”。奚玉瑾是个善用心思的女子，虽然是喜出望外，但也还不能不有点疑心，暗自想道：“孟七娘虽说过这壶酒决不是毒酒，但也难保她不是骗我的。我还是试一试的好。”走进了花间小径，四顾无人，便拔下了头上的银簪，插进酒壶中一试，如果酒中有毒的话，银簪就会变色的。

奚玉瑾取出银簪一看，只见银簪光辉如故，色泽丝毫不变，这才放下了心。当下取出辛十四姑的那包药粉，倒入壶中，据辛十四姑所说，这是能治化血刀之伤的药粉，溶化在“九天回阳百花酒”之中功效更大，辛十四姑的行径处处像个世外高人，此次又费尽心神，替她策划救人之事，是以奚玉瑾对孟七娘还有疑心，对辛十四姑却是半点也没起疑。

今日看守牢房的人恰好又是西门牧野的弟子濮阳坚。

濮阳坚认得奚玉瑾是那日新来的丫头，那日奚玉瑾是侍梅送她来的，濮阳坚吃过侍梅的大亏，却不知奚玉瑾的本领还在侍梅之上，他见了奚玉瑾，不觉有几分恼怒，也有几分欢喜，心想：“这丫头长得真还不错哩！好，今日没人陪她，且待我将她消遣消遣！”上前拦住奚玉瑾。

奚玉瑾道：“碧钗姐姐没空，七娘叫我替她送饭，你快开门吧。”

濮阳坚眯着眼睛道：“且慢，七娘叫你送饭，为何又多了一壶酒？”

奚玉瑾道：“酒菜都是主人叫我送的，怎么样？”

濮阳坚有意刁难，淡淡说道：“没怎么样，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罢了。平时只是送饭的，为何今天又多了一壶酒呢？”

奚玉瑾道：“我怎么知道你要知道？问我的主人去！”

濮阳坚冷笑道：“你拿七娘欺压我么？你知道你要进牢房，可还得求我开门么？我奉师父之命守牢房，我就有权检查你送的酒菜，嘿，嘿，多了一壶酒，我可不能让你马上进专了。”

说罢，揭开壶盖，闻了一闻，叫道：“好香，好香，韩大维不能喝酒，那小姑娘谅也不懂喝酒，这酒给我喝了吧。”拿起酒壶，作势就要喝酒。

奚玉瑾大吃一惊，喝道：“放下！”提起一双筷子，向他脉门点去。筷尖恰恰就要触着他的手腕之际，蓦然一省：“不行，我可不能显露出我的武功，叫他起了疑心，更要误了大事了”心念电转之间，筷子已是改“点”为“敲”轻轻的在濮阳坚手腕上敲了一下。

其实濮阳坚虽然是狐假虎威，对这儿的主人到底还是有几分顾忌的。他作势喝酒，只是戏弄奚玉瑾而已，奚玉瑾这一出手，倒令他真起疑了。

奚玉瑾外貌清秀文弱，不是武学的大行家，绝看不出她有武功。濮阳坚已经知道她是辛十四姑送来的丫头，懂琴棋诗画，来给孟七娘解闷的。是以他那天虽然吃了侍梅的亏，却还敢于将奚玉瑾刁难，就是因为看不出奚玉瑾

的武功比侍梅更强的缘故。

奚玉瑾的筷子在他手腕上轻轻一敲，濮阳坚并没感到疼痛，但心中已在起疑：“ 她刚才筷子的来势，分明像是点穴，莫非我是走了眼了？但她又似乎是丝毫没有内功，究竟她懂不懂武功呢？对这一壶酒，为何她又要如此紧张呢？ ”

濮阳坚因为师父不在，倒是有点怕吃眼前之亏，于是说道：“ 我和你开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好吧，你既然不知其中缘故，待我向七娘问了明白，再让你进去吧。 ”

奚玉瑾生怕夜长梦多，只可捏个谎话说道：“ 主人说牢房潮湿，怕他们父女生出病来，所以叫我送酒给他们喝喝，好去湿气，今后还要送呢。 ”

濮阳坚道：“ 你既知道，为何你不早说？ ”

奚玉瑾道：“ 为了这点小事，你就与我刁难，我气你不过，所以偏不告诉你。 ”

濮阳坚道：“ 好，那么我向你赔礼，这酒菜就让我给你送进去，为你代劳，算作将功赎罪罢！ ”说吧，伸手就要来接奚玉瑾拿的托盘。正是：

屈身为婢缘何事，各逞机心酒一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薄命佳人遭陷害　痴情公子苦相随

奚玉瑾大吃一惊，连忙说道：“不敢有劳大叔。”

濮阳坚装作讨好的神气，说道：“要的，要的，牢房潮湿，霉气甚重，对你这样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实不适宜，还是让我来吧。”口里笑嘻嘻地说，手上已是突然加了一把狠劲，把那托盘夺了过来。

到了这个地步，奚玉瑾当然是非得显露武功不可了。可是濮阳坚亦已有了提防，奚玉瑾一指点向他脉门的“关白穴”，濮阳坚左手反掌一拍，右手把那托盘抛了出去。

奚玉瑾若要抢接托盘，势必给濮阳坚的小擒拿手法反刁虎口。好个奚玉瑾，在难以兼顾的情形底下，当机立断，衣袖一挥，使了一股巧劲，恰好在那刚刚飞出手去的托盘边沿轻轻一拂，托盘改了一个方向，去势缓了许多，“　”的一声响，轻轻落在地上。

托盘落地的那一刹那，奚玉瑾已是缩回手指，与濮阳坚硬对一掌。濮阳坚原来的功力本来是在奚玉瑾之上，幸亏他在不久之前给公孙璞破了“修罗阴煞功”，元气大伤，未曾恢复。双掌一交，奚玉瑾身形一晃，濮阳坚却已是禁受不住，“登登登”的接连退了三步。

濮阳坚这才知这小丫头身怀绝技，本领非凡，“啊呀”一声，刚要唤人，奚玉瑾身手何等矫捷，再一指点出，闪电般地点了他的穴道，这一次濮阳坚是避不开了。

奚玉瑾回过头来，只见托盘刚刚跌下，酒壶倾侧，壶盖也揭开了。幸好壶中的酒不过倒出了少许，奚玉瑾连忙盖上酒壶，再回过头来整治濮阳坚。

奚玉瑾在他身上搜出了牢门的锁匙，将他推到墙角，放了下来，让他倚墙而坐。濮阳坚不能动弹，任凭她的摆布，若不细察，看起来就好像在倚着墙壁打瞌睡的神气。

奚玉瑾心里暗暗祈求诸天神佛保佑，想道：“只要求得半个时辰没人发现，我们就有逃生之望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在这半个时辰之内，千万别让人来！”

奚玉瑾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她知道韩大维的内功极其深厚，“九天回阳百花酒”可以解“修罗阴煞功”的寒毒，酒中所下的药粉，据辛十四姑所说，是能治“化血刀”之伤的，而且见效甚快。倘若是真的话，那么以韩大维的内功造诣，在半个时辰之内，至少可以恢复四五分功力，加上她和韩佩瑛二人，即使孟七娘不便出头帮忙，他们三人已是足以胜得了朱九穆和西门牧野那班弟子了。因为西门牧野去了洛阳，尚未回来，这正是千载一时的良机。

韩大维父女听得外面有打斗的声音，正自惊疑不定，忽听得轧轧声响，牢门打开，奚玉瑾走进来了。

韩佩瑛被囚了几天，眼睛已习惯于牢中的黑暗，隐隐认出送饭进来的这个小丫头，正就是那天所见的那个令她起疑的丫头。

韩佩瑛惊疑不定，心想：“她若是孟七娘的丫头，为何又与濮阳坚打架？”禁不住便即问道：“你，你究竟是谁？”

奚玉瑾放下托盘，打开一扇窗子，让阳光透进牢房，抹掉了脸上的化装，说道：“佩瑛，你不认得我了么？”

韩佩瑛又惊又喜，失声叫道：“瑾姐，果然是你！你怎么来的？”

奚玉瑾道：“说来话长，咱们出去之后慢慢再讲，韩伯伯，你的穴道已

经解开了么？”

韩大维沉声说道：“解开了，怎么样？”

奚玉瑾喜道：“这就好了，请你赶快把这壶酒喝下，不消半个时辰，你就可以恢复几分功力了。”

韩大维道：“是什么酒？”

奚玉瑾道：“是我家自酿的九天回阳百花酒。”

韩佩瑛更是喜出望外，连忙说道：“爹爹不必多疑，这九天回阳百花酒的确是能治修罗阴煞功之伤的。”韩大维微有诧异，说道：“你怎么知道？”韩佩瑛道：“孩儿已经试过了。”

要知韩佩瑛这次的婚变是瞒着父亲的，韩大维只道她是在结婚之后，得到谷啸风之助，以少阳神功医好了她的伤。却怎知道他的女儿是在半路上被奚玉瑾抢去，是奚玉瑾用九天回阳百花酒医好她的。

韩佩瑛情知父亲业已起疑，心想：“反正是瞒不过爹爹的了。”说道：“爹爹，其中原委，也是说来话长，请你把这酒喝了再说！这的确是女儿喝过的九天回阳百花酒，功效十分灵验的。”

韩大维道：“我知道百花谷的九天回阳百花酒能治修罗阴煞功之伤，但这酒我不能喝！”

韩佩瑛大为焦急，说道：“为什么？”

韩大维道：“奚小姐，这酒是孟七娘叫你送来的么？”

奚玉瑾道：“不错。”韩大维又道：“这么说，是孟七娘要你来救我的了？”奚玉瑾再次答道：“不错。”韩大维面色一沉，说道：“我宁死也不领孟七娘的恩惠！”韩佩瑛道：“爹爹，你不是和我说过——”韩大维道：“叫你有机会不可放过，但我本人可不能领孟七娘的情！”

奚玉瑾道：“韩伯伯，你错了。”

韩大维道：“什么错了？”

奚玉瑾道，“孟七娘并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这酒本来就是我的。”

奚玉瑾这两句话说得十分含蓄，但韩大维却是一听就懂，当下淡淡说道，“哦，这么说来，我喝这酒乃是领你的情，而不是领孟七娘的情了。所以，这酒我是喝得的？”

奚玉瑾又是着急，又是着恼，暗自想道：“怎的韩伯伯对我也似乎是成见颇深，在这样紧张的当儿，他还要夹缠不情，不肯喝酒？嗯，难道是韩佩瑛把我横刀夺爱之事告诉他了？”想到了这一点，不由得面上一红，尴尬笑道：“韩伯伯言重了，我和佩瑛交情非比寻常，怎说得上领情二字？”韩大维见她神色很不自如，心中更是起疑。

韩佩瑛不知就里，大为着急，连忙劝道：“爹爹，我知道你不轻易受人恩惠，但奚姐姐和咱们等于自己人一样，这酒当然是喝得的，爹爹，你不要固执了！”

韩大维心里想道：“奚、谷两家的冤仇与我无关，瑛儿虽然是谷家的媳妇，她也不该向我报复吧？何况瑛儿的伤也是她治好的，她不向瑛儿报复，想不至于对我下毒手的。”

韩佩瑛见父亲沉吟不语，又再劝道：“爹爹，你不为自己着想，难道就不为女儿着想吗？爹爹，只有你恢复了几分本领，女儿才有指望可以脱险啊！”

韩大维瞿然一惊，心里想道：“不错，为了瑛儿着想，冒这个险我倒是

值得试一试了。”

韩大维道：“好，奚小姐，多谢你冒险救我，我领你的情了。”接过了奚玉瑾递过来的酒盅，一喝而尽。

奚玉瑾恐防药力不足，正要再斟第二盅酒，忽见韩大维面色大变，血红的双眼瞪着她，奚玉瑾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韩大维哼的一声，反手一掌，已是扣着了奚玉瑾的脉门，韩大维乃是当世有数的武学大师，虽然身受两种邪派毒功之伤，对付奚玉瑾仍是游刃有余。奚玉瑾给他扣着了脉门，浑身酸软，动弹不得，只见韩大维左掌举了起来，就要朝着她的天灵盖拍下！

韩佩瑛莫名其妙，这刹那间，给吓得呆了！一时不知所措，失声叫道：“爹爹，不可！”

韩大维喝道：“好狠毒的丫头！快说，是孟七娘叫你下的毒，还是你自己干的？”韩佩瑛大惊叫道，“什么，酒中有毒？”

话犹未了，奚玉瑾只觉韩大维的手掌冰冷，突然把手一松，“咕噜”一声，就倒下去了。

奚玉瑾一片茫然，待至看见韩大维倒下，这才醒悟，辛十四姑交给她的那包药粉乃是毒药！

韩佩瑛一探父亲鼻息，只觉气若游丝，呼吸尚未断绝，但手足却已冰冷了。韩佩瑛又惊又怒，霍地跳了起来，喝道：“奚玉瑾，你要啸风，我也把他让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害我爹爹？”她本来不敢相信奚玉瑾会用这等卑鄙的手段害她父亲的，但眼前的事实，却是不由她不相信。一怒之下，说出话来，自难免口不择言，也顾不得伤了对方的心了。

奚玉瑾这次冒了生命的危险，屈身来做丫头，想不到人未救成，反而害了韩大维，又给韩佩瑛误会，落得个如斯结果，奚玉瑾当然也是难过之极，又是惊恐，又是伤心！

韩佩瑛冷笑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好，奚玉瑾，我如今才算认得你了，你没有话说了么？你的武功比我高，你上来吧！你害死了我的爹爹，不妨将我也害了呀！”

奚玉瑾好像从恶梦中惊醒过来，定了定神，叫道：“不，不是我害的！”

韩佩瑛喝道，“是谁害的？”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人说道，“我知道是谁害的！”“　”的一声，那一壶酒给一颗石子打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孟七良已是进了牢房，出现在她们的面前了。孟七娘一见韩大维已经倒在地上，顿足叫道：“我还是来迟了一步！”蓦然回过头来，一掌向奚玉瑾打去，骂道：“你虽然不是主凶，也是帮凶，饶你不得！”韩佩瑛叫道：“谁是主凶，问明白了再处治她不迟！”此时韩佩瑛倒是有几分相信孟七娘了，但她听了孟七娘的话，知道其中定有蹊跷，却是不忍见奚玉瑾便即丧命。学武之人遭逢危险，护卫自己，乃是出于本能。

奚玉瑾知道孟七娘的厉害，在这性命俄倾之间，倏地一个移形换位，使出了浑身本领，双掌斜挥，与孟七娘的单掌相抗，孟七娘知道奚玉瑾懂得武功。但只道她的武功乃是辛十四姑姑侄临时传授的，大约只会一点皮毛而已，并来看出她的武功其实已是颇有造诣，因是她以为只是信手一击就可以取了奚玉瑾的性命的，这一掌虽然狠辣，却并非用尽全力。但虽然如此，奚玉瑾以全力相抗，也还是禁受不起，只听得“蓬”的一声，奚玉瑾给她的掌力震翻，跌了个仰八叉。但也幸亏孟七娘未出全力，奚玉瑾虽然跌倒，却未受伤。

孟七娘一掌没有打死对方，倒是颇出意料之外，当下越发认定了奚玉瑾是辛十四姑派来的“奸细”，怒意更增。

韩佩瑛失声叫道：“七娘且慢！”孟七娘道：“内里因由，我全都明白，无须再问！”这即是说，她已无须留下活口盘问口供，决意要杀奚玉瑾了！

奚玉瑾刚刚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只觉微风飒然，孟七娘已是一指点出，所点的方位，正是她胁下的“愈气穴”。冷笑说道：“念在你陪我下几天棋，给你一个全尸吧。”

孟七娘的点穴手法又快又狠又准，奚玉瑾即使全神应付，也是决计躲避不开，何况此际她刚刚在跌了一跤之后爬起来，便给孟七娘攻个措手不及！

“愈气穴”是人身三十道死穴之一，奚玉瑾心头一凉，只好闭目待死！

奚玉瑾以为必死无疑，不料事情却出她意料之外，她只觉胁下一麻，稍微有点疼痛，但却只像给蚂蚁叮了一口似的，并没受伤，当然更不会死了。

原来奚玉瑾的内衣袋中藏有辛龙生送她的那枚戒指，孟七娘的指尖刚好触及这枚戒指。孟七娘心念一动，指头一曲，改点为勾，把奚玉瑾袋中的戒指勾了出来，她的内力已到收发随心的境界，是以虽然触及了“愈气穴”，奚玉瑾也只是微感酸麻而已。

孟七娘见了这枚戒指，怔了一怔，“噫”了一声说道：“原来你与辛龙生已有白首之约，看在我表侄的份上，今日饶你不死。你给我滚开，从今之后，切莫让我再见到你！我只能饶你一次，滚开！”一把抓着奚玉瑾的背心，将她摔出了门外。

原来孟七娘虽然与辛十四姑面和心不和，但对辛龙生却是十分疼爱的。辛龙生自小和她投缘，在她的家中的时候比在姑姑那儿更多，这枚戒指就是孟七娘送给他，准备给他作订婚的聘物的。

奚玉瑾被她摔出了门外，就好像给一股大力提了起来，又轻轻放下似的。脚跟着地，心中一片茫然。

误会又加上了误会，她想要辩解，可是孟七娘正在气头，话已经说得十分决绝了，她能够从容听她解释吗？韩大维眼见不能活了，那毒酒又正是她给韩大维喝的，韩佩瑛正在伤心之极的时候，又能够听她从容分辩吗？

奚玉瑾正在一片茫然，踌躇未决之际，忽听得耳边好像有人低声说道：“快走，快走！迟就来不及了！”。

奚玉瑾吃了一惊，游目四顾，墙角只有一个给她点了穴道的濮阳坚，这是什么人在和她说话呢？

心念未已，忽然听得有人哈哈大笑，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红脸老人，已经在角道的入口之处出现，来的正是西门牧野。

在西门牧野的大笑声中，奚玉瑾又听得刚才那个声音在她耳边低声说道：“快走，朝东！”听这声音，竟似有些熟悉。

西门牧野笑声一收，说道：“侍琴姑娘果然身怀绝技，但却因何老是难为我的徒儿？”说话完全是针对奚玉瑾的，显然他也未发现那人。

有一种功夫名为“天遁传音”，属于“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之一。普通的“传音入密”功夫，只能把声音送到远处，声音可以透过障碍。例如在门外说话，能令深藏在屋内的人听见。但“天遁传音”则仅是对方一人才听得见，说话的人必须把声音凝成一线，方能送入对方耳朵。所以能够练这种功夫的人，必定也是内功高明之士。

奚玉瑾家学渊博，曾经听过她的父亲和朋友谈论，知道有这种功夫，但

却从未见过。此时方始恍然大悟，原来是有高人在暗中保护她。这人不敢露面，本领可能是不及西门牧野，但已是远在奚玉瑾之上了。

奚玉瑾含冤莫辩，本来心意踌躇，不知是走好还是不走的好，如今西门牧野已经来到，又有人催她快走，在这情形底下，奚玉瑾无暇考虑，只好走了。

西门牧野喝道：“往哪里走！”铮铮两声，弹出两枚钱镖，一枚打向奚玉瑾后心的“风府穴”，一枚打向他的徒弟濮阳坚。

奚玉瑾正自纵起，尚未跃上屋顶，人在半空，听得暗器破空之声，已是无法躲避。

濮阳坚“啊呀”一声跳起来，叫道：“师父不要放过这臭丫头！”原来西门牧野分别打出两枚钱镖，功用却是恰好相反，打向濮阳坚的那枚钱镖，乃是替他解穴的。

忽听得“　”的一声，一只酒盅从牢房里掷出，把西门牧野的那枚钱镖打落。酒盅是铜做的，比一枚铜钱做的份量当然是要重得多，打落了钱镖，余势未衰，濮阳坚正在跑上去指手划脚的向奚玉瑾喝骂，给这个酒盅打个正着，登时额角开花，血流满面。

孟七娘从牢房里走了出来，冷冷说道：“西门先生，你不知道侍琴是我的丫头么？”要知孟七娘是个性情高傲的人，西门牧野与朱九穆这些人在她家里喧宾夺主，她早已是不能容忍的了，此时情知决裂难以避免，当然只有挺身而出。

西门牧野怔了一怔，随即又哈哈笑道：“想不到七娘竟会纡尊降贵，跑到牢房来了。不错，打狗要看主人面，但我未曾打着你的丫头，你们主仆却已伤了我的徒弟，我的徒弟有何不是，我倒想向七娘请教呢！”孟七娘冷笑道：“好呀，你是要给你的徒弟出气是不是？”

西门牧野道：“不敢。”孟七娘淡淡说道：“多谢西门先生不予追究，那就请吧。”

西门牧野非但不走，反而迈前两步，冷笑说道：“比这样的事情更重大的都有呢，此许小事，自是不值一提。”

孟七娘柳眉一竖，厉声说道：“西门先生，你要追究什么？”

西门牧野道：“请问七娘来此贵干？”

孟七娘一声冷笑，说道：“这是我的家，我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你管得着么？”

西门牧野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说过把韩大维交给我看管的，为何你又插手？”

孟七娘纵声笑道：“西门先生自称君子，不怕人笑甩了下巴么？我可没有这样厚的脸皮自命君子，我只是一个气量狭窄的女人。我就是讨厌你们在我这里多事，我就是偏偏要管，你怎么样？”

西门牧野阴恻恻地说道：“不敢怎样，七娘既然一定要管，那就只好请七娘抖露两手给我们瞧瞧了。”

孟七娘道：“哦，原来你是要较量我了！“西门牧野发出一声长啸，傲然说道：“正是这样。”

在他们二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之时，奚玉瑾早已跳上屋顶，翻过了墙头，无暇听他们的争吵了。

孟七娘与西门牧野交手，胜负如何，暂且按下不表。先说奚玉瑾的遭遇。

孟七娘这座堡垒倚山修建，叠叠重重，恍若迷宫。奚玉瑾来此三日，每天都是陪七娘下棋，对堡垒的形势甚是陌生，也不知怎样走才能脱险。蓦地想起那人提醒她“朝东”，于是不假思索的便往东走。

往东走果然是走对了，她刚刚翻过墙头，只见朱九穆正自西面匆匆跑来。

朱九穆是听得西门牧野的啸声赶来赴援的，是以虽然看见奚玉瑾在东面逃跑，却也无暇拦她。

奚玉瑾是已经在牢房里抹掉了化装的，朱九穆认出了她，放她逃走，心里又有点不甘，当下就揭了一叠瓦片，向她打去。

只听得哗啦啦一片声响，也不知是哪里飞来的一块石头，把这叠瓦片打碎了。朱九穆心头一凉：“原来孟七娘在这里还伏有高手应援。”此时他已听得西门牧野与孟七娘高呼酣斗之声，一来是无暇去理会奚玉瑾，二来也是没有把握胜得过这个打碎瓦片的人与奚玉瑾联手。于是只好高声叫道：“你们快来拦截这个丫头。”

奚玉瑾跑进园子，有两个人已经向她跑来，一个用剑，一个空手。另外还有三四个人，转眼就可到来。奚玉瑾以寡敌众，必须速战速决，当下便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向右面的那个汉子攻去。

那汉子是练有铁砂掌功夫的高手，骈指可洞牛腹，但看见奚玉瑾突然向他撞过来，也不觉吃了一惊。

要知孟七娘在一般不知她的底细的人的眼中，乃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魔头，连西门牧野和朱九穆二人对她也不能不有几分顾忌的。这两个人是西门牧野的党羽，在江湖上不过是二流角色，当然更是不敢得罪孟七娘了。

他们听了朱九穆所传的命令，不能不去追赶奚玉瑾，但奚玉瑾突然向他攻来之时，他们就反而有所顾虑了，下手太重，恐怕会伤了奚玉瑾的性命，出手太轻，又怕给奚玉瑾伤了。

这汉子抱定了“不为已甚”的心理，一时间不知如何应付，只好横掌当胸，暂取守势。

奚玉瑾先当孟七娘的丫头，因为怕给她看出底细，当然不能携带兵器，她那柄随身的青钢剑早已交给辛十四姑代为保管。她的本领虽然胜过这汉子许多，但若用空手破他的铁砂掌，却也不是三招两式所能做到。

好个奚玉瑾，在这关键的时刻当机立断，突然一个转身，移形换位，倏然间就到了另一个汉子的身旁。

这汉子手持双剑，正合奚玉瑾使用，奚玉瑾喝声“撒剑！”出手如电，向这人臂弯的“曲池穴”点去。这人只道坐山观虎斗，不料奚玉瑾突然就欺到身前，冷不防，只觉手腕一麻，双剑已是到了奚玉瑾的手中。

有铁砂掌功夫的那个汉子见到同伴倒下，这才大吃一惊，知道这个丫头的本领远远在他想象之上，但后悔已经迟了。

说时迟，那时快，奚玉瑾已是唰的一剑向他刺来，喝道：“你的心地不算太坏，饶你不死！”

一剑穿过这人的掌心，破了他的铁砂掌功夫，立即反身跃出。

此时又有六七个人陆续来到，看见奚玉瑾伤了他们两个同伴，哗然大呼，纷纷拥上。有人叫道：“西门先生已经和孟七娘在里面动手了，咱们无须顾忌！”

奚玉瑾见对方人多，不敢恋战，当下使出了奚家独门的百花剑法，双剑展开，身似水蛇游走，剑花错落，却似落英缤纷。这班人的功夫还不及刚才

那两个汉子，只听得“哎哟，哎哟！”之声不绝于耳，片刻之间，七个人中有五个给奚玉瑾用剑刺着了穴道。

奚玉瑾刚脱重围，忽听得又有人喝道：“小丫头休得撒野！”只见两个人，腾身越过假山，向她追来，奚玉瑾见了这两人的身手，也不禁吃了一惊！

奚玉瑾认得其中一个是西门牧野的二弟子郑友宝，另一个却不知是谁。但听他那一声大喝，震得耳鼓嗡嗡作响，显然是内功的造诣还在郑友宝之上。

奚玉瑾在孟家三日，听得碧琪、碧波等通晓武功的丫头谈论，知道郑友宝的功夫只有在濮阳坚之上，在濮阳坚未给公孙璞打伤之前，奚玉瑾曾经和他交过手，兄妹二人联手，方能占得上风，倘若单打独门，奚玉瑾自问不是他的对手。

如今功夫胜过濮阳坚的郑友宝和另一个武功更强的人追来，奚玉瑾当然只有逃跑的份儿了。园中人影幢幢，西门牧野的党羽、门人，都已闻声赶至，和郑友宝一起的那个汉子，提着一柄明晃晃的锯齿刀，更是就要追到奚玉瑾的背后了。

忽听得“卜”的一声，一颗石子在奚玉瑾左斜丈余之地落下，那个人以为同伙发出的暗器，不以为意。奚玉瑾却是心念一动：“莫非暗中保护我的那个人，指示我逃跑的方向么？”

奚玉瑾朝着那个方向跑去，忽见迎面有一座高逾数丈的假山，那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又在她耳边说道：“钻进去！”

本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躲进假山洞的话，那就等于给敌人瓮中捉鳖了，但奚玉瑾既然无路可逃，而且她也相信这个人不会让她上当，于是不假思索的便钻进去。

刚刚踏进山洞，只听得“蓬”的一声，一块大石头从假山上滚下来，封住了洞口。这座假山上的石头是用人工堆砌布成景致的，受到震动，滚下一块石头并非奇事。郑友宝等人根本想不到是有人暗中捣鬼，但对奚玉瑾来说，却是出现了奇迹了。

奚玉瑾大吃一惊之后，忽然发现洞中有光亮，原来来捉拿奚玉瑾的人，有好些是拿着火把的。火把的光从石头缝隙中透进来，隐隐照明了这个山洞。这个山洞竟然是和一条地道相连的。奚玉瑾走到地道的尽头，也有一块大石封住洞口，奚玉瑾试一试用力推它，石头应手滚过一边，钻出洞口，已经是在园子的外面了。

此时西门牧野的手下正在假山前面大呼小叫，有人试着要搬开封洞的大石，又怕奚玉瑾在洞里把暗器打出来，扛着大石，那就不易躲避了。有人叫道：“不用这样费力，用烟灌进去，熏这臭丫头，待她晕过去了，这还不手到拿来。”

又有人说道：“不好，万一这丫头气绝而亡，岂非没了活口，朱先生是叫咱们将她活擒的。”

刚才和郑友宝同在一起的那个人名唤祝大由，乃是大名府祝家庄的少庄主，祝家以十八路锯齿刀刀法名闻武林，家中子弟，世代相传，多以保镖为业。

这祝大由本来是一家镖局的镖头，给西门牧野拉拢来的。此人较有见识，见那大石头封住洞口，心里起疑，暗自想道：“怎的会有这样凑巧之事，这丫头刚刚钻进去，这块大石头就掉下来封住洞口？而且按常理来说，这小丫头也不该如此之笨，躲进山洞里去等待人家瓮中捉鳖。嗯，莫非这山洞另有

机关？而这小丫头也另有同党在暗中策应？”想到这层，便即和郑友宝说道：“你在这里指挥他们搬石搜人，我和言兄到外面察看。说不定这小丫头已逃到外面去了，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可以担保不让这臭丫头跑掉。”

祝大由所料不差，此时奚玉瑾已是钻出洞口，到了园子外的树林中了。

奚玉瑾松了口气，心里想道：“暗地里帮忙我的这个人是谁呢？他似乎有什么顾忌，不敢露面，但却一定是非常熟悉这里情形的人，否则他焉能知道这个山洞的秘密？”蓦地想起一个人来：“对了，一定是他！”想起此人，不由得脸上一阵阵发烧。

奚玉瑾想起的这个人不用说是辛龙生了，孟七娘是辛龙生的表姑，他熟悉孟家的情形自是意料中事。

奚玉瑾看了看那枚戒指，这戒指是孟七娘从她身上掏出来又给她戴上的。这枚戒指救了奚玉瑾一命，但此际奚玉瑾见了这枚戒指，却是不禁大感尴尬。

“辛龙生或者是出于一番好意，我却因此受了孟七娘的误会，这样的‘恶作剧’也未免令人太难堪了。”“嗯，莫非辛龙生本来就有这个意思，藉这戒指向我表明心事？”奚玉瑾想至此处，不由得心烦意乱。

忽地隐隐听得似有脚步声向她追来，奚玉瑾只道是辛龙生，心里想道：“我是应该向他道谢还是责备他呢？他救了我的性命，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可是，这枚戒指，唉，看来我只好但白告诉他我已另有了意中人，才能打消他的痴心妄想了。”

奚玉瑾刚刚脱下戒指，准备交还给辛龙生，猛听得一声大喝：“臭丫头往哪里跑！”回头一看，只见两个大汉已然追到，其中一个正是刚才和郑友宝同在一起的祝大由，另外一个也并不是辛龙生。

奚玉瑾收起戒指，拔出双剑上前迎敌，祝大由道：“言兄，你给我掠阵，提防这臭丫头还有同党。”锯齿刀扬空一闪，便向奚玉瑾斩来。奚玉瑾使了一招“玉女投梭”，右手的青钢剑笔直刺去，只听得“咔嚓”一声，火花飞溅，断了两口锯齿，但奚玉瑾的剑却给锯齿刀锁住。

原来祝大由的锯齿刀另有一功，可以用来锁拿刀剑，那些锯齿就像白森森的牙齿一般，剑刃一给咬住，除非功力远胜对方，否则就定然要给对方夺出手去。

奚玉瑾能够以一柄普通的青钢剑削断两枚锯齿，功力实在不弱。但与祝大由相比，却还是逊了一筹。祝大由喝声“撒剑！”刀锯往下一按，“卡”住了剑锋，一股内力就像波浪般冲击过来，震得奚玉瑾虎口发热。

奚玉瑾也算见机得早，一觉不妙，立即把右手的青钢剑往前一送，一个退步抽身，跟着把左手的剑交给右手，随手又是一招“叠翠浮青”。

奚玉瑾本来是使单剑的，失掉了一柄，剑法更见轻灵，这招“叠翠浮青”尤其是“百花剑法”中最为灵幻的一招，一使出来，但见青光闪烁，飘忽不定，祝大由莫测虚实，倒也不敢太过轻敌冒进，未攻先守，退了一步。

奚玉瑾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原来她的剑法虽然精妙，但剧战之后，气力业已不加，对方刚才已得了先手，倘若乘胜追击，强攻硬打的话，或许她可以刺伤对方，但这一柄剑也必将给对方又夺了去，那时双手空空，如何抵敌。

对方失了一个机会，奚玉瑾立即先发制人，使出了一派进手的招数。百花剑法乃是剑法之中姿势最为美妙的一种，使到紧处，端的有如落英缤纷，

春花葳蕤。以一个美貌的少女，使出了这套百花剑法，更是悦目无比，难以言宣。

祝大由那个姓言的同伴在旁边看得呆了，不由得赞道：“剑法妙，人儿更妙！祝兄手下留情，最好是把她生擒了吧。”

祝大由此时已看出奚玉瑾气力不加的弱点，笑道：“要擒她又有何难？”笑声中刀法登时一变，反守为攻。一口气横斫八刀，直斫九刀，迫得奚玉瑾连连后退。

祝家的锯齿刀法有“外八路，内九路。”八九七十二招，交织成一面严密的刀网，敌人稍一不慎，就有被封闭在刀网之内的危险。

奚玉瑾的轻功造诣甚佳，能够躲在刀网之外，身法已算得是轻灵的了，但在对方外八路内九路的快刀疾砍之下，也是只有连连后退的份儿，招架都感为难。

眼看奚玉瑾就要给他迫到一棵参天大树的下面，后退已无去路。祝大由跨上一步，哈哈笑道：“小姑娘，还要打吗？我可真舍不得伤你呢！”不料笑声未己，脚底突然一滑，几乎摔了一跤。

原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一颗松子恰好滚到他的脚下，他跨上一步，脚尖踏个正着，那颗松子也怪，好像本身具有向前滚动的力量似的，祝大由骤吃一惊，脚步就踉跄了。奚玉瑾身手何等矫捷，一见有机可乘，立即便是反手一剑，只见青光闪处，一支血箭喷射出来，祝大由的肩头给她刺了一个窟窿。

在旁观战的那个家伙，这才大吃一惊，连忙收起怜香惜玉之心，上前助战。这人名叫言秉钩，使的是链子锤，能够在三丈之外，飞锤击敌。

奚玉瑾见他来势急猛，闪过锤头，横剑一削，只听得“　”的一声，剑锋削着了铁链，铁链没有削断，剑锋却损了一个缺口。这人的气力比奚玉瑾大得多。

奚玉瑾柳腰一扭，摆脱了铁链的缠绕，抽出剑来，一个移形换位，剑锋朝着祝大由刺去。

祝大由正在裹伤，大怒喝道：“好狠的丫头，我不取你的性命，你反而要取我的性命了！好，我拼着受朱九穆的责备，非杀你这个臭丫头不可。”

祝大由凶性大发，就似负了伤的野兽一般，抡起了锯齿刀狂斫猛所狂劈，但他一臂受伤，气力究竟是弱了许多，奚玉瑾疾退五步，挡了两招，觑得一个破绽，唰的一剑刺去，这一剑对准了祝大由的小腹，若给刺个正着，祝大由性命难保。幸亏言秉钧来得及时，链子锤从三丈之外打来，奚玉瑾听得背后风声，无暇伤敌，只好先行避开。

言秉钧不知有人暗中捣鬼，只道祝大由当真是伤在奚玉瑾的剑下的，此时见她剑法精妙，越发不敢轻敌，心里想道：“若是不能生擒，也只好将她打死了！”

祝大由业已裹好了伤，与言秉钧联手，左右夹攻，两人都已改变心思，下手绝不留情，一柄锯齿刀，一对链子锤，盘旋飞舞，不消片刻，己把奚玉瑾困在核心。

奚玉瑾的本领本来在他们二人之下，此时以一敌二，形势自是凶险之极，尚幸祝大由一臂受伤，否则她更是难以支持了。

再过片刻，奚玉瑾气力不加，身法渐见迟滞，好几次遇着险招，几乎受伤。祝大由狞笑道：“捉着了这个丫头，我非得将她尽情的折磨一番，不能

消我心头之恨！”

奚玉瑾又惊又急，心里想道：“我绝不能落在他们的手上。倘若无法拼个两败俱伤，我只好自尽了。”

对方越迫越紧，奚玉瑾已是力不从心，正想回剑自刎，忽地一阵风吹过，一颗松子掉下，无巧不巧，正好落在言秉钧的头上，言秉钧突然觉得天灵盖好像给一块石头打着似的，痛得他几乎晕了过去，奚玉瑾喜出望外，趁势一剑，削掉了言秉钧的左手两指，言秉钧的链子锤抛出，“卜通”跌倒。

祝大由恐防她再施杀手，只好挺身上前，掩护同伴，将奚玉瑾挡住。他一臂受伤，刀法仍在，横斫八刀，直斫九刀，内八路外九路的锯齿刀法展开，织成了一面刀网，奚玉瑾想在急切之间冲杀出去，却也不能。

可是祝大由毕竟也是因为只有一条手臂好使，内八路外九路的锯齿刀法严密非常，繁复无比，使起来极为吃力，渐渐便有点封闭不住，露出破绽了，尚幸奚玉瑾心神未定，一时未能看出。

但祝大由已是大起恐慌，满肚皮的气，心里想道：“这鬼丫头分明不是我的对手，我却莫名其妙的给她刺了一剑，言秉钧更不知是什么缘故，竟然在紧要的关头，自己摔了一跤，受了重伤，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二人联手，糊里糊涂的输给一个黄毛丫头，还有何面目再见武林朋友？”

祝大由遮拦不住，又是生气，又是惊惶，正想舍弃同伴独自逃跑，忽听得有人喝道：“臭丫头，胆敢戏弄于我，我非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不可。”人未到，掌先发，呼的一掌便从三丈之外打来，掌风竟是带着淡淡的血腥气味。

来的这人正是西门牧野的二徒弟邓友宝，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方才搬开了那块大石头，钻进假山洞里，方始发现奚玉瑾已从那条秘密的地道逃跑，因此也是满肚子的气。

郑友宝的“化血刀”功夫尚在他的大师兄之上，奚玉瑾即使是在平时也打他不过，何况此际是在连番剧战之后。斗了一会，只觉那血腥的气味越来越浓，胸口发闷，头昏眼花，使出来的招数，已是章法大乱。

言秉钧爬了起来，定了定神，越想越觉奇怪，叫道：“‘郑大哥，这鬼丫头有点邪门，你可得提防她的暗算！”

郑友宝哈哈笑道：“区区一个黄毛丫头，还能够逃得出我的掌心吗？怕她什么暗算？哎哟，哎哟！”笑声突然变作了叫声。

原来他话犹未了，忽地又有一颗松子掉下来，打着了他的额角。打着额角比打着天灵盖好得多，他的功力也比言秉钧较为深厚，是以尚未至于晕倒，但额角肿起了一个瘤，亦已是疼痛难当了。

这颗松子无风自落，比刚才那颗松子来得更是古怪，言秉钧登时省悟，喝道：“暗箭伤人，算得什么好汉？有胆的就滚下来吧！”

大笑声中，一个人从树上跳了下来，正是辛十四姑的侄儿辛龙生。正是：

蝗螂休得意，黄雀正相随。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旧怨难消来助阵　新知虽好忍寒盟

奚玉瑾心里想道：“ 果然是他。 ”她早已料到是辛龙生，但在这危险之极的关头，突然见他出现，也还是不禁又惊又喜。

郑友宝等三人见跳下来的是个红唇齿白的少年，身手竟然如此了得，却是不禁大为吃惊了。

辛龙生笑道：“ 我早就在这里了，你们现在才知道吗？嘿，嘿，你们自己睁着眼睛做瞎子，却来怪我！几枚松子，和你竹戏耍戏耍，你们就当作是‘ 伤人的暗箭 ’。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哈哈，你们何以不抱怨自己的本领不济呢？你们说我不算得是英雄好汉，不错，我从来不敢以英雄好汉自居，但我倒想请问你们，你们三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却又算得是哪门子的英雄好汉？ ”

郑友宝恃着有化血刀的毒功，虽然吃惊，还是欲图一逞，受了他的奚落，怒气上升，喝道：“ 我不与你斗嘴，看掌！ ”辛龙生笑道：“ 你的掌法我早已见识过了。 ”郑友宝一掌打去，忽见辛龙生的指头正对着他掌心的“ 劳宫穴 ”，这“ 劳宫穴 ”正是练他们这门功夫所要顾忌的穴道之一，倘若给对方戳破，真气渲泄，最少也要耗损二年功力。当然，倘若是换了寻常的人与他交手，他练有闪穴的功夫，对方的指力戳不破他的掌心，给他点着，也是无妨。但现在他已见过辛龙生的本领，辛龙生用一颗松子，都可以打得他额头起瘤，那么真正动起手来，指力可以洞穿他的掌心，想必也非难事，他如何还敢冒险尝试。

郑友宝也算得是个不大不小的武学行家，一见对方出指的手法乃是上乘的点穴功夫，大惊之下，连忙收掌，退了一步。

辛龙生笑道：“ 你不是要较量我的本领吗？为什么不打来呀，难道当真是只叫我‘ 看掌 ’吗？哈哈，你的手掌有什么好看？ ”

郑友宝欺身侧袭，辛龙生侧目斜睨，傲然不动，待碍郑友宝来得近了，这才一指翘起，指尖对准他肩头的“ 肩井穴 ”，“ 肩井穴 ”倘被戳破，琵琶骨断了，多好武功，也将变成废人，郑友宝迫得又赶忙收掌，连退两步。

郑友宝接连几次变招，辛龙生任他双掌盘旋飞舞，指尖总是对准了他的要害穴道，郑友宝每一次都是不得不自行缩手，连连后退。

奚玉瑾在旁看得又惊又喜，心里想道：“ 听说江南的武林盟主文逸凡文大侠外号铁笔书生，点穴的功夫天下无双，如今得见他的衣钵真传的手法，果然是名不虚传！ ”

辛龙生大笑道：“ 你只是后退，那还较量什么？ ”郑友宝大叫一声：“ 罢了，罢了！ ”扭头就跑！

祝大由、言秉钧二人身上受伤，见辛龙生武功如此高强，眼看郑友宝就要抵敌不住，早已打定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的主意。郑友宝一退，他们便跑，跑得还在郑友宝的前头。

辛龙生喝道：“ 好，都给我滚吧！ ”一记劈空掌打出，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其实对方已经“ 滚，’了，无需加上这掌，他加上这掌，乃是有意在奚玉瑾跟前炫耀自己的内功的。

只听得“ 蓬 ”的一声，言秉钧因为受伤较重，刚刚醒转过来，脑袋尚自感到一阵阵晕眩，给这劈空掌力一震，双眼发黑，登时跌倒，骨碌碌地滚下山坡，郑友宝将他抱起，和祝大由二人没命飞逃，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辛龙生哈哈笑道：“痛快，痛快！”也不去追，回转头来，对奚玉瑾施了一礼，说道：“小可来迟，累奚姑娘受惊了！”

奚玉瑾只得裣衽还礼，说道：“多蒙辛公子两番相救，感激无似。”当下掏出了那枚戒指，杏脸微红，递给了辛龙生。

辛龙生道：“这枚戒指，奚姑娘就留下吧。”奚玉瑾面色一端，说道：“我不能要这戒指，我也无福承受你这戒指。这不是孟七娘给你的吗，你应该留待他日，送给一个比我好得多的女子的。”她说“无福承受”，话中之意已是点明了自己有了意中人了。

辛龙生道：“哦，孟七娘已经告诉了你这戒指的来历。”奚玉瑾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所以我决不能要你这枚戒指，你也不该随便拿孟七娘给你的戒指送与我的。”

辛龙生满面通红，赔笑说道，“奚姑娘请别见怪，我，我是因为恐怕奚姑娘遭受危险，孟七娘喜怒无常，拿不准她什么时候会下毒手。她的脾气，一旦发作起来，无人可以解救。我又不能随侍在侧，只，只有这枚戒指，才，才可以——”

奚玉瑾道：“我明白，只有这枚戒指可以救我一命，确实也救了我的命了。多谢公子的好意，我感激还来不及呢，不过，它已经救了我的命，现在对我则已是没有用处了，我也不配要你这样珍贵的礼物，所以还是请公子收回去吧。”

辛龙生接过戒指，甚是尴尬，只好将它收了起来，又是羞惭，又是失望。但转念一想：“无论如何，她对我仍是有好感的。即使她真的另外有了意中人，此事还是大有可为。”于是貌作毫无芥蒂，微笑说道：“多谢奚姑娘能够谅解，不予责怪，这我就放心了。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赶快上山吧。”奚玉瑾一来是因为辛龙生对她有救命之恩；二来也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他，于是便与他作伴，一路同行。

辛龙生好像知道奚玉瑾的心思，说道：“这次的事情，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吧？”

奚玉瑾道：“不错。我本来是要去救韩大维的性命的，想不到反而害了他。”

辛龙生道：“此事早已在我意料之中，韩大维的脾气倔强之极，他不肯向孟七娘屈服，我的表姑迟早是会杀他的。韩大维也是当世有数的人物，响的好汉子。可惜，我却没有办法救他。”

奚玉瑾道：“不，不是孟七娘杀的。他喝了我送去的九天回阳百花酒，不料酒中却下了毒。”

辛龙生道：“哦，你是说韩大维尚未毙命，只是中毒吗？原来我的表姑还未舍得杀他，又不知要用什么法子折磨他了。但他们二人的脾气，彼此都是不肯迁就对方，韩大维这条性命，只怕迟早都会送在孟七娘手上。”

奚玉瑾本来以为辛龙生知道他的姑姑暗中下毒的事情，是以想等他自己说出来，不料辛龙生却一直把凶手当作是孟七娘，奚玉瑾忍不住说道：“不，这毒药不是孟七娘放的，下毒的另有其人。”

辛龙生惨然笑道：“你怎么知道不是孟七娘？九天回阳百花酒不是她拿给你，叫你送去的吗？”

奚玉瑾一想，那一坛酒藏在孟七娘房中多日，若说是孟七娘下的毒，当然也有这个可能，但她与孟七娘相处三日，孟七娘一心想要维护韩家父女的

心情她是了解的，而且在她发现韩大维中毒的时候，那一副又是伤心，又是震怒的神情，决不是可以伪装得来的。

奚玉瑾思量半晌，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相信是孟七娘下的毒手。什么缘故，我却是说不上来。”

辛龙生道：“那么你以为是谁？”

奚玉瑾只得说道：“我来的时候，你的姑姑交给我一包药粉，说是解化血刀之毒，叫我放在九天回阳百花酒之中，可救韩大 维的性命的。”

辛龙生大为诧异，说道：“有这样的事吗，那么你是疑心我的姑姑了？”

奚玉瑾道：“我本来不该疑心你的姑姑的，可是倘若不是孟七娘的话，那就当然是她了，辛公子，你不会怪我说得直率吧？”

辛龙生现出一片茫然的神气，似乎是对他的姑姑亦已有了疑心。过了一会，说道：“既有这样的事情，也难怪你会起疑。但我想应不至于是姑姑下的毒手吧，我常常听得她说：韩大维是她最尊敬的一位朋友的，说不定她给你的那包药粉，真的是化血刀的解药，但孟七娘却另外放了毒药进去，那就不是我姑姑的药粉所能解了。”

奚玉瑾叹口气道：“这件事情，实是令人百思莫解，但韩大维已是决计不能再活，也就不必追究谁是凶手了。”这几句话显然还在怀疑辛十四姑，辛龙生当然是听得懂的。

辛龙生自己也不觉有点疑心，但仍是摇了摇头，说道：“不见得韩大维就必死无疑吧？”

奚玉瑾道：“我闯出来的时候，西门牧野这老魔头已经在和孟七娘动手了，朱九穆这老魔头也正在匆匆赶去。孟七娘双拳难敌四手，如何保得住韩大维的性命？”这话说得更是分明，她既然认为孟七娘是保护韩大维的，那么下毒杀人的凶手，不是辛十四姑还能是谁？

辛龙生笑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两大魔头固然厉害，我表姑的本领也并不差，此际，她们表姐妹只怕是早已会面了，她和孟七娘联手，何惧那两大魔头？”

奚玉瑾吃了一惊，说道：“你姑姑也来了么？”

辛龙生道：“不错，正是因为她已来了，所以我才不敢露面的。”奚玉瑾道：“为什么？”辛龙生道：“我已经和她说过，这次回来，是不准备到孟七娘这儿的，我、我不想给她知道。”似乎颇有难言之隐，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奚玉瑾不想刺探人家隐私，也不想在这小问题上纠缠下去，当下说道：“如果救得出韩家父女的性命，我就安心了，但你的姑姑会帮忙孟七娘吗？”

辛龙生道：“我的姑姑和韩大维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不会见死不救的，就只怕救了出来之后，表姑仍是不肯放过他。”

奚玉瑾道：“孟七娘是否一定要把韩大维置于死地，这个我不敢说，暂且不必管它，但韩大维可是已经身中剧毒的啊！”

辛龙生道：“我的姑姑和我的表姑都是精通药物之学的高手，如果是我表姑下的毒，我的姑姑就能解毒，只要她不阻拦。”

奚玉瑾道：“何以你怀疑是孟七娘下的毒呢？”

辛龙生叹道：“这是一段情孽。我的表姑和韩大维本来是一对情侣，后来不知怎的，韩大维另外娶了妻室。表姑因爱成仇，发誓要向韩大维报复，韩大维的妻子就是她毒死的。”韩、孟这段故事奚玉瑾曾经听辛十四姑说过，

但说孟七娘毒死韩大维的妻子，这却还是她第一次得知。

奚玉瑾道：“这些事情都是你的姑姑告诉你的吧？”

辛龙生道：“不错，但我相信她不会骗我的。”

奚玉瑾忽地感到一股寒意，心里想道：“辛十四姑对侄儿也说谎话，而且居然骗得侄儿相信，这人也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辛龙生口里说是相信姑姑，心中却是着实有点思疑了。

他蓦地想起一件事情，那天他出来私自给奚玉瑾送行，回家之后，本来是准备姑姑问她的，出乎意外，姑姑却什么也没有说，但一连两天，脸上都没有现过笑容，神色十分阴沉可怖。

侍梅是奉了辛十四姑之命，送奚玉瑾到孟七娘家里做丫头的。有话吩咐在先，不许让她侄儿知道，因此主人虽然没有怪责，但侍梅已是忐忑不安，这晚失手跌落了一个茶杯，这茶杯乃是绿玉所造，十分名贵，跌在地上，有了一条裂痕，侍梅自然更加惶恐了。

辛龙生感侍梅之情，替她解窘，笑道：“幸没有打碎，这点裂痕，请巧手匠人修饰，肉眼一定看不出来。”

辛十四姑面色一沉，忽然拿起玉杯，用力一摔，“　嘞”一声，玉杯碎成八块，侍梅大惊失色，连忙跪下，磕头请罪。

辛十四姑冷冷说道：“这是我自己打碎的，与你无关。”辛龙生也是惊诧不已，禁不住问道：“姑姑，这玉杯还可以用呀，为什么要摔掉它了？”

辛十四姑好像是发泄了一口怨气似的，“嘿，嘿，嘿”干笑几声，森然说道：“有了裂痕，还要它作什么？嘿，嘿，这个脾气，我倒是和你的表姑相同。”

辛龙生想起了这件事情，不申得思疑不定：“为什么姑姑不让我知道奚姑娘这件事情，昨天晚上，要用黑酣香令我熟睡？是怕我阻挠她利用奚姑娘来救韩大维的计划呢，还是另有原因？她说的那几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有了裂痕，就不能要了，这恐怕不单单是指那个玉杯吧？”

蓦地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掠过，“姑姑才貌双全，为什么她也终身不嫁？莫非她也是像表姑一样，为韩大维害了单相思？只不过表姑敢把心事告诉她，她却是什么人都瞒住。她说她那一点脾气与表姑相同，莫非也就是指对韩大维而言的？奚姑娘疑心是她在酒中下毒，只怕并不是空穴来风了？”想至此处，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奚玉瑾也是有着她的心事，韩大维的事情现在她已是无能为力了，但她的哥哥也正在危险之中，必须她去解救，这可是刻不容缓的啊！

两人各怀心事，目光相触，面上都是一红，辛龙生是因为内疚于心，奚玉瑾则因为想到还有需要辛龙生帮忙之处，不禁觉得有点难以为情。

辛龙生道：“奚姑娘，你上哪儿？”奚玉瑾道：“对啦，我正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要回到洛阳的丐帮分舵？”辛龙生道：“可有什么事吗？”

奚玉瑾道：“听说丐帮有一批金银珠宝，要运出城去，送给义军？”

辛龙生诧道：“奚姑娘，你的消息可是灵通得很啊！”

奚玉瑾道：“你先别追究我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但此事关系可是非同小可，听你的口气，似乎是确实的了？”

辛龙生道：“不错，陆帮主曾经与我提及此事。这批金银珠宝已经送出去了，就是在我与他见面的前一天晚上送去的。押运的人是名震江湖的任大侠任天吾，想必不至于出事的。”

奚玉瑾顿足叹道："糟糕，糟糕！就是因为由任天吾押送，非出事不可！"
辛龙生道："任天吾的七修剑法乃是武林一绝，本领很不错啊！"
奚玉瑾道："任天吾本领是很不错，但他却是私通蒙古的奸细！"
辛龙生大惊道："此话当真？"
奚玉瑾道："今日日间，任天吾派了他的大弟子余化龙来此，找那两个魔头，其时西门牧野尚未回来，朱九穆和他会面，他们的谈话，都给我听了。"
辛龙生更是吃惊，连忙问道："竟有这样的事！他们说了些什么？"
当下，奚玉瑾将她与碧波偷听到的秘密告诉辛龙生，说道："你想，他们的计划多么阴险！由这两大魔头乔装匪徒，半路截劫，任天吾假装不敌。受伤落败，这样，就谁也不会疑心他了！哼！哼，他虽败犹荣，只怕你们还要把他当作'大侠'呢！"
辛龙生越想越是吃惊，说道："想不到任天吾竟是如此一个阴险小人！押运宝藏的还有丐帮的两位香主呢，这么一来，丐帮的人岂不是也要遭他毒手了？"
奚玉瑾道："不错，他们的计划正是要把丐帮的人斩尽杀绝，只'放'任天吾一人'逃生'。押运的人之中，还有我的哥哥在内。所以这件事情，于公于私，我都是非管不可，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带我去见丐帮的陆帮主，告诉他这个消息？"
辛龙生想了一想，说道："救兵如救火，目下洛阳己被蒙古大军包围，咱们要偷进城里见陆帮主或许可以做得到，但也一定是不容易的了。陆帮主也未必抽得身来管这桩事。一来一回，恐怕要耽搁许多时候，而且还可能劳而无功，不如咱们马上赶去赴援，尽力而为。好在这两个魔头，如今正在这里有事。即使他们打得过孟七娘和我的姑姑。也会阻迟他几个时辰，咱们倘能赶在他们的前头，事情就好办了。"
奚玉瑾正是这个意思，只是不便自己说出来，听了辛龙生的话，立即说道："既然如此，咱们马上赶去吧，只不知会不会误了你的事情？"
辛龙生道："我在洛阳之事己了，本来是准备回江南向师父复命的，为了你的事情，我才在家里多住两天，希望知道了你的平安消息，我才放心回去。如今天从人愿，你已经脱险，我也不必急于回转江南，莫说耽搁三两天，十天半月，亦是无妨！"
辛龙生乘机再表心事，奚玉谨也是杏脸重泛红霞，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话好。
辛龙生笑了一笑，说道："奚姑娘，你不要误会我是用这件事来要挟你，你喜不喜欢我，这是另一件事情，我但求与你同在一起，多聚几日，于愿已足。"
奚玉瑾虽然芳心早有所属，但对于辛龙生的一片痴情，却也不无感动，心里想道："他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只要彼此以礼相持，作为知己，也不能说是对不住啸风。"一来她非要辛龙生帮忙不可；二来她对辛龙生颇有好感。是以虽然觉得有点尴尬，也只能如此了。
按下他们二人之事暂且不表，且说孟七娘与韩家父女在堡中的遭遇。
此时，孟七娘正在与西门牧野恶斗之中。
且说孟七娘与西门牧野撕破了脸之后，彼此都知道对方乃是生平从所未遇的劲敌，谁也不敢轻心大意。
西门牧野首先发动攻势，一出手就是他的看家本领——练到了第八重的

“化血刀”功夫！掌风一发，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中人欲呕！

孟七娘气沉丹田，暗运玄功，护着心房，挥袖一拂，化解了他的一招。

这一拂乃是最上乘的以柔克刚的功夫，西门牧野见她神色如常，并无丝毫中毒的迹象，心里也是不禁暗暗吃惊，想道：“这婆娘果然不好对付，莫要跌翻在她的手里，可就要叫朱九穆见笑了。”

西门牧野只是怕在朱九穆面前失去面子而已，孟七娘却要担心朱九穆到来与他联手，那时自己就势必非败不可了！

其实孟七娘虽然不至于便即中毒，但因她必须运功护身，以防毒气侵袭，是以功力也不能不略减几分。

一方面是有强援在后，一方面是孤掌难鸣。斗了十数招之后，孟七娘渐渐落在下风，只听得“嗤”的一声响，孟七娘的衣袖给西门牧野撕去了一幅，西门牧野哈哈笑道：“七娘，你又何苦为韩大维与我拼命？”

西门牧野此言一出，只听得一片嘻嘻哈哈之声跟着哄闹起来，原来是他的党羽早已有一部分到了。

这些人震于孟七娘的威名，自知插不进手去，起初谁都不敢放恣。如今看见西门牧野占了上风，自是不免跟红顶白，争着向西门牧野奉承，向孟七娘嘲讽了。

有一个笑道：“这婆娘倒是一心向着她的老相好，可惜韩大维已是成了废人，无福消受美人恩了！”有一个道：“这婆娘最少恐怕也有五十开外的年纪了吧，还说得是美人么？”又一个笑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嘿，嘿，许多年轻漂亮的大姑娘还比不上她呢。”又一个道：“韩大维无福消受，不如西门先生就当仁不让吧。”

西门牧野忽地喝道：“小心，快躲！”话犹未了，那些人的笑声已是变作喊声，“哎哟，哎哟！”的叫声不绝于耳，孟七娘冷笑道：“好，你们笑够了么？哪一个还要耍贫嘴的，尽管说吧！”

只见刚才说话的那四个人一个跟着一个的倒在地上，身上七窍流血，显见是不能活了。原来在他们的脑门各自插了一根小小的梅花针。这是孟七娘淬过剧毒的梅花针，比见血封喉的暗器还更厉害。西门牧野武功高强，自是不怕梅花针的暗袭，但用来对付这些人却是绰绰有余，幸亏孟七娘只是要惩罚这四个人，撒出的一把梅花针，只有四根是射向这四个人的脑门的，射向其他的人，却并非对着要害，接着又有西门牧野挡了一挡，否则伤亡的只怕就更多了。

孟七娘举手之间就杀了四个人，把那些人吓得魂飞魄散，胆小的连忙逃跑，胆大的也远远躲开，不敢说话。

西门牧野道：“好。还是咱们来决个胜负吧！”双掌运环进掌，腥气弥漫，把化血刀毒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孟七娘的掌法并不输于西门牧野，但只凭着一双肉掌，却是对付不了他的“化血刀”毒功。

那些远远躲开的人，估量孟七娘的梅花针已是决计打不到这么远了，胆子又稍稍大了起来，有的人指手划脚的在谈论，但却也还不敢高声说话。

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喝道：“让开！”只见两个丫鬟推开众人直闯进来，年纪大的那个才不过十八九岁的模样，小的那个看来至多只有十四五岁。

西门牧野的大弟子濮阳坚也是躲在人丛中指手划脚的一个人。他认得这两个丫头乃是孟七娘的贴身侍女，大的那个名唤碧淇，小的那个名唤碧波，濮阳坚领教过碧淇的厉害，惊弓之鸟，自是不敢惹她。

此时孟七娘正在忙于应付西门牧野的攻势，业已处在下风，有一个外家拳的高手，自恃练有一身“铁布衫”的功夫，不忿这两个小丫头的横冲直撞，心里想道：“孟七娘自顾不暇，距离这么远，她的梅花针也决计打不到我的身上，怕她何来？我们这许多人，若是连她的两个小丫头都制伏不住，岂不叫人笑话？”

碧波喝道：“滚开！”这汉子笑道：“叫我让路也行，但我可得先看看你的本领！”伸开蒲扇般的大手，一抓就向碧波的琵琶骨抓下。

猛听得“呼”的一声，一根拐杖横里一打，随即听得“啪”的一响，碧波己是给了这个汉子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冷笑说道：“你要见识，那就让你见识！”

原来用拐杖横扫这个汉子的乃是碧淇，碧波则是趁着他应付碧淇的当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打他耳光的。虽说是有碧淇替她牵制对方，但她身手的敏捷，亦是足以令人吃惊了。

碧淇是孟七娘亲自调教出来的丫头，她七岁来到孟家，已经是练上了十年以上的功夫的了，武功之强和辛十四姑的丫头侍梅不相上下，江湖上一些二三流的脚色，远远比不上她。她用的这根拐杖，也正是孟七娘从前所用的兵器，漆得乌黑发亮，看来像是木头，其实却是质地最好的镔铁打成的，重达五十六斤。

这汉子也是个识货的人，一听这拐杖打来的风声，不禁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只觉脸上热辣辣的，已是给碧波打了一记耳光了。

这汉子气得暴跳如雷，此时虽然知道拐杖沉重，但自恃练有刀枪不入的“铁布衫”功夫，心里想道：“我拼着受她一杖，先把她的兵器夺了过来再说。收拾了这个丫头，那小丫头自然逃不出我的掌心。”当下斜闪一步，出手便抓杖头。

碧淇冷笑道：“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手腕一振，龙头拐杖以“泰山压顶”之势打下，那汉子横掌一抓，只听得“蓬”的一声，手腕齐根断折，空有“铁布衫”的功夫，也挡不住碧淇的一击！手腕断折，痛得他倒在地上打滚，杀猪般的大叫。

这汉子的两个好友大吃一惊，赶忙双剑齐出，过来援救。碧波笑道：“碧淇姐姐，这两个让给我！”笑声中身似水蛇游走，那两个汉子连她用的是什么手法都未看得清楚，手中长剑，已是给她夺去。

碧波刚才打那汉子的耳光，还可以说是有些取巧。这次空手夺剑，可就是上乘的“空手入白刃”的真实本领了。

碧波展开双剑，转眼间已是刺了几个人的穴道，与碧淇并肩冲了过去。

可怜那几个人受了池鱼之殃，给碧波刺着穴道，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只会呻吟。那若断若续的呻吟之声，比嚎啕大叫更是令人心悸！其余的人四散奔逃，哪个还敢拦阻？

碧淇冲了过去，叫道：“主人，用拐杖狠狠打这老贼吧！”振臂一抛，拐杖箭一般的向孟七娘飞去。

西门牧野想要抢夺拐杖，哪知孟七娘主仆抛杖接杖的手法乃是另有一功的，西门牧野觑准方向抓去，拐杖却忽地斜飞，西门牧野一抓抓空，孟七娘已是接到了手中了。

孟七娘拿到了龙头拐杖，精神陡振，拐杖一伸，矫若游龙，立即便向西门牧野打去。似扫似劈，似点似刺，饶是西门牧野见多识广，也识不得她这

一套杖法。

西门牧野恃着功力深湛，破不了她的杖法，便即硬来，横掌一劈，硬砍杖头，只听得“　”的一声，西门牧野胸中气血翻涌，腕骨欲裂。

孟七娘也禁不住退了两步，身形一晃。但比较起来，还是西门牧野吃亏更大。西门牧野这才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婆娘三十年前有‘艳罗刹’之称，果然是名不虚传，只论她这一身内功，已是绝不在我之下。”

西门牧野领教了这根龙头拐杖的厉害，战术再变，仍然以“化血刀”的毒功取胜，在迫不得已时，才硬接她的拐杖。

孟七娘叫道：“碧淇、碧波，你们守着牢门，不准任何人进去！”两丫头齐声应道：“是！”

碧波仗剑守着门口，碧淇进去把守里面一重，保护韩大维父女。

濮阳坚深恐师父不敌，连忙叫道：“快，快请朱老先生！还有崆峒三英，也催他们快些来吧！”“崆峒三英”乃是崆峒派第二代弟子中的三名高手，在他们这帮人中武功最强，仅次于西门牧野和朱九穆这两个老魔。

孟七娘知道对方有强援在后，必须速战速决，当下展开了“乱披风”的杖法，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迫得西门牧野连连后退。

可是西门牧野亦非庸手，虽然后退，尚未落败。他只是不识应付这套杖法而已。而孟七娘也必须运功来抵御他的“化血刀”的毒功侵袭，双方还是各有顾忌的相持局面。

忽听得濮阳坚一声欢呼，原来是朱九穆已经来到。朱九穆哈哈笑道：“这臭婆娘果然是有两下子。西门兄不用害怕，我来助你！”

西门牧野“哼”了一声，说道：“这臭婆娘虽然厉害，也不见得我就会输了给她！韩大维不知怎么样了，你还是去看看他吧。”

孟七娘大吃一惊，心里想道：“韩大维已是奄奄一息，若容得这老魔头进去，他们父女焉能还有命在？”要知碧淇、碧波这两个丫头本领虽然不弱，对付西门牧野那班党羽足够有余，但要阻止朱九穆这样厉害的老魔头却是决计不能。

孟七娘情急之下，顾不得两面作战的危险，“呸”的一声喝道：“不要脸！”龙头拐杖倏然一转，换了方向，一招“夜叉探海”便向朱九穆横扫过去。

朱九穆对西门牧野的好胜虽然有点反感，但毕竟是利害相同的一伙，而且自己也还有许多地方要仰仗于他，于是哈哈一笑，说道：“西门兄，韩大维已经给你的独门手法点了穴道，谅他插翼难飞。咱们还是先把这臭婆娘制伏了再说！”几句话给西门牧野圆了面子，当下便举掌还击孟七娘。

朱九穆的“修罗阴煞功”已经练到了第八重，双掌一发，登时寒飙卷地，令人如坠冰窟。饶是孟七娘内功深厚，也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但她以“乱披风”杖法的连环刺穴招数，也迫得朱九穆不能不退开两步。

孟七娘背腹受敌，顾得了应付西门牧野，朱九穆又攻上来，不过十数招，又把孟七娘打得手忙脚乱。

朱九穆笑道：“七娘，咱们本来是一条线上的合伙人，是你请我们来帮忙你对付韩大维的，如今你却中途变卦，反而为了韩大维和我们翻脸，这是你迫得我要和你动手，可不能怪我们欺负你了！”

孟七娘怒道：“不错，我是瞎了眼睛，引狼人室，悔之已晚。但也不能容得你们如此放肆，大不了把这条性命交给你们便是！”

孟七娘拼着豁了性命，“ 乱披风 ” 的杖法使得狠辣无比，每一招都是拼着两败俱伤的杀手，西门牧野和朱九穆二人虽然是稳操胜券，也不能不有些顾忌。

西门牧野那班党羽看见孟七娘遭受夹攻，已是自顾不暇，胆气复壮，又渐渐的围拢了来。忽地听得有人叫道：“ 崆峒三英来了！ ”

“ 崆峒三英 ” 乃是崆峒派第二代弟子中的三个高手，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大哥名叫齐岱、二哥名叫齐泰，三弟名叫齐岳，他们的师父就是有“ 崆峒二奇 ” 之称的武林名宿蒙天庇和劳天护。

蒙天庇、劳天护二人当年在桑家堡曾败在蓬莱魔女和笑傲乾坤二人的手下（事详拙作：《挑灯看剑录》），自知日趋衰暮，今生是决计难以亲自报仇的了，因此便把希望寄托在弟子身上，师兄弟全力调教三名徒弟，希望徒弟能够为他们出一口气。这三名徒弟便是如今在江湖上号称“ 崆峒三英 ” 的齐家兄弟了。

“ 崆峒三英 ” 下山之后，本来想去找蓬莱魔女和笑傲乾坤较量，一日在金鸡岭下遇上了蓬莱魔女的手下仲少符与上官宝珠这对夫妇，竟给仲少符与上官宝珠联剑杀败。“ 崆峒三英 ” 连蓬莱魔女的手下都打不过，这才知道自己的本领还差得远。

不久他们与西门牧野相遇，西门牧野知道他们要代师报仇之事，便与他们深相接纳。他们一来佩服西门牧野的武功；二来也想仰仗他的势力，于是也就甘心情愿的为他所用，做了西门牧野的得力助手。

这样的三个人本来是不放在孟七娘眼内的，但如今孟七娘自顾不暇，却是不能不担心他们会进去伤害韩大维了。

不出孟七娘所料，“ 崆峒三英 ” 到来之后，一见孟七娘已是自身难保，无须自己上去帮那两个魔头，听说韩大维父女尚在牢中，而自己的同伴又有多人伤在那两个丫头的剑下，于是听了濮阳坚的怂恿，果然便要闯进牢里把韩大维父女揪出来。

但“ 崆峒三英 ” 却也颇顾身份，不愿三人齐上，对付两个小丫头。只由老三齐岳单独上去，先行试试她们的本领。

“ 崆峒三英 ” 在武林中是介于一二流之间的角色，但却已是在碧淇、碧波二人之上。

碧波尚未知道对方的厉害，唰的一剑刺出，齐岳使的是一对金环，双环一合，“ ” 的一声，登时把碧波的长剑夹断。

碧淇年纪较大，本领在碧波之上，但齐岳所用的“ 乱环诀 ” 却是崆峒派镇山之宝的武功，对方的刀剑一给他的双环夹住，不但折断，便非脱手不可。

碧淇使出了浑身本领，幸而没有遭他所算，但也不过抵挡了十数招，便已迭遇险招，岌岌可危！

眼看这两个丫头便要伤在齐岳手下，忽听得一声冷笑，有人说道，“ 欺负丫头，好不要脸！居然还敢号称英杰！ ”

声到人到，齐岳只觉得背后劲风飒然，大吃一惊，连对方是什么人都未见着，只觉肩头火辣辣的作痛，给那人一把抓着了琵琶骨，便似捉小鸡一样的提了起来，摔了出去。

原来来的这个人正是辛十四姑。

“ 崆峒三英 ” 中的老大齐岱大吃一惊，喝道：“ 哪里来的妖妇，胆敢伤害我三弟！ ” 声到人到，只见金光耀眼，双环己是疾打过来。

辛十四姑冷笑道：“你连我也不认识，居然敢在这里逞能！”拢指一拂，在对方一对金环笼罩之下，竟然欺身进扑，使出了“空手入白刃”的功夫。

齐岱的功夫比弟弟高明得多，辛十四姑一抓没有抓着，齐岱左手金环滴溜溜的一转，已是转过方位朝着辛十四姑肩上的琵琶骨砸打。辛十四姑伸指一弹，“铮”的一声，金环反砸回去。齐岱几乎把握不牢，金环险些脱手。连忙倒退三步，这才没有给自己的金环打伤自己的额头。

辛十四姑笑道：“你能够挡得我的一招，也算是很不错了，滚出去吧！”

齐岱又惊又怒，喝道：“好妖妇，我与你拼了！”说时迟，那时快，“崆峒三英”中的老二齐泰亦已扑来，两个人四只金环，封住了辛十四姑的去路，向她左右夹攻。

辛十四姑冷冷说道：“饶你不死，你们偏要找死么？”只见绿影一闪，穿过金光，原来辛十四姑的剑乃是用“绿玉竹”削成的，如今她就用这柄竹剑对付齐家兄弟的两对金环。

用竹削成的剑等于是小孩子的玩具，“崆峒三英”的金环却是擅克刀剑的一种外门兵刃，钢铁涛成的刀剑给他们的双环夹住也会折断。何况是把竹剑？但说也奇怪！这两兄弟联手，两对金环左右夹攻，非但没能够夹着她的竹剑，反而给她的竹剑攻得手忙脚乱，应付不暇。

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猛听得辛十四姑喝声“着！”竹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齐岱、齐泰同时中剑，齐岱只觉胁下一麻，倒跃出丈余开外，身形恍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齐泰败得更为狼狈，衣裳给竹剑划开四幅，露出了精赤的皮肤，幸而是一把竹剑，倘若是利剑的话，早已刺穿他的骨头了。

辛十四姑冷笑道：“你们是不是还要拼命？我让你们歇过了再打！”

她见齐老大给她刺着了穴道，居然并没倒下，也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齐岱喘过口气，怒道：“你杀了我的三弟，我绝不与你干休！”

齐泰说道：“大哥，三弟没死，他似乎是给这妖妇用重手法闭了穴道。”

原来当齐岳给辛十四姑摔倒之后，齐泰早已把他扶了起来，察视过了。齐岱当时已经上去和辛十四姑交手，却不知道，以为弟弟已经遭了辛十四姑的毒手。

辛十四姑笑道：“你给你弟弟解开了穴道，若还要打，我再奉陪！”

辛十四姑打发了“崆峒三英”，不再理睬他们，便向牢房走去，笑道：“我来迟了一步，可累得你们这两个小丫头受惊啦？”

碧淇惊喜交集，说道：“您老人家来了，这可好了！”

辛十四姑道：“韩大维怎么样了？”

碧淇道：“他似是中了毒，现在尚昏迷未醒。”原来碧淇是孟七娘的贴身侍女，对使毒的功夫多少也懂一些，看得出韩大维乃是中毒，但她却不知道下毒的人正是辛十四姑。

辛十四姑道：“好，且待我进去看看。”

碧波道：“十四姑，请你老人家帮忙我的主人，先打发了这两个魔头吧？”碧波最得主人宠爱，眼见主人危急，是以虽然知道孟七娘和辛十四姑素有心病，也不能不向她恳求了。

孟七娘全神应付朱九穆与西门牧野的进攻，辛十四姑来到，她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眼也不觑辛十四姑一眼。此时方始冷笑道：“我的好表姐，你大可不必来假献殷勤啦！”

辛十四姑笑道：“ 我的好表妹，你这么说，倒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嘿，嘿，尽管你对我有点误会，但我却怎能不理你呢？咱们总是至亲的表姐妹啊！ ”

西门牧野与朱九穆看见“ 崆峒三英 ” 败在辛十四姑手里，早已全神戒备，可是辛十四姑出手之快，还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辛十四姑口中尚在说话，竹剑突然扬空一闪，已是刺到了西门牧野的面门，西门牧野一个“ 盘龙绕步 ”，横掌劈她手腕，说时迟，那时快，辛十四姑早已“ 移形换位 ”，竹剑又刺到了朱九穆的背心。西门牧野几乎给她刺瞎眼睛，吓出了一身冷汗。辛十四姑给他“ 化血刀 ” 所发的血腥气味直攻鼻观，也是感到一阵恶心，暗暗吃惊。

朱九穆听得背后微风飒然，反手便是一掌，辛十四姑打了一个冷战，竹剑一挑，只听得“ 嗤 ” 的一声轻响，朱九穆衣襟穿了三个小孔，辛十四姑亦已倒跃三步，又回到了牢房门口。

这两下兔起鹘落的交手，辛十四姑稍稍占了一点便宜，但也知道了西门牧野的“ 化血刀 ” 与朱九穆的“ 修罗阴煞功 ” 是非同小可，若要打败他们，即使是和孟七娘联手，也非百招之外不行。

辛十四姑急于去见韩大维，笑道：“ 表妹，你好好打吧，他们一时间是奈何不了你的了，待会儿我再来帮你。 ” 原来那两个魔头给辛十四姑闪电般的攻击了一招，两人都忙于应付，因此孟七娘的劣势暂时得以扭转过来，又再重夺先手了。

辛十四姑在笑声中则已走入了牢房，看韩大维去了。正是：

旧梦尘封休再启，故人今到眼前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恩怨痴缠难自解　悲欢离合总关情

韩大维的身体正在逐渐僵冷，韩佩瑛紧紧抱住父亲，好像生怕双手一松，她的父亲便会永远离开她了。她的心头也是一片冰冷，外间高呼酣斗的闹声，她已经是听而不闻。

忽地有一个人轻轻抚摸她的秀发，在她的耳边柔声说道：“韩姑娘，别害怕，让我看看你的爹爹。”

韩佩瑛如同在恶梦中被人惊醒过来，抬起了头，只见面前站着的是一个衣裳淡雅，面貌慈祥的中年妇人，虽然上了年纪，仍然掩盖不了她的秀气。可以想象得出，在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清丽绝俗的美人，令人一见，就不由得心里欢喜。

韩佩瑛怔了一怔，只觉这女人似曾相识，茫然问道：“你是谁？”

碧淇说道：“这位辛十四姑是我们主人的表姐，她老人家来了，这可好了。她会帮忙你救治爹爹的。”

辛十四姑从韩佩瑛的手中接过了韩大维，叹了口气，说道：“你们的主人也真狠心，竟把他折磨得成了这个样子！”

孟七娘曾经把韩大维百般折磨，这是事实。是以那两个丫头听了辛十四姑的话，虽然很不舒服，却也无话可说。

辛十四姑取出一支金针，突然插进了韩大维的太阳穴，韩佩瑛吃了一惊，叫道：“你干什么？”辛十四姑微笑道：“不要害怕。我是用金计拔毒的疗法，医治你的爹爹。”

话犹未了，只听得韩大维哼了一声，眼皮果然慢慢张开。韩佩瑛喜出望外，叫道：“爹爹，你醒来啦，吓死我了！”

可是韩大维张开了眼睛，眼光中却露出了一派惊惶的神色，声音颤抖，断断续续地说道：“十、十四姑，你，是你——”

韩佩瑛道：“爹爹，这位辛十四姑是你的救命恩人。”心里却在想道：“原来他们是早就相识的，为什么爹爹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她？”

韩佩瑛蓦地想起小时候的一桩事情，正是她和谷啸风订婚那一年，谷啸风走了之后的第三天，家中来了一位女客人，求见她的爹爹，可是她的爹爹没有出去，却由她的妈妈招待。

那年韩佩瑛不过是个五岁的小姑娘，听说家中来了客人，就跑去看，见那女人长得很美，便过去和她亲热。母亲好像不大高兴，骂了她几句，说她不懂规矩，就将她拉开了。但这女人却很喜欢她，一再夸赞她的母亲有这样可爱的小宝贝，临走的时候还送给她一件玩物，是一个碧玉雕成的翠凤，按动机关，会展翅扑腾的。

韩佩瑛喜欢得不愿释手，但那女客人一走，她的母亲就把这翠凤抢去，说道：“不准你要这女人的东西！”满脸都是憎恶的神色。

在韩佩瑛的记忆中，母亲是个非常温柔和蔼的人，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那天她抢了那只翠凤，用力向阶下一摔，翠凤会扑腾的双翼折断了，会发光的一对眼珠跌落了，翡翠镶嵌的尖啄磨钝了，一身碧绿色的羽毛也零落殆尽了。一只十分可爱的翠凤，变成了也不知像个什么样子的怪物！害得韩佩瑛大哭了一场，好几天没有和母亲说话。

那几天母亲也是面色阴沉，韩佩瑛倒有点害怕起来了，“妈不理我了，怎么好呢？”

一天晚上，母亲将她揽在怀里，说道：“瑛儿，你还在生妈的气吗？”韩佩瑛道：“以后我再不敢再要人家的东西了，可是你以前并没有说过不许的啊。妈，你还爱我吗？”母亲亲了一下她的面颊，说道：“妈怎能不爱你呢？那天是妈不对，妈并不是怪你，只是怪那女人。”

韩佩瑛听得母亲赔了不是，气也平了，好奇之心却油然而生，问道：“那个女人不是顶和气吗？妈，你为什么要讨厌她呢？”母亲说道：“现在你年纪还小，说给你听你也不懂的，大了，妈自会告诉你。”

可是等不到韩佩瑛长大成人，就在第二年的春天，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再没有机会告诉她了。

韩佩瑛想起了这段往事，再仔细看了看眼前的辛十四姑，在她的身上，隐约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影子，越看越觉得相似了。

“不错，一定是她。她就是惹得妈妈好几天不开心的那个女人。她是个坏女人吗？可是她现在却是爹爹的救命恩人啊！爹爹又为什么好像有点怕她呢？”韩佩瑛百思莫解，心中一片茫然。

韩大维发现了辛十四姑，也是一片茫然，半晌说道：“是你，是你救了我的性命？”

辛十四姑叹口气道：“大维，我知道你一直在疑心那桩事情，你以为是我干的是不是？现在你身受其害，你该明白那个人是谁了吧？”韩大维道：“你说是你表妹下的毒？”

此言一出，碧淇、碧波和韩佩瑛都是大吃一惊，韩佩瑛吃惊尤甚，韩大维曾经告诉过她，说她的母亲是给人毒死的，“孟七娘下毒，毒的是谁，难道她就是杀害我母亲的杀手？”

果然便听得辛十四姑说道：“我也不敢说一定就是她。我是在想，今天下毒害你的人，多半就是当年害你妻子的人。”显然就是指孟七娘是凶手了。

碧淇不知怎么一回事，听得莫名其妙，说道：“韩大爷，下毒害你的人，不是西门牧野这老魔头？”

韩大维道：“是一个丫头给我送来的毒酒，这丫头是和我相识的。但她的年纪比佩瑛也大不了多少，决不能是毒死我妻子的人。”

碧波又是诧异，又是愤怒，说道：“你说的是侍琴姐姐么？侍琴姐姐是个好人，我不相信她要害你的。而且侍琴姐姐也是从辛十四姑你老人家那儿来的，如果当真是她下毒，那也不能赖在我的主人身上啊！”

辛十四姑道：“怪不得七娘这样疼爱你，你对主人的确是忠心耿耿，听不得旁人说她的半句闲话。但我们所说的事情，你丝毫也不知道，大可不必插嘴！大维你想一想，这丫头奉了谁人之命，送酒给你喝的？即使她和你有仇，有心害你，她也不可能有秘制的酥骨散。有这种毒药的人只有两个人，不是我，就是她！我是决不能事先知道她会送给你喝的，随便你相信是哪一个吧？”

韩佩瑛最初本来疑心孟七娘是毒害她母亲的凶手，后来经过了和孟七娘的一席深谈，觉得孟七娘倒好像处处维护她的爹爹，这怀疑又有点动摇了。但现在听了辛十四姑的说话，不觉又再怀疑起来。她和碧波一样，也是相信奚玉瑾决不会害她父亲的。奚玉瑾送来的“九天回阳百花酒”，那罐酒是藏在孟七娘房中好几天的，依情推断，的确是孟七娘下毒的嫌疑最大！若然如此，孟七娘就是个非常阴险的女人了。她既然不动声色的下毒谋害爹爹，当年毒死母亲的人还能不是她么？

韩佩瑛哪里知道，辛十四姑巧用机谋，安排下的这个陷阶，正是要引导她们父女作这样的想法的。不过有一件事却是她始料所不及的，她以为奚玉瑾一定会给孟七娘杀了，即使不是当场杀死，也一定会用剧毒令她日后死亡，却不知辛龙生的一枚戒指救了奚玉瑾的性命。

韩大维心中混乱，半晌说道：“我也弄糊涂了。唉，但愿这事终有水落石出之时，但现在我也不想追究了。”

辛十四姑冷冷一笑，说道：“我知道你的心还是向着我的表妹。但现在强敌当前，你也的确不宜多有思虑，你歇一会儿，说不定还得请你帮手呢，不管如何，孟七娘总是我的表妹，我也该出去帮忙她了。”

当辛十四姑在房中和韩大维说话的时候，外面的孟七娘正在陷于苦斗之中。

辛十四姑为人阴险，孟七娘素所深知。自从她进入牢房之后，孟七娘就一直惴惴不安，不知她用什么手段作弄韩大维父女？

孟七娘力抗两大魔头，本来就已是处于下风的了，高手比斗，哪容得有丝毫分神，心神一乱，更难抵敌。

西门牧野和朱九穆这两个魔头虽然抢得上风，心中也是不无顾虑。他们只知辛十四姑是孟七娘的表姐，却不知她们之间怀有心病。只怕辛十四姑一出来，以二敌二，他们就没有取胜的把握了。是以他们必须在辛十四姑出来之前，赶紧将孟七娘打败，不能取她性命，也要将她重伤。

这两大魔头越攻越紧，孟七娘面色惨白，忽地“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朱九穆大喜道：“这臭婆娘受伤了！”掌力催紧，运起了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向孟七娘当头劈下，想一掌击毙了她。

哪知道这一掌劈下，非但打不到孟七娘的身上，连她的龙头拐杖也未能荡开，只听得“蓬”的一声，掌杖相击，朱九穆虎口流血，不由自己的倒退三步，只觉孟七娘这一杖的力道，大得异乎寻常，比她初上来的时候，还胜几分。

原来孟七娘虽然知道辛十四姑是会出来帮忙她的，但她却不愿意领辛十四姑的情。而且也不知辛十四姑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只怕出来之时，自己已经伤在敌人手下了。是以她在情急之下，不惜自伤元气，使出了一种极为古怪的邪派内功——“天魔解体大法”。

这“天魔解体大法”是自残肢体之后，本身受了刺激，功力可以陡增一倍，但却不能持久，而且在用过之后，元气必定大伤。孟七娘的想法是与其受敌人所伤，终于败落，不如用这“天魔解体大法”，拼个两败俱伤，打退敌人，那就不用领辛十四姑的情了。

哪知结果却是不如孟七娘所愿，那两个魔头初时的确是吃惊非小，给孟七娘迫得连连后退，但不到一盏茶的时候，他们重又占了上风。

要知这两大魔头本身的功力，都是足以和孟七娘匹敌的，孟七娘的功力增了一倍，也不过等于他们二人联手而已。何况孟七娘新增的功力乃是不能持久的，硬拼一招，功力就要减弱一分。

孟七娘正在吃紧，暗暗后悔，忽听得辛十四姑一声笑道：“表妹你知道我决不会袖手旁观的，你却何苦如此？还好，我来得尚不算迟吧！”

辛十四姑声到人到，竹剑绿影一闪，立即便向西门牧野刺去，西门牧野吃过一次亏，早有防备，反手一拿，以化血刀反击。辛十四姑身法如电，稍

沾即退，竹剑又指到了朱九穆那边。

朱九穆也有防备，身躯一矮，双掌齐推，“修罗阴煞功”全力发挥，登时寒飙卷地，冷气侵肌。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朱九穆的腰带给竹剑削断，但辛十四姑却也不敢乘胜追击，一招得手，便即闪开，又转过身去攻击西门牧野了。

原来辛十四姑深知两大魔头毒功的厉害，不愿意耗损自己的功力，故此稍占便宜，便即收手，以保元气。

辛十四姑用这样稳健持重的打法，她本身的功力亦是和这两大魔头旗鼓相当，是以并未受到阴寒之气的侵袭。但孟七娘因为使用“天魔解体大法”，本身元气业已损伤，却是抵抗不了寒毒的侵袭，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

不过孟七娘虽然是受了寒毒的侵袭，“天魔解体大法”尚未失效，新增的功力也只是减了几分，仍然胜于初上来的时候的。是以她们二人联手，也仍然是比那两大魔头稍胜一筹。

辛十四姑步似行云，身如流水，一柄竹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一触即分，稍占即退。片刻之间，已是向那两大魔头频施袭击，攻出了十七八剑。朱九穆的轻功稍逊于西门牧野，接连吃了她几次的亏。

眼看辛、孟二人就快可以得胜，“崆峒三英”忽地一拥而上，老大齐泰冷笑说道：“臭婆娘，我们兄弟刚才受了你的暗算，你当我是怕了你么？双环换一剑，今日定要与你分个强存弱亡！”

原来“崆峒三英”虽然脐不进一流高手之列，但他们练有一套三人合使的“乱环诀”，足以应付当世的一流高手。刚才他们三人因为是分别上前，给辛十四姑各个击破，吃了大亏，心实不甘。如今“崆峒三英”中老三齐岳的穴道已经解开，他们三人喘息已定，精神恢复，自是不甘受辱，要上来报这一剑之仇了。

辛十四姑并不知道他们有一套独特的武功，冷笑说道：“呸，说什么分个强存弱亡，凭你们这三个脓包，也配和我说这个话！”

齐泰大怒，双环一举，便向辛十四姑的竹剑套来，辛十四姑一剑刺去，喝道：“破铜烂铁，济得什么？”话犹未了，只见金芒耀眼，老二齐岱、老三齐岳的两对金环，同时向她击到。

崆峒派的“乱环诀”本来是擅克刀剑的一门功夫，如今六只金环在辛十四姑的身前滴溜溜的乱转，组成了一张非常严密的防御网，不论辛十四姑的竹剑攻向何方，都有被金环套住，强夺出手的危险。辛十四姑是个识货的大行家，看见他们三人合使的“乱环诀”无瑕可击，也不禁心头一凛。当下连忙收起轻 敌之心，以轻灵迅捷的身法和他们绕身游斗。

辛十四姑的竹剑纵横击刺，碧绿的剑影在金光笼罩之下穿来插去，就像青竹蛇儿婉蜒游走，择人而啮一般。“崆峒三英”各遇险招，心中都是不寒而栗。但辛十四姑对付他们三人联手合使的“乱环诀”，虽然稍稍占了上风，却也攻不破他们严密的防御，无暇顾及孟七娘了。

这一来又变成了孟七娘独斗两大魔头的局面，“天魔解体大法”的功效渐渐消失，孟七娘自是更感不支了。

西门牧野和朱九穆见“崆峒三英”敌不住辛十四姑，偶尔也出招替他们解困，也幸亏如此，孟七娘才有一点喘息的机会。不过这两大魔头主攻的方向仍然是对着孟七娘，他们已经看出孟七娘受了内伤，只要把孟七娘击倒、那时合五人之力来对付辛十四姑，取胜自是易如反掌。

孟七娘极力忍住，血水仍是不断的从嘴角淌出来，孟七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倒不觉得怎么。辛十四姑却是暗暗吃惊，暗暗后悔，心里想道：“早知如此，我应该早点出来的。”

原来辛十四姑迟迟不出，乃是有意迫使孟七娘施用“天魔解体大法”来对抗强敌的，孟七娘在自伤元气之后，就难以和她争胜了。如今孟七娘施用“天魔解体大法”的功效已然渐渐消失，眼看就要败在这两个魔头的手下，而她又不能速胜“崆峒三英”，这岂不是变成了弄巧成拙了？

辛十四姑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韩大维身上，暗自思量：“以韩大维的内功造诣，如今应该可以恢复几分功力吧？但只怕他不能持久，除非他可以在举手投足之间便击败一个强敌，否则今日只怕仍是不能脱困。”原来她替韩大维拔毒疗伤，也是用了一个暗藏私心的手段的。

且说韩大维在得到辛十四姑给他解毒之后，盘膝静坐了一会，运气三转，只觉真气己能通行无阻，流遍全身。自知功力已经恢复了七八分，不禁大喜过望：“想不到辛十四姑倒是真心救我！”

韩大维霍地站了起来，说道：“瑛儿，咱们走吧！”碧淇说道：“韩姑娘，这把剑送给你使。”韩佩瑛接过碧淇递来的长剑，跟在父亲身后，走出牢房。

朱九穆见韩大维昂然地走了出来，大吃一惊，连忙替“崆峒三英”挡住辛十四姑，说道：“你们快去把那韩老儿给我拿下！”原来他最忌的大敌还不是辛十四姑而是韩大维。他不知韩大维的功力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序，是以要差遣“崆峒三英”先试一试。

“崆峒三英”给辛十四姑攻得透不过气来，也巴不得有接替。他们以为韩大维曾受重伤。不难对付，还以为朱九穆叫他们上去乃是一番好意呢。

韩大维被囚多日，如今才得重见天光，他的心情，恰如俗语所说的：“龙游浅水遭虾欺。”满肚子闷气，正自无从发泄，看见“崆峒三英”上来，便如猛虎出押，陡地喝道：“鼠辈也来欺我！”大喝声中一掌击出！

这一喝好像晴天突起霹雳，头顶忽响郁雷。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崆峒三英”中的老大齐泰首当其冲，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说时迟，那时快，韩大维这一掌已经打了到来。

齐泰举起金环一挡，“　”的一声巨响，齐泰虎口流血，金环脱手！韩大维一个转身，又迎上了老二齐岱，抓着了他的双环一磕，齐岱伤得比哥哥更惨，双环反震回来，他为了避免自己打破自己的脑袋，只好双臂拼命用力抗拒，“■嚓”一声，两根腕骨，同时折断，韩大维夺过双环，呼的向西门牧野掷出。

西门牧野侧身一闪，横掌一削，第一只金环飞来，在他的掌缘擦过，转了一圈，斜飞出去，恰好碰落了第二只飞来的金环。这一招化劲卸力的功夫，委实是上乘的武学。但虽然如此，西门牧野的虎口也觉隐隐作痛。韩大维的金刚掌力，他毕竟也还未能完全消解。

西门牧野暗暗吃惊，心里想道：“我用独门重手法点了他的穴道，时辰未到，他便能自解。从他这一掷的力道看来，不但内伤已愈，连功力都已恢复了。今日只怕是讨不到好了。”

孟七娘的“天魔解体大法”功效已经消失了六七分，正被西门牧野攻得喘不过气来，幸亏有韩大维掷来的双环，迫西门牧野非要腾出手来招架不可。

孟七娘喘过口气，大喜说道：“大维，你好了，这可好了！”辛十四姑

冷笑道：“好，好，好！我的好表妹，这可称了你的心了，早知你如此爱惜大维，我也不用来这一趟了！”

孟七娘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辛十四姑道：“没什么意思，你若不是爱惜他，会连呼好好么？”西门牧野击落了金环，心里想道：“我只有赶快抓着了孟七娘作为人质，或许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于是立即又向孟七娘攻去。孟七娘顾不得与表姐吵嘴，只得重摄心神，全心应付西门牧野的急攻。

辛十四姑说的“反话”，孟七娘一时尚未明白，韩大维则当然是听得懂的。她是说孟七娘假情假意，用毒药害了韩大维，如今却装作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样子，见韩大维好了，反而向他道贺。所以她才说“早知你是如此爱惜大维，也不用我来这一趟了。”“早知”二字，说得特别着重！

但韩大维却看得出，孟七娘那副又惊又喜的神情绝对不是可以伪装得来的。

韩大维是不相信孟七娘会对他下毒的，可是叫奚玉瑾送毒酒来给他喝的却的确是孟七娘，而给他解毒的又的确是辛十四姑，这可该怎么说呢？韩大维隐隐感到有些什么不对，却又说不上来。心中不由得一片茫然。

韩大维掌击“崆峒三英”中的老大老二的时候，韩佩瑛也找上了老三齐岳做对手。“崆峒三英”最厉害的本领是三兄弟的“乱环诀”互相配合，单独作战，却只是江湖上的二流脚色。

韩大维号称“剑掌双绝”，韩佩瑛功力虽然稍嫌不足，但在剑法上已尽得乃父真传，交起手来，当然不会输给“崆峒三英”中最弱的老三齐岳了。

不过，若是换在平时，齐岳虽然打不过韩佩瑛，韩佩瑛想要胜他，至少也得在百招开外。此际，齐岳一来是经过了和辛十四姑的一场恶斗，二来他的两个哥哥只是一个照面便给韩大维打伤，他如何还能镇定心神来应付韩佩瑛的攻击？

老二齐岱双臂腕骨断折，倒在地上呻吟，老大齐泰虎口流血，忍着疼痛将他扶起来。齐岳听见两个哥哥呻吟呼号之声，心神大乱，给韩佩瑛一剑刺个正着。还幸亏韩佩瑛没有施展杀手，这一剑只是在他的肩头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

齐泰说道：“西门先生，我们兄弟本领不济，帮不上你的忙，无颜再在此间立足。告辞了。”与齐岳一人一边，扶着受伤最重的齐岱，一跛一拐而去。

韩佩瑛走到父亲身边，说道：“爹爹，你没事么？咱们也该走了！”

她见韩大维呆呆出神的样子，还以为父亲是病体初愈，不堪用力过度，怕他又受了伤。心里想道：“这两个魔头十分厉害，爹爹当然是要想报仇的，但却不宜是在今日了。”是以击败了“崆峒三英”，她便要拉她爹爹速走。

韩大维瞿然一省，说道：“不碍事，你待一会。”走上前去，说道：“朱九穆，一掌报一掌，今日先向你讨还本钱，利息可让你日后再付。”

朱九穆冷笑道：“好，你们车轮战也好，父女和情妇一齐上也好。我朱九穆绝不皱眉。”

辛十四姑大怒道：“你胡说什么？”唰的一剑刺去，她看似发怒，其实听得朱九穆说她是韩大维的情妇，心里却在暗暗欢喜，偷眼斜窥，看韩大维的反应如何。

韩大维淡淡说道：“狗嘴里不长象牙，不值得和他动气。十四姑，请你

退下。瑛儿你也不可上来。”

右掌划了一道圆弧，隐隐挟着风雷之声，一掌便向朱九穆击去。

他们二人过去曾经恶斗过好几次，大家都吃过对方的亏。当然，彼此也都深知对方的底细。论本身的功力，韩大维远在朱九穆之上，但朱九穆练的邪派毒功，韩大维却也无法破解。这一次又再交手，双方也仍是像过去那样，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朱九穆本来不敢和韩大维硬拼掌力的，但见他形容憔悴，心里想道："他的功力纵然恢复，但在大病之后，未必就比得上旧时。"他的修罗阴煞功也是要碰着对方的身体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辛十四姑在一旁虎视眈眈，朱九穆深知她的手段十分毒辣，此际她虽然听从韩大维的说话退下，但朱九穆却不能不恐防她乘危偷袭，是以唯有希图侥幸，一掌就击败了韩大维。

韩大维使出了刚猛无比的金刚掌力，朱九穆也用上了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

双掌相交，发出郁雷似的声响，韩大维身形一晃，脸上隐现一层淡淡的青气。朱九穆却是不由自己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原来韩大维的功力虽然尚未完全恢复，但已恢复了七八分；朱九穆在经过了和孟七娘、辛十四姑连番恶斗之后，真气颇受损伤，修罗阴煞功的威力却已相应打了折扣。而且韩大维这次和朱九穆硬拼掌力，本身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他曾受寒毒的侵害，病了几年，身体内部自然而然的增强了抵抗这种寒毒的功能。此消彼长，朱九穆自是难免吃亏了。

韩佩瑛见父亲一掌击退了强敌，脸色坏得骇人，不由得又惊又喜，叫道："爹爹，穷寇莫追，咱们还是走吧。"

韩大维道："穷寇可以不追，但这里还有一个！"一迈步，又到了孟七娘的身旁，举掌向西门牧野击去。

孟七娘道："你们刚才两个打我一个，我可不能和你们讲什么单打独斗的规矩！"她生怕韩大维逞强好胜，要她退下，是以把话说在前头。立即便是一招"六出祁山"，举起拐杖向西门牧野打去，拐杖抖动，一招之间，连袭西门牧野的六处穴道。

西门牧野知道韩大维更为厉害，闭了穴道，不理孟七娘的拐杖点穴，全力对付韩大维，哪知孟七娘突然一个变招，改"点"为"打"，龙头拐杖猛的向西门牧野一击。

西门牧野的功力比朱九穆高些，但却怎挡得住当世两大高手夹攻之威，只听得"蓬"的一声，西门牧野给龙头拐杖打断了两根肋骨，跟着给金刚掌力一震，登时似皮球般地抛了起来！

可是西门牧野也当真了得，只见他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居然在受伤不轻的情形之下，也还能够施展轻功，翻过墙头。孟七娘给他的护体神功震退三步，也是不禁骇然。

孟七娘险死还生，又见韩大维也是非但拾回了性命，而且还恢复了武功，不由得大喜过望。心情激动之下，忽觉胸口隐隐作痛。但她仍是忍着疼痛，喘息说道："大维，天幸，天幸咱们还能相见。我，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

辛十四姑冷冷说道："对啦，你是应该好好的和他解释了。我不想在这里妨碍你们，我走了！"

孟七娘确是想和韩大维说明事实的真相，洗脱自己下毒的嫌疑。可是给辛十四姑把话说在前头，倒显得自己是作贼心虚，所以才需要"解释"了。

孟七娘气往上冲，喝道：“辛柔荑，给我站住，你休想走得这么容易！”“柔荑”是辛十四姑的小名。

辛十四姑冷笑道：“又不是我有话要和他说，为什么不许我走！”

韩佩瑛道：“爹，还是咱们走吧！”她看了看这两个女人，不知怎的，心头忽地感到一阵颤栗。

韩大维瞿然一醒，心里想道：“不错，前尘往事，如梦如烟，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何况我若是再去招惹她们，也对不住瑛儿的母亲啊！”想至此处，不由得心中感到歉意，登时好像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毅然说道：“七娘，我已是没有什么话要说的了。多谢你的招待。”衣袖一挥，头也不回的便与女儿走了出去。

孟七娘又是后悔，又是气恼。后悔的是这次事情，的确是自己作得不对，不该勾结西门牧野和朱九穆两个魔头，把韩大维捉来囚禁的。怪不得韩大维怨恨自己。但气恼的却是辛十四姑在自己面前冷笑，而韩大维竟然连她的一句话也不肯听就走了！

辛十四姑笑道：“我的好表妹，我可以走了吧。”

孟七娘气涌心头，摇摇欲坠。碧淇、碧波大吃一惊，连忙上来将她扶住。碧淇愤然说道：“十四姑，这次多亏你来救了我们，我们应该感激你，但你却不该这样气我们的主人。”

辛十四姑冷笑道：“好，那你们主婢意欲如何，是不是要我留下？”

孟七娘面色铁青，叫道：“柔荑，你害得我好惨！这笔帐我一定要和你算！”

辛十四姑笑道：“我的好表妹，你省点气力吧。你要和我算帐，至少也得再等三年了。好歹我总是你的表姐，我不想欺负你！”

原来孟七娘用“天魔解体大法”自伤元气，的确是如辛十四姑所说那样，若要恢复原来功力，至少非得三年不行。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三年之内，孟七娘决计不是辛十四姑的对手了。

辛十四姑走了，留下的只是一串清冷的笑声。孟七娘倚着碧波的肩膊，目送她的背影渐远渐隐，心中一片茫然，也不知是爱是恨？是喜是愁？或许正是因为这四种感情揉作了一团，令她感到莫名的怅惘吧？

她所爱的人走了，她所恨的人也走了。她为韩大维得到重生而欢喜，但她所喜欢的人却是在对她不谅解的情形之下离开的，她又怎能不感到淡淡的哀愁呢？

韩大维和女儿从孟七娘家里走出来，心中也是一片茫然。他没有想到竟是如此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又还在他心里留下不少疑团。

是谁下毒害他的可以不必追究了，但现在他已是家毁人亡，除了女儿之外，他家里的人都已死了，他将往何处安身？想不到一世英雄，临到暮年，竟然遭受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打击，韩大维也不禁颇有苍凉之感了。

“爹，你的面色好像不大好呢，你觉得怎样？”韩佩瑛忐忑不安的问。

韩大维微笑道：“是么？也许是因为咱们父女能够重出生天，我太过欢喜了吧。你不必担心。嗯，我倒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出事的前几天，我听说蒙古鞑子已经打来，你可知道洛阳的消息么？”父女同在牢中的时候，韩大维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活着出去，是以他和女儿谈的只是几桩他迫切需要告诉她的属于个人恩怨的事情。现在他却不能不关心到外间的时局了。

韩佩瑛道：“我没有进城，情形知道得不很清楚。不过沿途碰见的难民，

都说鞑子快要打到洛阳了。”她屈指一算，继续说道：“我到家的前一天，碰见咱们的邻居王大爷，他说鞑子的骑兵已经过了汜水，现在是第八天了，汜水离洛阳不过一百多里， 恐怕早已兵临城下了吧。”

“啸风呢？他现在何处？”

“我，我不知道。”韩佩瑛不知能不能够隐瞒下去！迟疑了一会，终于只好这样回答父亲。她确实是不知道啊！韩大维诧道：“你怎么会不知道？”

韩佩瑛再次注意到父亲苍白的面色，心里想道：“瞒得一时是一时，现在还是以下让爹爹知道为宜。”说道：“他说他要去找洛阳丐帮分舵的刘舵主，现在是否还在那儿，我就不知道了。”

韩大维道：“洛阳危急，丐帮一定会起而抵抗强敌的。啸风这孩子我是知道的，像他父亲一样，很有侠义精神。如果他是去了丐帮，那就一定不会在危急之际只求苟安，而和丐帮并肩作战的了。”说至此处，韩大维也感到胸中的热血在沸腾了！

此时已是清晨时分，旭日初升，金色的朝霞烧红了半边天，笼罩在层峦幽谷之间的浓雾，也给朝霞烧得只剩残烟缕缕，黑夜的帐幕撕开，人的眼界豁然开朗。

比起国家的兴亡，个人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韩大维感到胸中热血沸腾，昔日的雄风又好像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抖擞起精神，毅然说道：“瑛儿，咱们找啸风去！”

韩佩瑛吃了一惊，说道：“爹爹，你养息好了，再去不迟。”

韩大维道：“你怕爹爹老了，打不过鞑子么？洛阳纵在敌兵围困之中，爹爹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杀将进去！”他却不知，韩佩瑛是不愿意他见到谷啸风。

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之外，韩佩瑛也的确担忧她父亲的身体。韩大维虽然是由于精神兴奋，本来是苍白如纸的脸上抹上了一片红，但却好像病人回光返照的现象，红得有点怕人，绝不是健康的颜色。

韩佩瑛失声叫道：“爹爹，你怎样啦？”原来就在韩大维说到“杀将进去”的“杀”字之时，他作了一个挥刀一斩的姿势，身躯突然晃了几晃，摇摇欲坠！

韩佩瑛扶稳了父亲，只见父亲气喘吁吁，好半晌才说得出话来：“奇怪，难道我真是老了，不中用了？按理说是不该如此的呀？”

韩佩瑛道：“爹爹，你是刚才的激战用力过度了吧？你歇一歇运功试试，我给你守护。”她怀疑父亲已受了内伤，但她也深知父亲内功深厚，倘若不是很严重的内伤，只须行了“大周天”吐纳之法，便可以恢复元气的。

韩大维盘膝静坐，忽地只觉四脚酸麻，真气竟是不能运行如意，不由得暗暗吃惊，摇了摇头，说道：“不对，不对！”韩佩瑛惊道：“什么不对？”韩大维道：“我并不是受了内伤，倒好像是——”韩佩瑛道：“是什么？”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声音接下去道：“想不到七娘的毒酒这样厉害，你的爹爹是余毒未曾拔清，又发作了。”

韩佩瑛抬头一看，只见辛十四姑满脸张皇的神色，正在赶来。

韩佩瑛如获至宝，连忙说道：“辛女侠，请你救救我的爹爹。”

她把辛十四姑当作救命恩人，却不知这正是辛十四姑做的手脚。

辛十四姑的“金针拔毒”之法高明之极，但她可以金针拔毒，也可以用金针“驱”毒，把毒质驱赶，移到身体的任何部分，她刚才在牢房里给韩大

维疗毒，就是用“金针驱毒”的法子，把毒质赶到奇经八脉之中去。韩大维的功力得以暂时恢复，只是受到她的金针刺穴的刺激所致，效力一失，功力亦失。

辛十四姑道：“我正是为此赶来的。”当下取出金针，扎了韩大维的三处穴道，假献殷勤地问道：“你觉得怎样？”

韩大维胸中的烦闷之感爽然若失，但觉浑身好像泡在热水之中，虽然舒服，可懒洋洋的更提不起劲了。韩大维说道：“好是好了一些，可是——”韩佩瑛急忙问道：“可是怎样？”辛十四姑道：“可是却使不出气力，是么？”韩大维叹了口气，面对女儿说道：“恐怕爹爹不能陪你去找啸风了。”

辛十四姑道：“我已尽了我的所能了，孟七娘所用的毒药份量太重，你爹爹刚才又强用真力，斗那两个大魔头，如今毒已入了骨髓——”韩佩瑛又惊又急，不待她把话说完，便即问道：“还、还有得救么？辛女侠，请你给我爹爹想想办法。”

辛十四姑道：“救是有得救的，不过恐怕最少也得三个月，才能将余毒拔清。想要恢复功力，那就得在一年之后了。大维，你的家已被焚毁，你必须有间静室疗治，你若不嫌蜗居简陋，就请到我家中住下，如何？”

韩大维沉吟不语，韩佩瑛听说爹爹有救，心中一块石头放了下来，又见爹爹的面色确是好了一些，连忙说道：“爹，什么事情都没有身体紧要，难得辛女侠肯这样尽心照料咱们，你就安心静养吧，我，我也不找啸风了，我，我陪你好吗？”

韩大维是不愿意到辛十四姑家里居住的，可是他此际若是没人扶持，连走路也难，还能到何处容身？

韩大维无可奈何，想了一想，说道：“不，你还是去找啸风，三个月后，若是战事已过，你们再来陪我。”

辛十四姑巴不得韩佩瑛快快离开，说道：“韩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料你爹爹的。”

韩佩瑛见父亲坚持要她去找啸风，她是知道父亲的脾气的，若然不去，只怕更要惹他起疑，惹他生气，心里想道：“这位辛老前辈不惜冒险斗那两大魔头，不惜与七娘翻脸，将爹爹救了出来，她当然会尽心尽力医治爹爹的了。我丝毫不懂医学，也帮不了她的忙。”于是说道：“既然如此，女儿遵命就是。爹爹，我送你到了辛老前辈那儿，我就下山。”

韩大维已是没有气力多说话了，点了点头，说道：“其实你还是早去为佳。”

韩佩瑛送父亲到了幽篁里，见了辛十四姑的住处清雅绝俗，先就欢喜。辛十四姑带领他们父女进入一间房间，笑道：“大维，你看一看，这地方你可中意么？”

韩佩瑛抬头一看，只见琳琅满目，壁上挂的都是她家里所藏的字画。房间的布置，也和她家里的书房一模一样，韩佩瑛吃了一惊，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辛十四姑道：“我知道你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字画，那天我得到消息，匆匆赶去，可惜迟了一步，你已经落在孟七娘的手中，见不着你了。他们正在你的家中搜查藏宝。我保护不了你，但也要保护你心爱的东西，是我制止了他们，不许他们乱动。这些字画也是我给你搬回来的。”

韩大维重睹藏画如晤故人，心中自有一股说不出的欢喜。可是在欢喜之

中，也有一股难以明说的疑惧。隐隐觉得似乎有些什么不对。辛十四姑工于心计，他是早就知道的。十多年前，他的妻子突然给人毒死。凶手不知是谁，他就一直在怀疑是辛十四姑干的。但经过了今天的事情，他又在捉摸不定了。不过，无论如何，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觉得辛十四姑比孟七娘更可怕些。尽管辛十四姑救了他的性命，且又对他这样体贴。

韩大维心乱如麻，只好说道：“ 多谢你啦。我就像回到家中一样。 ”

韩佩瑛更是欢喜，说道：“ 爹，我就走了。 ”韩大维道：“ 你若进不了洛阳，可以找丐帮的人打听。一定要找着啸风。 ”韩佩瑛道：“ 是，孩儿知道，爹爹不用挂心。 ”

辛十四姑道：“ 韩姑娘，我不送你了。侍梅，你替我送韩姑娘下山吧。 ”

韩佩瑛走了一程，觉得这丫头似曾相识，正想动问，侍梅已先说道：“ 韩小姐，你还记得我么？我就是那天送奚小姐到孟家去的那个丫头。 ”

韩佩瑛想了起来，笑道：“ 原来是你，怪不得这样眼熟。 ”

侍梅道：“ 韩小姐，那位奚小姐肯冒这样大的危险去救你，你们一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了。 ”

韩佩瑛道：“ 不错，我们虽没有义结金兰，但亦已是情如姐妹。 ”说至此处，心中不由得暗暗觉得有点愧对奚玉瑾，她相信奚玉瑾绝不会下毒害他父亲的，但如今却使她蒙上不白之冤。

侍梅道：“ 韩小姐，我拜托你一件事情。 ”

韩佩瑛道：“ 什么事情？ ”

侍梅道：“ 捎一样东西给我们侄少爷。 ”

韩佩瑛诧道：“ 你们的侄少爷？我不认识他呀！ ”

侍梅道：“ 他是和奚小姐一起走的，他们二人已经定了亲了。你见着了奚小姐，一定就可以见着他了。 ”

韩佩瑛吃了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 你说什么？奚小姐和你们的侄少爷订亲了？ ”正是：

姻缘岂是生前定？乱点鸳鸯事亦奇。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两大魔头来夺宝　一双鸳侣各分飞

侍梅道：“是呀，这事我也料想不到，他们相识还不到一天。头一天晚上见面，第二天早上就，就……”韩佩瑛道：“就怎么样？”侍梅道：“我们的侄少爷就把订婚戒指套在这位奚小姐的指上了。”

韩佩瑛蓦地想起，当她爹爹喝了九天回阳百花酒，突然发现中毒之时，孟七娘怒气冲冲地赶来，不由分说，就要把奚玉瑾置于死地。后来她在奚玉瑾的衣袋中找到了一枚戒指，这才住手不杀奚玉瑾的。韩佩瑛仿佛记得孟七娘当时好像说了一句话，说是看在这枚戒指的份上，才放开奚玉瑾的。另外她好像还提起一个人的名字，只因韩佩瑛当时吓得呆了，没有听得清楚。

韩佩瑛道：“你们的侄少爷叫什么名字？”

侍梅道：“他名叫辛龙生。”

韩佩瑛失声叫道：“不错，孟七娘说的正是龙生二字。”

侍梅一听便即明白，笑道：“当然是不会错的了，这枚戒指正是孟七娘给我们的侄少爷，留给他作娶妻的聘礼的。”笑得甚是凄凉。

“难道这当真是一枚订婚戒指？但奚玉瑾为了啸风，不惜破坏我的婚事，闹出了围攻百花谷的风波。她又怎会和别人订婚呢？”可是孟七娘为什么见了这枚戒指就肯饶了奚玉瑾？这个丫头说的，恐怕也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言？”韩佩瑛越想越是糊涂，不由得半信半疑了。正因她全副心神在想着这件“离奇”之事，以至对侍梅莫名其妙的异样笑声，也没有留意了。

侍梅也没有发觉韩佩瑛的面色不对，还在笑着说道：“这才真是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呢！韩小姐，你不为他们欢喜么？”

韩佩瑛讷讷说道：“欢喜，欢喜……但我不敢完全相信呢。”侍梅道：“你见着他们就相信了。”韩佩瑛道：“对啦，你刚才托我捎什么东西？”

侍梅取出一个绣荷包，说道：“这是侄少爷叫我绣的，他忘了带去，麻烦你给我带给他。”韩佩瑛颇感诧异，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绣荷包，侍梅如此郑重其事？

侍梅道：“我们虽是下人，但也不能失信。这是我答应给他绣的。”原来侍梅一直在暗恋着幸龙生，希望他见了这个绣荷包，纵然不会回心转意，至少也该记得她。

韩佩瑛自己也是心事重重，无心多问，当下将绣荷包收了起来，说道：“好吧，我倘若见着他们，给你转交便是。”

韩佩瑛下了山，心里想道：“玉瑾如今不知身在何处？这件事情，只有见着她才能明白了。”

奚玉瑾此时正在和辛龙生去找她的哥哥，可是他们却走错了路。

原来那日奚玉瑾和碧波躲在山洞里偷听，偷听任天吾的大弟子余化龙和朱九穆谈话，初时他们在房间里没有发觉，后来在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却听到了山洞里似有声息了，他们一时间还不敢断定是否有人。

余化龙十分机警，狡猾亦不亚乃师，立即打个手势，向朱九穆示意，叫他不可马上搜索。却将任天吾代丐帮押运韩大维的藏宝的路线故意说错，诱令偷听的人上当。这一招奚玉瑾虽然聪明却也没有料到，她和辛龙生跟着错误的路线追下去，结果当然是越走就和任天吾这帮人距离越远了。

且说奚玉瑾的哥哥奚玉帆担当任天吾的副手，护送这批宝藏，他只知道任天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辈，却怎知道任天吾心怀叵测，正在和敌人

串同来谋夺这批宝藏。这批宝藏是要护送到距离洛阳五百里外的紫萝山去送给义军的，山道崎岖，驴车载重，本来就走得慢了，任天吾力持稳重，一不许走夜路，二不许“轻率”通过险峻之处，必先派人先行探路，回报之后，方许前进，而他所选择的这条路线，偏偏又是最为荒凉，险处最多的。他的理由是必须保密，所以绝不能走人多的大路。这样一来，走得更慢，每天至多不过走五六十里路，奚玉帆虽然心急如焚，却也无可奈何。而且他知道任天吾老成持重，迟到两天总胜于途中出事，自己年轻识浅，也不敢另作主张，一切听他安排。

任天吾走了七八天，兀是不见西门牧野和朱九穆那班人按照计划来到，心中也是十分焦急。这一天来到了青龙口，走出山口，就是紫萝山义军的势力范围了，任天吾又下令停止前进，叫人先去探路。

奚玉帆道：“这是最后一道险关了，不如稍微冒险，赶快过去，免得夜长梦多。”

任天吾道：“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一程，尤其需要小心。”暗自思量：“糟糕，糟糕！难道余化龙竟没见着西门牧野么？今天他们若是不来，可就没有机会了。”

奚玉帆道：“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叫探路的人走远一些，和紫萝山的义军取得了联络，请他们前来接应。”

任天吾想了一想，说道：“也好，那么就是你去吧。”心想支开了奚王帆，若然找到机会，那就可以更便于行事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胡笳声响，一队骑兵突然从山上驰下，四面展开，迅速便把丐帮的车队包围起来。骑兵是蒙古骑兵，领头的两个人正是西门牧野和朱九穆。原来他们二人在那天激战之后，各自受了一点伤，故此来慢了两天。至于这一小队骑兵，则是蒙古军中精选的武士。

这两大魔头同时来到，任天吾自是喜出望外。当下装作又惊又怒的神气，拍马向前，喝道：“任天吾在此，可不容你们鞑子猖狂！”唰唰两剑，首当其冲的两名蒙古军官登时落马。用的劲力恰到好处，剑锋划破了这两名军官的甲衣，却连他们的皮肉都没伤着。

西门牧野喝道：“好呀，任天吾！你本来不是丐帮的人，却来丐帮作保镖。你这老儿爱管闲事，我且看看你有什么本领？”声到人到，呼的一掌拍出，腥风扑鼻，在任天吾左右的两名丐帮头目给这腥气一冲，晕了过去。

任天吾叫道：“你们后退，让我对付这个魔头！”朱九穆哈哈笑道：“如今乃是两国之争，谁和你讲究单打独斗的江湖规矩？放箭！”一声令下，飞箭如蝗。

丐帮弟子舞起藤牌防身，但驾车的骡马和胯下的坐骑却是无法保护，转眼间都给射毙。丐帮弟子奋勇向前，和蒙古骑兵步战。马上和马下交锋，丐帮弟子甚是吃亏。

任天吾的坐骑也给乱箭射毙，西门牧野大喝道：“任老头儿，知道厉害了么？”任天吾喝道：“叫你见识我的七修剑法！”青钢剑扬空一闪，抖起了七朵剑花，西门牧野的坐骑双目给他刺瞎，四蹄屈地，西门牧野也跳下马来，冷笑说道：“别人怕你的七修剑法，我却不惧。七修剑法又怎么样，看你能奈我何？”掌风剑影，假戏真做，打得十分激烈。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旁人竟是插不进手来。

奚玉帆展开百花剑法，身似水蛇游走，专削蒙古骑兵的马足，剑光所及，

健马哀号，转眼之间，也有十多个蒙古骑兵给他杀得滚下雕鞍。双方混战的形势，渐渐拉平。

朱九穆见是奚玉帆，哈哈一笑，说道：“ 好小子，你是我手下败将，也敢逞能？ ” 奚玉帆喝道：“ 我正要找你这老魔头算帐，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

朱九穆冷笑道：“ 凭你这点微末之技，也能伤得了我么？ ” 奚玉帆拼着豁出性命，咬紧牙根，狂风暴雨般的攻去。朱九穆发出了“ 修罗阴煞功 ”，掌风呼呼，寒飙卷地，周围数丈之内，好像变成了冰窟，旁人也是不能立足其间。

朱九穆连发数掌，只见奚玉帆面色铁青，显然是受到了阴寒毒气的侵袭，但剑法依然未乱，倒是不禁一怔，想道：“ 才不过两个月，怎的这小子的功力似乎大大增进了？ ” 殊不知这不是奚玉帆的功力大增，而是因为他自己在那天和韩大维硬拼了一掌，元气大损，修罗阴煞功的威力也打了折扣的缘故。

另一方面，奚玉帆又因为喝了“ 九天回阳百花酒 ”，身体确也增进了可以抵抗寒毒的功能。

但虽然如此，双方的功力毕竟还是相差甚远，奚玉帆仗着“ 九天回阳百花酒 ” 的功效对抗朱九穆业已打了折扣的修罗阴煞功，开头二三十招，还可以勉强对付，三十招过后，只觉如坠冰窟，越来越冷，皮肤起栗，牙关也禁不住格格打战了。

这队蒙古骑兵，乃是大军中精选出来的武士，人人都是十分剽悍。丐帮弟子也是人人抱了必死之心，奋勇抵抗。

一场恶斗，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蒙古骑兵的损失比丐帮多了一倍以上，可是由于双方众寡悬殊，蒙古骑兵本来的人数是比丐帮多了三倍的，互有死伤之后，尽管蒙古骑兵伤亡的更多，但却也更占到了优势了。

奚玉帆眼看丐帮弟子伤亡累累，心里又惊又怒，但在朱九穆的掌力笼罩之下，自身难保，却又如何能够冲出去救援？

朱九穆哈哈笑道：“ 好小子，那日给你侥幸逃脱，如今在这绝路，你还想有人来帮你吗？嘿，嘿，今日只怕你是有翅难飞了！你还不甘心束手就擒吗？ ”

眼看丐帮就要一败涂地了，不料朱九穆话犹未了，忽见三骑快马如飞而至，为首的一人喝道：“ 原来又是你这两个老贼在这里横行霸道，好呀，今日我们就要决雌雄！ ” 来的这三个人正是公孙璞、宫锦云和谷啸风。朱九穆和他们都是曾经交过几次手的，宫锦云也还罢了，公孙璞和谷啸风的武功却是与他相差不远。而且宫锦云虽然较弱，她的父亲黑风岛主宫昭文却是他最顾忌的一个人，如今宫锦云和这两个本领高强的少年联袂而来，朱九穆纵然艺高胆大，也是不禁暗暗吃惊了。

原来谷啸风那日找不着奚家兄妹，却碰上了公孙璞和宫锦云。三个人遂同往丐帮打听消息。

路上宫锦云说道：“ 谷大哥，我是肚皮里装不住话的，你休怪我直言。 ” 谷啸风已知她的脾气，笑道：“ 宫姑娘有话但说无妨 ”

宫锦云道：“ 依我看来，你的舅父只怕不是好人。 ”

谷啸风怔了一怔道：“ 何以见得？ ”

宫锦云道：“ 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着奚姑娘吗？老实告诉你吧，她是给你的舅父骗走的。 ” 当下将她躲在韩佩瑛的绣床之下所见所闻的事情都对谷

啸风说了，谷啸风这才知道，原来任天吾竟然造谣说他和韩佩瑛幽会、私逃，不禁大为气愤。

宫锦云又道：“我看你的舅父到韩大维的家里来，根本就没有安着好心。我亲眼看见他在韩姑娘的房中翻箱倒箧，也不知是要找寻什么。看来多半是想趁火打劫！”

谷啸风对这个舅父殊无好感，心里想道：“舅父曾经在我的面前极力诋毁韩伯伯，说韩伯伯是私通蒙古的奸细，如今已证明是假的了。但却不知他是挟嫌造谣，还是由于误会所至。若是后者，那还情有可原。”又想：“不过妈虽然和他失和，兄妹从不往来。但妈也说，舅父虽然专横固执，但为人还是方正的。

在武林中舅父也算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该不至于是觊觎韩家的宝藏吧？”

这天晚上，他们混在难民之中进了洛阳，当晚就见到了丐帮的总舵主陆昆仑。

从陆昆仑口中，谷啸风知道了奚玉帆已经来到，并且是跟着任天吾押运韩家那批宝藏去给义军去了。

谷啸风吃了一惊，官锦云却在旁冷冷说道：“如何？现在就快要到了水落石出之时了！”

陆昆仑莫名其妙，说道：“宫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谷啸风因为兹事体大，不敢隐瞒，说道：“宫姑娘疑心我的舅舅觊觎韩家的宝藏。因为她曾经见到舅父在韩家搜索。”陆昆仑怫然说道，“任老先生德高望重，怎会如此？”

宫锦云冷笑道：“只怕到了你们相信之时，后悔亦迟了。”

谷啸风连忙说道：“宫姑娘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即使是看错了我的舅父，我也不会怪她的。陆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三人也赶去帮忙押运这批宝藏如何？”

公孙璞也是爽直的人，说道：“不错，这倒不是为了防范谷兄的舅父。人多一些，风险也总可比较少些。”

陆昆仑是相信任天吾的，但听了谷啸风的话，谷啸风也似乎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舅父，想了一想，便道：“也好。有谷贤侄和你们两位同去，我当然是更可以放心了。”

且说谷啸风他们三人及时赶到，谷啸风看见任天吾正在和西门牧野恶斗，虽是吃惊，心上的一块石头却也落了地，想道：“毕竟是我错疑了舅父了。”

奚玉帆和任天吾的形势都是十分危险，谷啸风由于感到错疑舅舅，内疚于心，说道：“公孙大哥，我去斗西门老贼，请你对付这姓朱的老魔头。”

公孙璞道：“好！”举起玄铁宝伞，当作五行剑使，一招“举火撩天”，刺将过去，朱九穆识得厉害，侧身还了一掌。

奚玉帆脱出身来，便与宫锦云联手，狠杀蒙古骑兵，救出许多被包围的丐帮弟子。混战的局势，渐渐又有利于丐帮了。

谷啸风看见公孙璞力战朱九穆，并没吃亏，放下了心。忽听得任天吾一声大叫，喝道：“老魔头，我与你拼了！”抬头一看，只见任天吾给西门牧野一掌打个正着，任天吾迅速还了一剑，这一剑也刺伤了西门牧野的左肩。

任天吾叫道：“可惜可惜，算你这老魔头侥幸，没有刺穿你的琵琶骨。”

西门牧野冷笑道："任天吾，看你这几根老骨头还能够挡得我的几下化血刀！"两人口中骂战，手底又已交锋。

谷啸风见舅父口喷鲜血，显然已是伤得甚重，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疾冲过去。挡道的素古官兵哪里遮拦得住？谷啸风运剑如风，转眼间连杀数人，蒙古兵只好两面分开，让他过去。可是那些蒙古兵虽然遮拦不住，也毕竟阻慢了他片刻。

就在这片刻之间，任天吾与西门牧野又已各自下了一招"杀手"，比刚才更见骇人心魄！西门牧野双掌齐出，击中了任天吾的胸膛，任天吾大吼一声，像皮球般地抛了起来。西门牧野小腹中了一剑，血水也在不断流出，衣裳都染得一片殷红了！

谷啸风如飞赶来，喝道："老贼休得猖狂！"出手便是"七修剑法"中的精妙杀着，剑花错落，一招之间，遍袭西门牧野的七道大穴。

西门牧野冷笑道："好小子，你来送死，那是最好不过！我就让你们两舅甥同时同日去见阎王吧！"

一掌劈来，腥风扑鼻。只见剑光流散，恍似天上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谷啸风的一剑刺七穴的"七修剑法"，竟是连他的衣角也没沾着，便给荡开了。这刹那间，谷啸风只觉胸口作闷，几乎就想呕吐。谷啸风连忙运用少阳神功，真气从胸口的"璇玑穴"下沉丹田，这才稍稍舒服一些。

谷啸风暗暗吃惊，心里想道，"这老魔头给舅舅接连刺了两剑，伤得也不是轻呀，怎的还有如此功力？看来我今日只有一死与他相拼了！"谷啸风拼着豁出性命，倒是比刚才沉着得多。

西门牧野也是吃惊不小，心里想道："我的化血刀居然奈何不了这小子，只怕我纵能胜他，也得在百招开外了。不如丐帮还有没有后援，倘若多来几个强手，这可就要夜长梦多了！"

原来西门牧野因为前几天与韩大维硬拼一掌，元气也未曾完全恢复。谷啸风所练的"少阳神功"，本来是抵御"修罗阴煞功"最有功效的，对付"化血刀"稍差一些，但因西门牧野元气未曾恢复，故此也还可以勉强应付。

任天吾在地上爬起，满面血污，颤巍巍的又走过来了。

谷啸风叫道："舅舅，你歇一歇吧，让甥儿对付这个老贼。"

任天吾喘着气叫道："啸风，还是你退下的好。谷家一脉单传，你若有错失，叫我何颜见你母亲？舅舅活了一大把年纪，死不足惜，舍了这几根老骨头，和这老魔头拼了就是。"不理谷啸风的劝阻，挥动长剑，东一指西一划的又加入了战团。

西门牧野哈哈大笑，说道："你们两舅甥也不必互相顾惜了，我成全你们就是！"呼呼两掌，杀手招数，全是向任天吾击去。谷啸风劝阻不了舅父，只好慌忙替他招架。

谷啸风哪里知道，他的舅父和西门牧野乃是假戏真做，任天吾根本就没有受伤，西门牧野也只是肩头给剑尖划损了一点皮肉而已。至于小腹所中的那一剑，则完全是假装出来的。他的衣内放了一块牛肉，那一剑是割开牛肉，沁出血水的。

公孙璞那边才是真正的性命相搏。朱九穆的功力本来比公孙璞稍胜一筹，也是因为元气未曾完全恢复，刚好和公孙璞扯了个直。

但公孙璞的玄铁宝伞，却是一件武林异宝，合起来可以当作五行剑使，撑开来又可当作盾牌。这么一来，就变成了反而是朱九穆稍稍吃亏了。

激战中公孙璞一招“大漠孤烟”，玄铁宝伞向朱九穆的咽喉刺去，朱九穆怒道：“好小子，胆敢如此欺我！”使出大擒拿手法夺他宝伞，左掌则以修罗阴煞功击他肋骨，哪知公孙璞的剑法奇幻无方，朱九穆一抓抓来，他已倏地变刺为劈，朱九穆一掌打着伞骨，伞骨是玄铁做的，坚逾金铁，“蓬”的一声，震得朱九穆的腕骨就像断了一般。

朱九穆这才蓦地记起，对方用的乃是玄铁宝伞。吃了大亏，暴跳如雷，喝道：“好小子，你恃着有玄铁宝伞，就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吗？今日若不杀你，誓不为人！”盛怒之下，不惜耗损真力，接连使出了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

公孙璞撑开宝伞，冒着狂风，仍然向朱九穆连施攻击。风声呼呼，宝伞滴溜溜地转，公孙璞亏得有宝伞挡着寒风，但牙关仍是不禁冷得格格作响。

公孙璞冷笑道：“你这老贼本来就不是人！好，你如今已是黔驴技穷了吧，却又能奈得我何？”

朱九穆接连使了几次修罗阴煞功，感到气力不加，正自暗暗叫苦。公孙璞调匀气息，蓦地跨上一步，喝道：“你会使邪派毒功，难道我就不会？好，如今也叫你看我的！”一掌从宝伞下面打下来，掌心如血，发出了一股腥风。

朱九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公孙璞使的正是“化血刀”的功夫。朱九穆和西门牧野是老搭档，当然识得这门毒功的厉害，见公孙璞掌心如血，看来他的这门功夫似乎比西门牧野练得更纯，朱九穆元气业已受损，自忖难以抵御，焉得不惊？

眼看这一掌就要打到自己身上，而公孙璞撑开了的玄铁宝伞又封闭了侧身闪避的退路，朱九穆无可奈何，只好不顾体面，忙把身躯一矮，几乎是伏到了地上，像丧家之犬一般的从宝伞下面钻出去。饶是他钻得快，屁股也给伞尖戳了一下，玄铁宝伞的伞尖锋利不亚刀剑，登时戳得他血流如注，咬着牙还不敢哼声。

朱九穆哪里知道，公孙璞的“化血刀”虽然是练得较纯，但论功力却是不如西门牧野。朱九穆倘若敢和他硬拼一掌的话，纵然元气未复，也绝计不会受伤。

奚玉帆和宫锦云看见公孙璞获胜，登时精神大振，齐声欢呼，杀得那些剽悍的蒙古骑兵也不能不四散逃窜！

西门牧野见朱九穆败得如此狼狈，也不禁吃了一惊，大怒喝道：“好呀，我先要了你这老儿的性命，再收拾那两个小子！”

任天吾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这出戏也该收场了。”当下佯作奋不顾身的模样，西门牧野一掌打来，他非但不躲，反而硬冲过去，喝道：“老魔头，我与你拼了！哎哟，哟！”给西门牧野一掌打个正头，长剑脱手飞上半空！“哇”的又是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

谷啸风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连忙抱住舅舅，疾向后退。他本来就打不过西门牧野，如今只得一只手应敌，而且又不知舅舅生死如何，不免心烦意乱。这么一来，如何还能是西门牧野的对手？

奚玉帆、宫锦云飞身过来救援，公孙璞紧紧盯着朱九穆，不让他过去和西门牧野联手。

奚、宫二人尚差几步就要赶到，只听谷啸风一声大吼，左肩血肉模糊，原来他也给西门牧野打了一掌了。

大吼声中，谷啸风唰的一剑刺去，西门牧野想不到他在重伤之下居然还

敢拼命，冷不及防，也给他刺了一剑，可是这一剑刺不着要害，西门牧野受的只是轻伤，但也吓得他不能不连退了几步。

奚玉帆、宫锦云双双赶至，宫锦云剑中夹掌，使出了家传绝学的七煞掌功夫，西门牧野识得这是黑风岛主宫昭文的独门掌法，心里想道：“这几个小辈都有来历，实是不可小觑。”因为他功力亦是未曾完全恢复，一时间又摸不清宫锦云武功的深浅，而奚玉帆的剑法他也有点顾忌，是以倒也不敢鲁莽扑前，当下横掌当胸，静观敌势。

奚、宫二人志在救人，并非想和西门牧野拼命。西门牧野采取守势，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奚玉帆忙把谷啸风扶起，见他面如金纸，显然是伤得不轻。奚玉帆大吃一惊，问道：“谷兄，你怎么啦？”

“化血刀”的毒性非常厉害，谷啸风只觉伤口火辣辣作痛，转瞬之间，半边身子已是感到麻木不灵。但谷啸风的心头还是清醒的，暗自想道：“男儿马革裹尸，死何足惧？但舅舅一世英名，我绝不能让他受敌人所辱！”他哪里想得到正是他那位在武林中“德高望重”的舅舅和敌人勾结，他才会受到这样重伤的。

谷啸风吸了口气，以残存的精力暗运少阳神功，推开了奚玉帆，说道：“我没事，你赶快救护我的舅舅要紧！”

任天吾在地上挣扎，打了个滚，以肘支地，十分吃力的样子爬了起来，叫道：“你们不必顾我，我这几根老骨头业已打算埋在这里，我，我和这老魔头拼啦！”颤巍巍地走了两步，“哇”的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奚玉帆也是像谷啸风一样，做梦也想不到任天吾是在做戏！只道任天吾果然是比谷啸风伤得更重，当下瞿然一省，想道：“不错，任老前辈是一队之主，他受了重伤，我怎么置之不理。”虽然不放心谷啸风，也只好暂且将他放开了。

奚玉帆跑过去不理任天吾的挣扎，便将他背了起来。任天吾仍在大呼小叫地嚷道：“解给义军的军饱不能落在鞑子手里！”奚玉帆道：“是，我们定当尽力而为。”谷啸风道：“舅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就让玉帆背你突围吧！”

任天吾又吐了一口鲜血，装作气愤不堪的样子骂道：“你， 你这是什么话？我，我绝不能让你们这样做！”他这几口鲜血倒是真的暗运内功吐出来的。吐了几口鲜血，精神也觉有点困倦，伏在奚玉帆的背上，装作晕了过去，动也不动了。

朱九穆在公孙璞手下吃了大亏，再度交锋，己是胆怯。斗了几招，无心恋战，摆脱了公孙璞赶忙过去和西门牧野会合。

朱九穆是曾经和宫锦云交过手的，知道她在这几个“小辈”之中，实是本领最弱的一个。见西门牧野对她好像有点顾忌，便即说道：“西门兄，把这女娃儿交给我，你发落这几个小辈吧！”

公孙璞随后赶到，西门牧野已经知道他是公孙奇的儿子，自己偷了公孙奇的毒功秘笈，当今之世，将来有可能制服他的就只有一个公孙璞了。西门牧野咬了咬牙，心里想道：“这小子一日不除，我一日不能安枕！”

西门牧野喝道：“好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那你就来领死吧！”双掌一搓，两大毒功同时发出。左掌用的是“化血刀”，腥风扑鼻；右掌用的是“腐骨掌”，竟然发出一股尸臭气味，中人欲呕。西门牧野练成两大毒功以来，这次还是第一次同时使用。

公孙璞的“化血刀”已经练到了第八重，“腐骨掌”的火候尚浅，不敢用这门毒功和他硬拼，当下仍以玄铁宝伞抵敌，一招“玄鸟划砂”，伞尖指向西门牧野掌心的劳宫穴。

公孙璞的武功得自当世三位武学宗师的传授，这招“玄鸟划砂”就是柳元宗所传授的上乘刺穴剑法。

西门牧野吃了一惊，心道：“这小子学的武功真杂！”他是个识货的大行家，一见公孙璞使出这招剑法，自是不敢轻敌躁进，在距离八尺之处，用劈空掌发出两大毒功应战。

西门牧野功力未完全恢复，公孙璞也是经过了和朱九穆的一番恶斗，真力颇有损耗，仗着玄铁主伞之利，双方才恰恰打成平手。

另一边宫锦云可就不是朱九穆的对手了，朱九穆虽然伤得不轻，但他发出的“修罗阴煞功”仍是令得宫锦云如坠冰窟，浑身发抖。

奚玉帆背着任天吾上前和宫锦云联手，处处要提防任天吾又再受伤，两人联手，仍是抵敌不住。

剽悍的蒙古骑兵又围拢来，丐帮弟子人人都是奋不顾身的死战，可是毕竟寡不敌众，双方伤亡增加，蒙古骑兵还有数十人之多，丐帮弟子却只剩十多个了。

谷啸风运功御毒，扶剑力战，只觉手足渐渐麻木不灵，杀了几个蒙古兵，身上又添了几处伤。

此时运宝的骡车已经给蒙古兵劫去，谷啸风忍着疼痛，叫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紧要的是人，你我赶快保护我的舅舅回丐帮报信吧！”

公孙璞见大势已去，亦已无心恋战，当下一个转身，以闪电般的攻击助宫锦云迫退了朱九穆。西门牧野扑来，刚好又给他的宝伞挡住。

奚玉帆不放心谷啸风，叫道：“公孙大哥，请你照料谷兄！”公孙璞且战且走，正要过去和谷啸风会合，忽见谷啸风一声长啸，招来了一匹坐骑，那匹坐骑四蹄屈地，谷啸风跨上马背，冲了出去。正是：

可叹英雄冒锋镝，却遭奸计险亡身。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巧布毒谋伸黑手　惊闻噩耗碎芳心

谷啸风是抱着拼了一死的决心冲出去的，因为他自知伤得甚重，不愿意拖累别人。如果他不是冒险冲出去，奚玉帆和公孙璞一定要分出精神来照顾他。

“敌强我弱，我们保护舅舅，只怕也还未必能够突围，我岂能要他们分出人来照料？”谷啸风心想。正因为他想到了任天吾比他伤得更重，因此才决心牺牲自己，但求保得舅舅的平安。

谷啸风骑的那匹“小白龙”是训练有素的名驹，听得主人的啸声便跑过来，可怜谷啸风已是不能纵身上马，幸亏“小白龙”善解人意，屈下膝来就他，谷啸风这才能够跨上马背。

公孙璞大吃一惊，连忙击毙一名蒙古骑兵，正要抢他的坐骑，西门牧野业已赶来，将他拦住。只听得“小白龙”一声长嘶，跳起一丈多高，闪过了几支长矛的攒刺，突围而去。

数名蒙古军官紧追不舍，他们都是从大军之中挑选出来的善于骑射的好手，小白龙虽然是匹骏马，但因谷啸风伤得太重，必须拉紧马缰，方能坐稳，以至小白龙不能放尽脚力。不消多时，四名蒙古军官，已是追上了他。

谷啸风喝道：“挡我者死，让我者生！”一个“镫里藏身”，轻舒猿臂，抓着了两支刺来的长矛，他虽是受了重伤，这两个军官也还敌不住他的内力。随着谷啸风那声大喝，那两个军官同时给他拖下马来。

谷啸风夺过了两支长矛，回过头来，反手一掷，只听得一声惨呼，又一个军官给他掷来的长矛从前心穿入，后心穿出，毙于马下。

但另一个军官却挥刀打落了他的长矛，原来这个军官名叫毕鲁花，乃是成吉思汗手下的“金帐武士”，曾跟随成吉思汗转战欧洲，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任大汗，升任毕鲁花为一等待卫。这队蒙古骑兵就是由他统领的。

毕鲁花是蒙古军中极有名的神箭手，武功也很不弱，打落了谷啸风的长矛，冷笑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神箭！”拉开了铁胎弓，弓如满月，箭如流星，嗖嗖嗖发出了三枝连珠箭。

谷啸风闪开了第一枝，用剑拨落了第二枝，气力已经用尽，第三枝箭射来，正中他的坐骑，小白龙着了箭伤，跑得更急，谷啸风给抛了起来。此时正跑到一处悬崖之上，谷啸风便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从半空中坠下深谷。

公孙璞和奚玉帆尚在和蒙古兵混战之中，远远的看见谷啸风中箭落马，这一惊端的是非同小可！此时他们虽已抢到了坐骑，但蒙古兵亦已合围，急切之间，他们哪里能够突围而出？

丐帮弟子已是伤亡大半，有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有人回去报信！”

伏在奚玉帆背上的任天吾忽地发出几声断断续续的呻吟，声音十分凄惨，好像受伤的野兽号叫一般。

奚玉帆吃了一惊，只道他受了乱箭所伤，连忙问道：“任老前辈，你怎么啦？”任天吾装作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含含糊糊他说了几个字，奚玉帆只隐约听得清楚一个“我”字，却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旁边一个丐帮弟子告诉他任天吾并没有受到箭伤，奚玉帆这才稍稍放心。

奚玉帆看见谷啸风中箭坠马之时，本来是想拼死冲出去救他的，丐帮弟

子的话和任天吾的呻吟却像当头棒喝，突然提醒了他，令他记起了自己所负的责任。

奚玉帆惊魂稍定，心里想道：“我是任老前辈的副手，这一队押运宝藏的丐帮弟子是由我们带领的，如今任老前辈已受重伤，这副担子只能由我独力担承了。那几个丐帮弟子说得不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一，是应该有人回去报信；第二，我应该保护受了伤的丐帮弟子突围脱险，决不能令他们全部伤亡，能够多活一个就是一个；第三，更要紧的是保得任老前辈生命安全，他伤得这么重，若不赶快突围找得安全之所给他医治，即使他不再受伤；也是要耽误了。唉，啸风兄坠下悬崖，恐怕是难有生还之望了。倘若我只是找到了他的尸体又有何用？不错，他是我的妹夫，但我又岂能为了他一个人而连累了大家？”

谷啸风刚才突围的方向是朝着紫萝山那边跑的，那条路上如今已是布满了蒙古骑兵。奚玉帆如果要率领丐帮弟子回去报信，那就是走回头路和谷啸风坠马之处恰恰是相反的方向了。奚玉帆想到不能因私废公，心意立决，咬牙叫道：“大伙儿冲回去！”公孙璞击败了朱九穆，挥舞玄铁宝伞，当前夺路。蒙古骑兵因为已劫得宝车，目的已达，也就无心逼使丐帮作死战了。西门牧野虽然想把公孙璞和奚玉帆杀掉，但因他也受了伤，伤得虽然不算很重，自忖没有朱九穆帮手，独自也奈何不了他们，蒙古兵既然无心恋战，他也只好让开条路。奚玉帆率领残余的丐帮弟子，遂得顺利的突围而走。跑了一程，奚玉帆回头一望，后面并无追兵，这才松了口气，把任天吾放了下来。

任天吾装得很像，奚玉帆、公孙璞都以为他当真是受了很重的内伤，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弄假。奚玉帆给他服下了善治内伤的小还丹，公孙璞还用了正宗的内功心法替他推血过宫。

过了一会，任天吾装作复苏的样子，吐了一口带血的浓痰，坐了起来，张口说话。一说话就责备他们：“我叫你们不要管我的，你们为何不听我的说话！啸风呢？他是不是——唉，为了我这几根老骨头，倘若断送了我啸风甥儿的性命，叫我怎好意思活着去见他的母亲啊！”

奚玉帆见任天吾一开口就问起谷啸风，不由得心痛如绞。想道：“任老前辈倘若知道谷兄已遭不幸，只怕更是痛不欲生了。”为了避免令到任天吾受到刺激，只好隐瞒真相，说道：“任老前辈放心，谷兄，他，他已经脱险了。”

任天吾半信半疑的神气，紧紧追问：“他已经突围了么，那为什么他又不和你们一起？”

奚玉帆只好继续说谎：“他与我们分道扬镳，我们回丐帮报信，他到紫萝山去请救兵。希望得到紫萝山义军的帮助，还可以截回被劫的宝藏。他的坐骑跑得很快，蒙古兵没有追上他。”

任天吾作出松了口气的模样，脸色稍见缓和，但仍是摇了摇头，说道：“我还是放心不下。他单骑突围，怎保得没有意外？除非你们找着了他，将他带到我的面前，让我亲眼看见了他，我才能放心得下。”

奚玉帆道：“我们当然是要去打听消息，不过现在你老人家病体未愈，回丐帮报信之事也是不容或缓，还是等到你老身子好了，我们再去找他如何？”

任天吾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叹了口气，说道：“都是我几根老骨头误事，累了啸风，也累了你们。你们要赶着回去报信，请你们将我留下来吧。

不必再让我拖累你们了。”

奚玉帆道：“这怎么可以！”正在一个装模作样，一个苦苦相劝之际，忽见路上尘大起，一队蒙古军马在山上出现，向南奔驰。

奚玉帆初时只道这队军马是来搜索他们的，慌忙把任天吾扶到密林深处躲藏。待到蒙古骑兵过尽，不见有人上山，大家方始放心。

公孙璞忽道：“不好！”宫锦云道：“鞑子兵没有发现我们呀，怎的还不好吗？”

公孙璞道：“蒙古大军向南驰奔，只怕洛阳已经失陷了。”

他们出来之时，洛阳已是在危急之中，现在已经过了七八天，洛阳失陷也并不是意外之事。众人听得公孙璞这么一说，自是难免担心。

奚玉帆道：“这条路已经发现了鞑子的大军，再往前走，风险太大，不如让我先去探听探听消息。”公孙璞道：“好，我们会照料任老前辈的，你放心去吧。”

公孙璞、宫锦云和任天吾三人在树林里住了一晚，这一晚公孙璞继续以本身真力，助任天吾疗“伤”，任天吾乐得受益。

第二日中午时分，公孙璞和一个叫化子回来，这叫化子是丐帮洛阳分舵的一个香主。

任天吾急不可待地问道：“洛阳怎么样了？”这丐帮弟子垂头丧气地说道：“洛阳在三日前已给鞑子攻入。唉，想不到任老前辈你也受了伤，这可怎么好呢？”

公孙璞道：“陆老帮主和刘帮主呢？”

这丐帮弟子说道：“刘舵主不幸在城破之日牺牲了，陆帮主率领本帮弟子突围，准备撤过黄河以南，和绿林盟主柳女侠率领的义军会合。”

刘赶驴性情豪爽，侠义可风，公孙璞与奚玉帆等人虽然和他只是一面之交，听得他不幸战死的消息，人人都是十分难过。

这丐帮弟子继续说道：“我奉了陆帮主之命，留下来准备和你老联络，我正想到紫萝山打听消息，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唉，更想不到——”他不忍再说下去，顿了一顿，问道：“任老前辈，你伤得重吗？”

任天吾道：“你不必管我伤得重还是不重，商议大事要紧。如今宝车已经被劫，洛阳也失陷了，你们说该怎样办？”

奚玉帆道：“依小侄之见，洛阳已经失陷，我们留在这儿，也是无能为力，不如大伙儿去投奔柳盟主。”

公孙璞和宫锦云想起韩佩瑛曾劝他们投奔绿林盟主柳清瑶之事，齐声说道：“不错，除了这条路只怕也没第二条路好走了！”

任天吾冷冷说道：“大家都走了，那么谷啸风的死活就不必管了么？”

奚玉帆、公孙璞那日亲眼看见谷啸风中箭坠马，跌下悬崖，都以为他定是有死无生，想不到任天吾有此一问，但又不敢把真相告诉他，一时间不觉呆了。

任天吾道：“总得有一个人留下来打听到他的确实消息，你们走吧，我留下来！”原来任天吾是急于去找那两个魔头分赃，巴不得有个藉口才能脱身。

奚玉帆道：“任老前辈，这个，这个——”任天吾道：“什么这个那个？你爽快说罢，是不是怕我这几根老骨头不中用了？”奚玉帆道：“老前辈身体要紧，不如由小侄——”

任天吾怎肯让奚玉帆留下来替代他？心里想道：“这出戏唱到这儿，也应该适可而止了。”于是哈哈一笑，说道：“老弟台不必为我担心，我这几根老骨头虽不中用，但多亏公孙璞老弟以内力替我疗伤，现在是死不去的了。西门牧野和朱九穆这两个老魔头给我伤得也很不轻，即使碰上他们，我也可以陪他们打上一架。”说罢，轻轻一推，就把奚玉帆推开。

奚玉帆又惊又喜，说道：“任老前辈内功深厚，果然恢复得真快。”任天吾道：“这都是公孙璞老弟之功。”公孙璞耗了许多内力真气替他治“伤”，自信已是可以“挽回”他的性命，不过也还没有料到他恢复这样快，连忙说道：“老前辈谬赞了，小侄不过略尽绵力而已，若非老前辈盖世神功，何克臻此？”

任天吾哈哈笑道：“那么你们可以放心走了吧？”

奚玉帆道：“我的妹妹玉瑾也是去找寻啸风的，如今未知消 息。任老前辈既然执意要留下来，那就拜托任老前辈一并打听她的下落。若是碰上了她，请她到柳盟主那儿。”心想：“啸风不幸的消息，固然要瞒住任老先生，也不能让妹妹知道。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啸风已死，我可不能再失掉一个妹妹了。”

任天吾慨然说道：“玉瑾姑娘和我的甥儿正是一对，我早已把她当作外甥媳妇看待，我找啸风，当然也要找寻她的。你放心走吧。”

奚玉帆等人走了之后，任天吾哈哈大笑，自去找那两大魔头分赃不提。

且说奚玉瑾和辛龙生那日下山之后，兼程赶路，追踪丐帮押运宝藏的车队，但他们中了余化龙的诡计，走错了路，南辕北辙，当然是追踪不着的了。

一路上辛龙生对她极是殷勤体贴，但却没有半句再涉私情。奚玉瑾明白他的心里仍是隐藏爱意，但好在他能以礼自持，奚玉瑾也就放心与他一起了。

两人到了紫萝山，仍然没有见着丐帮的军队。奚玉瑾心知不妙，当下去求见义军的首领蒙厥。

蒙厥问明来意，说道：“有这样的事么，我可还未知道呢！”

奚玉瑾屈指一算，说道：“丐帮把韩家宝藏运来这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那天我听得任天吾的大弟子余化龙和朱九穆亲口说的，当时车队已经出发了两天，算来现在是第八天了。”

蒙厥道：“那么现在应该早就到了呀！”

奚玉瑾道：“任天吾和鞑子勾通，要在路上拦截。”

蒙厥道：“这几天风声紧息，我们都派有细作出去探听的！这条路上可并没有出现过什么车队，也没有鞑子兵出现。”

说话之间，恰巧就有一个细作进来报告：“青龙口昨日发现一队蒙古骑兵，杀声震天，也不知他们是否和官军作战。”

蒙厥恍然大悟，说道：“对了。从青龙口那儿也有条小路到这里来的。不过因为地形十分险峻，平时很少有人行走。任天吾一定临时改变路线，从这条路来了。”当下叫那细作再去探听。

细作说道：“今早陆续有蒙古大军从那儿经过，路不通行。但知洛阳是已经失陷了。”

蒙厥吃了一惊，要知他是一支义军的首领，当然要提防蒙古大军来攻打他们，当下只好向辛龙生和奚玉瑾说道：“我们必须撤退到森林里去，这件事情只好等鞑子兵过了，局面稍微安静之后，才能去打听了。”

奚玉瑾听得消息，忧心如焚。恨不得插翼飞到青龙口去，当下便即告辞。

蒙厥道：“你们要上哪儿？”奚玉瑾道：“我想亲自到出事地点去看一看。”

蒙厥吃惊道：“鞑子大军正在那条路经过，如何去得？”奚玉瑾道，“我们会小心的。”辛龙生道：“这位奚姑娘的哥哥正是在那车队之中，他是给任天吾拉去帮忙丐帮押运宝车的。”奚玉瑾道：“我哥哥生死未卜，我若不亲自去看一看，怎得安心？”蒙厥阻拦他们不住，只好让他们去了。

出了紫萝山，奚玉瑾说道：“辛大哥，你陪我到了这儿，我已感激不尽。如今我已获知线索，可以去找我的哥哥了。你还要赶回江南向令师复命，我不愿意再拖累你，你就让我独自去吧。”

辛龙生道：“奚姑娘，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不愿意我陪你冒这个险。”奚玉瑾道：“不错，你有大事在身……”

辛龙生道：“奚姑娘，多谢你为我着想，但你能够为我着想，我岂能不为你着想？你一个单身女子，无人相助，我又能放心得下吗？为朋友两肋插刀尚且不辞，何况冒这点区区的风险？除非你不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否则我无论如何也是要陪你同去的！”

奚玉瑾给他这一番真挚的说话打动，心中甚为感激，当下含泪点了点头，说道：“辛大哥，你对我这么好，我可是没法报答你呢。”

辛龙生笑道：“说到报答二字，那还算得什么朋友？奚姑娘，你这样说，忒也看小我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得奚玉瑾这样说，已知她是另外有了意中人，但心里想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今我在她的心上也许还敌不过另一个人，但至少她的心上也是有我了。”

他们早已向义军探明了道路，出了紫萝山，便即向青龙口奔去。他们本来准备会碰上蒙古兵的，结果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别说蒙古兵，连一个百姓也没碰上。原来蒙古大军，只是过路性质，早已去得远了。

到了青龙口，只见血流成风，尸骸遍地。奚玉瑾心头卜卜乱跳，忍着尸臭，一具一具尸体去看，却没有发现她的哥哥。

辛龙生道：“咦，那边好像有一个活人。”奚玉瑾侧耳细听，隐隐听得有呻吟之声，赶忙过去，果然在山拗一角的乱草丛中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伤得很重，手脚身体都有刀箭之伤，但还在蠕蠕而动，看情形是在尸堆里爬出来想逃下山的，爬到这儿，就爬不动了。

辛龙生给他敷上了金创药，用闭穴止血的手法封闭了他伤口附近的穴道，过了一会，这人清醒过来，说道：“你们是谁？但你们也不必救我了，我是活不成啦！”奚玉瑾道：“我的哥哥是奚玉帆。你不要胡思乱想，歇一歇再说。”

那人说道：“哦，原来是奚姑娘。请你，请你给丐帮报信，宝藏，宝藏已给西门牧野和朱九穆两个魔头劫去，他们是带领了鞑子的骑兵来的，我们寡不敌众。任老先生已受了重伤了。”这人断断续续地说来，说得极为吃力。

奚玉瑾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道：“这些我都已知道了，你歇一歇吧。”任天吾假作受伤的把戏，早已在她的意料之中。

那人说道：“好，那我就放心了！”声音越来越弱。说到“放心”二字，眼睛一闭，身子便向后倒。原来他受伤极重，强自支持，为的就是想找一个人把消息送给丐帮，如今已达，心无牵挂，那口气一松，登时不省人事。

辛龙生吃了一惊，连忙以掌心按着他背心的“风府穴”，把一股真力输送进去，替这人推血过宫。这是急救的法子，但也只可以令身受者苟延残喘而已，要想起死回生，那是办不到的了。

辛龙生道：“ 奚姑娘，你快问他。 ”奚玉瑾很不忍心令他多受痛苦，但哥哥和谷啸风的消息，她又必须知道，只好硬着心肠说道：“ 你知道奚玉帆吗？他怎么样了？ ”

那人道：“ 奚玉帆已……已经脱险，任老先生就是由他背出去的。 ”

奚玉瑾道：“ 还有一个谷啸风，你知道吗？他—— ”

那人说道：“ 谷啸风和一男一女同来，谷少侠不幸、不幸给鞑子射死了。那一男一女则已突围。 ”原来他只认识谷啸风，却不认识公孙璞与宫锦云。

此言一出，恍似晴天霹雳，登时震得奚玉瑾摇摇欲坠，辛龙生吃了一惊，赶忙将她扶住。奚玉瑾喘着气叫道：“ 真的？ ”那人说道：“ 射死谷少侠的那个鞑子名叫毕鲁花！ ”

毕鲁花是蒙古著名的神箭手，曾与丐帮作过战，故此这人知道。他说完这句话“ 卜通 ”便倒。原来辛龙生因为要腾出手来扶奚玉瑾，不能继续给那人输送真力，他早已是油尽灯枯，当然支持不住了。

奚玉瑾听他说得有名有姓，不相信也相信了。这刹那间，恍如万箭攒心，奚玉瑾尖叫一声，在辛龙生的怀中晕了过去。

辛龙生又惊又喜，心里想道：“ 她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谷啸风这个名字，如今听得这姓谷的不幸消息却伤痛如斯，不用说这姓谷的一定是她的意中人了。 ”

辛龙生本是名门正派的弟子，但因自小受到阴毒险狠的辛十四姑和气量狭窄的孟七娘的影响，是以在他的性格中也有坏的一面。此际，他就不知不觉的有了幸灾乐祸的心情了。

过了一会，奚玉瑾悠悠醒转，但神智还是未曾完全清醒，她感觉到有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抱着她，不觉叫道：“ 啸风，啸风！ ”

辛龙生听她接连叫道“ 啸风 ”的名字，心中不禁泛起一股醋味。忽地惊然一惊，想道：“ 谷啸风死在敌人箭下，我毫无哀悼之情，反有妒忌之意，这不成了小人了吗？唉，我平生以侠义自期，怎的会有这个念头出现？唉，真是可耻可耻！而且我又何必去妒忌一个死了的人？ ”心中善恶交战，不知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头脑清醒了一些。于是轻轻地拍拍奚玉瑾的香肩，柔声唤道：“ 奚姑娘，是我。你醒醒，醒醒！ ”

谷啸风的影子在她眼前消失了，奚玉瑾这才发现她是给辛龙生抱在怀中。奚玉瑾心头一阵绞痛，“ 唉，不是啸风，今生我恐怕是见不着他了。 ”这个沉重的打击令她伤心之极，已是无力挣扎，当下又羞又急，叫道：“ 放，放开我！“ 辛龙生扶她倚着大树坐下，说道：“ 奚姑娘，死者不能复生，咱们还活着的人应该做的是为死者报仇，你、你保重身体要紧。 ”

奚玉瑾本是个巾帼须眉，而且是个善于处事，性格相当冷静的女子，只因这个意外的打击太大了，她一时间实是禁受不起。她张开了眼睛，茫然失神，看着辛龙生，过了好一会，方始说道：“ 你说得对，我是该为他报仇。但这个仇，这个仇我又怎样才能报得呢？ ”

英雄也有软弱的时刻，奚玉瑾此时正是感到这种孤独的心情。她失去了谷啸风，不知还有何人可以倚靠？眼前似只有一个辛龙生是她可以信赖的人了，但对他的信赖，毕竟不能和她对谷啸风的那种信赖相提并论，在对辛龙生的“ 信赖 ”之中，她也隐隐感到了几分疑惧。

辛龙生慨然说道：“ 奚姑娘，多承你把我当作朋友看待，你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这个仇我必定要帮你报的。不过，这不是对一个人的私仇，即

使杀掉了那个毕鲁花，也还不能算是报仇的。”

奚玉瑾听他说得义正辞严，不禁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咱们的仇人是蒙古鞑子。”

辛龙生道：“为今之计，咱们应该先找个安身之地，徐图复仇大计。”

奚玉瑾听了他这番说话，对他不由得多了几分信赖，当下叹了口气，说道：“我现在已是毫无主意，依你说咱们应该先到何地安身？”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蹄声得得，有两骑马正在朝着他们跑来。奚玉瑾只道是蒙古兵；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量，精神陡振，霍地就站了起来，拔剑出鞘，喝道：“来得正好，我未得报大仇，且先报小仇！”

那两骑马倏然停下，骑在马上的是两个汉人，这两人跳下来，不约而同“咦”了一声叫道：“这不是奚姑娘吗？你要报什么仇呀？”

奚玉瑾“啊呀”一声说道：“原来是杨叔叔和杜叔叔，我错把你们当作鞑子了。”

原来这两个人乃是绿林盟主柳清瑶手下的两个大头目，一个名叫杨匡，一个名叫杜复。

那次谷啸风在百花谷和金刀雷飙比武之时，就是他们两人及时赶到劝解开的。那次他们替柳清瑶传下绿林箭，把围攻百花谷的一班豪杰连同雷飙在内都召唤了去，是以奚玉瑾认得他们。

辛龙生曾到过蓬莱魔女柳清瑶的山寨，和杨、杜二人也是相识的，当下上前相见，问道：“两位怎的会在这个时候到洛阳来？”

杨匡说道：“辛少侠，你也在这儿，这真是巧遇了。实不相瞒，我们到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你的。”

杜复却道：“奚姑娘，原来你和少侠是早就相识的吗？但不知谷啸风却在哪儿，你知道他的消息吗？”

谷啸风为了奚玉瑾以致闹出婚变之事，杨、杜二人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杜复这样问她，正是因为感到诧异的缘故。他不解何以和奚玉瑾作伴的竟然会不是谷啸风。

奚玉瑾的心头还在滴着鲜血，怎禁得再给触及创伤？登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叫道：“啸风，他，他，他——”辛龙生低声说道：“他已经不幸死了！”

杨、杜二人大吃一惊，说道：“啸风死了？是不是在昨日青龙口之战死的？”原来他们在路上已听到昨日有一队蒙古骑兵在青龙口截劫丐帮之事，是以才特地跑来这里看一看的。

辛龙生叹了口气，作出十分难过的样子说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在江湖上一向是德高望重的任天吾竟然会勾结西门牧野和朱九穆那两个魔头，劫了丐帮的宝车，还连累了这位谷少侠。”当下把他从奚玉瑾那儿听来的有关诸事，一一告诉了杨、杜二人，奚玉瑾抑住悲伤，也给他作了一些补充。

杨匡愤然说道：“这件事情揭开了任天吾这老贼的真面目，这是坏事，也是好事！这老贼我们是不会饶过他的。但现在咱们还是暂且把他搁过一边，先说说我们的事吧。”

辛龙生道：“是。我正想请问两位来意。”

杨匡说道：“我们一来是打听洛阳的消息，想找到韩大维老英雄，和他取得联络的。”

辛龙生虽不知他的姑姑和韩大维后来发生的事情，但料想韩大维逃不脱他姑姑的掌心，本来他应该把这条线索告诉杨、杜二人的，但转念一想，韩大维已是形同废人，杨、杜二人找到他也没有用，而且也犯不着得罪姑姑，于是瞒住这个消息，只把韩家不幸的遭遇说了出来。

杜复叹道："想不到韩老英雄亦遭暗算，但愿他吉人天相早日得到平安。好，现在该说到你的事了。"

辛龙生道："不知两位何事找我？"

杜复道："不是我们有事找你，是令师催你速回江南，叫我们转达。"

辛龙生吃了一惊，说道："家师叫我出使之时，并没限定日期，如今忽然叫我回去，是不是江南方面——"

杨匡道："不错，现今烽火已经燃及江南！"

辛龙生惊诧无比，说道："鞑子刚刚攻陷洛阳，怎的会来得那样快呀？"

杜复说道："不是鞑子的大军已到江南，是一股水寇作鞑子的内应，如今正在长江沿岸骚扰。这股水寇的首领名叫史天泽。"

辛龙生松了口气，说道："原来是史天泽，这厮，料想成不了什么气候。"

原来史天泽本是太湖的一家寨主，后来因为多行不义，给太湖十三家总寨主王宇庭赶出去的，是以辛龙生看不起他。

杨匡正色说道："史天泽这厮也委实不可小觑，他的武功不在王宇庭之下，近年来他得了蒙古鞑子的支持，大肆招兵买马，长江各股水寇，多半听他的号令，势力之大，恐怕还超过了太湖十三家的总寨主王宇庭呢！

"这次他们趁着蒙古大举入侵中原的机会，正式接受了鞑子的封号，拼凑各路军马，号称十万之众，上个月已经渡过淮河。听说现在沿着二十年前金主完颜亮侵宋的路线，在采石矶渡江，准备掠夺江南富庶之地。"

杜复接着说道："蒙古鞑子深谋远虑，早已派有许多人到史 天泽的军中，控制他的军队。是以蒙古'大军'虽然没到江南，但江南业已发现了鞑子的足迹了。"

杨匡跟着说道："南宋西北方的疆界，亦已有鞑子侵入。这一路鞑子是假道陕南，顺汉水而下的。"

原来蒙古代金之前，假意和南宋联盟，说是要攻打金属凤翔，派拖雷手下的大将阔瑞假道南宋的陕南，进了陕南之后，却深入川北，一路攻占了宋朝的好几个城池，南宋的沔州统制张宣也给杀了。

杨匡继续说道："南宋朝廷不知蒙古的用兵何路是主，何路是从，只恐他佯言灭金，实要灭宋，是以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已作迁都避难的打算。

"义军方面判断鞑子的这次两面夹攻，还只是试探虚实的性质。以蒙古的国力，按说还不能同时吞金灭宋。但因朝廷步骤已乱，倘若应付不宜，也有亡国之祸。这个保家卫国的重担，也只有义军才能挑起来了。

"令师是江南的武林盟主，江南方面的义军如今虽然未有统一指挥，但顺理成章大家也都是唯令师的马首是瞻了。"

辛龙生听了杨、杜二人关于江南形势的分析，叹道："想不到我离开才不过数月，江南局势的变化竟是如此之大！"

杨匡说道："我们离开山寨之时，恰好令师派来的人到敝寨，与柳盟主商量南北同心御敌，相互支援之策。同时也叫我们设法找你，通知你早日回去。"

辛龙生道："多谢两位大叔报信，江南局势紧张，小侄当然是要赶着回

去的。”

杨、杜二人还要前往紫萝山与蒙厥联络，当下便与辛龙生道别。

杨、杜二人走后，辛龙生沉吟半晌，说道：“奚姑娘，你的家是不是住在扬州附近？”

奚玉瑾道：“不错，和采石矶也相去不远呢。”

辛龙生道：“这么说来，史天泽勾结蒙古鞑子，从采石矶渡过长江，你的家乡恐怕也会给战火波及了。”

奚玉瑾忧心忡忡，叹了口气，说道：“鞑子铁蹄所至，当今天下，已是难以找到一片干净土了。百花谷若给战火所毁，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她话虽然如此，但因百花谷是奚家数代经营的地方，无异世外桃源，一旦遭受战火波及，奚玉瑾总是难免有些挂虑。

辛龙生乘机说道：“奚姑娘，令兄不知下落，一时间恐怕是很难找到他了。好在他已脱险，你们兄妹总有相逢之日。目前你也没有其他地方好去，不如先回家看看，倘若已遭战火所毁，就和我到江南去吧，打退了鞑子，我再送你回来。你在江南，也正可以为义军尽一份力量啊！”

奚玉瑾其实也并非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蓬莱魔女的金鸡岭就是她可以去的地方。而且她也知道，倘若是在金鸡岭的话。一定可以更容易打听她哥哥的消息。

但她却有一种顾虑，因为当日围攻百花谷的那班人，如今都在蓬莱魔女那儿。那班人是韩大维的两个老仆邀来围攻百花谷的，这些人对她和谷啸风之恋是不能谅解的，当日围攻百花谷之时，已曾有人向她出言嘲骂的了。如今虽说事过境迁，但奚玉瑾仍是不愿意和这些人朝夕相见。要知她虽然是巾帼须眉，但女儿家的体面，她究竟还是不能十分豁达的放得下啊。

为了这个缘故，同时也是为了对百花谷的挂念，奚玉瑾想了一会，终于说出了一个“好”字，答应辛龙生的要求了。

奚玉瑾以为谷啸风已死，又觉得辛龙生是个正人君子，是以对他的好感日渐增多，辛龙生在她的心上亦已渐渐代替谷啸风往日的位置了。

她哪里知道，谷啸风其实并没有死！正是：一着棋差成大错，鸳鸯从此各分飞。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贼子妄言欺侠士　书生谈笑戏魔头

谷啸风其实没有中箭，中箭的是他的马。只因为距离甚远，他从悬崖上跌下去，当时在激战中的奚玉帆和丐帮之众，都以为他是中箭坠马，以讹传讹，遂使得奚玉瑾也相信他是已经死了。

且说谷啸风给抛下马背，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幽谷，他也是自忖必死的了。但在生死关头，求生却是一个人的本能。谷啸风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减慢了坠下的速度，可巧跌下之处，正是谷底的一片沼地。

这时正是深秋九月树木枯黄的季节，沼地上铺满了落叶，就像一面软垫，而“软垫”下面又是烂泥，谷啸风跌下去，下半身陷在泥中，晕了过去，但不久就醒过来，发现身上竟没受伤。

谷啸风默运玄功，恢复了一些气力，爬出泥沼，侧耳一听，隐隐听得大队车马驰骋之声，渐远渐寂，可以判断那队蒙古骑兵是已经离开青龙口了。

谷啸风心中如坠铅块，好生难过，想道：“看来韩伯伯的那批宝藏是已经给鞑子劫去了。唉，但愿舅舅和玉帆大哥能够脱险才好。但听这车辚辚马萧萧之声，似乎是向西去的。鞑子劫得宝藏，为何不回洛阳呢？”

谷啸风爬上山坡，找到了一条清溪，洗了个澡，刮去身上的污泥，洗净了衣服。又在溪中捕了几条鱼，顾不得腥气，先吃个饱。精神气力恢复几分之后，一步步地爬上去。

谷啸风的武功虽然未失，但这百丈峭壁，爬上去也很吃力。爬到了一半，忽听得蹄声得得，听得出是三匹马，正从他的头顶上方的山道上经过。

谷啸风想要出声救援，但不知是敌是友，正在踌躇，忽听得其中一人说道：“我说的不错吧，韩家的宝藏早已给鞑子劫去了。唉，我的师父都不知怎么样了呢？”

谷啸风喜出望外，心想这一定是自己人了，吸了口气，正想用“传音人密”的内功叫唤他们，就在此时，只听得另一个人说道：“谷啸风不是你师父的外甥吗？按说他不会下毒手害自己的舅舅的，你不必太过虑了。”

先头那人说道：“谷啸风这小子做得出勾结鞑子的勾当，他还会念什么甥舅之情！”

谷啸风听得此言，这一惊非同小可，同时他也知道了，说话的这个人是他舅父的大弟子余化龙。

“余化龙为何要这样陷害我？”谷啸风疑云大起，登时不敢出声呼唤。片刻间那几匹马亦已去得远了。

谷啸风知道余化龙是他舅父任天吾的大弟子，但他们二人却没有见过面。谷啸风暗自思量：“余化龙无中生有造出这等恶毒的谣言，显然是有心陷害我的了。好在我刚才没有出声，否则只怕他非但不加援手，而是要反过来投井下石了。奇怪，余化龙与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根本就不认识我，只知我是他师父的外甥，却为何他要这样陷害我呢？”

谷啸风百思莫得其解，忽地心头一动，想道：“宫锦云以她的所见所闻，极力指证舅舅觊觎宝藏，不是好人，甚至怀疑他私通鞑子，如今他这大弟子却颠倒过来诬蔑我和鞑子勾结，这两者之间，难道、难道是有某种关系？”想到这里，眼前浮现出舅舅受伤的“惨状”，登时感到内疚：“唉，我怎么可以这样想呢？舅舅为了保护宝车，奋不顾身，如今连性命也不知能否保存呢！余化龙诬蔑我，可疑的也只是余化龙一人，与舅舅有甚相干？”

谷啸风怀疑舅舅的念头，只是个偶然的触发，在心头一闪即过。他不敢深思下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先求自身脱险再说。

好在谷啸风已经恢复了几分力气，终于爬上了悬崖，到了安全之处。

谷啸风吁了口气，凭高望远，只见那三匹坐骑已经到了平地，正在山下的官道向西驰去。凝眸细察，隐约可以分辨得出，那是两男一女。

谷啸风又再想道："和余化龙一起的这两个人不知是什么人物，但他们为了丐帮之事奔波，显然是侠义道的了。我不能让他们上余化龙的当，这件事情我也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马嘶之声，只见他的那匹"小白龙"在密林深处走出来，摇头摆尾地走到主人面前，屈下前蹄，和主人挨擦。

原来"小白龙"受的箭伤也不是十分严重，那枝箭射着它的臀部，插得根深，却没有伤着骨头。"小白龙"是一匹久经训练的良驹，颇通灵性，它失了主人，并没跑开，却自己跑到树林里躲起来，如今发现主人，又跑出来了。

谷啸风喜出望外，心想："这正是天从人愿，我可以骑上小白龙去追赶他们了。"当下给"小白龙"敷上了金创药，又在倒毙路上的蒙古兵身上找到了一袋干粮。饱餐之后，便即跨马登程。

"小白龙"虽然伤还未愈，跑起来也比普通的坐骑快得多。余化龙骑的是匹骏马，但和他一起的那两个人的坐骑却差得多。谷啸风追赶了一个时辰，将近黄昏的时分，终于追上了他们。

大兵过后，这条路上根本就没有行人，是以前面这三个人看见后面有快马赶来，也是颇为诧异。

谷啸风叫道："前面三位朋友请等一等。"那三个人勒马回头，余化龙道："你是什么人，为何追赶我们？"谷啸风刚才听见他说话的声音，知道是他。

另外的一男一女都是三十岁左右年纪，看情形好像是一对夫妇。那女的低声说道："符哥，咱们正要找人打听，看这人的样子，似是经过一场厮杀逃出来的，不妨仔细问他。"谷啸风衣裳破烂，衣上的血污虽经洗涤，也还留有痕迹，而且腰悬长剑，是以任何人看见了他都可以判断他是经过了一场厮杀的。

谷啸风道："我是替丐帮押运军饷去送给紫萝山的义军的，不幸中途遇上了鞑子，给他们劫去了。我逃出来，想给丐帮送信。"

那男的似乎有点诧异，看了看谷啸风，又看了看余化龙，说道："余爷，你可认识他？"

原来这对夫妇是中途遇上余化龙的，余化龙也说是从青龙口战役逃出来的人，他曾经对这对夫妇说过，押运的车队不过三十多人，在这场剧战中业已伤亡殆尽。那么依常理推断，倘若谷啸风说的是真，余化龙没有不认识他的道理，但现在余化龙却问他是谁，故此两夫妇自是不免起了疑心，知道在这两个人中，一定有一个是说谎的了。当然他们是比较相信余化龙的。

余化龙当然也知道这对夫妇是会比较相信他的，当下心里想道："不管这小子说的是真是假，我且先反咬他一口。"于是一声冷笑，说道："你说你是替丐帮运军饷的，恐怕不大对吧？"

谷啸风道："有什么不对？"

余化龙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谷啸风道："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余化龙觉得他话中有话，不禁怔了一怔。

那女的道："你以前不认识他？那么你在车队中竟是没有见过他么？"

谷啸风道："没有见过！"

余化龙冷笑道："那么你说说看，你在车队中认得哪些人？"

谷啸风道："我认识的人多了，有任天吾，有奚玉帆，有公孙璞，也有谷啸风。"

余化龙"哼"了一声，说道："你认识谷啸风，好，很好！你这可不打自招了！"

话中之意即是向这对夫妇暗示，认识谷啸风的这个小子，当然不是好东西了。

谷啸风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说道："这又有什么不对？我正想去找谷啸风呢！你这样说，想必也是认识他的了，你可知道他的下落么？"

余化龙冷笑道："很好，你要知道他在哪里，我告诉你吧！他串通鞑子，劫去了宝车，如今已随鞑子去了。你到蒙古军营去找他吧！"

谷啸风正是要他说出这个谎话，当下作出不相信的神气，摇了摇头，说道："你是亲眼见到的么？"

余化龙怒道，"岂有此理，你这小子竟敢不相信我的说话，我当然是亲眼见到谷啸风投敌的！仲大侠，如今可以不必再盘问了，这小子定然是谷啸风的党羽！"

原来这两个中年男女乃是夫妇，男的名叫仲少符，女的名叫上官宝珠，是江湖上一对著名的夫妻双侠。（请参看拙作《挑灯看剑录》）论本领、论地位，余化龙都是远远不如他们。正是因为碍着有这对夫妻双侠在旁，所以余化龙才不能不和谷啸风"说理"论争，否则他早就要杀掉谷啸风灭口了。

谷啸风听了这话，这才慢条斯理地淡淡说道："你刚才问我知不知道你是谁？现在我已经知道你是任天吾的大弟子余化龙了。请问你也知道我是谁么？"

余化龙一副不屑的神气，冷笑说道："听你的口气，倒好像是什么江湖上的成名人物。爽快说罢，你是何人？"

谷啸风哈哈一笑，说道："不错，我是个微不足道的无名之辈，但你是应该知道我的。因为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已经投敌到了蒙古军营的谷啸风！"

话犹未了，只见余化龙面上变色，唰的一声就拔出剑来向谷啸风刺去。

仲少符喝道："且慢！"陡然间只见剑光疾闪，仲少符未曾来得及出手阻拦，只听得余化龙已是一声大叫，斜挂雕鞍，拨转马头跑过一边去了。原来他是骑着马向谷啸风刺的，不料只是一个照面，便给谷啸风刺伤了他的大腿。谷啸风拔剑在后，但却后发先至，出手之快，当真是难以形容。

仲少符吃了一惊，蓦地从马背上跳起来，一招"鹰击长空"，向谷啸风当头刺下。他刚才还喝"且慢"，现在却突然对谷啸风攻击，而且一出手就是狠招，大出谷啸风意料之外！

谷啸风一个"镫里藏身"，说时迟，那时快，对方的利剑已是指到了他的前胸，谷啸风一招"横架金梁"，反手迎击，双剑相交，"　"的一声，火花飞溅，谷啸风禁不起那股冲击的力道，滚下马来，仲少符跟着落地。

谷啸风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喝道："你枉称侠义道，讲不讲理？"

仲少符一言不发，唰唰唰又是连环三剑，谷啸风心头火起，把他当成余

化龙一伙，便也使出了全副本领还击！
　　仲少符突然向谷啸风大施攻击，他的妻子上官宝珠也感到有点诧异，叫道：“ 符哥，问清楚了动手也还不迟！ ”
　　余化龙却是喜出望外，同时叫道：“ 不错，这小子胡说八道，用不着盘问他了！ ”他大腿中剑，伤得虽然不算很重，但已是心 胆俱寒，自是不敢过来和谷啸风对敌，巴不得仲少符一剑就杀了他。
　　谷啸风气力不加，不敢恋战，心里想道：“ 他不肯容我分辩，纵然他是同道中人，我也只好伤了他再说了。 ”激战中一招“ 北斗七星 ”，剑尖颤动，抖起了七朵剑花，仲少符喝道：“ 来得好！ ”振剑直刺，插入剑光圈中，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
　　双方使的都是上乘剑法，眨眼之间，两柄长剑已是碰击了十七八下。当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仲少符突然反身一跃，倒纵出三丈开外，插剑入鞘。这一下子又是大出谷啸风意料之外，心里想道：“ 他并没有输给我啊，为何就退下了？ ”要知谷啸风爬上那百丈悬崖，气力消耗甚大，兀未完全恢复。是以论剑法双方是旗鼓相当，论气力谷啸风则是不如对方甚远，久战下去，谷啸风定必吃亏。
　　心念未已，只听得仲少符哈哈笑道：“ 不错，你使的果然是七修剑法！ ”
　　上官宝珠又惊又喜，叫道：“ 这么说他的确是谷啸风了！ ”
　　谷啸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仲少符是有意试他的剑法，方敢相信他的话的。
　　“ 七修剑法 ”是任家的不传之秘，天下会使“ 七修剑法 ”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任天吾，一个是谷啸风的母亲，还有一个就是谷啸风自己。由于这本剑谱谷啸风的外公早就给了女儿当作嫁妆，故此这套剑法的变化精微之处，谷啸风比他的舅舅领悟得更多。仲少符是当代的剑术名家之一，虽不会使七修剑法，却是一看便知。
　　谷啸风获得对方的相信，正自欢喜，忽听得健马嘶鸣，蹄声急骤。原来是余化龙知道大事不妙，难以蒙骗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趁着仲少符夫妻尚未注意及他之时候，立即便跑。
　　余化龙这匹坐骑是西门牧野送给他的一匹蒙古战马，跑得非常之快，谷啸风的“ 小白龙 ”若是没有受伤可以追得上它，如今“ 小白龙 ”的箭伤未愈，可就难以和它匹敌的了。
　　谷啸风连忙骑上“ 小白龙 ”，但见余化龙一人一骑已是绝尘而去，谷啸风知道要追也追不上，不禁叹道：“ 可惜，可惜，给这奸贼走了！ ”
　　仲少符道：“ 咱们慢慢找他算帐。谷少侠，今日有幸相逢，我正想向少侠请教。 ”
　　谷啸风道：“ 不敢。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
　　仲少符说了自己的名字，谷啸风早就听人说过这一对夫妇双侠的，大为欢喜，说道：“ 不知贤伉俪欲知何事？ ”
　　仲少符迟疑片刻，方始问道：“ 听说韩大维韩老英雄是谷兄令岳，不知谷兄可曾到过令岳家中？ ”
　　谷啸风闹婚变之事早已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仲少符当然是知道的。不过因为谷啸风尚未正式解除婚约，名义上还是韩家女婿，仲少符虽然感到有点尴尬，也只能这样问他了。
　　谷啸风面上一红，说道：“ 到过。韩老英雄遭了意外，这件事仲大侠想

必是知道的了？”

仲少符道：“我们也曾到过令岳家中，我想问你的就正是这件事。”

谷啸风道：“我只知道韩老英雄的两个对头是西门牧野和朱九穆，至于他现在是否尚在人间，却还未曾打听到确实的消息。不过，也有一点点线索。”当下把所知的告诉了仲少符夫妻。

仲少符叹道：“想不到韩老英雄竟会遭受奸人毒手，可惜我们现在正是有着紧要的事情要办，只能待这件事情过后，才能到那水帘洞探查了。”

上官宝珠跟着问道：“令岳家中有一批宝藏，谷少侠可知道么？”

谷啸风道：“丐帮押运给紫萝山义军的军饷就正是这批宝藏。”

仲少符夫妻点了点头，说道：“这一点余化龙倒是没有欺骗我们。”

谷啸风问道：“贤伉俪是路过还是特地来访韩老英雄的？”据他所知，韩大维与仲少符虽然彼此闻名，却是从无来往，并没交情的。

仲少符道：“是一位朋友约我在韩老英雄家中相会。不料韩老英雄家破人亡，那位朋友也没有见着。”

谷啸风道：“不知仲大侠有何要事，能否见告？”

仲少符想了一想，说道：“这件事是个秘密，不过谷少侠和韩老英雄的关系非比寻常，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你可知道令岳家中这批宝藏的来历么？”

谷啸风只道这批宝藏是韩大维的东西，听得仲少符这么一问，怔了一怔，说道：“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韩伯伯家中有这批宝藏，什么来历，我可就不知了。”

仲少符微微一笑，指了一指上官宝珠说道：“这是她的父亲寄存在令岳家中的。”

上官宝珠笑道：“其实也算不得是我爹爹的东西，这批宝藏是许多人的积聚，爹爹是准备委托韩老英雄送给另外一个人的。”

原来上官宝珠的父亲就是上官复。上官复是辽国人，辽国被金所灭，上官复因为是著名的抗金志士，被迫逃至海外，逃避金廷的缉捕。

匆匆过了二十年，蒙古崛起，与金国争霸，金国的统治日趋衰微。上官复从海外归来，图谋复国。因为在故国难以立足，遂投奔成吉思汗，做了蒙古国师尊胜法王副手。当然他的复国企图是不敢让蒙古人知道的。

辽国灭亡之后，故御林军统领耶律勇之子耶律元宜组成了一支义军，以祁连山为根据地，力抗金兵，多年来金国始终无法将这支义军“袭灭”，但耶律元宜也因兵力不足，接济艰难，始终是局处于祁连山中，难以发展。

上官复托庇在成吉思汗帐下，渐渐和一些辽国的抗金志士有了联络，其中有两个人是辽国从前的大内卫士，辽京失陷之日，他们带了一部分大内宝藏逃出来，交给了上官复。另外，上官复和其他的人也筹集了一笔军饷，换成了珍珠主石，以便收藏。

上官复本想把这批宝藏送给祁连山的耶律无宜的，但他在成吉思汗帐下，虽然地位很高，究竟因为不是蒙古人，始终没有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要想把这批宝藏送到祁连山，谈何容易？

直到成吉思汗死后，上官复才得有一个机会，奉命到洛阳、开封活动，但因他此行是有期限的，也不能私自跑到祁连山去。

上官复和韩大维是少年时候相识的好友，韩大维在洛阳城外隐居，外表不问世事，内里也在进行抗金的活动。但知道的人，却并不多。蒙古的“细作”也并不知道在洛阳城外，有这一位武学宗师。

上官复偷偷来访韩大维，把这批宝藏寄存他的家中，请他设法送到祁连山去，在韩大维家中住了一晚。这就是那次洛阳丐帮分舵的舵主刘赶驴为何要和任天吾私探韩家的原因。因为刘赶驴只知道上官复是金国的副国师，打听到上官复躲在韩家的风声，只道韩大维和蒙古鞑子有了勾结。

不幸韩大维在上官复走后，不久就受了朱九穆的修罗阴煞功所伤，半身不遂，举步艰难。他自己不能护送，又找不到适当的人代劳，只好让这批宝藏藏在自己的家中。

另一方面，上官复亦在暗中托人把这消息送到祁连山去，几 经辗转，终于让耶律元宜得知韩家有这批宝藏，但此时已是蒙古大军侵入中原的时候了。

耶律元宜和北五省汉人的绿林盟主蓬莱魔女是有联络的，请蓬莱魔女派人协助，约定在韩大维家中相会。蓬莱魔女知道上官宝珠是上官复的女儿，因此就派了他们夫妇。

谷啸风听了他们所说的原委，方始知道这批宝藏的来历。心道：“怪不得连佩瑛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原来这批宝藏的关系是如此重大，韩伯伯对女儿也不敢说。”

上官宝珠十分苦恼，说道：“如今这批宝藏已经给鞑子劫去了，耶律元宜派来的人又没见着，如何是好？”

谷啸风道：“我看见那两个魔头押着宝车向西而去，车辆载重，必定行得较慢，咱们快马去追，或者还可追上。”心里想道：“那两个魔头已受了伤，以仲少符夫妻的本领和我联手，总可以和他们斗上一斗，即使斗他们不过，知道了他们的行踪，也可以请紫萝山的义军相助。”

仲少符诧道：“蒙古兵攻占洛阳之后，大军是向南走的。这两个魔头劫了宝车，既然不回洛阳，就该去和大军会合，何以向西去呢？”

上官宝珠笑道：“这不更方便咱们夺回宝藏吗，管它是什么原因，快去追吧。”

当下三人跨上坐骑，便即向西追赶。但他们却不知道，在他们的前面，也有一个人是去追踪那两个魔头的，这个人就是刚才负伤而逃的任天吾的大弟子余化龙。

余化龙伤得不重，敷上了金创药，不多一会，血就止了，依然可以行动自如。他跑了一程，见谷啸风没有追来，不由得心花怒放，暗自想道：“我虽然未能骗得仲少符夫妻上钩，侥幸也得平安无事。待我分得了一份宝藏之后，找个地方躲起来，下半世我就可以安享荣华了。”

原来任天吾与西门牧野约好了夺得宝藏之后，他可以分得一份，不过他因为还要继续为蒙古效劳，瞒骗义军，必须仍然以侠义道中的武林前辈身份出现，当然自己不方便去，一切都得由他的大弟子余化龙做他代表。

余化龙快马疾追，第六天中午时分，终于追上了西门牧野和朱九穆。他们和押运宝车的那队蒙古骑兵正在路旁歇息。这条路是从山边通过的，一边是树林，一边是河流。路旁有间茶铺。那队蒙古兵有的在树林里歇马，有的在茶铺里喝茶。

余化龙提出了要求，西门牧野说道：“我不是和你说过吗，这批宝藏是要运回和林，送给国师尊胜法王，然后才由国师提出若干成作为犒赏，咱们才能够三份平分的。”

余化龙低声说道：“我不是贪财，不过我想这批宝藏，国师也不知数目，

咱们先拿一小部分私藏起来，多得一些，岂不更好？”

西门牧野哈哈笑道：“原来你是打这个小算盘。”余化龙道：“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可怜我还为了这批宝藏受了伤呢。”

朱九穆道：“对啦，我正想问你，你是怎么受伤的？伤得重吗？”西门牧野笑道：“若然伤重，他哪能够这样快就追得上咱们？他不过是找个藉口罢了。”

余化龙见他口气松动，知道可以商量，笑道：“你老人家明鉴，小人的伤是不碍事的，但若不是我逃得快，却几乎真的就要死在谷啸风的剑下呢！”

西门牧野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你说的是谷啸风，他还没有死吗？”

余化龙道：“他伤了我，只怕还不甘心让我跑掉，要追下来哩。”

朱九穆笑道：“所以把你吓得赶快躲到这儿来了。”

西门牧野却冷笑道：“他敢？”

余化龙道：“他并不是一个人，还有一对夫妇和他一起的。”

西门牧野道：“那两夫妇又是何人？”

余化龙道：“是金鸡岭的人物，丈夫名叫仲少符，妻子名叫上官宝珠。他们虽然不是蓬莱魔女手下的头目，却也是经常在金鸡岭出入，同一帮的。我在途中碰上他们，想要骗他们跟我到这里来，请你老人家将他们拿下，也算得是个小小的功劳，不料却给谷啸风这厮揭穿我的谎言，误了我的大事。”

西门牧野好像听得十分留神，忽地问道：“你说的那个妻子名叫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余化龙道：“上官宝珠。”奇怪西门牧野何以要特别问她。

西门牧野道：“这两夫妻是因何事而来，你可知道？”

余化龙道：“我没有问他们。不过，他们非常关心韩家这批宝藏，恐怕就是为了这批宝藏来的。”

西门牧野突然一拍大腿，叹道：“可惜，可惜！”

余化龙诧道：“可惜什么？”

西门牧野道：“可惜你未能够将他们诱到此地，否则擒了他们，这就不只是一件小功劳，而是大功劳了。”

西门牧野这么一说，余化龙倒是有点不解，心里想道：“仲少符夫妇虽然不是无名小辈，但也不是十分重要的人物，这老魔头为何这样重视他们？”

西门牧野道：“你不知道，这上官宝珠正是上官复的女儿。”

余化龙只知道上官复是蒙古国师尊胜法王的副手，却不知道内中还有许多复杂的关系，不觉大为诧异，说道：“原来她是上官前辈的女儿，这倒是料想不到。但是既然如此，咱们若把这对夫妇拿下，岂不是要得罪了上官先生吗？”

西门牧野“哼”了一声，说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我也无暇和你说个明白，只想问你，可还有什么方法将她诱捕么？”

原来尊胜法王早已疑心上官复当他的副手是另有企图，上官复把宝藏寄存在韩大维家中之事虽然做得十分秘密，终于也给他打听到了一点风声。这次他叫西门牧野替他查究这件案子，固然也是想掠夺这批宝藏，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上官复的罪证。如今主藏已经到手了，但罪证尚未获得。金银珠宝是不会说话的，上官复大可以不承认这是他的东西。

但若是捉到了他的女儿就不同了，上官复要救女儿就不能不承认他与上官宝珠的关系。这批宝藏的来历，料想他也不敢不供出来了。

余化龙苦着脸道：“ 我的行藏已经给他们识破，如何还能够再去哄骗他们？ ”

西门牧野望了朱九穆一眼，朱九穆说道：“ 不行。 ”余化龙听得莫名其妙，问道：“ 什么不行？ ”

朱九穆道：“ 西门兄，你是不是想要我和余老弟前去把他们拿来？ ”

西门牧野道 :“ 我是在这样考虑。但朱兄既然没有把握，那也只好算了。”

原来朱九穆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一来谷啸风的本领不弱，仲少符夫妻的名头朱九穆也是知道的，他确实是没有把握胜得过他们三人。二来他也怕西门牧野吞了他那份应得的宝藏。暗自想道：“ 你精乖我也不笨，你把宝藏押回去领功，却叫我去给你卖命！ ”是以西门牧野虽然用激将之计，他也丝毫不为所动，淡淡说道：“ 西门兄，你的本领远胜于我，我确实是没有把握，要去只有你去才行。 ”

西门牧野嗔道：“ 我怎能抽出身来。 ”想了半晌，忽道：“ 对了，化龙，你不是说他们要追来的吗？咱们可以走慢一些，等他们追上！ ”

余化龙道：“ 我是这样忖测，不知料得准不准。 ”

西门牧野道：“ 好，你们多歇息一会！ ”那班押运宝车的蒙古兵巴不得他这么说，乐得在茶馆里喝茶的喝茶，在树林里躺下来打瞌睡的打瞌睡。

西门牧野等了许久，红日渐渐西沉，路上仍然不见人影，正自心焦，想要起程，忽听得一缕萧声，有如黄莺出谷，乍听啼声，听得令人十分舒服。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中年书生吹着一管玉萧，意态潇洒的信步走来。茶馆里是挤满了蒙古兵的，他若无其事的竟然也走进了茶馆，放下了萧，笑道 :“ 借光借光，给我让让。 ”那些蒙古兵瞪着眼看着他，西门牧野道：“ 你们也喝得够了，就给这位客人让个座位吧。 ”

西门牧野当然比那些兵士有见识得多，见这书生在刀枪剑戟之下，神色自如地走进茶馆，便知他绝不是寻常人物，心里想道：“ 此人双目神光湛然，劲气内敛，恐怕不仅仅是个狂生，还是个武学大有造诣的高手呢。 ”

书生占了一个座头，向西门牧野拱一拱手，说了“ 多谢 ”二字，便坐下来喝茶。喝了几口，赞道：“ 好茶，好茶！ ”

一个蒙古兵笑道：“ 这茶苦得很，有什么好？ ”书生道：“ 茶经以苦茶为上品，苦尽甘来，方才是好！ ”

西门牧野心中一动，走过来对那书生说道：“ 先生雅人高致，今日有幸相逢，咱们交个朋友如何？ ”

书生立即哈哈一笑，说道：“ 好呀，你肯和我做朋友，我正是求之不得了！不瞒你说，我正是囊中羞涩，身上一个钱也没有。正想找一个可以打秋风的朋友，你就替我付茶钱吧。 ”对西门牧野伸出来的手却当作看不见，仍然是端着茶杯，并不和他握手。

西门牧野心里想道 :“ 这人佯狂诈傻，却想个什么法子试他一试才好？ ”当下笑说道：“ 阁下真会说笑话。 ”

书生双眼一翻，道：“ 你不肯请客么？ ”西门牧野说道：“ 请，请。得阁下赏面，莫说是喝茶，就是‘ 接风酒，我也是应该摆的。可惜这茶馆里没酒卖，阁下可肯和我们同行，今晚到城中共谋一醉如何？ ”书生懒洋洋地说道：“ 我倒很想叨扰你这一餐，就可惜没有工夫。 ”

西门牧野道：“ 这就真是遗憾了。 ”那书生道：“ 萍水相逢，缘尽即散，有何遗憾？ ”

西门牧野道：“ 你的萧吹得好听，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得聆雅奏，你可以为我再吹一曲么？ ”

那书生笑道：“ 对，对，你请我喝茶，我自是不能无功受禄。你既然喜欢这个调调儿，我就给你吹一首好听的曲子吧。 ”

于是书生又吹起萧来，初起时恍若行云流水，曲调悠扬，忽地萧声一变，便似从百花盛开的春日到了木叶摇落的秋天。如怨如恨，如位如诉，越来越是令人感到凄苦。萧声再变，竟似把人带到了雪地冰天，吹得那些蒙古士兵不觉都起了思家之意。

西门牧野道：“ 还说是好听的呢，再吹下去，只怕我也要忍不住哭了。 ”忽地瞿然一省：“ 不好了，莫非他是要凭这一管玉萧，吹散我的军心。 ”正想喝他不要再吹，忽然听得蹄声得得，有三骑马在路上出现了。那三个人正是西门牧野所要等待的人。

且说仲少符夫妻和谷啸风三骑马追下来，仲少符远远听得萧声，大喜道：“ 有位好朋友来了，咱们就用不着担心，可以大摇大摆的去和那两个魔头相会了。 ”

上官宝珠也是喜出望外，说道：“ 想不到和咱们约会在韩老英雄家中相见的人就是他！ ”

谷啸风本来很是担心打不过这两个魔头的，听他们这么一说，怔了一怔，连忙问道：“ 吹萧的这人是谁？ ”仲少符道：“ 武林天骄！ ”谷啸风大喜道：“ 原来是他！这可真是用不着担心了。 ”

那些蒙古兵给萧声弄得如醉如痴，见谷啸风等人来到，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朱九穆喝道：“ 好呀，谷啸风，你这小子端的好大胆，竟然也到这儿来了。 ”

谷啸风道：“ 你可以来喝茶，我就不能来么？ ”三人下了马，不理朱九穆，径自走进茶馆，朱九穆看了西门牧野一眼，西门牧野摆了摆手，却把目光向那吹萧的书生投去，示意有强敌当前，这三个人可以不必理会。

朱九穆正自疑惑，忽听得有几个士兵已是抽抽噎噎地哭出声来。

西门牧野霍地站了起来，大喝道：“ 不要吹了！ ”喝声打乱萧声，这班蒙古兵方才如梦初醒，不胜羞惭。那书生也不禁心头微凛，想道：“ 这老魔头果然也有几分真实的本领，我不可以太轻敌了。 ”

书生放下玉萧，淡淡说道：“ 听够了么？ ”西门牧野打了一个哈哈，说道：“ 原来是檀贝子，我可真是走了眼了。请问檀贝子此来，有何见教？ ”

原来这个书生名叫檀羽冲，本来是金国的贝子，因为不满金主暴虐，遁迹江湖，成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游侠，人称“ 武林天骄 ”。（武林天骄来历，详见拙著《挑灯看剑录》）。

武林天骄的妻子赫连清云和耶律元宜的妻子赫连清霞是姐妹，仲少符猜得不错，武林天骄就是耶律元宜请来要在韩大维家中与他相见的那个人。

武林天骄先到韩家，他也正是因为知道韩家的宝藏已经被劫，故而无暇等待仲少符夫妻来会，便来追踪这两个魔头的。

武林天骄笑道：“ 你不是说要请我喝茶吗？我就是来叨扰你这一顿茶的。 ”西门牧野愠道：“ 檀贝子一再戏弄，是何用意？ ”

武林天骄道：“ 我说的是正经话，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我身上没钱。你要和我做朋友，朋友有通财之义，我只好问你借了。 ”

西门牧野道：“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冲着这批宝藏而来！ ”

武林天骄冷声一笑，说道：“ 一点不错，你明白得还不算迟！ ”

西门牧野暗暗吃惊，心里想道：“ 武林天骄和笑傲乾坤是齐名的两个武林怪杰，幸好只是他一个人，或许还可以对付得了吧？ ”不过他虽是吃惊，却也不肯示弱，当下便冷笑道：“ 阁下要想取这批主藏，似乎也该拿出一点本领来让我瞧瞧吧！ ”

武林天骄笑说道：“ 当然，当然！我不献点玩艺，怎能白要你的东西？好，我就再给你吹个曲子吧！ ”正是：

亲自入虎穴，谈笑戏魔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紫府神箫寒敌胆　红罗鸳枕系深情

西门牧野怒道：“ 檀贝子一再戏弄，未免太过小觑老朽了。檀贝子，你固然是金国第一高手，老夫也不是无名之辈，今日有幸相逢，咱们就在这里比划比划如何？ ”

武林天骄笑道：“ 刚才请我吹萧的是你，现在不许我吹萧的又是你，管你爱不爱听，我这支曲是非吹不可。 ”说罢把玉萧凑到口边，又吹起来，萧声清冷，响彻行云。吹的是唐人王之涣的一首绝句。一面吹萧，一面缓缓地走出茶馆。

王之涣这首七绝题名《出塞》，诗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清冷激越的萧声，端的是有如“ 黄河之水天上来 ”，令人恍似被卷入激流急湍之中，饶是西门牧野那样精纯的内功，也是不禁心神为之一乱！

西门牧野连忙镇慑心神，喝道：“ 你敢藐视于我！ ”立即使出第八重的“ 化血刀 ”功夫，呼的一掌便向武林天骄打去！

武林天骄刚刚吹到这首诗的第二句“ 一片孤城万仞山。 ”当下微微一笑，说道：“ 不敢。 ”玉萧一挥，登时幻出了千重萧影，西门牧野发出的那股腥风给他吹散，碧森森的萧影反而把西门牧野的身形罩住。

萧声虽歇，余音未绝。西门牧野但觉萧声中似有森森剑气，心神几乎又为之一乱，不知不觉之间，他那第八重的“ 化血刀 ”功夫已给武林天骄破了。西门牧野大吃一惊，连忙退出三步，方才稳住了身形，重摄了心神。

原来武林天骄的祖师乃是个文武全才的异人，当年创这套“ 紫府神萧 ”的萧法之时，每一记招数都用一句唐诗为名，出招之时，也都暗合节拍，武林天骄吹这支曲子，倒不是有心轻视西门牧野，而是先行培养自己的感情，待到兴会淋漓之际，再行出招，方能收得上乘武功中“ 心物合一，意与神会 ”之妙。

西门牧野毕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虽慌不乱，喝道：“ 你这是什么鬼门道，敢与我见个真章么？ ”喝声中退而复上，双掌齐出，左掌是大擒拿手中的手法，右掌使的仍是“ 化血刀 ”的邪派毒功。

武林天骄笑道：“ 你不懂得这套紫府神萧，却来怪我！ ”萧声再起，从容的吹了一句曲调，这是诗中的第三句“ 羌笛何须怨杨柳 ”，音韵悠扬之中使出了绝妙的轻功，当真是有如柳絮轻飘，惊鸿掠水，萧声和身法配合得妙到毫巅，西门牧野的大擒拿手法，连他的衣角都未沾着。

武林天骄缓缓的吹出了最后一句“ 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才把玉萧横胸一挡，这是一招绝妙的防御招数，内中暗藏着几个反击的后着。

西门牧野识得厉害，右掌的“ 化血刀 ”不敢硬劈过去，连忙变招。武林天骄哈哈一笑，说道：“ 你要与我见个真章是不是，好，就叫你这老魔头识得我的厉害！ ”

笑声中萧影纵横，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端的是变幻莫测，奇妙无穷。一支小小的玉萧在他的手中竟然使出了好几种不同的兵器的招数，时而当作五行剑使，时而当作判官笔用，纵横挥舞，指的全是对方的要害穴道。

西门牧野的化血刀无法施展，给他攻得只有招架的份儿，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想道：“ 这檀羽冲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武林天骄的外号！ ”

那队蒙古骑兵初时不以为意，如今看西门牧野给这个书生迫得步步后

退，显然是处在下风，这才耸然动容，个个吃惊，在树林里睡懒觉的也都围拢来了。

朱九穆当然更是个“识货”的行家，心里暗叫不妙，想道：“看来我只好不顾身份，和西门牧野联手方能击败这武林天骄了。否则待他胜了西门牧野，我更是孤掌难鸣！”打定了主意，立即喝道：“把这三人拿下！”大喝声中，一跃而出，挥掌偷袭武林天骄。

谷啸风“呸，，了一声，骂道：“不要脸！”唰的一剑如影随形的跟着刺出，朱九穆反手一掌，迫退了谷啸风，脚步不停的仍然向前扑去。此时那些蒙古兵已是刀枪并举，围拢杀来。

武林天骄笑道：“少符，你们不取宝藏，还待何时？”仲少符应道：“是！”两夫妻拔出剑来，转眼间刺伤了几个士兵，杀到了谷啸风身边，说道：“两个老魔头虽然厉害，料想不是檀大侠的对手，咱们先夺宝车！”

朱九穆运起第九重的“修罗阴煞功”，呼的一掌向武林天骄背心击下。他这“修罗阴煞功”能以奇寒之气伤人，武功等闲之辈，莫说给他打中，只须受了他的掌风侵袭，血液也会为之冷凝。

武林天骄待他的掌锋堪堪打到，这才蓦地移形换位，玉萧凑到口边，向他一吹。

朱九穆只觉一股热风迎面吹来，呼吸不舒，就好像从冰窟中走出来突然置身于洪炉的旁边似的！他所发的阴寒之气，非但未能伤及对方，反而似烈日下的冰雪一样，霎时间便给烈日熔化了。

原来武林天骄这支“暖玉萧”乃是一件宝物，武林天骄从“暖玉萧”中吹出的纯阳罡气恰恰是“修罗阴煞功”的克星。

假如是单打独斗的话，朱九穆早已不是武林天骄的对手，但因有西门牧野的相助，两人合力，这才刚好抵敌得住，打成了平手的局面。

朱九穆的“修罗阴煞功”寒飘卷地，西门牧野的“化血刀”腥气弥漫，武林天骄从“暖玉萧”中吹出的纯阳罡气则是热炎逼人。这三大高手恶斗起来，方圆数丈之内，忽而变作冰窟，忽而好似洪炉，武功稍弱之辈，走近了也会感到呼吸不舒，那班蒙古士兵更是不能插足其间的了！

但这班士兵却也是从蒙古大军中精选出来的劲卒，其中且有成吉思汗旧属的“金帐武士”在内”，仲少符夫妻与谷啸风三人要杀散这数十名劲卒，夺回宝车，却也是殊非容易。但说也奇怪，激战展开之后，未及半炷香的时刻，有一半以上的士兵，忽地感到精神恍惚，气力不加，竟似喝醉了之后的感觉一样。原来他们是因为体质较弱，听了武林天骄的萧声，精神业已涣散，难以在激斗之中支持下去了。

仲少符等三人奋力冲杀，三柄长剑有如蛟龙出海，纵横飞舞，蒙古士兵的伤亡渐渐增加。统率这队蒙古兵的长官正是那日射伤谷啸风坐骑的人，这人名叫毕鲁花，是曾经跟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的一名“金帐武士”。

毕鲁花见情势不妙，故技重施，跨上战马，拉开了铁胎弓，嗖的一箭向谷啸风射去。此时正有两个蒙古士兵用月牙弯刀向谷啸风斫来，谷啸风猿臂轻舒，擒了一个蒙古兵抛出，迅即又夺了第二个士兵的弯刀。

只听得一声惨呼，毕鲁花射来的那一枝箭，恰恰给谷啸风抛掷出去的那个蒙古兵挡住，利箭穿胸，登时一命呜呼。

毕鲁花大怒，连珠发箭，弓如霹雳，箭似流星，第二枝。第三枝相继射来，谷啸风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霍的一个凤点头躲过第二枝飞箭，

跟着第三枝箭也给他挥剑拨落了。谷啸风左手一扬，把夺自蒙古兵的那柄月牙弯刀飞出。这柄飞刀来得太快，毕鲁花只好用铁胎弓抵挡，只听得“咔嚓”一声，毕鲁花手中的铁胎弓竟给这口飞刀劈为两段！

谷啸风跨上了“小白龙”，喝道：“哪里跑！”此时在他周围的蒙古兵已经给仲少符夫妻杀得七零八落，谷啸风飞骑便追，毕鲁花胯下的战马跑不过“小白龙”，不消片刻，便给追上，毕鲁花是蒙古有名的“神箭手”，但本身的武功却是远远不如谷啸风，他失了铁胎弓，如何敌得住谷啸风那狠辣的“七修剑法”？双马盘旋，交手不过几个回合，谷啸风唰的一剑，已是把毕鲁花刺于马下。

毕鲁花一死，群龙无首，这队蒙古兵士无斗志，登时给杀得四散奔逃。

眼看就可以大功告成，夺回宝车，忽见施旗招展，又来了一队士兵。谷啸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若是鞑子援军来到，只怕就要夜长梦多了。”

心念未己，只听得仲少符大叫道：“来的是蒙舵主么？小弟仲少符在此！”此言一出，那支人马登时风驰电掣般的向他们这边杀来，为首的一人答道：“不错。杜八哥也来了。”

此时来的这支人马已是到了他们目力所及之处，看得相当清楚了。谷啸风定睛一看，只见为首那人是个虬髯汉子，在他旁边的却是个面目无须貌似儒生的中年人，谷啸风认得这人是金鸡岭的大头目杜复。

谷啸风大喜道：“仲大侠，这位蒙舵主是哪一家寨主？”仲少符道：“哦，原来你还未认识蒙舵主吗？他是紫萝山的义军首领蒙厥。”

那队蒙古骑兵失了首领，早已无心恋战，一见紫萝山的义军到来，便即四散奔逃，转眼间走得干干净净。

西门牧野与朱九穆联手，兀自胜不了武林天骄，不约而同的俱是想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两人四掌，同时攻出。

这两大魔头要胜武林天骄固然很难，但他们要走，武林天骄却也阻拦他们不了。武林天骄在那两股掌力冲击之下，只好退了一步，玉萧一挥，使出了“一片孤城万仞山”的防身招数，那两个魔头趁势便从缺口冲了出去。

西门牧野连劈两招“化血刀”，朱九穆发出了第九重“修罗阴煞功”掌力，仲少符夫妻功力较弱，给这腥气一冲，抵受不住，也只好让开了。武林天骄道：“穷寇莫追，由他去吧。”仲少符夫妻运气三转，方始消除了胸中的一股烦闷之感，亦是不禁骇然。

蒙厥、杜复这支人马来到，他们都是和武林天骄相识多年的朋友，相见之下，自是不胜欢喜。

杜复道：“我本是和杨四哥一同来的，昨天才到紫萝山找着了蒙大哥，杨四哥有事到别的地方去了，蒙大哥却要我多留两天，帮帮他的忙，想不到今天就碰见了你们。”原来蒙厥听得蒙古的大军已经过境，是以特地赶来青龙口想打听丐帮宝车被劫的消息的。无巧不巧，未到青龙口，就碰上了这场厮杀，夺回了那批宝藏了仲少符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朋友，这位就是近年来在江湖上声誉鹊起的谷少侠谷啸风。”

杜复笑道：“我和谷少侠是在百花谷见过面的朋友。谷少侠，听说你在青龙口遇难，我一直为你担心呢，恭喜你脱险了啊！”

蒙厥道：“原来这位就是谷少侠，前两天还有两位到过我那儿打听你呢！”

谷啸风诧道：“杜香主，是谁告诉你我在青龙口遇难的？蒙舵主，不知找我的那两位朋友却又是谁？”

蒙厥说道：“ 是一男一女。男的名叫辛龙生，女的名叫奚玉瑾。 ”

谷啸风正在挂念奚玉瑾，听说奚玉瑾曾经到过蒙厥那里找他，不觉又惊又喜，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杜复说道：“ 正是这位奚姑娘告诉我，说是你已经在青龙口遇难的。 ”

谷啸风怔了一怔，说道：“ 她怎的以为我已经死了？ ”

杜复道：“ 我也没有仔细问她，不过听她说得似乎十分确实，当时她是从青龙口那里出来的，可能是听到了谣传吧？ ”

谷啸风恍然大悟，说道：“ 哦，原来她已经到过青龙口了，想必是碰上了受伤的丐帮弟子告诉她的吧？当时我的坐骑中箭，我坠下悬崖，也怪不得他们以为我已经死掉的。但不知那位姓辛的又是什么人？ ”

杜复说道：“ 辛龙生是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的掌门大弟子。 ”

谷啸风颇感诧异，心里想道：“ 玉瑾从没到过江南，平日也没听说她和江南文大侠的掌门弟子相识，他们是怎样会走在一起的？ ”

杜复因为韩大维是他一向佩服的老英雄，故此对谷啸风的退婚之事，心里其实是很不赞同的，当日在百花谷之时，只因不便干预别人的私事，故此隐忍不说罢了。此时见谷啸风面有诧异的神色，便忍不住说道：“ 谷少侠，请你莫怪我交浅言深，在这种乱世，男女离合之事亦是寻常，不值得力一个女子误了自己。我不知你已经向韩家退了婚没有？但听说韩老英雄遭遇意外，如今生死未卜，以你们两家的交情，你似乎也不应袖手旁观。奚姑娘既然另有去处，我以为你也就不必管了。 ”

杜复虽然没有明言，但话语之中却不啻向谷啸风暗示：奚玉瑾业已移精别恋！谷啸风听了这话，恍如利箭攒心，心里想道：“ 不会的不会的！玉瑾为了我不惜闹出偌大风波，她岂能移情别恋？ ”想是这样想，其实内心深处，却已是不能无疑。因为他知道仕复的身份，不会是胡乱说话的人，想必他是有所见而云然的了。

谷啸风默然半晌，说道：“ 韩伯伯的下落我已经有了线索，我当然是要去查个水落石出的。但不知奚玉瑾是往哪儿，她可有告诉你吗？ ”

杜复说道：“ 我曾请她往金鸡岭安身，她不肯去。她也没有告诉我要去哪儿，不过辛龙生是要回江南的，他们是好朋友，奚姑娘不用说是跟辛龙生一同回去的了。 ” 谷啸风道：“ 好，我就先回去找寻韩伯伯吧。 ”社复道：“ 要不要我帮你的忙？ ”谷啸风心烦意乱，说道：“ 不敢劳烦社香主。 ”

武林天骄问道：“ 韩老英雄究竟是落在何人手里？ ”谷啸风道：“ 我也未知道得十分清楚，不过，从已知的线索推测，他如今是被囚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他家不远之处的山上，主人是个来历不明武功奇高的女子！西门牧野与朱九穆这两个魔头是她的助手。 ”武林天骄诧道：“ 有这样的事？ ”谷啸风将在水帘洞发现孟七娘踪迹的经过说了出来，除了社复之外，众人都大为诧异。

杜复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曾听到一点关于韩老英雄的消息，与你说的大致相同，只是没有你说的仔细。 ”杜复的消息就是从奚玉瑾口中听来的，但他不想在谷啸风面前再提她的名字，是以含糊其辞。

武林天骄道：“ 奇怪，当今之世，可以列入一流高手的女子寥寥可数，怎的我却从未听过有这样一个女人？ ”

谷啸风道：“ 这女人本领很高，但似乎不是一个坏人，说起来她还救过我的性命呢。 ”当下又把幼年那段往事告诉了大家。

武林天骄说道：“如此说来，这个女人倒是心地善良的了，但却何以她又与这两个魔头勾结，去和韩老英雄为难呢？”谷啸风道：“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如今这两个魔头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我独自去找她，料想她不会加害我的。”

杜复本来也有另外的事情要办，听他说得甚有把握，便道：“既然你用不着我的帮忙，那你就赶快回去吧。但愿你找到了韩老英雄，和他一同到金鸡岭来。”

当下众人分道扬镳，武林天骄与仲少符夫妇押运那批宝藏回祁连山，杜复也与蒙厥告辞，赶回金鸡岭向蓬莱魔女复命。按下不表。

且说谷啸风单骑独行，幸好蒙古大军已经西去，洛阳城内只余下少数精兵驻扎，闭关自守，很少出城。谷啸风一路行来，未遇敌骑，平安无事。

路上幸很平安，但谷啸风的心头却是极不宁静！这一日终于回到了韩家。

旧地重游，谷啸风不禁触目神伤，心里想道：“这几月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我本来是和玉瑾约好了在韩伯伯家中会面的，想不到韩家已是变作一堆瓦砾，而玉瑾又不知去向，唉，难道她真的如杜复所说那样，业已移情别恋，和那个文大侠的掌门弟子去了江南么？不，不，玉瑾岂能如此轻易变心，即使她以为我是死了，也不可能这样快就另外找到了意中人的。”

此时天已近黄昏时分，谷啸风心里想道：“我且住宿一宵，明天再去找韩伯伯吧。”原来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抱着一个幻想，幻想奚玉瑾说不定还在韩家等他会面。

韩大维的家给西门牧野放火焚烧，业巳毁了十之七八，但也还有几间房间幸未波及，保留完整的，韩佩瑛的卧房就是其中的一间。

谷啸风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连日赶路，虽然身体强壮，也不免感到有点疲劳。此时到了韩家，于是信步就走入了韩佩瑛的绣房。

谷啸风心里想道：“玉瑾的消息不知是真是假，但总算有人见到了她，韩佩瑛却不知到了哪里去了。万一她回到家里，见我睡在她的房中，只怕一定要大发娇嗔的了。”踌躇片刻，又再想道：“天下哪有这样凑巧的事情，既来之，则安之，我且睡一觉再说。”

谷啸风揭开蚊帐，只觉一股幽香，沁入鼻观，不觉暗自好笑：“我本来是要来退婚的，想不到今晚却会睡在她的床上，若给人知，我可真是无地自容了。”当下随手把枕头放好，目光触处，只见那枕头套颜色鲜艳，上面绣的竟是一对鸳鸯，看得出是新绣未久的。左面上角，还用红绿丝线绣有苏东坡的两句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原来这本是韩佩瑛偷偷绣的枕套，准备作嫁妆的。有一天给丫头看见，笑了她几句，韩佩瑛害臊，就把这枕头留下，没有带去。

谷啸风见了这绣着鸳鸯的枕套，不禁呆了一呆，突然感到内疚于心，想道：“佩瑛绣这鸳鸯时，一针一线，不知织了多少女孩几家的柔情蜜意，怎会想得到后来我会令她那样难堪？唉，我也真是太对不住佩瑛了。”

谷啸风并不是一个用情不专的人，但因为一来他的确是感到这件事对韩佩瑛不住。二来他与韩佩瑛真正相识之后，发觉她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这负罪的感情就更加深了。三来他听到了奚玉瑾移情别恋的消息，内心深处，不能无所怀疑，因此也就不自觉的在韩佩瑛的闺房触目生情，想念起韩佩瑛来了。

谷啸风却不知道韩佩瑛此时也正在想念着他。她的父亲在辛十四姑家里

养伤，父女分手之时，韩大维一再叮嘱，要她去把谷啸风找来。

为了恐怕刺激父亲的病体，韩佩瑛一直未曾将婚变之事告诉父亲，此日下山，心中也是茫然一片，暗自思量：“却叫我何处去找啸风，唉，即使我知道他的去处，我也是不愿去找他了。”

可是当真就永远不愿再见谷啸风么？在她的内心深处，恐怕还不敢肯定的说一个“是”字的。

韩佩瑛这一感情变化的经过，说起来恰恰也是和谷啸风一样。

她自小便和谷啸风订了婚，但是小时候的谷啸风在她的眼中只是一个比她大几岁的顽皮孩子而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认识的。后来她从父亲的口中，听说谷啸风已变成了一个名闻江湖的少年侠客，芳心自是暗暗欢喜。在她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来的影子，也就从顽皮的孩子变成了英姿飒爽的少年了。不过这也只是她从父亲的话中虚构出来的形象，并非是真正认识了谷啸风这个人。因此当她怀着少女的幻想出嫁，到了突然遭受婚变的打击之时，少女的幻想固然是完全破灭，对谷啸风的印象也就突然为之一变了。

谷啸风给了她平生从所未受的难堪，大大损伤了她少女的自尊，尽管她不愿意和奚玉瑾争夺丈夫，甚至还尽力帮助了他们，调停了百花谷偌大的一场风波，但无论如何，她总是不能不感到屈辱，也绝不是真正的谅解了谷啸风的。

当她从百花谷中出来，独自回家的时候，在她心目中的谷啸风，已经再也不是她所佩服的少年侠客，而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了。

后来她在自己的家中碰上了朱九穆的袭击，谷啸风来到，拼了性命与她联手打退强敌，又为了她父亲的事情，不辞奔走，要查究真相，追缉凶手，并为她父辩冤，种种的表现，都表现出他不愧是个少年侠士，而且也并非不关心她的。至此，她对谷啸风的印象又为之一变，觉得谷啸风并不如她所想象的是“无情无义”之人了。

这日她从山上下来，回到自己的家中，不觉想起了那日在她家中等候谷啸风回来之事，暗自思量：“他从丐帮回来，不见了我，绝不会想到我是给西门牧野骗去，一定以为是我还在恨他。不愿见他而走了，现在隔了这许多天，他当然不会在家中等我的了。爹爹叫我找他，却叫我到何处去找他呢？”

蓦地又想起了辛十四姑的丫头侍梅告诉她的那桩事情：“侍梅说奚玉瑾已经和她主人的侄儿订了婚，此事不知是真是假，但从孟七娘见了那枚戒指便突然住手饶了玉瑾的事看来，侍梅的话，也似乎不是空穴来风。唉，倘若这件事是真的，给谷啸风知道，他不知要多伤心了。”

韩佩瑛心事如麻，怅怅惘惘的回到自己的家中，忽见卧房里有灯光明亮，碧纱窗上现出一个人影。原来谷啸风因为见了她所绣的鸳鸯枕套，此时也正是思如潮涌，睡不着觉，独坐窗前。

韩佩瑛大吃一惊，几疑是梦。就在此时，谷啸风已发觉外面有人，跳了出来，两人打了一个照面，不觉都是呆了。谷啸风失声叫道：“咦，是你！”

韩佩瑛定了定神，嗔道：“你还没有走么？却为何躲在我的房中？”

谷啸风满面通红，说道：“我那天回来，找不见你，后来碰上了许多意想不到之事，今日方才回来的，我，我找不着房间睡觉。想，想不到你也突然回来，真是对不住。”

韩佩瑛道：“我也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既然来了，咱们光明正大，也用不着避嫌，请进来吧，咱们好好谈谈。”

谷啸风见她并不怪责，方安心跟她进房。韩佩瑛是因为见他满面通红，不愿令他太过难堪，这才邀他进房坐谈的。进了房中，看见床上那个绣着鸳鸯的枕头，韩佩瑛却是不禁自己也面红起来了。

谷啸风好不尴尬，只好装作不知，咳了一声，说道：“ 你碰到了什么意外之事，可以对我说么？ ”

韩佩英笑道：“ 我先问你，你刚才以为我是谁？ ”

谷啸风不禁又是面上一红，期期艾艾，半晌说不出话来。韩佩瑛笑道：“ 你以为我是奚玉瑾，对吗？我知道你们是约好了在我家中见面的，是不是？ ”谷啸风满面通红的点了点头。

韩佩瑛笑道：“ 这我真令你失望了。不过我却曾见了玉瑾姐姐呢，你要不要知道？ ”

当下韩佩瑛从自己给西门牧野诱骗到孟七娘家中，如何在囚房中父女重逢，后来又如何见着了奚玉瑾，以及她的父亲如何喝了奚玉瑾送来的九天回阳百花酒而中毒，以及后来辛十四姑又怎样和孟七娘联手打败了那两个魔头，现在自己的父亲，正在辛十四姑家养病等等事情，都对谷啸风说了。

谷啸风惊异不已，说道：“ 想不到有这许多离奇古怪之事，但听你所说的看来，那个孟七娘的确是我童年所碰到的那个救命恩人了。我想她不会害你爹爹的，奚玉瑾更不会害你爹爹，为什么九天回阳百花酒却变了毒酒呢？ ”

韩佩瑛道 :“ 我当然信得过玉瑾姐姐，所以这件事，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蓦地心头一动，说道：“ 听你的口气，你是不是有点怀疑那个辛十四姑？ ”

谷啸风道：“ 我没有见过她，也不知她的为人，不过，听你所说的情形加以推敲，似乎还是以辛十四姑的嫌疑最大。 ”韩佩瑛道：“ 但她却又的确是救了我的爹爹，而且对我爹爹很是细心照料。力何她又要害他，又要救他？ ”

谷啸风道：“ 人心难测，我也只是一个推测而已。好在明天我就可以和你去找那个辛十四姑，弄个明白了。 ”说到此处，忽地想起一事，问道 :“ 你说那个辛十四姑有个侄儿，她这个侄儿，是不是名叫辛龙生？ ”

韩佩瑛吃了一惊，说道：“ 不错，你怎么知道？ ”

谷啸风看了看她那掩饰不住的惊惶脸色，不由得心里一凉，想道：“ 杜复说的那些话只怕是真的了。 ”迟疑了半晌，问道：“ 佩瑛，你不要瞒我，玉瑾她，她是不是和这个辛龙生要好？ ”

韩佩瑛的确是想瞒着谷啸风的，所以她一直没有将侍梅所说的辛、奚二人已经订婚之事告诉谷啸风。想不到谷啸风先自知道，盯着她问，韩佩瑛无可奈何，只好支吾以应，说道：“ 啸风，你从哪里听来的闲话？玉瑾姐姐对你这样好，你可不要瞎猜疑！ ”

谷啸风甚为苦恼，说道：“ 这可不是我的瞎猜疑，说这个话的人是我信得过的一位武林豪杰。 ”当下将他在青龙口脱险之后碰见杜复，杜复又如何向他暗示奚玉瑾已经移情别恋等事情告诉了韩佩瑛。

韩佩瑛呆了半晌，想道：“ 如此说来，只怕侍梅告诉我的这件事是真的了。 ”

但是韩佩瑛却仍不能不为奚玉瑾辩护，因为以她曾经是过谷啸风的未婚妻的身份，任何对于奚玉瑾不利的谣言都是不该由她来证实的。

谷啸风道：“ 你不知道他们是否要好，那么他们是不是一道走的，你总应该知道的吧？ ”

韩佩瑛不惯说谎，谷啸风问到了这一点，她只能据实回答了：“ 那晚玉瑾姐姐逃出了孟七娘那座堡垒，据说是和这个辛龙生一同下山去了。 ”

谷啸风叹了口气，说道：“ 世事变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但这也怪不得玉瑾，因为她一定是以为我已经死了。 ”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显然是相信了奚玉瑾业已移情别恋了。而且他口里说是原谅奚玉瑾，其实心里却是不大原谅的。“ 即使她当我真的死了，也不该这样快就忘记了以往的山盟海誓，另找新人啊！ ”谷啸风心想。

韩佩瑛道：“ 玉瑾姐和他同行，不见得就是移情别恋。我看你不必先自猜疑，还是找到了玉瑾姐姐再说吧。 ”

谷啸风听得她一再为奚玉瑾辩护，不觉对她更为钦佩，想道：“ 她不恨玉瑾抢了她的丈夫，反而为她辩护，当真是令人可敬！ ”

韩佩瑛见他呆呆的望着自己若有所思，不禁面上一红，就也不再说话。

静寂中忽听得外面似乎有人说话的声音，不过片刻，脚步声亦已听得清楚了。

谷啸风吃了一惊，说道 :“ 来的是蒙古鞑子 !他们好像是来捉什么人的。”原来谷啸风稍微懂得一点蒙古话。

当下谷啸风连忙把灯吹熄，从窗口望出去，只见有四个蒙古武士已经进了院子。

正是：

乱世情缘多变化，悲欢离合亦寻常。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图劫藏珍情可鄙　心怀故国志堪哀

为首的一个武士朗声说道：“ 上官复，请出来吧！只要你和我们回去，面见法王，说个清楚，我们绝不敢难为你的。 ” 这个武士说的汉语，说得甚为流利。

谷啸风这才知道这四个蒙古武士乃是来追捕上官复的，并非为自己而来，心想：“ 一定是因为藏宝之事已经败露，上官复恐防追究，不能不逃出和林。追兵追到这儿，我们却适逢其会了。 ”

四个武士在院子里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刚才那个武士又喝道：“ 上官复，你也算得是一个武学宗师，我们已经发现你了，为何还要躲躲藏藏，这不大有失你的身份吗？ ”

韩佩瑛不知不觉靠近了谷啸风，在他耳边悄声说道：仰自们冲出去如何？ ”

那个武士不见回音，说道：“ 这房间里有呼吸的气息，一定是上官复躲在里面，咱们进去搜吧！ ”

谷啸风吃了一惊，心想：“ 这人的武功倒是委实不弱，我已经屏息呼吸，居然还给他听了出来。 ” 但想好在对方只有四人，自己和韩佩瑛联手，未必就会败在他们手里，与其坐以待捕，何如冒险突围。

谷啸风握一握韩佩瑛的玉手，说道：“ 我先出去，你跟着来！ ” 当下倏地推开窗子，舞起宝剑，一招 “ 夜战八方 ”，便窜出去。

窗外一个蒙古武士忽见剑光如电，耀眼生辉，一条黑影扑出来，急切间看不清楚是谁，倒是不禁吃了一惊，连忙退了数步，横刀护身。

谷啸风一剑刺去，只声得 “　　” 的一声，剑尖竟然给他震歪。谷啸风心头一凛，颇感诧异：“ 这人本领绝不在我之下，何以他却好似怯战？ ” 谷啸风有所不知，原来这个武士以为窜出来的是上官复，上官复的武功仅次于蒙古的国师尊胜法王，这几个人对上官复当然是极为忌惮。

见面一招之后，这武士方始看清楚了窜出来的是少年，大怒喝道：“ 好个大胆的小子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 追上去唰唰两刀，但谷啸风己是从他身边掠过去了。

屋顶一个武士喝道：“ 待我擒他！ ” 倏然间便似一头兀鹰，凌空扑下，恰恰挡着谷啸风的去路。

谷啸风长剑一指，一招 “ 举火燎天 ” 搠这个武士小腹，不料这武士更为了得，身子悬空，竟然一抓就向谷啸风的天灵盖抓下来，谷啸风也是个武学行家，识得这大力鹰爪功，焉能让他抓中，当下把头一偏，可是这么一来，刺出的一剑也失了准头。这个武士穿的是鞋头镶有铁片的马靴，谷啸风的长剑给他一踢就踢歪了。这武士身形落地，立即一个反手擒拿，要与谷啸风扭打。

谷啸风深知蒙古武士擅长 “ 摔角 ” 之技，当下避敌之长，攻敌之短，不与他近身缠斗，先退三步，这才以长剑刺他穴道。

谷啸风的，‘ 七修剑法 ” 能够在一招之内刺对方七处穴道，这个蒙古武士从未见过这样古怪的剑法，饶他武艺高强，也是不禁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我知道蒙古武士无敌天下，却不知道中土亦是处处皆有能人。这小子年纪轻轻，剑法竟然这么厉害。 ” 当下不敢贪功，双掌一个盘旋，护着门户，谷啸风一剑刺去，给对方的掌力一震，就似碰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虽然没有

反弹回来，剑势却已受到阻滞。

谷啸风知对方功力远在自己之上，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那武士化解了谷啸风的攻势，这才步步为营，反扑过来。

刚才使刀的那个武士见谷啸风已经给同伴所困，不愿失了自己金帐武士的身份，是以便即止步不前。韩佩瑛跟着出来，这武士听得金刃劈风之声，回身招架，韩佩瑛已是翩如飞鸟般的从他头顶掠过。

韩佩瑛急于为谷啸风解围，是以无暇对付这使刀的武士，身形未落，便即朝着这个以大擒拿手与谷啸风剧斗的武士刺去。

韩佩瑛的真实本领不及这个武士，但轻功超卓却是在他之上。这一凌空刺下，比他刚才从屋顶跳下扑击谷啸风的姿势还更美妙，她这一剑刺向对方后脑。也正是一招攻敌之所必救的杀手剑招！

院子里的两个蒙古武士一个叫着：“乌蒙小心！”一个却是情不自禁的为韩佩瑛这一美妙的姿势喝起彩来。

乌蒙霍的一个“凤点头”，长臂疾伸，来抓韩佩瑛的足踝，韩佩瑛前脚一踢，乌蒙抓了个空，韩佩瑛身形落地，挥剑便刺。乌蒙的本领稍胜于谷啸风，更胜过韩佩瑛，但却不是他们二人之敌，给他们联剑一攻，抵挡不住，只好后退。

刚才喝彩的那个武士叫道：“大师兄请退下，这一男一女交给小弟好了。”

乌蒙深知这个师弟之能，果然听他的话退了下去，但却瞪了他一眼，说道：“化及，你是不是看上了这个雌儿？”心里很不满意师弟刚才那声喝彩。

原来来的这四个武士，其中二人是蒙古国师尊胜法王的弟子，乌蒙是大师兄，喝彩的是他的三师弟，名叫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虽然位居第三，但本领之高，在一众同门之中却是无人能及。

这次尊胜法王派了四个人来捉拿上官复，也是以他力首领白。另外两个武士，使刀的那个名叫鲁莫，站在院子里的那个名叫思罕的都是“金帐武士”的身份。

宇文化及哈哈一笑，说道：“小弟不敢说是有怜香惜玉之心，但这雌儿长得如此美貌、拿回去献给大汗，只怕也不输于一车珠宝呢。不过，更重要的人还是上官复，咱们可不要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乌蒙瞿然一省，说道：“原来你把我替下，是要我们进去搜查？”

宇文化及说道：“不错，这两人一定是他的党羽，替他打掩护的。若不赶快搜查，上官复就可以从容逃走了。”

乌蒙心想：“你把难的差事交给我做，倒是聪明。”但转念一想，合三人之力，即使打不赢上官复，至少也可以抵挡到百招开外，那时宇文化及应该早已把这一男一女活擒了。而且宇文比及独自对付两个敌人、也对得住他们了。因此乌蒙虽然仍是对上官复有所忌惮，也只好听从宇文化及的指挥，和鲁莫、思罕二人一同进去搜查。

幸亏宇文化及怀疑上官复躲在里面，把伙伴都调进去搜查，谷啸风和韩佩瑛才不至于立即遭险。

宇文化及也是轻敌太甚，一上前便伸手向韩佩瑛抓去，连兵器都没有拿出来。

韩佩瑛恨他口齿轻薄，唰的一剑刺他胸口的“璇玑穴”。韩家的惊神剑法是天下第一等的刺穴剑法，当年朱九穆也曾伤在她这剑法之下，其厉害可想而知。

宇文化及是个识货的人，陡然间看见剑光指到胸前，便知不是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可以对付得了，他的变招也真迅速，陡地一个吞胸吸腹，身形平空挪后两寸。高手比斗，只差毫厘，韩佩瑛的剑尖刺着他的胸衣之际，劲道已是减弱几分，宇文化及变掌为指，“ 铮 ”的一声，把韩佩瑛的长剑弹开！拿捏时候，真个是恰到好处！韩佩瑛虎口隐隐作痛，也是不禁暗暗吃惊！

可是，谷啸风也没闲着，他的“ 七修剑法 ”纵然不能说是比韩佩瑛的“ 惊神剑法 ”更为高明，但因他功力较高，出手却当然比韩佩瑛更为厉害。宇文化及刚刚躲过韩佩瑛的剑招，谷啸风的长剑已是抖起了七朵剑花，当头罩下，一招之内，遍袭他的七处穴道。

宇文化及空手不敢抵挡，急中生智，突然自己倒下，伸脚勾韩佩瑛的纤足，韩佩瑛焉能着他暗算，身形跃起，一剑便刺下去，可是宇文化及已是在地上一个“ 懒驴打滚 ”，滚出了数丈开外了。但他虽然逃脱了性命，以他的身份，这样的打法，已是几近无赖了。

韩佩瑛一剑没刺着宇文化及，反而阻碍了谷啸风“‘ 七修剑法 ”的施展，谷啸风只好暂且收剑，“ 呸 ”了一声，骂道：“ 好个不要脸的下流打法！ ”当下两人齐上，向宇文化及追击。

宇文化及一念轻敌，败得狼狈如斯，又羞又怒，“ 嗖 ”的一个“ 鲤鱼打挺 ”跳起身来，喝道：“ 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大喝声中，反手一掌。

谷、韩二人堪堪追上，陡然间只觉一股巨力推来，谷啸风一掌打去，两股劈空掌力碰个正着，发出郁雷也似的声响。谷啸风连退三步，胸口竟是如受锤击，气血翻涌。韩佩瑛幸而及早避开，没有伤着，但亦已不禁身形连晃。

原来宇文化及练有混元一炁功，这是和佛门的金刚掌具有同等威力的一种邪派功夫。刚才因为是近身搏斗，混元一炁功不易发挥，而且宇文化及是想把韩佩瑛生擒的，他以为凭着大擒拿手法已是可以取胜，因此才没有使出这门功夫。如今他受了挫折，已知对方不是易与之辈，自己倘若不把全副本领都拿出来绝难取胜，也就只好不顾韩佩瑛的死活了。

不过，谷啸风虽是功力不及对方，但他也是练有少阳神功的。少阳神功是奥妙无穷的正派内功，虽不及混元一炁功的霸道，但纯厚和平，功能护体，却是混元一炁功所不能相比的。是以谷啸风和他硬拼了一掌，虽然表面是吃了亏，宇文化及却也伤他不得，而且宇文化及所耗的元气比他更大。

宇文化及使出了混元一炁功，仍然击不倒谷啸风，当下便取出了兵器，喝道：“ 好，咱们在兵器上决个雌雄。 ”

宇文化及用的是一对日月轮，擅能锁拿刀剑，在兵器上先占了便宜。自以为胜券在握，心里想道：“ 在乌蒙他们回来之前，我非把这二人击败不可，否则可真是要丢尽面子了。 ”

宇文化及急求于胜，当下立即猛攻。他这对日月轮使开，委实也是非同小可，使到急处，只见两团银光，盘旋飞舞，隐隐发出风雷之声，谷、韩二人的身形，已是笼罩在银光之下！

不料谷、韩二人的剑法也是精妙非常，在宇文化及强攻之下，初时虽还不免稍处下风，但宇文化及的日月轮却也克制他们不住。他们各有各的打法，谷啸风不惧对方混元一炁功，敢于正面交锋的韩佩瑛则尽量发挥自己的轻功之长，四方游走，柔如柳絮，翩若惊鸿，一发现对方有隙可乘，便立即欺身进剑，给宇文化及的威胁也是很大。

宇文化及久战不下，暗暗叫苦。谷啸风开始抢得了先手攻势，此时要摆

脱他已非难事了。谷啸风向韩佩瑛使了个眼色，示意叫她不可恋战，早走为妙。不料正在他们要走的时候，乌蒙、鲁莫、思罕三人又已回来！

乌蒙见他们尚在酣斗，觉得有点出乎意料之外，说道：“前前后后都搜遍了，没见上官复。咦，你怎的也还没有将这两个小辈‘拾掇’下来？”

宇文化及哼了一声说道：“要打发这两个小辈还不容易，我不过是想瞧一瞧韩家的剑法罢了。我听说韩大维有个女儿，这 个雌儿不是上官复的党羽，就一定是韩大维的女儿了。”这一猜倒是猜得不错。

乌蒙知道师弟好胜，心里暗暗好笑，说道：“若在平时，和他们玩玩也不打紧，但咱们可还要追踪上官复呢，还是赶快将他们打发了的好，免得耽误大事。”说罢便即加入战团，挥拳向韩佩瑛击去。

乌蒙的本领不及师弟，但却在韩佩瑛之上，韩佩瑛给他拳掌兼施，一口气攻击了十多招，渐渐便有点感到应付不来。

韩佩瑛给乌蒙的攻势所困，无法腾出手来向宇文化及袭击，宇文化及去了掣时，单独对付谷啸风自是绰绰有余，攻势登时大盛。

鲁莫、思罕二人抽出兵器，堵住大门，防备敌人逃走，宇文化及即将可以取胜，得意洋洋地说道：“这小子决计逃不出我的掌心，你们待在这里作甚，还是出去看看吧，莫要给上官复来了也不知道。”须知宇文化及最忌惮的还是上官复。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声长啸，有人接声说道：“上官复早已来了，不必你们费神找我啦！”声到人到，只见一个三绺长须的老者业已越过墙头，进了这个院子，可不正是上官复是谁！

宇文化及这一惊非同小可，忙把双轮一振，将谷啸风迫退，自己也急忙退下去靠着墙壁，防备上官复向他突施杀手。乌蒙也不敢恋战，连忙放松了韩佩瑛，横掌护胸，紧紧盯着上官复。

韩佩瑛喜出望外，叫道：“上官伯伯，你来得正好！爹爹有话要和你说呢，我正愁不知如何才能见得着你。”

上官复道：“是么？我也正是要来找你爹爹的呢。不过，咱们别忙说话，且让我先了结这重公案吧。”当下跨上一步，把眼望着宇文化及，冷冷说道：“你们从和林追到这儿，也当真是十分辛苦了。好，现在我自己来了，省得你们再奔波劳累的，你们意欲如何，说吧？”

宇文化及喘了口气，说道：“上官先生，国师请你回去，请你别要令我们为难。”

上官复冷笑道：“我不回去又怎么样？”宇文化及铁青着脸，一时间却是不敢说话。

原来宇文化及本是准备合四人之力来对付上官复的，但想不到却在韩家碰上了谷啸风与韩佩瑛二人，这两人的本领虽不及他，亦殊不弱，这么一来，变成了四敌三，就只怕是胜少败多了。

可是他在上官复紧紧迫问之下，情知一场恶战，决计避免不了，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上官先生，我们奉了国师之命，是一定要请你回去的，你若固执不从，我们只好，只好……”

上官复冷笑道：“只好对我不客气了，是不是？”

宇文化及道：“不敢！”说是不敢，意思却是“也只好如此上官复冷冷说道：“好吧，你们两人是尊胜法王最得意的弟子，只要你们抵挡得住我的十招，我就跟你们回去。”

宇文化及听了这话，登时又燃起了希望，心里想道：“你这老儿也未免大狂大了，我们二人纵然敌不过你，难道不能抵挡你的十招？”于是立即说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上官先生既然要伸量我们，请恕我们冒犯了。”

韩佩瑛曾听得父亲说过，说是上官复的本领足以列入当世十大高手之内，决不在他之下，但也还是不免暗暗为上官复担心，心想：“十招转瞬即过，这两人的本领甚是高强，上官伯伯只限定十招，这岂不是自加束缚？万一十招之内胜他们不了，如何是好？”但上官复已然这么说了，她虽是担心，也只好和谷啸风退下去了。

上官复拢手袖中，好像闲庭信步的神气，淡淡说道：“我说的话当然算数，动手吧！”

宇文化及气往上冲，心想：“你忒也蔑视我了。”当下立即说道：“好，恭敬不如从命，第一招来了！”

双轮左右一分，一招“雷轰电闪”，便向上官复砸去。乌蒙也在同时出手，单掌划了一道圆弧，抓向上官复右肩的琵琶骨。

这两师兄弟的招数本来是配合得十分得宜的，哪知上官复却有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化解方法。

乌蒙是从他的背后来攻的，他的背后竟好像长有眼睛似的，突然反手一拂，乌蒙只感到一股柔和的力道将他轻轻一带，便身不由己的向前扑去，而上官复却已从背腹受敌之中逃出身来。

乌蒙向前一扑，宇文化及的双轮刚好碰到，乌蒙吓得魂飞魄散，失声叫道：“师弟，住手！”

幸亏宇文化及的武功也是差不多到了收发随心之境，在这最紧张的刹那及时把双轮改了方向，斜砸出去。

韩佩瑛数道：“第一招。”声音清脆，宛若银铃。

宇文化及也真不愧是个武学高手，身形未稳，脚下已是踏出了“醉八仙”的步法，双轮一个交叉，好像醉汉一般，歪歪斜斜的向上官复攻去。看似不成章法，暗里却藏杀手。

乌蒙领了一次教训，这次学得乖了，刚才他给上官复用借力打力的手法，把他牵引过去，险些碰上了宇文化及的双轮，这次就暂缓出手，以免对方有可乘之机。待对方全神应付他的师弟攻击之时，他才暗中偷袭。这样改变一个方式配合，攻势虽不若两人同时出手之强，但却可以减少几分风险。

但上官复是个比他更为高明的武学大行家，岂能着他所算，他的打法改变，上官复的打法相应改变，一变而变成了以快打慢。

掌风轮影之中，只见得“　”的一声，宇文化及风车也似地转了一圈，从上官复身旁掠过，原来是给上官复的衣袖轻轻一拂，双轮互相碰击，他是给本身所发的力道反撞回来，以致几乎跌倒的。

韩佩瑛数道：“第二招。”刚说到一个“招”字，只见上官复倏地回身，刚好迎上了乌蒙从他背后劈来的一掌，上官复轻轻一推，把他推出了数步开外，笑道：“韩姑娘，你数得快了些，现在才是第二招。”原来他是因为同时对付二人，故此所限定的招数也必须是要等到对方两个人的招数都发了之后才能算数的。

韩佩瑛笑道：“不错，是我心急了点儿。上官伯伯，你快点将他们打发吧。”她见上官复轻描淡写的破解了对方两招狠辣的攻势，心里想道：“怪不得爹爹那样称赞上官伯伯，果然是名不虚传。可笑我刚才还替他担心呢。

看来只怕用不着十招，上官伯伯就可以大获全胜了。”

韩佩瑛却有所不知，上官复那两招看似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其实已是耗了许多心血，使出了平生本事，这才能够从容化解了那两招的。

原来上官复早已料到总有一天要与蒙古国师尊胜法王作对，尊胜法王的武功深不可测，上官复自知也没有胜他的把握，故此平日对他的功夫遂特别留心，积了十余年的揣摩钻研之功，这才收到了知己知彼的效果。他这套功夫本来是要用来对付尊胜法王的，如今用出对付他的两个弟子，自是可以应付裕如了。

但尊胜法王这两个弟子的武功也还是有点出他意料之外，尤其是宇文化及更为了得，给他以借力打力的功夫反击回去，居然没有跌倒。试了两招之后，上官复也不由得心里想道：“幸亏咱早有准备，要不然只怕最少也得在三十招之外才能将他们打败。如今，我要在十招之内取胜，也还得多用一点心思呢！”

宇文化及的心思也真灵敏，接连吃了两次亏之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师兄，咱们做小辈的不可对长辈无礼，还是请上官先生好好指点吧。”

乌蒙登时会意，当下与宇文化及并肩而立，完全采取守势，双掌双轮，互相配合，严密封闭门户。表面看来，这是对上官复表示尊敬，其实却是想要拖延时刻，不求胜但求避免速败的打法。要知上官复是限定十招的，现在只剩下八招，倘若只求在八招之内不给击败，以他们的武功造诣而言，确实亦非奢望。

上官复猜到了他们的用心，“嘿”的一声冷笑，突然欺身进招，平地拔起三尺，出指如电，向宇文化及的面门戳去。这一招本来是平平无奇的“二龙抢珠”，通常来说，是在双方都不用武器的情形底下，才能伸出指头挖对方的眼珠的。但因上官复的本领高出宇文化及甚多，是以才敢轻冒此险！

虽然是任何武师都会使用的平平无奇的招数，但在上官复这样的高手使来，却是非同小可！宇文化及如何敢给他挖掉面上双眼，当下迫得连忙出招招架，蹲下了身子，双轮盘头一舞，明知碰不着上官复，而是但求保命了。他的身材本是相当高大的，突然矮了半截，活像一只蛤蟆，形状甚是滑稽。韩佩瑛噗嗤一笑，数道：“第——三——招。”故意拖长声调，一字一顿的数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上官复已是倏地变招，化指为掌，反手震得他胸中血气翻涌，身形摇摇欲坠。

上官复再加一掌，乌蒙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韩佩瑛说道：“第五招！”

上官复冷笑道：“你们还想挨到十招吗？”宇文化及打了一个胡哨，上官复忽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原来是鲁莫、思罕二人同时从他背后袭来，宇文化及吹的那声口哨，乃是暗号。

谷啸风是一直监视着他们的，但却没想到他们出手如此之快。

只听得“嗤”的一声，上官复反手一拂，挥袖荡开了从背后攻来的两般兵器，但因是猝出不意，内力未能用足，他的衣袖也给鲁莫的月牙弯刀削去了一幅。

宇文化及的双轮乘机猛地向他胸口推压过来，上官复喝道：“不要脸！”腾地飞起一脚，宇文化及左手的日月轮飞上了半空。上官复这一脚刚好踢着轮子的轴心，没有给边缘的锯齿伤着。

说时迟，那时快，谷啸风与韩佩瑛已是双剑齐出，赶了到来，刺向鲁、

思二人的后心要穴。鲁莫的月牙弯刀不用转身就把他的长剑挡住，思罕则身形斜窜，待到韩佩瑛的青钢剑堪堪刺到之际，他身似陀螺一拧，两支判官笔一招“横架金梁”，恰好及时把青钢剑架住。

这两人身为成吉思汗的“金帐武士”，武功确也非同凡俗，但比之谷啸风却还稍逊一筹，谷啸风闪电般的连出三招，这三招都是“七修剑法”中的精妙招数，每出一招，便是同时刺向对方的七处穴道。鲁莫挡到了第三招，只听得“噗”的一声轻响，肩头已是给剑尖刺着。幸而刺得不深，只是伤着皮肉。

宇文化及给踢飞了一只月轮，如何还敢恋战？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连忙转身就跑，连那只轮子也顾不得拾了。乌蒙已受了内伤，情知逃跑不了，吓得颤声叫道：“上官先生饶命，饶命！我是受师父差遣来的，身不由己，身不由己。”

鲁莫、思罕二人偷袭不成，此时也吓得慌了。宇文化及一跑，他们当然也跟着逃跑，可是却不敢从上官复身边跑过，两人分开逃跑，想要跳过短墙。

谷啸风冷笑道：“还想跑么？”如影随形，跟着鲁莫背后，正要一剑刺去，上官复忽道：“由得他们去吧！”谷啸风愕然收剑，说道：“为什么？”

上官复道：“我在蒙古十多年，和他们的师父多少有点宾主之情，看在这点情份，饶他们这次。”

乌蒙大喜拜谢，当下便与鲁莫、思罕两人，躬身退出院子的月牙拱门，一跛一拐而去。

韩佩瑛笑道：“上官伯伯，你这一架打得真是精彩绝伦，令我大开眼界。我才刚刚数到第六招呢，今日幸亏碰上伯伯，否则我们真是不堪设想。”

上官复道：“我也幸亏多得你们帮忙，否则纵然未必输给他们，也是难保没有危险了。”韩佩瑛道：“上官伯伯，你真会说笑话。”

上官复笑道：“我不是说笑话，更不是和你们客气。说实在的，我是摸透了乌蒙和宇文化及二人的武功底细才赢得了他们的。倘若多了鲁莫、思罕这两个人……咱们别谈武功啦，你爹爹呢？”

韩佩瑛道：“说来话长，请上官伯伯到书房一坐，容侄女禀告。”那间书房当日虽给火势波及，却幸只是烧焦一角，未曾焚毁。

上官复说了一个“好”字，回过头来，向谷啸风问道：“这位可是谷世兄么？”谷啸风道：“晚辈正是扬州谷啸风。”上官复哈哈笑道：“原来你们已经成亲了，我却双手空空，未曾携来贺礼呢。谷世兄，你虽然未见过我，但我与令岳却是多年知交，想必你的新娘子也早已对你说了。”

原来上官复因为僻处蒙古，谷、韩婚变之事虽然在江湖上闹得沸沸扬扬，他却并未知闻。他只知道谷啸风是韩大维的女婿，如今在三更半夜看见他们从韩佩瑛的绣房出来，当然是以为他们业已成亲的了。

韩佩瑛满面通红，说道：“上官伯伯，这，这……”上官复笑道：“怎么做了新娘子还要这样害羞？”韩佩瑛不知如何解释才好，面红直透耳根，谷啸风讷讷说道：“我们，我们尚未成亲。”他与上官复初次见面，当然也是不便细说原由，韩佩瑛听他说的是“尚未成亲”，这“尚未”二字，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韩佩瑛的一颗芳心更是禁不住卜卜乱跳了。

上官复心道：“原来他们是未曾成亲，先有私情。”不觉有点尴尬，当下笑道：“反正你们迟早是要成亲的，我说错了话，想必你们也不会见怪。”谷啸风方始发觉自己用语不当，不由得也是满面通红。

此时已是东方大白的时分，韩佩瑛带领他们走进书房，上官复看见四壁萧条，有点惊诧，说道：“我记得这间书房里是挂 满了字画，这些字画也失去了么？”尊胜法王派人来劫夺他寄存在韩家的宝藏之事，他是知道的。心里想道：“鞑子要的只是宝藏。难道他们也懂风雅？莫非是给他们毁了？唉，莫要因我寄存的财物，以致连累韩大哥失掉他心爱的字画，这就更可惜了。”

韩佩瑛道：“上官伯伯放心，字画没有失掉，那批宝藏也没失掉。”当下把他们父女的遭遇一一告诉了上官复。

上官复大为惊讶，说道：“原来你的爹爹现在是在辛十四姑家里养伤。”

韩佩瑛道：“是呀，这位辛十四姑似乎是家父的好友，不过我却从没听家父说过。那些字画就是她取了去，替家父保存的。据她说，她最初因为不愿得罪孟七娘，又恐怕打不过那两个魔头，故而当家父遭难之时，她不能拔刀相助，只能设法保全家父的宝贝的字画了。至于那批宝藏，现在已经由檀大侠取去，送往祁连山了。啸风曾见过檀大侠，其中详情，等下让他说吧。”

在韩佩瑛说及孟七娘和辛十四姑之时，上官复不觉变了面色，尤其当他听说韩大维是在辛十四姑家中养伤的时候，更是掩饰不住他那惊异的神情。

谷啸风看在眼中，心头一动，问道：“上官先生见多识广，可知这两人的来历？”

上官复说道：“知道得不太多，因为她们在江湖上不过是昙花一现，没有多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虽是昙花一现，当年也曾在江湖上掀起了波涛，不知震惊了多少英雄豪杰！

“三十年前，这两个女子联袂行走江湖，辛柔荑是表姐，孟天香是表妹，表姐妹都是本领高强，花容月貌，因此她们一出现就轰动了江湖，令得许多人为之倾倒！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两个绝色美人竟是心狠手辣的女魔头，谁惹上了她们，谁就遭殃！”

韩佩瑛笑道：“江湖上尽多好色之徒，也该受一受她们惩戒。”

上官复道：“那些邪派妖人，以及行为不端之辈，碰上她们就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但也有好几个正派门下，诚心诚意向她们求婚的也同样遭了殃。孟天香还好一些，她不答应婚事只是把对方斥责一顿。对方倘若老羞成怒，她则出手伤人。辛柔荑则更厉害了，不管是向她求婚或是想和她攀交情的，她一定要挖掉对方的眼睛，割掉对方的舌头！说是为了要惩戒对方有眼无珠，说话污耳！”

韩佩瑛听得毛骨悚然，说道：“这未免太过分了。但何以她们对我爹爹却似乎很不错呢？例如孟七娘，她虽然捉了我的爹爹，但却也不许那两个魔头加害。”

上官复道：“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据谷世兄所说，她们住在你家附近，少说也有十多年了，平日不于你爹爹来往，现在却都以你爹爹的好友自居，这就不能不令人兀疑了。何况以她们过去的行事而论，她们都是讨厌男子的，却为何对你爹爹又这样好呢？”

谷啸风比较深于世故，从上官复说话的神情语气之中，隐隐感觉得到，上官复是并没有把他所知道的都说出来，但己是向韩佩瑛暗示：不可完全相信这两个女人。

韩佩瑛亦似如有所觉，问道：“她们表姐妹在从前是很要好的吗？”

上官复道：“最初几年她们是联袂行走江湖的，后来不知怎的就分开了。”

韩佩瑛心里想道："看来她们恐怕是同时爱上我的爹爹，因此才闹得不和的。妈妈也一定是因为遭了她们的妒忌，给她们之中的一个害死的。但只不知是孟七娘还是辛十四姑罢了。"

韩佩瑛道："辛十四姑所住的幽篁里就在后山，离此不远。不知上官伯伯能否抽出空来，去见一见我的爹爹？"

上官复道："我正是来找令尊的，如今既然知道他的下落，当然应该去拜访他。"接着说道："西门牧野这老魔头意欲在中原开宗立派，称霸武林，但又怕自己的力量不够，故而不惜卑躬屈膝，已结蒙古的国师尊胜法王，求得他的撑腰。这次尊胜法王叫他来对付令尊，本来是瞒着我的，幸而给我打听出来。我想尊胜法王决不会无缘无故要害你的爹爹，必定是那批宝藏的秘密已经给他知道。我生怕连累了你的爹爹，故而冒险逃出和林，想不到还是来迟了一步。更想不到的是西门牧野这老魔头居然神通广大，不但把朱九穆这老魔头找了来做他帮手，甚至连孟天香和辛柔荑这两个早已销声匿迹了二三十年的女魔头，竟然也参与其事，和那两个老魔头联手对付你的爹爹！"

韩佩瑛道："但孟七娘和辛十四姑毕竟也和那两个老魔头闹翻了。那批宝藏，现在是失而复得。家父虽遭灾难，如今也得辛十四姑替他悉心疗伤，大难不死，也算得是不幸中之幸了。"又道："孟七娘的确是曾参与其事，但辛十四姑却是并未曾和他们联手的，她起初是置身事外，后来则积极营救我的爹爹。想必她不会存有不利于我爹爹之心吧？"

韩佩瑛本来是个聪明女子，听得上官复把辛十四姑与孟七娘等人相提并论，竟似把辛十四姑也当作了一丘之貉，心中不觉起了一点怀疑。但因她亲眼见到辛十四姑替她爹爹解毒，对她爹爹又是那样细心体贴，故而对辛十四姑仍是颇有好感，为她辩解。

上官复道："但愿如此，但只怕辛十四姑不愿见我，不过，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即使她闭门不纳，我也非闯进去见着你的爹爹不可。"

韩佩瑛道："伯伯何以认为她不肯见你呢？"

上官复道："此人脾气怪僻，无可理喻，她又最讨厌陌生男子。"

韩佩瑛道："但爹爹叫我把啸风找来见他，这是当着辛十四姑面说的，她也没有反对呢。"

上官复笑道："啸风是你的夫婿，当然和我不同。"

韩佩瑛面上一红，说道："她少年之时是个女魔头，或许现在性情变了也说不定。见到她时待我先说，能够避免和她冲突最好。"当下抬头一望天色，只见天边已露出了鱼肚白。

韩佩瑛道："我到厨房看看，看看还留下什么可吃的东西没有。上官伯伯，真对不住，你来了，连一杯茶都没有得喝。"

上官复觉得有点奇怪，说道："侄女不必客气，你们是刚刚回来的吗？"

韩佩瑛道："我是昨晚才赶回家中的，啸风比我先来一会儿。

我们见面不久，那几个蒙古武士就来了。"

上官复笑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未有空暇烧茶。"方始知道他们二人并非早已同居的。

韩佩瑛道："啸风，你把那批宝藏的事情告诉上官伯伯，我去弄点东西出来吃。不是客气，我也着实是有点饿了。"

韩佩瑛出去之后，谷啸风把那两个魔头如何带领了蒙古兵来中途截劫，自己如何死里逃生，及后来如何碰上了仲少符、上官宝珠夫妇，联骑追踪，

后来又如何恰巧遇着了武林天骄，把那批宝藏夺回来等等事情，一一说给上官复知道。

上官复喜出望外，说道：“原来你不但见着了檀大侠，还”见着了我的女儿女婿。”

谷啸风道：“他们现在已得紫萝山的义军协助，将那批宝藏运到祁连山了。”

上官复道：“如此我就安心了，见了你的岳父之后，我准备去祁连山与他们见面，你和佩瑛也跟我同去好不好？”

谷啸风道：“待见过了韩伯伯再说吧。或许我要先往金鸡岭拜会蓬莱魔女。”心想：“我和佩瑛闹得这样尴尬，如何还能与她万里同行？等下去见她的父亲，我已是觉得不好意思了。”

上官复不知就里，说道：“蓬莱魔女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你们先去见一见她也好。待见到了令岳，咱们再商量商量。”

此时日光已经射进窗户，韩佩瑛到厨房去已是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谷啸风道：“咦，她怎么还未回来，待我去看看，她弄些什么东西？”

且说韩佩瑛到厨房里，只见有一炉炭火，尚未熄灭，火炉上安置一个茶壶，揭开壶盖一看，只见水已烧得沸了。

韩佩瑛惊疑不定：“是谁烧这一壶水的？”要知她的家人早已全都被害，除非是另外有人躲藏在她的家里，否则怎会有人烧茶？

再仔细一看，纱厨里有半只烧鸡，还有一盆吃剩的饭菜。韩佩瑛疑惑不定，心想：“不知是小贼还是另有用心的对头在我家卧底的？我一出声，定然把他吓跑，且待我先去找找。”

韩家地方甚大，房虽遭焚毁，但留下的残砖剩瓦，败枝颓墙，也还是处处可以藏人，不能一览无遗的。韩佩瑛巡视一遍，不见有人，正要到地窖去查，忽见一条黑影，翩如飞鸟般的从园子的短墙跳出去。

韩佩瑛觉得这个人的背影好似是在哪里见过似的，只因这人的身法太快，没有看到他的正面，一时间却想不起这是何人。当下便也施展轻功，飞过墙头，追踪出去。

那人叫道：“韩姑娘，我不过在你家拾了一点零碎，并没有到手什么财香，你又何必苦苦追我？”

这人一出声，韩佩瑛登时就知道了，原来就是上次她回家的时候，在后园所发现的那个被埋在土中的神偷包灵。

包灵的轻功在韩佩瑛之上，口中说话，脚步不停，转瞬间已是去得远了。韩佩瑛心里想道：“想必是那日他在我家，看见我把那批主藏送给丐帮，以为我的家里或许还藏有宝物未曾送出的，故而又来偷盗。反正家里已没有什么值得他偷的东西，失掉也不足惜，也就不必小题大做了。”于是就不去惊动上官复与谷啸风，悄悄的又再回家。

韩佩瑛回到厨房，加上炭火，就地取材，把那盆饭菜弄热，沏了一壶茶，便用托盘端进书房。

谷啸风看了一看，笑道：“我以为你弄什么山珍海味，去了这许多时候。”上官复道：“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吃的东西，已经是难得的了。”谷啸风笑道：“我是和韩姑娘说笑的，说真的我倒是害怕你出事呢。你若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了。”这还是谷啸风第一次和韩佩瑛说笑，韩佩瑛面上一红，说道：“我倒是碰上了一个人。”

谷啸风诧道：“ 什么人藏在你的家中？ ”

韩佩瑛道：“ 就是咱们那日在后园发现的那个小偷。 ”

谷啸风吃了一惊，说道：“ 丐帮的陆帮主告诉我，那人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神偷包灵呀，那日他本来是和我一同去了丐帮的洛阳分舵的，怎的又独自回到你的家中，还偷偷的藏起来？ ”

韩佩瑛道：“ 我知道他是神偷包灵，不过家里只剩下一些破烂，也不用怕他偷。 ” 当下把碰见包灵的情形说了出来。“ 上官复道：“ 且慢吃这些东西。 ” 拿出了一支通天犀角，插进饭菜和那壶茶中试了一试，通天犀是蒙古所产的一种犀牛，犀角可以用来试探毒性，食物中倘若是有毒药的话，黑色的犀角就会变红，毒性愈烈，色泽愈深。

上官复一看犀角没有变色，方始放心，说道：“ 这神偷包灵的名头，据我所知，他虽然没有到蒙古，但和蒙古的国师，却是暗通消息的。 ” 韩佩瑛吃了一惊，说道：“ 如此说来，丐帮的陆帮主也给他骗过了。 ”

谷啸风忽地一拍大腿，叫起来道：“ 原来如此，我明白啦！ ”

韩佩瑛诧道：“ 你明白了什么？ ” 正是：

暗室偷藏图不轨，鬼蜮伎俩最难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绣阁深闺谈往事　茶亭陌路遇奸徒

谷啸风道："有一件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包灵为什么要捏造谎言，陷害你的爹爹？现在我方才懂了！"

韩佩瑛吃惊道："哦，有这样的事情！他捏造了什么谎言？"

谷啸风道："你还记得吗，那天咱们在鲁大叔手上发现了半张信笺，上面写的是蒙古文字。这半张信笺，当时是我拿了去的。"

谷啸风所说的"鲁大叔"乃是韩大维的管家老仆，曾奉了韩大维之命，偷往和林，给上官复送信的。

上官复问道："这位鲁大叔又怎么样了？"

谷啸风道："他给西门牧野的毒掌击毙，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捏紧拳头，手心里捏着的就是那半张信笺。"

韩佩瑛道："上官伯伯，我正想问你，那封信可是你写给爹爹的么？"

上官复道："不错，我是写有一封回信交给鲁大叔带给你的爹爹，但那封信是用汉文写的！"说至此处，上官复也是甚为诧异。

谷啸风道："丐帮中有懂得蒙古文字之人，是蒙古国师写给你爹爹的一封密信。"

韩佩瑛怒道："爹爹岂会与蒙古国师私自有书信往来？"

谷啸风道："不用说，这当然是包灵和西门牧野这一班人串通了来陷害你爹爹的了。幕后的主使者则是蒙古国师。"

上官复道："信上说的什么？"

谷啸风道："说是要请韩伯伯做内应，事成之后，蒙古大汗许他自立为王。"

韩佩瑛道："当真是胡说八道！但不知陆帮主是否相信？"

谷啸风道："包灵捏造谎言，把事情说成是鲁大叔劝谏你的爹爹，你爹爹老羞成怒，将他击毙的。陆帮主听说是包灵亲眼见到的，不由得不相信几分。是以他一直猜疑你家所遭遇的事情，是你的爹爹故弄玄虚，欺骗他们，以便和鞑子勾结的。"

韩佩瑛又气又恨，说道："可叹我爹爹一生正直，竟遭这等不白之冤，连帮主也信不过他，那包灵真是可恨，早知他是这样的人，我刚才实是不应将他轻易放过！"

谷啸风道："当然是不能放过他的，咱们将来慢慢找他算帐！ 现在且先去找你爹爹再说吧。"

他们哪里料想得到，这屋子里藏的还不仅是一个包灵。

他们三人离开之后，韩佩瑛卧室前面的院子的瓦砾堆中有一个人钻了出来。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谷啸风的舅父任天吾。

原来任天吾躲在韩家已有好几天了，他是在这里等候他的大弟子余化龙回来的。韩家有原来用作藏宝的地窖，里面还贮有食粮，任天吾曾经来查探过，知道这个秘密。

包灵和他是同谋的伙伴，两人早已约定事成之后在韩家见面，然后等余化龙回来分赃的。

不过他们却料想不到，谷啸风、韩佩瑛、上官复三人会在同一天晚上，不约而同的来到韩家。

任天吾当然不敢让他的外甥发现，更不敢和上官复交手，是以当韩佩瑛四处搜索之时，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叫包灵出去引开韩佩瑛，免得她查到地窖来。韩佩瑛果然中计，包灵跑了之后，她就没有再查了。

地窖有一个出口正是在韩佩瑛卧房前面的那个院子，故此上官复和谷、韩二人在房中说的话，任天吾都听见了。

任天吾钻了出来，抹了一额冷汗，又是吃惊，又是欢喜。心里想道："想不到那批宝藏又给武林天骄夺了回去，我这次是枉用心机了。不过算是不幸中之幸，他们没有发觉我私通蒙古的秘密。奚玉瑾这丫头也跟辛龙生跑了，只要她和啸风、佩瑛二人见不着面，我的这个秘密，就更不容易被人识破啦。"当下发出了几声冷笑，便也离开韩家，去找包灵，准备进行另一个阴谋。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谷啸风与韩佩瑛去找她的爹爹，心中也是忐忑不安。

钻过了水帘洞，韩佩瑛说道："孟七娘所建的那座堡垒在左面的一座山峰上，辛十四姑所住的幽篁里则在右面的一处竹林之中，咱们先去幽篁里，回头再找孟七娘，务必查个水落石出，好么？"

上官复道："不错，当然是应该先去会见你的爹爹。"

谷啸风暗自思量："不知佩瑛已经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她的爹爹没有？唉，若然韩伯伯问起我来，我可不知怎样说才好了？"

本来他最初来韩家准备提出退婚的时候，是充满了勇气，拼着受韩大维的一顿责骂甚至毒打的，但此际因为知道奚玉瑾已是另有新欢，又感到韩佩瑛比他想象的更好，越发觉得对韩佩瑛不住，那股勇气就不知不觉的消失了，两条腿跟着韩佩瑛走，一颗心却是越来越惶恐不安。

正自心乱如麻，忽听得韩佩瑛说道："幽篁里到了。"

只见修竹成林，苍松迎客，藤萝绕屋，草色侵阶。端的是景色幽美，令人俗念顿消。上官复叹道："此地无殊世外桃源，辛柔荑倒是会享清福。"韩佩瑛道："辛十四姑琴棋诗画样样精通，也只有她这样的雅人才配住在这个地方。"

上官复道："辛柔荑外号辣手仙姝，不知道她底细的人见到了她，恐怕谁都会把她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上官复所说的'不知道她底细的人"，这些人中，不言而喻，是包括有韩佩瑛在内的了。韩佩瑛半信半疑，心里想道："难道辛十四姑当真是像上官伯伯所说的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女魔头？"

谷啸风心乱如麻，不住在想："见了韩伯伯，我怎样说才好呢？"不知不觉已是到了辛十四姑的住处了。

只见竹门虚掩，静悄悄的听不到半点声息。上官复道："咦，里面好像没人。"

韩佩瑛不敢无礼，当下便即叩门求见，里面没有回声。韩佩瑛道："侍梅姐姐，我是佩瑛，我回来啦，请你开门。"仍然没有回答。

韩佩瑛也不觉惊诧起来，说道："她那贴身丫头也不在里面，看来是当真没有人了。"

上官复道："既然来了，总得探个明白。"扬声说道："辛女侠，请恕我无礼，没人开门，我们只好自己进来了。"显然他对辛十四姑也是颇有顾忌，即使明知她不在里面，也要把说话先行交代。

推开了竹门，里面仍是毫无声息。韩佩瑛心头鹿撞，一面走一面叫道："爹爹，爹爹！"搜遍了几间房间，都是室内空空，莫说是人，连挂满墙壁

的字画也是一张不见！

韩佩瑛呆了半晌，说道："她说爹爹的病最少也得在她这里静养半年的，怎的才不过几天，就不见人了？难道——"

上官复道："辛柔荑料想是不会害你爹爹的，多半是搬走了。"

韩佩瑛道："她说爹爹的病体不宜移动，所以那天才坚持要我爹爹在她家里养伤。"

上官复道："她说这话乃是哄骗你们的，你现在还这样相信她么？"

韩佩瑛道："无论如何，我总得知道爹爹的下落，咱们过孟七娘那边看看。"

上官复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孟七娘性情爽直一些，她若有所知，一定会说真话的。"

不料到了孟七娘的居处，只见那座堡垒式的建筑，只剩下断壁颓垣，满地瓦砾，烧焦的木头还有烟味，似乎是不久之前才给焚毁的。

韩佩瑛大为诧异，心想："以孟七娘的武功，谁能焚毁她的房屋？莫非放这一把火的也是辛十四姑？"

心念未已，忽见烧毁的半堵墙后面，有个少女的影子闪了一闪。

韩佩瑛又惊又喜，叫道："是侍梅姐姐吗？"

那少女走了出来，也是惊喜交集的样子道："韩姑娘你回来啦！"果然是辛十四姑的贴身婢女侍梅。

韩佩瑛看了看她，但见她颜容憔悴，好像病过了一场似的。韩佩瑛惊疑不定，问道："侍梅姐姐，你身子不舒服吗？你家的主人哪里去了？为何你不在幽篁里却在这儿？"

侍梅道："说来话长，这两位是——"

韩佩瑛道："这位上官先生是我爹爹的老朋友，这位谷世兄是，是——"

侍梅微微一笑，说道："原来是谷少侠，韩老先生十分盼望他来，在我们那儿住的几天，每天都提起他的。韩姑娘，恭喜你啊，令尊还担忧你找不着他呢。"

韩佩瑛知道她已知晓谷啸风的身份，粉脸轻红，低下了头，说道："这两位都不是外人，有话不妨在他们面前说。"

侍梅说道："好的，咱们一道回幽篁里，一面走一面说吧。"

侍梅走起路来似是有气没力的样子，韩佩瑛拉着她的手与她并肩同行，只觉她的脉微弱而且不大调和，韩佩瑛吃了一惊，问道："你是受了内伤吗？"

侍梅道："不是。过几天就会好的。"韩佩瑛道："那是什么病？"侍梅道："也不是病。是我的主人用重手法点了我的穴道。今天已过二十四个时辰，方才解开的。"

韩佩瑛大为惊诧，说道："辛十四姑为何要用重手法点你的穴道？"

侍梅说道："我家主人已经走了，她怪我不听她的话，不要我了。她是在临走时，用重手法点穴来惩罚我的。"

韩佩瑛道："她不是一向疼爱你的吗？即使你犯了一点过错，也不该对你下得这等辣手，把你抛弃呀。"

侍梅道："你不知道我主人的脾气，她这样惩罚我，已经是最轻的了。"

韩佩瑛道："你犯了什么过错？"

侍梅道："还不是为了那位奚姑娘。"

谷啸风道："是奚玉瑾？"

侍梅道：“不错，你也认识她么？”

谷啸风道：“何以你因她而受惩罚？”

侍梅道：“是这样的。那天奚姑娘来到我们家里，主人替她设计，叫她冒充是新买回来的丫头，送给孟七娘。是我陪她去的。”

谷啸风道：“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但你何以奉了主人之命陪她前往反而受罚呢？”

侍梅道：“这就要说到我们的侄少爷了。因为我们那位侄少爷看上了奚姑娘。”

谷啸风吸了一口凉气，想道：“杜复告诉我的那个消息果然不是空穴来风。”冷意直透心头，脸上却装出笑容说道：“你们的侄少爷看上了奚姑娘，与你有何相干？”

侍梅说道：“主人叫奚姑娘冒充丫头，到孟七娘那里去盗取九天回阳百花酒，好营救韩大侠。这件事情是瞒着侄儿的。那天晚上，她叫我在辛公子的卧房点了黑酣香，待奚姑娘走了之后，方始将他叫醒。我却没有完全依从主人之命，故意把黑酣香的份量减少，而且又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辛公子。第二天一早，辛公子赶出来相送，和奚姑娘订了婚约。”

谷啸风道：“你亲眼看见了辛公子向她求婚，而且她又答应了么？”

侍梅说道：“辛公子点了我的穴道，把我放在花树丛中，他才和奚姑娘躲得远远的说话。但我虽然没有听见他是怎样向奚姑娘求婚，却看见了他把一枚戒指送给了奚姑娘，这枚戒指正是孟七娘给他，说是待他有了意中人之时，就可以用这枚戒指作订婚的信物的。因为孟七娘是他的表姑，一向也是十分疼爱他的。我认得这枚戒指。后来孟七娘的丫头告诉我，奚姑娘幸亏有这枚戒指，孟七娘发觉她是冒充的丫头之后，才不杀她。”

这些事情，韩佩瑛是早已听说了的，孟七娘放走奚玉瑾那一幕好戏，她且还在场，亲自目击。但谷啸风则是刚刚知道，心中不由得一片惘然，想道：“如此说来，此事果然是千真万确的了，真想不到玉瑾会变得这样快！”

谷啸风再三向她盘问有关奚玉瑾的事，侍梅也觉得有点奇怪，但仍是往下说道：“我将奚姑娘送到孟七娘家里，回来之后，主人的面色就很难看，但却没有说我。直到前天晚上，她临走之时，才和我算这笔帐，责怪我不该不听她的话。”

谷啸风道：“你的主人不喜欢奚姑娘么？她配你们的侄少爷也很登对呀。”

侍梅道：“谁说不是呀？可是我们的主人就是为了此事生气。或许也并非不喜欢奚姑娘，而只是不满侄儿不该瞒着她私自订婚，更不满我这个做丫头的不听她的吩咐。”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显然是含有妒意。因为谷啸风说只有奚玉瑾才配得上辛公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自是难免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了。

韩佩瑛道：“别是尽说那位奚姑娘了，我是来找爹爹的，你家主人走了，我的爹爹呢？”

侍梅道：“令尊当然是和家主人一同走了。”韩佩瑛道：“他不是不能走动的么？”

侍梅又道：“主人是驾了一辆骡车载他出去的。后山有一条秘密的通道可以出去，无须经过前山的水帘洞。”

韩佩瑛道：“孟七娘家里的这一把火又是谁放的？”

侍梅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昨天晚上，我看见这边起火，但我的穴道未解，不能够赶过来看。我是刚刚才到的，和你们见的情景一样，这儿已是变成瓦砾场了。 ”

上官复道：“ 依我看来，这把火只怕就是辛十四姑放的。孟七娘也是给她迫走了的。 ”韩佩瑛亦有同感，点了点头。

侍梅说道：“ 韩小姐，你可知道奚姑娘和我们的侄少爷去了哪里吗？有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 ”

韩佩瑛道：“ 听说辛公子已回转江南。 ”侍梅道：“ 奚姑娘当然是和他同行的了？ ”韩佩瑛道：“ 这我就知得不清楚了。 ”

谷啸风愤然道：“ 你何必替他们掩饰，奚姑娘当然是跟他走的，这还用得着说么？ ”

侍梅抬头望向远方，半晌，叹了口气说道：“ 江南，那可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啊！是吗？ ”

韩佩瑛想起一事，说道：“ 侍梅姐姐，你托我把那个绣荷包交给辛公子，但我恐怕是不会到江南去的，这个绣荷包交还给你，好吗？ ”

侍梅掩饰不住自己的伤心，接过了绣荷包，又叹了口气，冷冰冰地说道：“ 不错，现在这绣荷包再也不用送给他了。 ”

韩佩瑛道：“ 侍梅姐姐，做作什么打算，和我们一同出去，好吗？ ”

侍梅道：“ 多谢你的好意。但我们做丫头的还能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主人是否会回来，但我还是要留下替主人看守这座房子的。 ”此时他们已回到幽篁里了。

侍梅道：“ 韩小姐，你要不要进来再坐一会？ ”韩佩瑛道：“ 天色已晚，我们也该走了。 ”心里想道：“ 侍梅虽然是个丫头，文才武艺，都很不错。可是却也是红颜命薄，无所归依。 ”目送她的背影独自走入竹林，不禁暗暗为她叹息。

三人一同下山，谷啸风道：“ 想不到咱们空来了一场，毫无结果。 ”不过，他虽然很是挂念韩大维的安全。却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本来以为今天是可能碰上一个难堪的场面了，现在总算是避过了。

上官复道：“ 我现在要到祁连山去，一路之上，我会留心打听的，你们是不是要到金鸡岭见柳女侠？ ”韩佩瑛望了谷啸风一眼，说道：“ 我有几位世交叔伯在那里，我现在恐怕也是只能往金鸡岭了。 ”

上官复道：“ 柳女侠是绿林盟主，消息灵通，她一定可以帮忙你找到爹爹的。 ”韩佩瑛道：“ 但愿如此。 ”

上官复又道：“ 你们见了柳女侠，请代我向她致谢，谢她对小女多年来照顾之恩。我若得有令尊的消息，会叫人送到金鸡岭去，你们那边倘有所知，也请给我捎个信儿。反正金鸡岭和祁连山是时常有人来往的。 ”

谷、韩二人和上官复分手之后，韩佩瑛道：“ 啸风，你要回 扬州吧，咱们也该分手了。 ”

谷啸风道：“ 谁说我要回家？上官前辈刚才问我行踪何往，你不是已经替我回答了吗，怎的现在又有此问？ ”

韩佩瑛道：“ 我只是说我自己要去金鸡岭，并没将你包括在内。 ”谷啸风说道：“ 他的问话可是问的‘ 你们 ’啊。 ”韩佩瑛粉面微红，说道：“ 难道你要我说出、说出——他倘若知道咱们的事情，一定又要问长问短的了，我可不知如何向他解释。 ”谷啸风作了一个长揖，说道：“ 佩瑛，以往都是

我的糊涂，我，我做错了事，对不住你，请你原谅。”这是谷啸风第一次正式向韩佩瑛赔罪，韩佩瑛的启尊心得到满足，积郁多时的闷气也随之发泄了，心中感到一股甜意，但却是板起脸孔冷冷说道：“过去的事情，请你别再提起。终身大事，本该由自己作主，你并没有做错，也没有对不住我，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

谷啸风道：“难得你胸襟如此广阔，但我总是问心有愧。”

韩佩瑛板起脸孔道：“咱们还是说正经事儿吧，你不回家，你往哪儿？”

谷啸风道：“我当然和你一同去金鸡岭了，还用问么？”

韩佩瑛问他是否回家，其实也含有一点试探的心意，要知谷啸风家住扬州，和奚玉瑾所住的百花谷相距不远，谷啸风若是对她尚未忘情，应该到百花谷探听她的消息。因为即使她是真的跟了辛龙生去江南的话，扬州是必经之地，想来她也会回家一看的。而且也说不定她的哥哥业已回家，谷啸风见着她的哥哥，也可得知确实的消息。

谷啸风诚恳说道：“佩瑛，让我和你作伴吧，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咱们、咱们可以重新开始。”

韩佩瑛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谷啸风见她冷若冰霜，自觉内疚于心，不敢造次，怔了一怔，讷讷说道：“我只是想陪你到金鸡岭走一趟，路上有两人同行，也好一些。”

韩佩瑛道：“金鸡岭上有金刀雷飙和淮阳左臂刀王管昆吾等人，你不怕和他们相见么？”

韩佩瑛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围攻百花谷的重要人物，曾经和谷啸风交过手的。尤其是金刀雷飘，更是韩大维的好朋友，当时因为听得韩家两个老仆的投诉，说是谷啸风遗弃他家的小姐，悔婚另娶，便即气冲冲的赶到百花谷来，向谷啸风兴师问罪，结果迫得谷啸风要和他比武。倘若当时没有蓬莱魔女的使者及时赶到，谷啸风几乎落不了台。这些人现在都在金鸡岭上。

谷啸风心想见了这些人自是难免尴尬，但为了重获芳心，那也是顾不了这么多的了。当下笑道：“雷老英雄当日向我兴师问罪，乃是为你打抱不平。他若见到了我们双双到来，知道了我们重归于好，欢喜还来不及呢！怎会再与我为难？”

韩佩瑛道：“谁和你重归于好？”

谷啸风又再深深一揖说道：“我已经向你道歉过了，你还不能原谅我吗？佩瑛，咱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始？”

韩佩瑛道：“我也早就对你说过了，我并不认为你是做错了事，你也无须我的原谅！你要和我同行那也可以，但我必须和你说个清楚，你我之间，现在已是没有任何名份！”

谷啸风道：“佩瑛，咱们往日的夫妻名份，凭的乃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现在我亲自向你——”

“求婚”二字尚未出口，韩佩瑛已是截断了他的话，正容说道：“啸风，我并不是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子，婚姻二字，从今之后，休再提起！”

其实在韩佩瑛的心里，早已是对谷啸风原谅的了，可是由于少女的矜持，她又岂能在谷啸风声言是到她家退婚之后，又再接受谷啸风的求婚？虽然他的退婚，尚未对她爹爹正式提出。

还有一层，谷啸风此际向她求婚乃是在知道了奚玉瑾已和辛龙生同往江南之后，韩佩瑛自是难免要这样想了：“玉瑾姐姐不要你，你才回过头来要

我！”若然马上答应，岂不也伤了她的少女自尊？

谷啸风与韩佩瑛相处了这一些日子，已知她是个很有几分傲气的女子，心里想道：“错在我不该曾令她太过难堪，也怪不得她现在不肯答应。”

当下不敢强求，说道：“佩瑛，你实在值得我的尊敬。你说什么，我都依你好了。不过咱们两家总是世交，即使当年他们两位老人家没有结成亲家，他们也是情如兄弟的。我想，你不会反对这个说法的，是吗？”

韩佩瑛道：“这又怎样？”

谷啸风道：“那么，在咱们之间，即使没有任何名份，是不是也可以结为兄妹呢？”

韩佩瑛见他说得诚恳，便即答道：“谷大哥，这两个月来你帮了我不少忙，我也是很感激你的，撇开咱们两人的私事不谈，你的侠义襟怀，我亦极为佩服。我愿意有你这样一个哥哥。”

谷啸风闻言大喜，当下两人就在道旁撮土为香，结为兄妹。

蒙古大军已从洛阳西进，留守在洛阳城中的不过是一小部分骑兵，闭城自守，很少外出骚扰。谷、韩二人扮作农家的一对小夫妻，渡过黄河，走出了沦陷的地区，一路平安，未遭意外。

起初几天，两人相处还是有点不大自然，渐渐也就消除芥蒂了。两人互相敬重，彼此关怀，在芥蒂消除之后，一路上说说笑笑，果然就像兄妹一般。

这日他们踏进了河南与山东的交界地区，已经是金国统治的区域了，走到了中午时分，谷啸风看见路旁有个茶馆，便对韩佩瑛说道：“走了半天，咱们也该歇一歇了，不知这茶馆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没有，咱们去问一问。”北方的路旁茶馆多数是兼有酒菜出卖的。

两人走进那个路旁的小茶馆，只见里面只有两个客人，各自占据一张桌子，一个是年约四旬的中年汉子，另一个却是和 尚。这个和尚约莫也有四十来岁年纪，体格魁梧，桌子旁边插着一根精钢禅杖。

谷啸风不认得这个和尚，但却认得那个中年汉子。

那个中年汉子不是别人，正是他舅父任天吾的大弟子余化龙。

谷啸风受过余化龙的陷害，想不到竟在此处陌路相逢，自是又惊又喜。

余化龙突然看见谷啸风大踏步走来，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他本来正想和那和尚说话的，看见谷啸风进来，登时怔住了。

说时迟，那时快，谷啸风已是走到他的面前，韩佩瑛守在门口，防他逃跑。

茶馆主人有点奇怪，上来招呼道：“两位客官是相识的么，坐在一起好么？这位姑娘和你同来，想必都是相识的吧，请进来坐呀。”

谷啸风道：“你别忙，我有几句话要和这个人说。茶嘛，慢慢再喝。”

茶馆主人也是个老江湖，见他这副神色已知来意不善，便道：“对，对，你们既是彼此相识，有话好好商量，别在小店闹事。”

谷啸风道：“你放心，我并不想打架，但若迫不得已打起来的话，打坏了东西，赔你就是。”说罢，大马金刀的坐在余化龙的对面。

谷啸风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冷笑说道：“余化龙，你想不到这样巧吧？这可真是叫做人生何处不相逢了！”

余化龙暗自想道：“这个和尚不知是否就是神偷包灵所说的那个少林寺逃出来的僧人？若是那人，我就不用害怕谷啸风了。”斜眼偷窥，只见那和尚只顾大口大口的喝酒，对他们这边的事情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余化龙拿不准这个和尚是否就是包灵所说的那个僧人。不禁有点心虚胆怯，只好赔着笑脸，讨好谷啸风道：“是呀，想不到在这里有幸相逢，不知谷少侠可有令舅的消息？我正要找寻家师呢。”

谷啸风冷笑道：“你当然是料想不到的了，你不是说我在蒙古军营的么？怎想得到你却会在蒙古军中给我发现？那天侥幸给你逃了出来，但现在却又给我撞上了。”

余化龙道：“谷少侠，你误会了。我是给蒙古兵俘虏的。”

谷啸风冷笑道：“俘虏，我可亲眼看见你和那两个魔头坐在一起，亲热得很哪！”

余化龙叫道：“冤枉，冤枉，那两个魔头因为知道我是你舅舅的大弟子，当时正在问我的口供呢。他们要骗取我的口供，自是不能不稍假辞色。谷少侠，你可不要误会才好。”

谷啸风不由得怒从心起，猛地一拍桌子，喝道：“余化龙，你休在我面前胡扯！你若不说实话，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余化龙苦着脸道：“你要我说什么实话？”

谷啸风道：“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余化龙道：“我是误听谣言，请谷少侠恕罪。”

谷啸风道：“谁人造谣？”

余化龙道：“这个，这个……嗯，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丐帮弟子说的。”

谷啸风道：“胡说八道。这个造谣的人分明就是你。我劝你别耍花枪了，实话实说！第一，你是因何缘故要造我的谣言。第二，你私通鞑子，我的舅舅知不知情？”

余化龙道：“你不相信我也该相信你的舅舅呀！你的舅舅任天吾德高望重，江湖上谁不敬他三分，怎的你这个做外甥的反而不相信他了。”

余化龙特他说出任天吾的名字，正是要说给那和尚听的。果然那和尚在听了任天吾这个名字之后，忽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凡事以和为贵，出家人可不愿意看见有人吵架打架！”

谷啸风道：“大师你不知道这个人是私通蒙古的奸贼，小事情我可以原谅他，这样的大事我是决不能放过他的。”

那和尚放下酒杯，说道：“这么说你是不肯听我劝了。”

谷啸风道：“兹事体大，请恕小可不能从命。”

那和尚道：“好，你既然嫌我多管闲事，我就任由你们怎样闹吧。”

余化龙大失所望，心里想道：“若然他是包灵所说的那个少林寺僧，绝不会害怕谷啸风的，难道当真是我走了眼？但若不是，他又何必多说这番话？”

谷啸风道：“余化龙，你还想打什么鬼主意吗？快点实话实说吧！”

余化龙道：“此地不是说话之所，请到外面去说。”站起身来，突然把桌子一掀，立即拔剑出鞘，便跳出去。

谷啸风曾经打败过余化龙，料想他逃不出自己的掌心，是以在他要求出去外面说话的时候，他还丝毫不以为意，说了一个“好”字。想不到余化龙居然这样大胆，大出他意料之外。

谷啸风冷不及防，虽没有给桌子压着，也给茶水泼了满身。谷啸风大怒之下，一掌推开桌子，喝道：“往哪里跑！”

韩佩瑛守在门口，见余化龙冲了出来，拔剑便刺。同时也在喝道：“往

哪里跑！”

谷啸风推开的那张桌子，跌翻在那个和尚的身旁，茶水也溅湿了他的袈裟。

和尚怒道：“岂有此理，你们打架，打到了我的身上来了！” 一掌拍出，把那张桌子打得裂成八块，碎木纷飞。

谷啸风眉头一皱，心想：“不过是弄湿了你的袈裟，怎说是打到你的身上？”此时他已看出几分，知道这个和尚是偏袒余化龙的了，但因错在自己，只好赔礼说道：“对不住，弄污了大师的袈裟，还请大师原谅。”

余化龙的七修剑法虽然练得不够精纯，造诣亦已不弱，他是拼着孤注一掷，要引那和尚出手的，但不知自己料得准是不准，故此一出手便是狠辣之极的绝招。希望能够冲得过韩佩瑛这一关，和尚若然帮他固然最好，若然不如所料，他能够制伏韩佩瑛也可以用来挟制谷啸风。

韩佩瑛本领本来胜过余化龙一筹，但在余化龙拼命之下，竟然拦他不住。不过余化龙想要将她制伏，却也不能。拼命三招，冲是冲出去了，衣袖却给削了一幅，不是他跑得快，一条手臂险些就要和身体分家。

谷啸风给那和尚阻了一阻，余化龙已经跑了出去。谷啸风无暇再理会那个和尚，拔步便追，他的轻功远在余化龙之上，转眼之间，便即追上。

余化龙听了和尚刚才的那番说话，情知所料不差，精神陡振，看见谷啸风追到，反手便是一招“七星聚会”，说道：“谷啸风，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你可知道强中还有强中手么？”正是：

多行不义必自毙，相逢陌路不轻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兴波怪客来中土　破壁魔僧叛少林

谷啸风冷笑道：“你的七修剑法还得再练十年！”剑锋一颤，依样画葫芦的还了一招“七星聚会”，抖起了七朵剑花，余化龙只觉寒光耀眼，冷气侵肌，慌忙倒纵出一丈开外。谷啸风淡淡说道：“你身上多了些什么东西，你自己看看。”余化龙低头一看，只见衣裳上穿开了七个小孔，不用说是给谷啸风的剑尖刺穿的了。

余化龙心胆俱寒，暗自想道：“这小子这一招七星聚会，使得如此出神入化，竟似比我的师父还要强，若然他真是想要取我性命的话，我的身上已经添了七个窟窿了。唉，但盼那大和尚是我的救星。”

谷啸风喝道：“你想要性命，就快实话实说！”

余化龙踌躇未决，谷啸风也感到有点诧异，心想：“他刚才说什么强中还有强中手，莫非就是指那和尚，他恃着有强援在后，才敢对我顽抗？”谷啸风早已看出了那和尚是个高手，但想以自己的七修剑法足以制伏余化龙有余，那和尚未必能在他的快剑之下救人，自己也未必打不过那个和尚，何况还有一个韩佩瑛呢。是以谷啸风虽然看出那和尚是个高手，却也并不怎样在意。

谷啸风喝道：“还不快说！”涮的又是一剑向余化龙刺去。余化龙吓得魂飞魄散，颤声叫道：“我，我说，说……”说字刚刚出口，谷啸风的剑尖也刚要指到他的咽喉，忽见一片红霞突然在面前涌现，卷将过来，原来是那个和尚脱下了身上的袈裟，倏然来到，插在他们二人之间。

一片嗤嗤声响，谷啸风的剑尖刺在袈裟之上，只觉得好像碰到了一面软墙，只见袈裟上也穿了七个小孔。

和尚冷笑道：“你恃着七修剑法，就以为可以欺人了吗？嘿， 嘿，洒家正要见识你的七修剑法！哼，哼，你的七修剑法虽然不错，只怕也奈何不了洒家！”

余化龙见这和尚出手，知道自己猜得果然不差，这一喜就像一个沉在水里快将灭顶的人忽然有人抛给他一块救生木板一样。

余化龙立即抓着那和尚的话头，说道：“对，大师你教训这个狂妄小子！”那和尚说道：“这小子犯了我，我当然要教训他的，还用得着你来说吗？好，现在没有你的事了，你给我闪过一边吧！”

原来这和尚名叫沙衍流，本来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只因贪图富贵，误入歧途，二十年前，和公孙奇这大魔头接纳，曾经在武林中掀起极大的风波，干出了许多坏事。

后来在群雄大破桑家堡之时，沙衍流给师伯捉了回去，罚他面壁十年，沙衍流装作悔改，十年中勤修苦练，武功大大增进。十年过后，少林寺的方丈仍然要他留寺察看，他也奉命唯谨，并且表示忏悔，自愿削发为僧（沙衍流事迹见拙作《挑灯看剑录》）。

少林寺的方丈也以为他真的已是诚心悔改，过了十几年，对他的看管不免松了下来，岂知他恶性未改，半年前又偷偷地逃出了少林寺。逃出了少林寺之后，他第一个所见的旧日党羽，就是神偷包灵。

包灵乘机游说他投奔蒙古，沙衍流一想，当今之世也只有蒙古国师尊胜法王能庇护他不受少林寺的惩罚，于是使即欣然答允，请求包灵为他引见，包灵和他约好在韩大维的家里见面。

那晚包灵和任天吾躲在韩家，给韩佩瑛发现，任无吾要他把韩佩瑛引走，包灵逃脱之后，不敢再回韩家。

余化龙回来找寻师父，他的师父早已走了。不过余化龙虽没见着师父，却在路上见着了包灵。有关沙衍流的事情，就是包灵告诉他的。

沙衍流和余化龙的师父任天吾乃是旧时相识，任天吾私通蒙古之事，包灵亦已告诉他了，是以当他知道了余化龙就是任天吾的弟子之后，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的了。

且说谷啸风见沙衍流出头拦阻，无事生非，有意挑衅，不由得也是心头怒起，但仍按照武林规矩，先礼后兵的和他说道：“ 大师，你还没有分清皂白，怎能就说是我恃势欺人？至于你说我冒犯了你，也不过是弄污你的袈裟而已，我已经向你赔过罪沙衍流昂首向天，冷冷说道：“ 我的袈裟是一件宝物，你说一声对不住就可以了么？ ” 谷啸风道：“ 那么大师你待如何？ ” 沙衍流道：“ 我要你赔！ ” 谷啸风道：“ 这个容易，我给你缝一件新的就是。 ”

沙衍流冷笑道：“ 说得这么容易！我的袈裟是件宝物，岂是你随便缝一件新的就可代替？ ” 谷啸风强忍怒气，说道：“ 那你要我如何赔偿？ ” 沙衍流道：“ 把你这柄宝剑赔给我，另外还加上三个响头。 ”

谷啸风不由得怒火勃发，喝道：“ 大师，你既然定要无理取闹，我只能任由你划出道儿来了！ ”

沙衍流道：“ 好！只要你能胜得过我这根禅杖，我就不要你赔！ ”

谷啸风叫道：“ 佩瑛，你对付余化龙，让我向这位大师领教！ ”

沙衍流喝道：“ 不许你们动他分毫！ ” 呼的一杖就向谷啸风扫去，格住了谷啸风的宝剑，杖身向前一送，杖尾起处，又指到了韩佩瑛面前。

韩佩瑛凌空一跃，禅杖呼的一声从脚底扫过，说时迟，那时快，谷啸风已是快剑攻来，重复一招“ 七星聚会 ”，剑花朵朵，耀眼生缬，沙衍流的七处穴道，都在他这一招的威胁之下。

沙衍流喝道：“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 口里这样说，心里可还着实不敢轻敌。当下禅杖一挑，也使出一招极为狠辣的招数。

这一招名为“ 毒蛇寻穴 ”，虽然不及七修剑法可以在一招之内同时刺七处穴道的精妙，但他杖重力沉，若然给他戳着穴道，却不是闭穴的功夫所能抵御的。而且他的杖尖闪烁不定，谷啸风上盘的好几处要害，也都是在他的一招威胁之下。

双方以攻对攻，力强者胜，谷啸风知已知彼，情知不可力敌，当下急速变招，剑走轻灵，变为“ 玄鸟划砂 ”，侧袭沙衍流的“ 风府穴 ”，沙衍流杖尾一翻，叮　一声，将谷啸风的宝剑格开。幸而这一剑使得轻灵，所受的反击力道不大，但手臂亦已微感酸麻了。

双方兔起鹘落，这几下的动作快如电光石火。韩佩瑛轻功十分了得，在这刹那之间，已是在半空中一个倒翻，落在地上，剑随身走，追上了余化龙了。

余化龙的七修剑法因为造诣远不及谷啸风，故而一交手就给谷啸凤所制，但用来对付韩佩瑛，尚不至于相差太远，两人再度交锋，韩佩瑛在急切之间，竟是攻他不下。

沙衍流曾夸下海口，要保护余化龙，不许对方伤他毫毛的，此时给谷啸风堵住，不由得勃然大怒，喝道：“ 好小子，叫你知道洒家的厉害！ ” 抡起禅杖，立即使是狂风暴雨般的向谷啸风猛击！

韩佩瑛与谷啸风痛痒相关，见他的长剑给禅杖压住，剑法好似已是不大施展得开，不禁暗暗吃惊，不知是要转回去帮谷啸风好还是先把余化龙制伏的好。

沙衍流占了上风，得意之极，又再喝道：“那丫头听着，你若敢伤了余化龙的一根毫毛，我就要这小子的性命，让你一辈子做寡妇了。”他从包灵口中已知谷、韩二人是未婚夫妻，但却不知他们私下解除了婚约。

谷啸风叫道：“瑛妹，不必怕他恫吓，快把那奸贼拿下！”

沙衍流冷笑道：“好，且看谁更快？”他在少林寺曾经面壁十年，内功的深厚远非谷啸风所能相比，抡起禅杖，呼呼轰轰，但见四面八方都是一片杖影，真是排山倒海之势，风雷夹击之威。倘若换了一个本领稍差的人，莫说给他的禅杖打中，只是在他的杖风震荡之下，只怕也要五脏俱伤。谷啸风仗着上乘的轻功，精妙的剑法，亦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反攻之力。

另一边却是韩佩瑛占了绝对优势，余化龙给她的惊神剑法杀得手忙脚乱，沙衍流骂道：“蠢材，躲过我这边来！”

余化龙暗暗叫苦：“我若能逃得出她的剑光圈子，难道我自己还不会跑么？”原来他已是在韩佩瑛的剑光笼罩之下！

激战之中谷啸风使了一招“六出祁山”，冒险进攻。这一招剑法繁复之极，名为“六出祁山”，实则是一招七式，六个剑式攻向敌人，最后一个剑式则用来防御，本是一招攻守咸宜的上乘剑法，但用来对付沙衍流，仍是丝毫也占不了便宜。

沙衍流喝道：“来得好！”禅杖打出，使的是一招“铁锁横江”，招式非常简单，只是把禅杖横打出去，可是由于他有深湛的内功配合，这一招非常简单的横挡，却正好克制了谷啸风那一招十分繁复的剑法。

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谷啸风本人在激战之中，还不觉得怎么，韩佩瑛听在心里，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百忙中抽眼看去，只见谷啸风正在给沙衍流迫得连连后退，但却又是脱不出神杖笼罩的范围，这情形恰巧就像余化龙逃不出她的剑光笼罩一样。

韩佩瑛见谷啸风形势危急，岂能不救？当下连人带剑，化作了一道白光，立即飞掠过去，人未落地，已是一招“鹰击长空”，朝着沙衍流的天灵盖径刺下去。

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但也是十分冒险的一招，沙衍流狞笑道：“好呀，你这黄毛丫头也要来送死么？”禅杖倏地一挑，使出了伏魔杖法中“举火燎天”的杀手，杖尖指向韩佩瑛的小腹“血海穴”。韩佩瑛人在半空，正要落地，眼看已是无法逃得过沙衍流这招杀手。

谷啸风给沙衍流迫退，抢救已来不及，禁不住失声惊呼。哪知韩佩瑛就在这生死俄顷、性命呼吸之间，显出了超卓的轻功，非凡的剑术，只见她的剑尖在杖头上轻轻一点按，借着沙衍流那股猛力，整个身子反弹起来，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翻出数丈开外，斜斜落下。

沙衍流的禅杖刚一收回，她已是从侧面攻来，与谷啸风双剑齐出，互相配合了，谷啸风暗暗喝彩，心道：“瑛妹的轻功原来这般了得，倒把我吓了一跳。”韩佩瑛与他联手之后，方始发觉他虽是额头见汗，但出剑仍然挥洒自如，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气衰力竭，心里也在想道：“谷大哥的功力果然是比我深厚得多，倘若换了我和这凶僧单打独斗，我绝不能在正面挡他十招。”

两人联手之后，各展所长，这才和沙衍流恰恰打成平手。但谷啸风固然脱出困境，余化龙也躲了被擒之灾了。

其实韩佩瑛刚才若是稍微大胆的话，先把余化龙制伏，再来援助谷啸风也还不迟，谷啸风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心想：“瑛妹失了这个机会，只怕又要给这奸贼逃走了。”但在内心深处，却也不禁暗暗感激韩佩瑛对他的关心。

余化龙心里暗暗叫了一声“侥幸”。不过他却没有逃走，而是站得远远的观战。此时他已知道沙衍流就是包灵所说的那个少林寺僧人，看见沙衍流力敌二人，仍然占了七分攻势，心中想道：“包灵说他的武功已是差不多可以比得少林寺的方丈，如今得见，看来谷啸风这臭小子和韩佩瑛这野丫头定然不是他的对手，我乐得袖手旁观，万一他打不过的话，我立即见机而逃，也还不迟。”

余化龙以为沙衍流已操胜算，殊不知沙衍流正在暗暗叫苦，原来他虽然占了七分攻势，但想要胜得谷、韩二人，却也不易。这两人都是身法轻灵，剑招狠辣，倘若稍一疏神，只怕反而要伤在他们剑下。他之所以要采取强攻，也正就是为了恐防他们两人有反攻机会的缘故，是以必须要把他们迫得喘不过气来。

沙衍流有面壁十年之功力，内力毕竟是比他们深厚得多，时间一长，谷啸风还可以支持得住，韩佩瑛却是渐渐感到气力不加了。

沙衍流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正在欢喜，但仍不敢有丝毫松懈。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一个陌生的苍老声音说道：“好功夫，好剑法！我十年未到中原，想不到中原又多了这许多能人了。”

沙衍流抬头看时，只见一个青袍老者就站在他的对面，距离不过三丈左右，意态优闲的背着手，好像欣赏一台精彩的好戏一样，口中发出“啧啧”的赞叹之声。

沙衍流这一惊端的确是非同小可，试想他是何等武功，如今竟给这青袍老人来到了他的面前，他还未曾发现，焉得不惊？但听这老人的口气，似乎是两不相助的，沙衍流方始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

谷啸风全神应敌，不敢有丝毫分心，因此虽也知道有人来了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青袍老者看了片刻，忽地自言自语地说道：“伏魔杖法使得如此迅猛，这和尚的易筋经大约也有十年左右的功力了！”

青袍老者轻描淡写他说了两句，沙衍流不禁又是大吃一惊，要知他面壁十年，苦练的正是易筋经的上乘内功，易筋经是少林寺不传之秘，如今竟给这青袍老者一眼就看了出来！

青袍老者看了一会，又道：“这两个娃娃的剑法也很不错。唔，女的似乎是惊神剑法，男的却又是什么剑法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可真是叫我大开眼界了。喂，我问你，你使的是什么剑法，可以告诉我吗？”

谷啸风正在全神应敌，对周围的一切，恍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焉能回答他的问话？

青袍老者佛然说道：“天下竟有敢于不理睬我的人，这倒奇了！”忽地踏上一步，“哦”了一声，说道：“我明白了，你是给这大和尚迫得透不过气来，是不是？好，我来替你，你歇一会，再回答我！”

谷啸风和韩佩瑛同时感到一股力道向他们椎来，这股力道柔和之极，碰

着了他们的身体，他们丝毫也没有痛楚的感觉。但说也奇怪，他们二人本能的运功相抗，却竟然抵抗不了这股柔和的力道，两人都给那个老者推出了一丈开外。

沙衍流吃了一惊，说道：“老丈何人？我与你风马牛不相及，你因何也要来趁这趟浑水？”

青袍老者冷冷说道：“我做事从来只凭好恶，不讲理由的。你不知道么？哼，你不知道我是谁，就该吃我一掌！”

沙衍流自恃有面壁十年之功，对这老者虽然有点忌惮，但听了他这样不客气的说话，却也不禁勃然大怒，喝道：“好呀，我还未曾见过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好，且看你的肉掌厉害，还是我的铁杖厉害！”

话犹未了，只见眼前青影晃动，那青衣老者已是突然欺到他的身前，一掌拍来，掌势飘忽之极！

沙衍流的禅杖利于远攻，不利近战，百忙中一个移形换位，闪开几步，只听得“嗤”的一声，身上的袈裟已给这老者撕去了一幅。

沙衍流冷不防的吃了这个亏，大怒之下，立即便施杀手！他的武功也当真了得，一闪到了适当的距离，禅杖便是一招“乌龙摆尾”反打回来，拿捏时候，恰到好处！

青袍老者如影随形的向前追击，禅杖反打回来，眼看他是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的了，却不知怎的，仍然是给他避开了正面，突然一把抓着杖头，横掌就击下去。

少林寺的伏魔杖法是天下第一等的刚猛杖法，虽说不是从正面捣来，这股力道仍是非同小可，沙衍流做梦也想不到这青衣老者竟敢用肉掌硬击他的禅杖。

只听得“　”的一声，肉掌击着禅杖，宛如金属碰撞，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沙衍流虎口发热，忙再后退。那老者身形晃了一晃，冷笑说道：“你的禅杖厉害，还是我的肉掌厉害？”

沙衍流此时已经知道青衣老者的功力远远在他之上，但还有令他更吃惊的是，虎口发热过后，他忽然感到掌心有麻痒痒的感觉。

沙衍流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不由得心头一震，暗自想道：“莫非这就是隔物传功的本领，这老家伙练的是邪门毒掌，用隔物传功的本领要令我中毒！”

沙衍流曾经是桑家堡的上客，在二十年前和桑家堡的主人公孙奇也算得是颇有交情的朋友，他知道“隔物传功”乃是公孙奇的独门武学，如今见这老者使出了这门功夫，不由得又是吃惊，又是诧异。

青袍老者冷笑道：“你还不肯服输么！那就再接我一掌！”挥掌划了一道圆弧，沙衍流闻到了一股腐臭的腥气，定神看去，只见他的掌心浓黑如墨！

沙衍流连忙叫道：“别打，别打，大水冲倒龙王庙，咱们都是自家人！”

青袍老者道：“你是什么人，也来和我攀交情？”

沙衍流道：“我是沙衍流，二十年前，桑家堡的堡主公孙奇和我也是朋友！”他见这青袍老者会使“隔物传功”，料想他和公孙奇必定大有渊源。

青袍老者怔了一怔，说道：“沙衍流？这名字我倒似乎听人说过，但那姓沙的可并不是和尚呀！”

沙衍流道：“我本来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就因为给桑家堡的事情连累，被师伯捉回去面壁十年，不得已才做了和尚的。”

青袍老者道：“ 哦，那么这十多年来你都是躲在少林寺的了？ ” 沙衍流道：“ 不错。 ” 青袍老者道：“ 那么桑家堡和公孙奇后来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了？ ” 沙衍流道：“ 我是刚从少林寺逃出来的，这十多年来外间之事，我是毫无所知！ ”

青袍老者忽地一声冷笑，说道 :“ 你什么也不知道，凭什么和我攀亲故？给我滚开！ ”

沙衍流见他说得好好的突然反面，当真是莫名其妙，正想再问，青袍老者已是挥袖一拂，喝道：“ 别在这里误我的事，我是看在你曾经住过桑家堡的份上，方始放你走的。你若还不知趣，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

他这一拂用的是上乘柔功，用意不在伤人，故此力道柔和之极，但却大得出奇。刚才他推开谷啸风和韩佩瑛，用的就是这种柔功。沙衍流有面壁十年之功，功力当然比谷、韩二人深厚得多，但也经不起他这么一拂。沙衍流连退三步，心头大震，只好连忙逃跑！

余化龙初时听得沙衍流和这老者论交，心里暗暗欢喜，不料他们越说越僵，余化龙猛的想起他的师父曾经和他说过的一个人来，这个人的武功脾气和眼前这个青袍老者符合，余化龙想起这个人，吓得魂飞魄散，在沙衍流未跑之前他就逃了。

谷啸风焉能容他跑掉，拔步便追。此时沙衍流刚刚跑开，青袍老者回过头来，说道：“ 别忙理会这人，我有话问你！ ” 话犹未了，“ 铮 ” 的弹出了一枚铜钱。

这枚铜钱刚好打中余化龙后心的 “ 风府穴 ”，只听得，‘ 哎哟 ” 一声，余化龙便倒下去了。他是正在飞跑中的，和那青袍老者的距离差不多已有百步之遥，不料仍是给这一枚铜钱打中他的穴道！这老者的手劲之强，认穴之准，令得谷啸风也是不禁大吃一惊。

这青袍老者要谷啸风回来听他问话，谷啸风的心里本来是不大舒服的，但见青袍老者已经替他出手制伏了余化龙，心想：“ 这位老前辈的脾气虽然古怪一些，但他今日帮了我的大忙，我听他的吩咐，那也是应该的。 ”

青袍老者说道：“ 这位姑娘的令尊想必是洛阳韩大维吧？ ”

韩佩瑛知道他是从自己的惊神剑法上看出来的，心想：“ 此人想必是爹爹的朋友。 ” 便点了点头，说道 :“ 正是家父。老前辈可是和家父相识的么？ ”

青袍老者淡淡说道：“ 令尊的大名我是久仰的了，实不相瞒，我听说令尊号称剑掌双绝，很想找他领教领教，可惜我到了洛阳，却找不着他。不过现在见了姑娘的剑术，我是用不着再向令尊请教了。惊神剑法果然是精妙无比，令我大开眼界。或者我不会输给令尊，但要胜他，自问亦是没有把握了。”

韩佩瑛听了他这番说话，心里甚感惊奇，暗自想道：“ 原来他不是爹爹的朋友，但听他的口气，似乎也不是爹爹的敌人。大约他是妒忌爹爹在武林中的声名，想要和爹爹争胜吧？但不管他是什么人，我当他是一位老前辈，以老前辈之礼待他，总不会错。 ”

青袍老者又向谷啸风问道：“ 你呢？你又是谁家的孩子？剑法，是家传的吗？ ”

谷啸风道：“ 先父是扬州谷若虚，剑法却是外祖父所传。 ”

青袍老者说道：“ 啊，我想起来了。二十多年之前，我和你的爹爹曾见过一面，那时他刚成婚未久，我记得他是任家女婿，你刚才所使的想必就是任家所创的七修剑法了。 ”

谷啸风道：“晚辈的剑法粗浅得很，只怕难入法眼。”

青袍老者哈哈笑道：“不，不，你这七修剑法精妙得很啊，老实说已是大出我意料之外了。不过说到这里，我倒有个疑问了，我知道任家的七修剑法，是历代守秘，不肯轻易示人的，有一年我找到了任家的任天吾，这人想必是你的舅父吧？我迫得他比武，他使出来的剑法和你所使却不相同，远不及你所变化的精妙，他是用假的剑法骗我呢？还是真的不会？按说他那时给我迫得极紧，若有家传绝学，他是不会不施展的。难道任家的剑法，竟不传子而传婿么？”事实正是这样，谷啸风的外祖父因为早看出儿子不肖，因此把家传的七修剑法当作嫁妆留给女儿的。

谷啸风因为不知这青袍老者的来历，自是不愿把家庭的秘密告诉外人，说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出生得晚，外祖父早已去世了。”

青袍老者好像有点失望，但随即笑道：“老夫嗜武成癖，只顾和你们谈论武学，几乎忘了正经事，有一件事情，我是要问你们的。”

韩佩瑛道：“尚未请教老前辈高姓大名？”

青袍老者道：“韩姑娘，你是不是有个朋友名叫宫锦云？”

韩佩瑛道：“正是。不知老丈……”

青袍老者道：“宫锦云正是小女，老夫是黑风岛的宫昭文。”

韩佩瑛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这青袍老者原来正是江湖上令人闻名丧胆的黑风岛主宫昭文。

宫昭文说道：“上个月我见到黄河五霸中的洪帮主洪析，听他说你和小女曾经在禹城的仪醪楼与西门牧野的大弟子濮阳坚打过一架，有这事么？”原来宫昭文正是因为得到了这个线索，才跑来找韩佩瑛的。

宫昭文道：“小女顽皮得很，她瞒着我逃出来，我现在正要找她回去，韩姑娘你可知道她的下落？”

韩佩瑛道：“我和令嫒出了禹城，不久就分手了，直到现在，尚未见到她。不过，令嫒的下落，这位谷大哥倒是知道的。”

宫昭文看了谷啸风一眼，见他长得英俊，心里想道：“难道我的女儿看上了他？若然真的那样，我倒是要把韩大维的这个女儿杀了才行。”当下问道：“谷兄，你是怎么知道的？”

谷啸风道：“我和令嫒一道替丐帮办事，不幸遇上了鞑子大军，在乱军中失散了。不过，据我推测，她可能是会到金鸡岭去的。我们现在也正是要去金鸡岭。”

宫昭文突然面色一沉，说道：“金鸡岭？金鸡岭不是蓬莱魔女的山寨所在之地吗？”

谷啸风道：“不错，正是柳盟主所在之地。”

宫昭文道：“是小女说的她要去见蓬莱魔女？”

谷啸风道：“是我猜想的。因为还有一位和她在一起的朋友，这位朋友是要去金鸡岭的。”

宫昭文道：“哦，还有一位朋友？这人是谁？”

谷啸风道：“他名叫公孙璞。”

宫昭文又惊又喜，说道：“公孙璞？对了，对了，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他了。洪圻曾经对我说过：‘当日在仪醪楼上，除了韩姑娘之外，还有一个少年，打败濮阳坚，就是全凭这少年之力’，想必这少年就是公孙璞吧？”

韩佩瑛喜道：“一点不错，老前辈原来你认得公孙大哥？”

宫昭文道：“ 他小时候我曾经抱过他。 ” 韩佩瑛喜道：“ 那么宫老前辈和我们一起到金鸡岭去吗？ ” 心想：“ 锦云和公孙璞正好是一对，难得他们又是世交，我这个媒大约是做得成功的了。 ”

原来韩佩瑛与宫锦云相识之时，两人都是女扮男装的，但韩佩瑛不久就知道宫锦云是个女子，而宫锦云却看不出她的乔装，直至到了韩家，见了谷啸风之后，方始知道她和自己一样是个女人的。在他们相处的那几天，宫锦云对她十分爱慕，曾经向她吐露过许托终身之意。当时韩佩瑛因为不愿泄漏自己的秘密，故此没有立即向宫锦云说明真相，但心里已有“ 李代桃僵 ” 的打算，想给她和公孙璞撮合的了。

韩佩瑛哪里知道，宫锦云本来就是公孙璞的未婚妻，他们二人乃是指腹为婚的，而蓬莱魔女却正是宫锦云父亲的仇人。

宫昭文冷冷说道：“ 我去金鸡岭作甚？ ”

韩佩瑛怔了一怔，说道：“ 宫老前辈不是要找令嫒么？令嫒和公孙璞多半是在金鸡岭的，老前辈和我们一道去，不是就可以见着他们吗？ ”

宫昭文面色一沉，说道：“ 小女是一定不会到金鸡岭的，公孙璞也不应该去。除非，除非，哼…… ”

韩佩瑛说道：“ 除非什么？ ”

宫昭文蓦地一省，心想：“ 韩大维的女儿尚未知我的来历，她是要到金鸡岭的，我又何必要告诉她？ ” 当下淡淡说道：“ 韩姑娘，你问得太多了！ ”

韩佩瑛几曾受过人家如此抢白，不由得满面通红，大是尴尬。谷啸风心里有气，说道：“ 老前辈要找令嫒，我们不过是就我们所知，告诉老前辈而已。既然老前辈不喜欢到金鸡岭去，那就请恕我们乱出主意吧。咱们就此别过。 ”

宫昭文心里想道：“ 除非公孙璞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否则他焉能去找蓬莱魔女？但锦云却是知道我痛恨那个魔女的，她又怎肯和公孙瑾去呢？如果他们真的是要去金鸡岭的话，我倒是非立即赶去阻拦他们不可了。 ” 跟着又想：“ 我的行踪是不能让蓬莱魔女知道的，这两个人我杀他们还是不杀？ ”

片刻间宫昭文转了几次念头，终于决定了主意：“ 锦儿和他们是好朋友，我杀了他们，锦儿一定会怪我的。我叫这个姓谷的小病一场，令他们去不成金鸡岭也就是了。 ”

谷啸风虽然对宫昭文不满，但念他有拔刀相助之恩，还是恭恭敬敬的以小辈身份向他施礼道别。宫昭文道：“ 不必客气，我也应该感激你把小女的消息告诉我呢。 ” 当下伸出手来与他相握。

本来以握手为礼乃是平辈之间才通行的，因为宫昭文先和他说了一通感激的说话，这才伸出手与他相握，故此谷啸风不疑有他，也就但然地伸出手来与他相握了。

一握之后，宫昭文淡淡道：“ 谷老弟，你的气色似乎不大好，请你善自珍重。 ” 这话突如其来，谷啸风不禁为之一愣，转眼间宫昭文已是去得远了。

谷啸风道：“ 多谢前辈叮嘱。 ” 待他说出此话之时，宫昭文的背影早已不见。他说这一句话乃是用“ 传音入密 ” 的内功说的。

韩佩瑛见他能够运用内功，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说道：“ 刚才倒是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他会暗算你呢。 ”

谷啸风笑道：“ 江湖上用握手来较考对方的武功，那也是常有之事。但这位老前辈明知我的武功与他相差太远，自是不必如此相试。至于暗算，那

是更不会了。你瞧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他哪里知道，其实他已是受了宫昭文的暗算。只因宫昭文的“七煞掌”早已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可令对方毫无知觉，一天之后，方始发作。

韩佩瑛道：“你没有受到暗算就好，咱们现在应该审问余化龙了。”

谷啸风道：“不错，我正是有满腹疑团要他解答。”

余化龙给宫昭文用一枚铜钱打中后心的穴道，谷啸风将他从草丛里拉出来，试了好几次，方才能够解开他的穴道。

谷啸风叹道：“这位老前辈的打穴手法真是奇妙无比。”韩佩瑛笑道：“你能够解开他的重手法打穴，也是委实不错了。我听爹爹说过，这位黑风岛主的点穴功夫亦是武林一绝呢。”

过了好一会，余化龙的面色方始恢复正常，谷啸风喝道：“余化龙，你别和我再耍花枪了，快说实话！”

余化龙道：“你要知道什么？”

谷啸风道：“这样快你就忘记了么？好，我再说一遍，第一，你是因何缘故要造我的谣言？第二，你私通鞑子，我的舅舅知不知情？先回答我这两个问题！”

余化龙汗滴如雨，蓦地一咬牙根，说道：“我如今已是落在你的手中，也不怕和你说了，你这两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问题。”

谷啸风喝道：“那就快说吧！”

余化龙缓缓说道：“这都是你的舅舅指使的！”

谷啸风虽然对自己的舅舅亦是早已有点怀疑，但听了这话，仍是不禁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晌说道：“你这话当真？”

余化龙冷笑道：“当然是真，半点不假！”

余化龙接着说道：“你的舅舅岂止仅知情而已，和那两个魔头串通了来劫夺韩家宝藏的也是他，我不过是供他奔走的人罢谷啸风半信半疑，说道：“那日我们运宝遇劫，我的舅舅也曾受了伤，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余化龙冷笑道：“你亲自验过他的伤势吗？这是假的！”

谷啸风道：“你不在场，你又怎么知道？”

余化龙道：“这都是我们预先商量好的。好，我索性都告诉你吧，他是要藉口受伤留下，等我回来和他分赃的。”

韩佩瑛道：“你和他约好了在哪里分赃？”

余化龙道：“就在你的家里。可是因为恰巧那天碰到上官复和你们都来到这儿，这才把他吓跑了。”

韩佩瑛道：“原来你已经见过包灵了？”

余化龙道：“不错，正是包灵告诉我的，包灵现在也正要找他呢！”

谷啸风更为惊骇，说道：“这么说，包灵和他也是同党了？”

余化龙道：“一点不错。包灵就是给他联络的人！包灵是暗中受雇于蒙古的国师尊胜法王的。”

谷啸风究明真相之后，不由得呆若木鸡，想不到人心竟是如此难测！像他舅舅这样“道貌岸然”的人，却是个私通蒙古的奸细！

余化龙只求自己免罪，不惜把一切供了出来，于是继续说道：“你的舅舅本来是想斩草除根，假那两个魔头之手，将你也杀掉的。总算是你吉人天相，命不该绝，但你要追究元凶祸首，却应该向你的舅舅算帐才是。我造你的谣言，自知不合，但我只不过秉承师父的意思做的。现在我已把我所知道

的都告诉你了，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吧！”

谷啸风恢复了冷静，说道：“看在你只是一个从犯，我不杀你。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说罢一掌拍下，用分筋错骨的手法捏碎了余化龙的琵琶骨，说道：“我废了你的武功。免得你恃以为恶，说不定对你还大有好处呢！”琵琶骨捏碎，余化龙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韩佩瑛道：“你的舅舅与我爹爹不和，我以前还只道是意气之争，谁知他早已是包藏祸心，甘为虎伥！”

谷啸风道：“我真是惭愧，有这样的舅舅。为今之计，只有赶快到金鸡岭去见柳盟主，揭露他的真相，免得江湖上的侠义道再受他的欺骗。”

不料事与愿违，他们恨不得插翼飞到金鸡岭，却想不到第二天谷啸风就在路上病倒了。

初时谷啸风还是毫无异状的，行走之间，忽然觉得胸口隐隐作痛！正是：

客路英雄遭暗算，殷勤却幸有红颜。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忍病逞强怜蜜意　装聋作哑显雄风

韩佩瑛见他脚步踉跄，满头大汗，不禁吃了一惊，说道：“大哥，你的面色好像有点不对，歇一歇吧。”

谷啸风初时犹自逞强，说道：“没什么，只不过胸口有点作闷，或许是我刚才喝冷水喝得大多的缘故，过一会就没事了。天色未晚，咱们还可以赶一段路程。”

不料越来越是不对，一会儿发起高烧，一会儿又冷得牙关禁不住打战。他以为是患了疟疾，当下便试运真气。他是练有少阳神功的，以为只要把病毒发散出来，就可以好了。哪知不运功犹自好些，一运玄功，只觉浑身如受针刺，痛得竟然不能走路。谷啸风这才不敢逞强，说道：“看来我是真的生病了，但这病来得好奇怪呀！”

韩佩瑛吓得慌了，失声说道：“莫非你是中了毒？”谷啸风道：“不像是中毒的模样，你别疑心。”他知韩佩瑛是怀疑他受了黑风岛主的暗算，此时其实他自己也是有点疑心的了。不过一来的确是没有中毒的迹象，二来他也不愿意韩佩瑛为他忧心。

原来黑风岛主宫昭文的七煞掌神妙莫测，既可以用来施展毒功，也可以不令对方中毒只是生病的。

有病的人当然不能露宿，韩佩瑛只好扶他去找人家投宿。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在黄河南岸，北岸就驻扎有蒙古军队。村庄里的人十有八九逃难去了，留在这条村子里的只有三户人家。

韩佩瑛先找两家房子较好的人家投宿，那两家人家见她一个少女却带着一个病人，都是怕惹麻烦，不敢收留。

最后那一家农家只有一个老头，偏偏却是又聋又哑的。韩佩瑛和他打了半天手势，他方始明白她的来意。这老头倒是十分和善，愿意收留，呀呀呀呀的指点韩佩瑛帮忙他收拾一间房间，腾出来让谷啸风养病。

村子里找不到郎中，那聋哑老头找了一些草药煎给谷啸风喝，他的药倒还颇有功效，过了几天，谷啸风虽然每日里还是寒热交作，但病情已是渐见减轻。

这几天里韩佩瑛衣不解带的服侍谷啸风，谷啸风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一日握着韩佩瑛的手说道：“我对你不住，你却对我这么好！”

韩佩瑛道：“你又忘记了，咱们约好了不提旧事的。你是我的哥哥，我不该服侍你吗？”谷啸风甜丝丝的，但却也有一点失望，想道：“她只是愿意和我做兄妹，做夫妻却是休想了。但能够有这样一个妹妹我又复何求？”

谷啸风道：“现在我似乎可以运气了，但真气仍然未能凝聚，你可以帮帮我的忙吗？”

韩佩瑛喜道：“你能够运气，这就好了。但不知要我如何帮忙？”

谷啸风道：“我把少阳神功的运功口诀背给你听，你听不懂的问我。然后请你如法施为，助我打通经脉，凝聚真气。”

原来谷啸风是借这个题目把少阳神功传给韩佩瑛的。要知武林中的规矩，本派的功夫固然不肯轻易传给外人，稍有身份的人也不肯偷学别派的功夫。是以他们二人的关系虽不寻常，谷啸风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把少阳神功传授给她。

不过虽然这是一个藉口，但若要使谷啸风凝聚真气，早点恢复功力，却

也的确需要韩佩瑛懂得少阳神功的运功方法，方能助他。否则若以别派内功助他打通经脉，那就反而无益有损韩佩瑛心里想道：“啸风知道我曾受过修罗阴煞功的伤，而少阳神功则正是可以克制修罗阴煞功的，虽然我喝了九天回阳百花酒，所受的寒毒业已祛除，但也恐防会有后患。啸风也想必是为了这个缘故，怕我不肯接受，故而用这个办法，把少阳神功传授给我，叫我不可推辞。”她懂得了谷啸风的用心，不由得暗暗感激。

一来他们为了要揭露任天吾的缘故，必须尽快的赶到金鸡岭去见蓬莱魔女；二来韩佩瑛当然也希望谷啸风早日恢复健康，方能走动。是以她就不说破他的用心，接受他的传功。

韩佩瑛懂得了运功的方法之后，两人各以掌心相抵，韩佩瑛把本身真力从谷啸风的掌心输送进去，助他打通经脉。

以上乘的内功助别人打通经脉，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因为必须全力施为，决不能突然中断，因此倘若有敌人来犯，他们二人都是无法抵抗的。运功到了紧要关头，那就更是一点都不能分心，甚至连话都不能说的。

不知不觉到了三更时分，正在紧要关头，忽听得有车马的声音，越来越近，到了这家人家的门前，方才停下。

跟着便听得拍门之声，那个聋哑的老头子开门出去，来人问道：“我的朋友生了病，想借宿一宵，不知老丈可肯应承？”

韩佩瑛本来是不该分心的，但听了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却是不禁吃了一惊，想道：“此人声音好熟，他是谁呢？他也有一个生病的朋友，这可真是无独有偶了！”

来人最初可能不知道主人是又聋又哑的，见他摇头，又再求道：“敝友病得很重，请老丈做做好事，我必定报答老丈。”

这次因为韩佩瑛比较用心来听，听出来了，原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护送过她的那个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霆。

韩佩瑛想起孟霆保护自己前往扬州完婚之事，当时自己也是有病在身，不觉暗暗好笑，心里想道：“这位总镖头专保怪镖，生病的那位朋友想必又是他今次所保的‘镖’了，却不知是谁？”

此时孟霆已经知道屋主是个聋哑老头，似乎正在猜测他的手势，说道：“你是没有空余的房间，都住了人么？不要紧，我们只须借你的院子避一避就行了，看这天色，恐怕会有风雨。我还要服侍病人吃药，也得向你老人家借几根火柴。”他是一面大声说话，一面用手势配合的。

农家房屋简陋兼且失修，韩佩瑛住的这间房板壁上就开有裂缝，但韩佩瑛正在以全力相助谷啸风运功，可不敢分出大多的心神从板缝张望。不过从孟霆的口气听来，那聋哑老人一定是继续在打手势，表示拒绝。

孟霆道：“哦，你是说你的屋子也有病人，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不许别人骚扰？唉，你一定不愿收留我们，那也只好罢了。”说到这里，似乎他已经揭开了车幔，探望病人。只听得他接着便是问那病人道：“奚相公，你感觉好一点么？咱们走吧。”那病人发出几声呻吟，却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

韩佩瑛听得一个“奚”字，不觉吃了一惊，心里颇为着急。她想向屋主人求情，允许孟霆进来，可是运功正在到了紧要关头，她是不能张口说话的。

就在孟霆想要驾车离去的时候，忽听得远处隐隐似有马蹄得得之声。屋于里的韩佩瑛也听见了。

孟霆大惊之下，不顾那聋哑老头的阻止，抱起了病人，便跑进他的院子

来。

院子里有一堆禾杆草，高逾人头，孟霆说道：“这位朋友借你的地方躲一躲，请你帮帮忙，不要泄漏秘密。”他是总镖头的身份，做事必须有个交代，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故此明知这聋哑老人听不见他的说话，还是把话说了。

韩佩瑛知道孟霆已经抱着病人，进了院子，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下她的好奇心，当下扭转了头，便向板缝偷望出去。

这晚正是农历十五的晚上，月亮明亮，从板壁偷望出去，虽然还不是看得十分清楚，但亦已可以辨认得出那个病人是谁了。

这病人不是别人，正是奚玉瑾的哥哥奚玉帆！

韩佩瑛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要失声惊呼！蓦地觉得谷啸风掌心一凉，脉息也似有散乱之象，韩佩瑛只好忙再镇摄心神，不敢出声。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奚玉帆竟然如此凑巧也到了这家人家！

孟霆把奚玉帆藏在禾草堆中，说道：“你老人家不必惊慌。关上门吧。”聋哑老人倒是看得懂他这个关门手势，孟霆出去之后，他果然就关上门了。

韩佩瑛自从离开百花谷之后，就没有和奚玉帆再见过面。在百花谷之时，奚玉帆曾向她献过殷勤，她也知道奚玉瑾有意帮她哥哥撮合。

韩佩瑛对奚玉帆是颇有好感的，但也只是“好感”而已，压根儿她就不曾想到“婚事”上面，更谈不上对奚玉帆有什么爱意。

不过奚玉帆总是她的好朋友的哥哥，如今奚玉帆受了伤，就躲在与她一板之隔的外面，她当然也不能不为他着想，为他担心的。看孟霆刚才那样慌张的神气，不用说来的一定是甚为厉害的敌人了。

谷啸风正在到了紧要关头，本来是应该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但他的修为可还没有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界，当他知道了孟霆抱进来的病人是奚玉帆之后，吃惊得比韩佩瑛还要厉害，心头也禁不住为之一震。

这一震不打紧，业已凝聚了的真气却又涣散了，韩佩瑛紧紧捏着他的手心，摇了摇头，示意叫他切莫在这紧要的关头乱了心神！

谷啸风心里想道：“不错，只有待我恢复了功力，方能助他！”当下强摄心神，把涣散的真气再行凝聚。

虽然如此，究竟还是不能无所关心，因此他们一面在加紧运功，一面还是免不了要稍稍分神，听听外间的动静。

快马的奔驰的蹄声越来越近，终于在这家人家的门前戛然而止。

只听得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孟大镖头，咱们又碰上了，你想不到吧？嘿嘿，你这一向在哪里发财啊？”

韩佩瑛听了这个人的声音，不觉又是一惊。原来这人就是曾给她刺瞎了一只眼睛的“野狐”安达。那次在淮右平原伙同了程氏“五狼”中途截劫孟霆的“镖”，要抢她作新娘子的那个人。

韩佩瑛心里想道：“这个采花淫贼居然还敢如此胡作非为，可惜我现在不能出去料理他。”

这个“野狐”安达的本领虽然比不上她，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二流角色的，韩佩瑛又不禁暗暗为孟霆担心了：“只这一个野狐，已是足够孟霆对付，听马蹄的声音，来的一共是四个人，但盼谷大哥快点打通经脉，恢复武功，否则孟霆只怕要糟！”

孟霆亦是自知不妙，但他毕竟是个惯经阵仗的人，丝毫也没露出慌张神

色，听了安达的说话，便打了个哈哈说道：“我的镖局早已关门了，哪里还能发财啊？”

安达哈哈一笑，说道：“不对吧，我倒是听说孟大镖头接了一位大财神呢！”

孟霆吃了一惊，却淡淡说道：“安舵主说笑了，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哪里还有大财神光顾我的小镖局？”

安达说道：“孟大镖头过谦了，谁不知道虎威镖局是洛阳鼎 鼎有名的大镖局？”

孟霆道：“可惜虎威镖局的招牌早已给你老兄和程老狼他们斫了，谁还肯光顾失过事倒了霉的镖局，所以我早把它关了。这样的事是瞒不过人的，不信，你们可以到洛阳去看。但我想各位都是耳目灵通的人，不用看也早就应该知道。”

和安达同来的人说道：“我知道，贵镖局是因蒙古大军来了，这才歇业的。这笔帐似乎不能算在安大哥身上。”

另一个道：“虎威镖局虽然卸下招牌，孟大镖头的威名还在，就凭孟大镖头一人就可以保得了镖，哪愁没有财神光顾？”

孟霆道：“我这辆破烂的车子就在这儿，各位不信，可以搜搜。”

安达笑道：“也不用这样着忙，孟大镖头，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谈谈正事之前，先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这位是金狮谷的金舵主……”

安达话未说完，孟霆已是接下去说道：“那么这位想是饮马川的娄舵主了，两位舵主孟某虽未曾会过，但也叫过小局的镖师拿了孟某的拜帖拜过山的，说来也总算是有了交情的了。”

原来在江湖上吃得开的镖局，不能只靠镖师的武艺高强，最紧要的还是各方面都要有“面子”，要有面子，那就得对黑道白道的稍微有名的人物都送人情了。这就是孟霆曾差遣手下的镖师到过金狮谷和饮马川送拜帖拜山的缘故。

金狮谷的舵主叫金发，饮马川的舵主名叫娄人俊，两人的山寨距离不远，一向交情也好，经常联袂行走江湖的。故此孟霆一听说其中一人是金狮谷的金舵主，便知道另一个人是饮马川的娄人俊了。

娄人俊哈哈笑道：“不是孟大镖头提起，我都几乎忘了。”

金发却道：“我就是看在和贵局有过交情的份上，所以才邀了安大哥和孟大镖头好好商量、商量，免得伤了和气。”

第四个人是个约莫五十岁的汉子，跟着也哈哈笑道：“孟大镖头的确是交游广阔，但你可知道我是谁么？”

孟霆留心一看，发现那人的衣角绣有一条奇形怪状的鱼，孟霆心头一动，说道：“阁下可是长鲸帮的楚帮主？”孟霆的镖局是只走陆地的，和水道的帮会人物并无交情，也没有见过鲸鱼。但他这一猜却猜对了。

韩佩瑛心里想道：“原来黄河五霸中的楚大鹏也来了。那两个什么金狮谷和饮马川的舵主本领如何不得而知，这人的本领却是不在安达之下。”楚大鹏就是韩佩瑛那次在禹城仪醪楼上所遇见的人，当时他把韩佩瑛误认作黑风岛主的女儿，还曾请她吃了一桌仪醪楼有名的酒席。

楚大鹏哈哈笑道：“孟大镖头端的是好眼力，佩服，佩服！”

安达朗声说道：“好了，现在大家都相识了，咱们该说正经事啦。孟大镖头，你做的是保镖生意，我们干的却是没本钱的买卖，所以有时也就难免

结点梁子，但这乃是各为本行所结的梁子，并非深仇大恨，你说对吗？”

孟霆道：“不错。安舵主有何指教，请明说吧！”

安达说道：“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想与你商量一桩交易，百花谷的少谷主奚玉帆是不是请你作保镖？”

孟霆说道：“你老哥说笑了。奚少谷主是剑术名家，本领远胜于我，何须要我保镖？”

安达冷冷说道：“你不是也曾给韩大维的女儿做过保镖么？那臭丫头的本领似乎也比你高明得多呀，嘿，嘿，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据我们所知，奚玉帆是因为受了重伤，才要你保他回百花谷的，他给你多少镖银？”

孟霆淡淡说道：“现在暂且不管有没有这桩事情，我倒是想劝你们一劝。安舵主，你以前抢韩姑娘乃是你因为不知道她是韩大维的女儿，以致吃了大亏，但也犹可说。如今你是明知奚玉帆是百花谷的少谷主，何以还要打他的主意？百花谷奚家和洛阳韩家都是同样不好惹的呀！这种冤仇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结吧！”

安达面色一沉，但想了一想，仍然是勉强抑下怒气，说道：“百花谷奚家吓不倒我们！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事，用不着孟大镖头你替我们操心！”

孟霆道：“那就请说，你们和我做怎样的一桩交易？”

安达说道：“这次我们不是想分你的镖银，恰恰相反，是送一炷财香给你。只要你把奚玉帆交出来。”

孟霆颇感诧异，说道：“你们要奚玉帆有何用处，可以告诉我吗？”

安达说道：“咱们既然要作交易，我也不妨说给你听。不是我们要他，是蒙古的元帅要他。你交了出来，愿意做官就有官做，愿意发财就有财发。你若想在洛阳重开镖局，他们也可以给你便利。这样对你有利的交易千载难逢，你做不做？”

孟霆勃然大怒，冷笑说道：“原来你们几位都已经改了行替蒙古人做事了，失敬，失敬！但请恕我不识抬举，孟某人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更不想在蒙古人手下讨饭吃，蒙古人在洛阳一天，虎威镖局的招牌就不会再挂！莫说奚玉帆在什么地方我并不知道，就是知道，也决不会和你们做这桩辱没祖宗的买卖！”

安达变了面色，喝道：“那你是敬酒不吃，定要吃罚酒啦！”

楚大鹏却做好做歹的劝道：“孟大镖头，俗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蒙古大军所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吞金灭宋，指顾间事。如今难得蒙古元帅给你这佯大的一个面子，你还不领情？再说，你不答应，我们也会自己拿人的。那时动起手来，恐怕就顾不了交情了！”

原来镇守洛阳的蒙古元帅因为孟霆是洛阳有名的人物，是以要拉拢他回去以利于统治，故此安达等人才一劝再劝，不想硬来。

安达哼了一声道：“也不用说这么多话了！你若顺从，就有功名富贵；否则，就是自取杀身之祸！孟大镖头，你选哪样？”

孟霆亢声说道：“大丈夫死得其所，又何足惧？”

安达大怒，独门兵器，折铁扇一张，就想动手。楚天鹏道：“先把奚玉帆搜了出来再说，谅这位大镖头也跑不了。”

安达道：“好！孟霆，我们对你可说是容忍之极，你再不知趣，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说话之时，金发和娄人俊已经动手搜孟霆那辆骡车，说道：“奇怪，真

的没有人！”

安达说道：“没什么奇怪，想必是藏在这间屋子里，咱们进去搜！”

孟霆道：“我并没有这支‘镖’，你们不信，尽可把我拿下，杀剐听便，何必骚扰民居？”

孟霆起初不知来的是这四个人，以为自己可以应付得了，如今却是有点害怕连累屋中那聋哑老头了。

安达喝道：“站过一边。”乓的一脚就踢开了农家的板门。楚大鹏和娄人俊二人，一左一右站在孟霆旁边。

孟霆是拼着豁了性命的，可是不想连累屋主人，心里想道：“且博一博彩数，待他们搜出了人，再与他们拼命不迟。”当下跟安达他们走进这家人家。

那聋哑老头满面惊惶之色，安达问他，他喉咙咕咕作响，连连摇手，孟霆说道：“他是又聋又哑的可怜人，请你们别吓他了！”

孟霆固然吃惊，躲在房间里的韩佩瑛比他吃惊更甚！

谷啸风的脉息已经没有初时那样的凌乱，渐渐恢复正常了，但奇经八脉尚未打通，危险关头尚未度过。韩佩瑛又惊又急，暗自想道：“倘若他们硬闯进来，只怕就是功亏一篑了！”

那聋哑老头站在院子当中，满脸愤怒的神情，咿咿呀呀的喊叫，看来他虽然又聋又哑，亦已知道闯进来的是一班强盗了。不过，他的表情只是愤怒，却似乎并不慌张。

安达看见院子中那堆高逾人头的稻草，说道：“先搜这堆稻草！”金狮谷的舵主金发应声而上。

孟霆“哼”的一声，一掌便向金发打去，可是在他旁边的楚大鹏出手比他更快，孟霆肩头一动，楚大鹏立即便是一招“鹰爪”的“大擒拿”手法向他的琵琶骨抓下来，喝道：“孟大镖头，我劝你还是不要乱动的好！”

孟霆擅长的是一套铁牌功夫，擒拿缠斗的功夫却是比不上楚大鹏。不过他身为虎威镖局的总镖头，这门功夫虽非所长，他还可以应付，双掌相交，“啪”的一声响，楚大鹏身形一晃，孟霆连退三步，只觉手腕火辣辣的作痛。

不过楚大鹏想抓碎他的琵琶骨却也不能。安达“嗖”的张开了折扇，挡在孟霆面前，喝道：“孟大镖头，你再一动，可休怪我不讲情面！”

孟霆正想不顾一切和他们拼命，不料忽有一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金发弯下腰刚要搜那一堆稻草，忽觉腰眼一麻，竟是不由自主的立足不稳，朝天跌了个仰八叉。他是给那聋哑老头推跌的。

金发的武功虽然算不得是第一流的高手，在江湖上也总是有数的人物了，虽然他没有防备，但给一个聋哑老头一推便倒，这件事情却是不能不令安达等人大大吃惊了。

安达身法快极，一个移形换步，立即到了聋哑老头身边，折扇指着他的穴道喝道：“你是谁？”

孟霆大喜过望，心想：“不料这聋哑老头竟是武林高手，我和他联手，说不定可以抵敌得过对方四人。即使不敌，至少也有了希望。”当下笑道：“他又不会说话，你问他也没有用，咱们干脆动手吧！”

娄人俊扶起了金发，跟着也走上前来。他仔细的打量了那聋哑老头一眼，忽地失声叫道：“你不是乔松年么？嘿，嘿，我找了你许多年，你却躲在这

里！真人面前，你还要装聋作哑么？”

那“聋哑”老头蓦地发出一声长笑，说道：“我并不是为了躲避你的，不过既然是碰上了，咱们就顺便算一算旧帐也好！”话犹未了，娄人俊和金发已是双双扑上。

乔松年随手在稻草堆旁拿起一把禾叉，喝道：“来得好！”禾叉画成半道弧形，使出了“拨草寻蛇”的招数，拨开娄人俊的长剑，叉尖直指金发喉咙。

金发用的是一柄大斫刀，重达三十多斤，当胸一立，护着咽喉，只听得“ ”的一声响，大斫刀竟然给他的禾叉拨开了。金发虎口隐隐作痛，原来这并不是一把寻常的禾叉，而是百炼精钢打的。重量和金发的那柄大斫刀也差不多。

娄人俊一个移形换位，剑随身走，喝道：“今日誓报你一掌之仇！”剑光如练唰的便向乔松年胁下的“愈气穴”刺来。

原来约在十年之前，娄人俊在冀北道上截劫一伙客商，商队的保镖敌他不住，正在危险万分之际，恰值乔松年路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娄人俊给他重重打了一掌，打落了两齿门牙。这十年来娄人俊苦练一套八仙剑法，为的就是报这一掌之仇。

乔松年见他剑法不俗，心道：“这厮果然是今非昔比了。”当下不敢轻敌，禾叉一抖，径掷过来，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禾叉的三股叉尖都对准了娄人俊的穴道。

禾叉是一件沉重的武器，乔松年竟然能用它来点穴，使得比判官笔还要轻灵，娄人俊是个识货的行家，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收剑换招，乔松年迫退了娄人俊，倏地把招数由虚化实，禾叉当作杆棒来使，一招泰山压顶，硬劈下来，金发的大斫刀挡它不住，蹬蹬的退了几步，叫道：“安大哥，这老头儿甚是扎手！”

当乔松年和金、娄二人动手的时候，孟霆也拔出了紫金刀，和安达、楚大鹏展开了恶斗。

孟霆倘若和对方单打独斗，或许还可以打个平手，如今以一敌二，却是难免处在下风了。

安达那次劫“镖”给韩佩瑛刺瞎了一只眼睛，虽说不是孟霆所为，但却是因劫孟霆所护送的“镖”而起。是以安达一来恼孟霆“不识抬举”，二来又因瞎了眼睛而迁怒于孟霆，因此一占上风，就“得理不饶人”，招招都是杀手。

楚大鹏倒是想把孟霆生擒回去献功，听得金发呼援，便道：“安兄，你去帮一帮他们的忙，这位大镖头我谅还可以对付得了。”

金、娄二人是安达请来的，安达自是不便袖手旁观，心里想道：“待我把那糟老头子点了穴道，回来收拾这姓孟的也还不迟，谅他也跑不掉。”

楚大鹏练有铁砂掌的功夫，又精于大擒拿手法，满以为有把握可以胜得孟霆，哪知孟霆亦非易与之辈。

交手数招，楚大鹏使出狠辣的分筋错骨手法，一招“铁锁横江”，欺身直进，硬抢孟霆的金刀。孟霆的招数业已使老，刀锋不着力，若不撤手，手腕就非给他拗断不可！

好个孟霆，在这生死关头，当机立断，身子突向后一倒，翻出数丈开外。楚大鹏跟踪急上，孟霆喝道：“看刀！”呼的一声，竟然把手中的紫金刀飞

出。

楚大鹏本来是要抢他的刀的，但这刀口挟着劲风飞来，楚大鹏却是不敢硬接了。待他避开之时，只见孟霆已经爬了起来，手上多了两般兵器，左手是一面铁牌，右手是一柄短剑。

那柄紫金刀从楚大鹏头顶飞过，安达举起折扇轻轻一拨，金刀转了方向，“　”的一声，落在地上。安达叫道：“楚大哥小心！”说时迟，那时快，孟霆已是挥牌舞剑，扑将上来，与楚大鹏再度交手。

楚大鹏耸声笑道：“大镖头还不肯认输么？我要看看你有几条‘蛇儿’可弄？安大哥放心，楚某谅还对付得了这位大镖头的。”

江湖上的俚语把兵器比做叫化子手上的蛇，叫化子死了蛇就没得“弄”了。楚大鹏那句话是嘲笑孟霆已经失了刀的意思。他哪里知道孟霆乃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刀法固然擅长，铁牌挟剑的三十六路盘打功夫更是他的绝技，安达曾经领教过他的这套功夫，深知厉害，是以出言提醒楚大鹏。

楚大鹏揉身扑上，孟霆微一偏头，一甩右手剑，“拨草寻蛇”，转身向对方膝盖削下。楚大鹏一撤右腿，使个“怪蟒翻身”的身法，反踢孟霆膝盖的“环跳穴”。孟霆喝道：“来得好！”左手铁牌以泰山压顶之势硬砸下去。

楚大鹏腿上的功夫也是十分了得，连环飞腿，疾发如风，这一招有个名堂，叫作“巧踹金灯”，可虚可实。倘若对方的力道不如自己，这一脚踹实，就可以重伤对方。倘若是自己力道不如对方，也可以用“巧踹”之法，借力倒纵，避过敌人的攻击。

只听得“　”的一声，楚大鹏一脚踢着铁牌，身形倒纵出去，低头一看，只见衣襟的下摆已经短了一截，原来是给孟霆的短剑削去的。

楚大鹏这才知道厉害，当下加了几分小心，凝神应付。擒拿手法大战铁牌，双方各展绝技，打得个难分难解。孟霆稍微占了一点上风。

安达加入战团，与娄人俊、金发二人合战乔松年，交手数招，这才知道乔松年确是个强手。他本以为可以在三二十招之 内点着对方的穴道，如今反而要提防乔松年的禾叉刺穴了。

但他们三人联手，毕竟是较为有利，乔松年仗着功力较深，叉法奇特，在开头数十招之内，尚还有攻有守，未现败象，数十招后，渐渐感到气力不加，只有招架之功了。

房间里韩佩瑛听得外面的高呼酣斗之声，当真是声声刺耳，不由得胆战心惊。忽见谷啸风额角的汗珠一颗颗似黄豆般大小的滴下来，呼吸也渐渐粗重。喘气的声音就像拉扯风箱一样。这是他的气达重关，经脉将通的现象，只要把这个危险的关头一过，他的功力就可以恢复了。

韩佩瑛知道紧要，当下用破布塞着耳朵，强摄心神，加强运功，助谷啸风打通奇经八脉。

安达眼看四面，耳听八方，此时已经听见屋子里谷啸风喘气的声音，再留神一看，那间房的板壁是有裂缝的，隐隐可以察见里面有两个人影。

安达只道是奚玉帆藏在里面，他只知奚玉帆是受了伤，却不知他伤得如何的，心里想道：“原来这屋子还有他的伙伴，若是替他裹好了伤，这奚玉帆纵然武功未能恢复，亦是一个扎手的人物，不如趁他正在治伤的时候，先把他料理了再说。”主意打定，便向乔松年猛攻三招，将他迫退。说道：“娄、金二兄，你们暂且缠着这个糟老头儿，稍待片刻，我去就来。”

乔松年已是气喘吁吁，打得筋疲力倦，安达料想娄人俊和金发联手战他，

纵不能胜，至少也不会在半个时辰之内落败。而在这个时间之内，他自忖已是足够他用来“料理”业已受伤的奚玉帆了。

安达“乒”的一脚踢开板门，便闯进去。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冷笑说道：“你这野狐，瞎了一只眼睛还嫌不够是不是？”

安达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做梦也想不到，在房间里的竟然不是奚玉帆，而是刺瞎他眼睛的韩佩瑛！安达吃过韩佩瑛的大亏，焉得不慌，听得她的冷笑之声，不自禁的便连忙后退。

可是他毕竟也是个武学的行家，退了几步之后，心神稍定，已是看清楚了韩佩瑛和谷啸风乃是盘膝而坐，正在运功的。安达登时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喜出望外，想道：“原来这臭丫头正在助她情郎恢复功力，哈哈，这可不正是天赐给我的报仇良机么？”

安达抹了冷汗，哈哈大笑，再走进去，说道：“韩姑娘，我可不想刺瞎你的眼睛，只想你做我的新娘子！”当下举起折扇，便向韩佩瑛后心的穴道点去。

韩佩瑛给他气得七窍生烟，却还不能不勉强抑制怒火，以免影响谷啸风的运功。安达扇子点来，她亦已拔剑出鞘，反手一剑将安达的折扇拨开。

本来韩佩瑛的武功是胜过安达的，但此际她只能单臂应敌，另一只手还要帮忙谷啸风运功，而且她又不能起立，仍然要保持盘膝而坐的姿势，这样一来，当然是极难应付了。

安达那次给韩佩瑛用银簪刺瞎眼睛，固然是由于他的技不如人，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当时尚是丝毫未知韩佩瑛的底细，只知她是个软弱可欺的女子，故此冷不防就吃了大亏，否则以他的本领，至少可以与韩佩瑛周旋三五十招。

但也正因为他曾吃过韩佩瑛的大亏，此际形势虽然对他极为有利，他的心中也是不免有点怯意，不敢放胆进攻。这就给了韩佩瑛一个喘息的机会了。

韩佩瑛一掌运功，一剑应敌，头也不回，只凭对方折扇打来的风声，便即发招抵挡。她的家传剑术精妙无比，居然在斗室之内，人未起立，一样挥洒自如。

激战中，韩佩瑛听风辨器，觅得一个破绽，唰的反手一剑，径刺安达的小腹，这一剑来得迅如闪电，安达想要后退已来不及，只听得“嗤”的一声响，安达外衣给剑尖挑破，剑尖恰好刺着他束腰的皮带。此时安达业已退开一步，低头一看，只见皮带上只是有个小小的裂口，还未割断。

韩佩瑛一剑未能刺伤敌人，心里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安达抹了一额汗之后，却是瞿然一省，喜出望外。因为韩佩瑛这一剑割不断他的皮带，已是露了“底”了。

安达喜出望外，心里想道：“我真是糊涂，这臭丫头如今正在助她的情郎运功，焉能全力与我周旋，我怕她作甚？但我必须速战速决，否则迟必生变。

安达去了怯意，全力进攻，数招之后，便即抓着一个机会，韩佩瑛长剑划了半道弧形，横削出去，这是寓守于攻的剑招，安达看出她功力不足，折扇便硬按下去，搭着剑身。这是硬拼内力的打法，力强者胜，力弱者败，绝无侥幸可能。

韩佩瑛的内功本来是在安达之上，但此际她以真力助谷啸风运功，倘若多用几分力道来对付安达，只怕谷啸风就有走火入魔之险，她又怎能冒这个

险？

眼看手中的长剑已是给安达那把折扇压得一寸一寸的下沉，韩佩瑛正道要糟，忽觉一股热气传入掌心，霎时间遍流全身，韩佩瑛精神陡振，“　　”的一声响，长剑削断了对方的折扇，剑尖顺手一伸，刺进安达的眼眶，安达血流满面，一声惨叫，掩面飞逃。

谷啸风却站了起来，笑道：“瑛妹，多谢你啦！”原来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奇经八脉蓦地打通，功力恢复之后，以真力输送给韩佩瑛，助她克敌制胜了。

韩佩瑛大喜道：“可惜给这野狐逃了。咱们赶快出去助孟霆一臂之力吧！”正是：

深情不自觉，患难共扶持。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暗室运动惊恶斗　明珠虚掷说英雄

谷啸风道：“ 不错，还有这位屋主人咱们也应该多谢他呢。 ”

院子里孟霆和楚大鹏正在恶斗之中，一时尚自难分胜负，乔松年以一敌二，却已占了上风，即将可以取胜了。

乔松年的功力本来远在娄人俊和金发之上，是以去了一个安达之后，他便能够好整以暇的调匀气息，在最初三二十招之内，采取只守不攻的战术，恢复体力，三十招过后，乔松年的气力已经恢复了六七成，精神一振，登时反守为攻。

娄人俊练成了一套八仙剑法，本以为可以报得了乔松年的一掌之仇，哪知他和金发两人联手，兀是感到抵敌不住，他的剑法竟然给乔松年的一杆禾叉迫得施展不开，金发的大斫刀，更是不敢和乔松年的禾叉硬碰，碰上了就是“　　”的一声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金发的虎口就是一阵火辣辣的作疼。

娄人俊心里不由得暗暗发慌，只盼安达赶快出来，但听得屋子里也是一片金铁交鸣之声，似乎安达亦已碰上了强敌。

娄人俊正自发慌，忽见安达满面流血，飞跑出来。金发大吃一惊，叫道：“ 不好了，安大哥的两只眼睛都瞎了！ ”

安达轻功甚好，眼睛虽瞎，轻功仍在，他生怕韩佩瑛追出来，凭着“ 听风辨器 ”之术，避免走近斗场。跑到墙边，飞身一跃，跳过墙头，这才松了口气，在墙外叫道：“ 风紧，扯呼！ ”声犹未了，谷、韩二人亦已出来了。

娄、金二人吓得魂飞魄散，陡听得乔松年喝道：“ 兵刃留下，给我滚吧！ ”禾叉一振，　　两声，把娄人俊的长剑和金发的大刀一齐打落，左手抓起娄人俊，右手抓起金发，就像提起两只小鸡似的，作了一个盘旋急舞，双臂一甩，登时把这两个人抛出墙外！

娄人俊和金发跌在地上，却并不觉如何疼痛，竟似是给人轻轻提起，又给人轻轻放下似的。原来乔松年不愿与他们更结深仇，是以从轻发落，有意放过他们的。娄、金二人喜出望外，爬起身来，一溜烟地跑了。

楚大鹏也想跟着逃，可是他却没有娄、金二人幸运了。韩佩瑛叫道：“ 这老狐狸最可恶，不能让他跑了。 ”

楚大鹏刚刚猛扑三招，迫退了孟霆，跑到门口，只听得“ 呼 ”的一声，一条人影先自越墙而出，抢在他的前头，站在门口等着他了。

这人是业已恢复了功力的谷啸风。谷啸风的七修剑法何等厉害，不过数招，唰的一剑，便刺着了他的穴道。这一招刺穴的剑法当真是妙到毫巅，封住了他的穴道，只是令他丝毫不能动弹，但一滴血也没有流出来，谷啸风飞起一脚，将他踢进院子。

韩佩瑛道：“ 咱们现在无暇审问这厮，把他搁过一边，待救了奚大哥再理会他。 ”

孟霆哈哈笑道：“ 韩姑娘，想不到这次又是你保了我的‘ 镖 ’。谷少侠，更想不到你也来了。好，咱们现在就给他们调换一个位置吧。 ”说罢，把楚大鹏塞进稻草堆中，却把奚玉帆扶了出来。

只见奚玉帆双目紧闭，面如金纸，原来他在稻草堆中藏了多时，呼吸不舒，晕了过去。

乔松年替他把了脉，说道：“ 不要紧，只是一时气闷晕过去的。谷少侠，你给他推血过宫好吗？ ”乔松年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而且颇通医术，他早已

看出谷啸风是内家高手，内功的造诣在他之上，是以要谷啸风给奚玉帆推血过宫。

谷啸风不觉一阵茫然，心里想道：“奚大哥倒是给我见着了，奚玉瑾却不知道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和那个姓辛的到了江南呢？奚大哥知不知道他的妹妹的消息呢？倘若不知，我又要不要告诉他呢？但现在也不能想这么多了，先把奚大哥救活了再说吧。”要知谷啸风虽然因为听到奚玉瑾与辛龙生订婚的消息而深受打击，奚玉瑾在他心上的位置亦已渐渐给韩佩瑛所代替，但毕竟有过几年十分甜蜜的恋情，无论如何，谷啸风还是不能将她忘记的。

谷啸风默运少阳神功，替奚玉帆推血过宫，不消半炷香的时刻，奚玉帆果然悠悠醒转。一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了谷啸风，第二眼跟着就看到了站在谷啸风身旁的韩佩瑛，奚玉帆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就像谷啸风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一样，心中也是一片茫然了。

孟霆喜道：“好了，好了，奚公子，多亏谷少侠救了你，你听得见我的说话吗？”

奚玉帆点了点头，说道：“啸风，多谢你啦！韩姑娘，你们两人终于见着了面，我很高兴。但不知你们可知道玉瑾在哪儿吗？”他虽然能够说话，但声音仍是微弱，显然是说得十分吃力。

谷啸风道：“奚大哥，你先歇歇，咱们慢慢再说。”

乔松年道：“现在用得着老朽了。”轻轻地握着奚玉帆双手搓揉，不过片刻，只见奚玉帆又再慢慢阖上眼睛，如像熟睡一般。原来乔松年有一门特别的本领，可以用按摩的方法令人入睡，不致伤害对方身体。

乔松年将他抱进谷啸风那间房间，放在炕上，说道：“他这一睡，大约要三个时辰之后方能醒来，我还有一支老山人参，待他醒来，正好煎了参汤给他喝下。”

奚玉帆已然熟睡，众人自是不便在房间里打扰他，于是走出院子，席地而坐，这时也才有空暇叙话。

谷啸风先向乔松年致谢，说道：“我们真是有眼无珠，这几天多蒙老伯庇护，却不知老伯是位武林前辈。”韩佩瑛道：“但不知乔老前辈身怀绝技，何以甘愿装聋作哑，遁迹荒村？”

乔松年叹口气道：“我得罪了一个大魔头的手下，自知决计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装聋作哑，以求免祸。这实是无可奈何！但今晚发生了这件事情，只怕要避也避不开了！”

谷啸风只道他是怕因此露了行藏，说道：“我们不会和外人说的，但不知这大魔头却是何人？”

乔松年道：“这大魔头很少在中原露面，说出来你们也未必知道，不说也罢。”

韩佩瑛心中一动，忽道：“老伯说的这个魔头，恐怕是已经来到中原，而且曾在附近这一带出现了！”

乔松年吃了一惊，说道：“原来韩姑娘早已知道此人。但你说他在附近出现，可是曾碰见过他吗？”

谷啸风诧道：“咦，佩瑛，你怎么知道？你们说的究竟是谁？”

韩佩瑛道：“我正想向老伯请教，适才我见奚公子掌心有股黑气，不知他受的是什么伤？”

谷啸风登时恍然大悟，说道：“敢情奚大哥受的是七煞掌之伤？你们说

的那个大魔头就是黑风岛主宫昭文！”

谷啸风是受过宫昭文的暗算的，此时一想，自己病发之时，掌心也有一股黑气，不过不如奚玉帆色泽之深。心道：“依此看来，奚大哥的伤是比我重得多了。这位乔老前辈医好了我，如今又帮忙救治奚大哥，怪不得他怕泄露了行藏。”

乔松年道：“你们已经知道，我也不怕和你们说了。也是我不该多管闲事，前年在鲁西道上碰见一个黑风岛的人欺压武林同道，我出手打伤了他，后来才知道他是黑风岛主的手下。这黑风岛主心狠手辣，最是护短，谁得罪了他的手下，必招杀身之祸！”

韩佩瑛道：“乔老前辈不用害怕，我可以设法替你解开这梁子。”心想黑风岛主是宫锦云的父亲，若请宫锦云说情，想必可以化解。

谷啸风道：“孟大镖头，你又是在哪里碰上奚大哥，给他作保镖的？”

孟霆道：“我是昨天在路上碰见他和一位姑娘在一起的。那时他已经受了伤，走不动了，但还认得我。那位姑娘就要我送他回家。”

谷啸风道：“这位姑娘姓甚名谁，她可曾告诉你么？”心想：“该不会是奚玉瑾吧？”

孟霆苦笑道：“她没有告诉我，但这位姑娘可真是霸道得很呢！”

谷啸风道：“如何霸道？”

孟霆说道：“这位姑娘拿出一串明珠要我估价，当时我是莫名其妙，只道她要拿来变卖，便说若在太平盛世，这串明珠可值黄金千两，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恐怕难以找到买主。找得到也必定会给人家压价的。我的意思是劝她不要变卖，若有急需，些少银子，我可以资助她。哪知她听了之后，说道：‘我知道你们做镖行的和珠宝商常有来往，别人卖不出去，你一定可以卖得出去。即使人家压价，至少五百两金子总是少不了的吧？’我说不错，但价值黄金千两的明珠，半价出售，未免太不值得，我也没工夫替她做这一宗买卖。

“说至此处，这位姑娘方始表明真意。她哈哈一笑，说道：‘这串明珠我是给你作镖银的，你先拿去，只要你把奚公子平安送回家里，这串明珠就是你的了。但倘若你有甚闪失，保不了奚公子的平安的话，那可就休怪我手下无情，我要杀了你替他偿命！’说罢也不理我答不答应，把那串明珠便抛过来，刚好挂在我的颈项！”

韩佩瑛是知道孟霆的功夫的，心里想道：“孟霆虽然算不得是顶儿尖儿的角色，在江湖上也是一流好手了。接暗器的功夫自必不弱。这位姑娘居然能够把明珠套上他的颈子，这手暗器的功夫委实惊人，怪不得她敢说那样的大话。”此时她已隐隐猜到那位姑娘是谁，想一想孟霆当时的狼狈情形，险些忍不住失笑。

孟霆苦笑说道：“其实我和奚公子也是相识的朋友，没有镖银，护送之责我也是义不容辞的。但那位姑娘不肯听我多说一句，掷下明珠，便自走了。我追她不上，只听得她远远的传音说道：‘我知道你曾经护送一位韩姑娘，得过黄金千两，你若嫌我给你的镖银太少，你变卖了明珠之后，不足之数，我给你补够。但你若途中失事，我可就没有韩家那样大量肯饶你了。非但镖银收回，我还要取你项上人头！’你说这位姑娘霸不霸道？”

谷啸风心里想道：“孟霆或许不认识奚玉瑾，但奚玉瑾却也不是这样的脾气。”

韩佩瑛道：“这位姑娘是不是瓜子脸儿，大约比我小一两岁的年纪？”孟霆点头道：“正是。”

谷啸风蓦然一省，叫起来道：“不错，一定是宫锦云了。我真糊涂，一直猜不到是她。”

其实也怪不得谷啸风不敢想到宫锦云的身上，因为宫锦云是和公孙璞在一起的。而且如今已知道了打伤奚玉帆的人是宫锦云的父亲，当时宫锦云若是在旁，又如何能够让她的父亲打伤奚玉帆呢？

韩佩瑛笑道：“宫锦云正是这个脾气，不过这件事却也把我弄糊涂了。”

谷啸风笑道：“好在这个闷葫芦不久就可以打破，咱们也不必急在一时。”

韩佩瑛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待奚大哥醒过来，咱们就可以向他问个明白。”奚玉帆是给乔松年用按摩的手法催眠的。此时已经睡了将近两个时辰，估计再过一个时辰，他就可以醒来了。

韩佩瑛接着说道：“咱们现在闲着没事可做，倒是可以审那老匹夫了。”

谷啸风把楚大鹏从稻草堆中拉出来，解开他的穴道。楚大鹏哭丧着脸说道：“韩姑娘，请念在咱们有过宾主之情，高抬贵手吧。”

谷啸风诧道：“他怎么和你有过宾主之情？”

韩佩瑛笑道：“上次我回家的时候，路经禹城，黄河五霸把我当作了宫锦云，千方百计的巴结我。这个楚大鹏是他们的代表，曾经在仪醪楼，作过我的东道主。”

仪醪楼这件事情，谷啸风是早已知道了的，不过不知当日出面的是谁而已。当下笑道：“原来如此。但这老匹夫只不过请你吃了一顿，就想你饶他一命，一席酒菜换一条命，未免太奢望了吧。”

楚大鹏吓得面青唇白，忙分辩道：“我做错了事，自知不合。但这一念之差，却都是由于仪醪楼那日的事情而起。”

韩佩瑛道：“此话怎说？”

楚大鹏说道：“那日濮阳坚用‘化血刀’伤了洪帮主洪圻，幸得贵友公孙璞之助替他化解了毒。但黄河五个帮会的首脑人物，也都是着了他的‘化血刀’，当时没有在场，未曾得到救治。

“后来我们也曾找过贵友，却只见宫锦云姑娘，宫姑娘答应代我们向公孙少侠求情，但不知是因为她后来没见着公孙少侠还是公孙少侠不肯答应，公孙少侠一直没有再来。

“这‘化血刀’之毒是在一年之后，就要毒发不治的，除非我们甘愿听从西门牧野、濮阳坚师徒的奴役，任他驱使，否则他们决不会替我们解毒。

“到了上一个月，一年之期将届，不由得我们不急。哪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宫姑娘的父亲黑风岛主宫昭文又找上门来，说是要着落在我的身上，把他的女儿找回来给他，否则就要我的性命。

“我无法可想，只、只好……”

韩佩瑛听到这里，已然明白，说道：“所以你只好去找西门牧野，甘愿受他的驱使了。是么？”

楚大鹏满面通红，讷讷说道：“我，我这叫做无可奈何。只有他可以给我们五个帮会的弟兄解毒，也只有他才不怕黑风岛主，敢庇护我。”

谷啸风冷笑说道：“西门牧野是蒙古鞑子的奴才，你去投靠他，那是做了奴才的奴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你听过这句话没有？大丈夫死则死耳，岂能做奴才的奴才？”

楚大鹏吓得面如土色，顿首说道：“ 是，是，谷少侠教训得是，我，我这是一念之差。 ”他口里是这么说，心里却是不以为然。

韩佩瑛想道：“ 要一个人视死如归，这只有侠义道可以做得到。像楚大鹏这种人焉能盼他如此？非其人不可与言，谷大哥也未免犯了陈义过高的毛病了。 ”再又想到：“ 黄河五大帮会若给西门牧野所用，祸患非小，我该给他们想个办法才好。 ”

韩佩瑛想了半晌，说道：“ 你不忍你们帮会中的兄弟束手待毙，也算有点义气。不过，你走上了叛国投敌的这一条路，却是大大的不对了。其实，能够解救化血刀之毒的，也并非只有西门牧野！ ”

楚大鹏听得韩佩瑛的口气缓和得多，连忙说道：“ 请姑娘指点一条明路，只要有一条路可走，我楚某人又岂甘做鞑子的奴才？ ”

韩佩瑛道：“ 现在距离一年之期，也还有两个月左右，是吗？ ”楚大鹏点头道：“ 不错。 ”

韩佩瑛道：“ 那么有两个月的时间，也足够用了。 ”

楚大鹏道：“ 不知是谁能解化血刀之毒？ ”

韩佩瑛道：“ 就是你曾经想找而找不着的公孙璞，他现在已经去了金鸡岭，你到金鸡岭一定可以见着他。 ”

谷啸风本来是个聪明人，刚才只因一时气愤不过，痛斥了楚大鹏一顿，此时冷静下来，登时领悟了韩佩瑛的用意，于是便接着说道：“ 我们正是要去金鸡岭的，你可以和我们同去。只要你们黄河五个帮会从今以后，听从绿林盟主柳女侠的号令，我可以担保公孙璞一定会帮忙你们。 ”

楚大鹏喜出望外，自是忙不迭的满口应承。

谷啸风处理了楚大鹏这件事之后，说道：“ 奚大哥就要醒来了，咱们进去看看他吧。 ”留下乔松年和楚大鹏作伴，他和韩佩瑛、孟霆三人便即进去。

奚玉帆刚好醒来，韩佩瑛将那碗煎好的参汤端给他喝，奚玉帆喝了韩佩瑛递过来的参汤，看一看她，又看了看在她身边的谷啸风，心中百感交集。

韩佩瑛不愿引起他的伤感，微微一笑，说道：“ 奚大哥，想不到咱们在这里见面。我的事慢慢再说，请你先说说你的遭遇，好吗？是什么人伤了你呢？ ”

奚玉帆道：“ 是一个青袍老者。 ”

不出韩佩瑛所料，打伤奚玉帆的果然是黑风岛主宫昭文。

韩佩瑛道：“ 那青袍老人因何伤你？ ”谷啸风亦是大为惊诧，问道：“ 公孙璞与宫锦云不是和你同在一起的吗？ ”心里想道：“ 公孙璞武功高强，又有玄铁宝伞，他若在场，和奚大哥联手，足可以抵御当世任何一位高手，黑风岛主纵然厉害，也是决计伤不了奚大哥的。 ”韩佩瑛则是想道：“ 不知宫锦云何以肯让她的爹爹伤了奚玉帆？ ”

奚玉帆道：“ 我本来是和他们在青龙峡一同突围的，一路上也是同在一起。前天在一个小镇投宿，那青袍老者来的时候，他们却恰巧都出去了，只我一人在客店留守。至于那青袍老者因何伤我，我也是莫名其妙。 ”

韩佩瑛诧道：“ 难道他无缘无故的就动手打你？ ”

奚玉帆道：“ 他是曾和我说过一些话，但我仍是莫名其妙。 ”当下便将那日的遭遇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请谷、韩二人代为参详。

他们三人联袂往金鸡岭，那日在一个名叫固河的小镇投宿。由于蒙古大军南侵，邻近战区的百姓差不多都逃跑了，他们走了这许多天，那一天才是

第一次踏进一个比较繁荣的市镇。
　　爱漂亮是女孩子的天性，宫锦云从前虽然曾经扮过一个肮脏的小厮戏弄韩佩瑛，那也只是一时的贪玩而已，并非她就不喜修饰，不爱新衣的。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有一百几十间商店的小市镇，找了客栈之后，宫锦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出去买东西。要买的东西包括衣裳、水粉、针线、梳镜，一路上蓬头垢面，如今她可要好好的打扮一番了。
　　公孙璞、奚玉帆也需要买几件替换的衣裳，奚玉帆和他们一路同行，早已看出了宫锦云对公孙璞颇有情意，于是便自愿在客店留守，让公孙璞陪宫锦云出去。他的身材和公孙璞相差不大，他所需要的衣裳也可以请公孙璞代买。
　　这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晴天，公孙璞陪宫锦云出去买物逛街，自是不便带他那把笨重的玄铁宝伞，以免引人注目。奚玉帆在客店留守，不知不觉已是白日消逝，黑夜降临，仍然不见他们二人回来。奚玉帆心里暗暗好笑：“他们二人难得有机会单独相处，想必是玩得高兴，忘记了我，也忘记了回来。”
　　奚玉帆独自无聊，随手拿起了公孙璞那把玄铁宝伞把玩，他早已知道这是一件宝物，但拿到手中，那种沉重的感觉仍是颇出他意料之外。
　　奚玉帆正在啧啧称奇，忽听得“嗤”的一声，窗外飞进来一颗石子，正好打着玄铁宝伞。
　　暗器飞来，奚玉帆本能的把玄铁宝伞一挥，只听得“叮”一声，那颗石子变成粉碎。可是奚玉帆的虎口也给震得火辣辣的作痛，“蓬”的一声，玄铁宝伞脱手落地。
　　一块玄铁要比普通一块同样体积的铁重十倍有多，石子碰着玄铁宝伞变成粉碎，这是意料中事，但一枚小小的石子居然能把奚玉帆手中那把沉重异常的玄铁宝伞打落，这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奚玉帆大吃一惊，连忙拔剑出鞘，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赞道：“好一把玄铁宝伞！”声音细而清，好像就在他耳边说话似的。奚玉帆识得这是功夫已到炉火纯青之境的“传音入密”功夫。
　　那个苍老的声音接着说道：“你不用害怕，我要伤你，早就可以伤你了。”奚玉帆定了定神，知道对方说的绝非夸大之辞，不由得脸上一红，当下纳剑入鞘，压低了声音说道：“不知是哪位前辈，此来何事？”
　　那人说道：“你不必问我是谁，你敢跟我去么？找一个方便说话的地方去。”显然这人是不想在客店之中和他说话，免得给人知晓。
　　奚玉帆心想：“这人说得不错，他若对我有不利之心，早就可以伤我。”奚玉帆一来是怀着好奇之心，要想知道这人是谁，二来也是相信此人对他并无恶意，于是便施展轻功，穿窗而出，跳上屋顶。
　　淡淡的月光之下，只见西北角隐隐有个人影，奚玉帆提一口气，使出“八步赶蝉”的轻功，如飞追去。
　　他使的轻功名为“八步赶蝉”，但却赶不上那个人。八十步过去了，一百步过去了，仍然是赶不上，只见前面一团青影，俨若流星疾驶。
　　不消半炷香的时刻，奚玉帆追赶这个老者，已经是到了郊外，到了四面没有人家的荒野了。
　　前面那人这才停下脚步，奚玉帆定睛一瞧，只见是个青袍老者。
　　奚玉帆行了个礼，说道：“老前辈有何赐教，现在可说了吧？”
　　青袍老者仔细打量了一眼，心里想道：“他和公孙奇的相貌长得却不相

似，看来倒是像他母亲多些。”原来这位黑风岛主宫昭文，错把奚玉帆当作了公孙奇的儿子公孙璞。

宫昭文说道：“有一位宫锦云姑娘是不是和你一起的？”

奚玉帆说道：“不错。老前辈是想找她的吗？”宫昭文道：“现在见着了你，我倒不必忙着找她了。有件事情，我想先问一问你。”

奚玉帆道：“老丈请说。”

宫昭文道：“你们是不是准备到金鸡岭去的？”

奚玉帆不知他是宫锦云的父亲，只道他也是侠义中人，告诉他又有何妨？于是说道：“不错，我们正要到金鸡岭去拜谒柳盟主的。”

宫昭文听他说的是“拜谒”二字，不觉蹙眉说道：“原来你是要去拜谒蓬莱魔女的。你很佩服她吗？”

奚主帆有点诧异，说道：“柳女侠是女中豪杰，胜过须眉。天下英雄有哪个不佩服她呢？否则她也不会当上绿林盟主了。”

宫昭文暗自想道：“这小子对蓬莱魔女佩服得五体投地，我 如何还能认他做女婿？不但不能认他，连真相也不能和他说明了。”又想：“听说这小子已经拜了耿照为师，耿照夫妻和蓬莱魔女关系密切，怪不得他要去投奔金鸡岭了。蓬莱魔女和耿照都是我的仇人，这小子居然一心向着他们，留下了他，异日必为祸患。”想至此处，陡起杀机。

宫昭文之所以要寻访公孙璞，为女儿的婚事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要得桑家的毒功秘笈。不过他只有一个女儿，对女儿的终身也不能不有所顾虑，想了片刻，忽地问道：“最后一个问题，请你老实告诉我，你能否答应？”

奚玉帆怫然说道：“晚辈从来不说谎话！”

宫昭文道：“好，那你就说实话吧，你喜不喜欢那位宫姑娘？是不是真心愿意娶她为妻？”

奚玉帆怔了一怔，心道：“这话从哪里说起？”但因他答应过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只好说道：“老丈，你这个问题，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我和宫姑娘只是一个普通朋友，说不到什么喜不喜欢，更谈不上婚嫁之事！”

本来，如果他把宫锦云和公孙璞相恋之事和盘托出，这误会就可以免除了，但正因为他是个老实人，生性不喜欢讲人家的私事，何况宫锦云和公孙璞相恋也并没有和他说过，只是他的猜测而已，他又岂能向一个陌生人谈论此事。

宫昭文听得他这样回答，登时去了顾忌，心想：“既然他不爱我的女儿，我还留他作甚？”

奚玉帆见他神色有异，吃了一惊，说道：“老丈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宫昭文冷冷说道：“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接我这一掌吧！”呼的一掌就向奚玉帆拍下。

奚玉帆这一惊非同小可，但还只道宫昭文是在试他本领，来不及拔剑，只好双掌齐出，接他这招。

奚玉帆的内功虽然不错，却怎抵敌得了宫昭文数十年功力的七煞掌，双掌一交，登时就倒了下来，晕过去了。正是：

皂白未分施毒手，张冠李戴误遭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聊把酒杯浇块垒　愿凭宝伞护佳人

宫昭文一掌击倒了奚玉帆，倒是不觉有点诧异，因为在交手之后，他立即就发觉奚玉帆根本不会桑家的两大毒功。而一个学武的人在遭到致命的攻击之时，是一定会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应付的。如今奚玉帆用来应付他的却是一种纯阳的内功，和桑家的两大毒功不仅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而且恰恰相反。

“难道桑家的毒功秘笈乃是落在别人之手？或者这小子根本就不是公孙璞？”宫昭文心想。遍搜了奚玉帆全身，没有发现片纸只字，宫昭文更禁不住大起怀疑了。

宫昭文之所以要杀公孙璞，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公孙璞投向蓬莱魔女，但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的乃是他恐留下后患，如果公孙璞已经得到桑家的毒功秘笈的话，练成了这两大毒功，他日就是他的克星了。

因此他现在发觉奚玉帆不懂桑家的两大毒功，甚或可能根本就不是公孙璞的时候，他倒是打消了非杀奚玉帆不可的念头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远处隐隐有一缕箫声随风飘来，接着是一声长啸起自另一方，与箫声相和。

宫昭文凝神一听，听见了箫声、啸声远远相和，禁不住大吃一惊，暗自想道：“我可不能让这两个克星碰见。”原来他从箫声与啸声听得出那两个人都是具有深厚的内功的，心知吹箫的必定是武林天骄檀羽冲，长啸的必定是笑傲乾坤华谷涵。

笑傲乾坤华谷涵是蓬莱魔女柳清瑶的丈夫，武功还在妻子之上。武林天骄檀羽冲则是金国的第一高手，武功和笑傲乾坤也是不相伯仲的。

这两个人正是宫昭文最为忌惮的人，他自忖单打独斗只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二人联袂而来？

宫昭文本来就不是非杀奚玉帆不可的，此际发现了他最忌惮的两个人就在附近，他当然是赶忙溜走，无暇再去细察奚玉帆是否已经死了。

这些事情奚玉帆当然是不知道的，他说完了与“青袍老者”遭遇的这段事情之后，便指着孟霆，跟着说道：“我给那青袍老者一掌击昏，也不知过了多久，睁开眼睛，就看见宫锦云在我旁边了。看情形，她正在为着不知如何救治我而着急。再过一会，孟大镖头就来了。以后的事情，孟大镖头都已知道，也不用我说了。”

韩佩瑛听了奚玉帆所说的经过，心中正是雪亮，笑道：“宫锦云的爹爹一定是认错了人，他把你当作了公孙璞了。”

奚王帆道：“不错，他来的时候，刚好见着我拿着公孙璞那把玄铁宝伞，也怪不得他有此误会。”

但奚玉帆却是仍有疑团，未能明白，接着说道：“可是他为什么又要杀公孙璞呢？”

韩佩瑛道：“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前两天我们也曾碰上这个魔头，他对公孙璞查根问底，我们说公孙璞和宫锦云前往金鸡岭，他也不相信。听他的口气，似乎对蓬莱魔女颇有不满，谷大哥也曾受了他的暗算呢。”

奚玉帆听得韩佩瑛称呼谷啸风为“谷大哥”，心里想道：“不过一年之前，他们才闹婚变，掀起了偌大的风波，现在却又 这般亲热，世事真是难料。”心中不无感慨，看了韩佩瑛一眼，讷讷说道：“我的事情已经说完了，现在

该我问问你们啦。不知你们可知道玉瑾的下落吗？”

谷啸风甚感为难，暗自思量：“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呢？”终于说道：“我们没有碰上她，只是听到一点消息。”

奚玉帆道：“什么消息？”

谷啸风道：“听杜四叔说，她似乎是到江南去了。”

谷啸风不愿说出奚玉瑾和辛龙生的事情，免得刺激奚玉帆。心想在他病好之后，那时杜复想必也回到金鸡岭了，他可以自己去问杜复。

奚玉帆诧道，“舍妹曾和我说过是要回家的，她何以会去江南？我们兄妹在江南并无亲戚，亦无朋友。”

谷啸风喟然道：“世事往往有许多猜想不到的，令妹前往江南，想必也有她的原因。”

谷啸风的感喟乃是由衷而发，但他却不知奚玉帆也正是有同样的感慨。

此时已是东方大白的时候，谷啸风道：“奚大哥，你可以动身了吗？咱们大伙儿到金鸡岭去。”在他的想法，奚玉帆本来就是要去金鸡岭的，如今伤还未愈，到金鸡岭治伤，正是最好不过。

哪知奚玉帆却道：“不，我还是想先回家一趟好些。请恕我不能和你们结伴了。”

谷啸风诧道：“从这里到金鸡岭路途较近，奚大哥纵然思家心切，但在金鸡岭养好了伤再回去，不更好吗？”

奚玉帆道：“舍妹若是当真前往江南，想来她也会顺道回家一转的。我先回去，说不定还可以碰上她，好在我的伤如今已好了六七分，并不紧要了。”

韩佩瑛隐隐猜到奚玉帆的心意，当下说道：“既然这样，我 们也就不勉强奚大哥了。奚大哥回家之后，再来金鸡岭也是一样。”

奚玉帆道：“我一定会来的。不过世事难料，什么时候能来，我却是不敢预定了。”

原来奚玉帆是不愿和谷、韩二人同在一起，因而想避开他们的。韩佩瑛也知道奚玉帆在暗恋着她，不知道的只是谷啸风一人而已。

奚玉帆站起身来，试试活动手足，果然已是能够走路，大伙儿便一同出去。此时乔松年陪那楚大鹏吃早餐，也已经吃过了谷啸风道：“乔老前辈，这次我们连累了你，此地你是不能安身的了。黑风岛主是宫锦云姑娘的父亲，这位宫姑娘不仅和我相识，和佩瑛更是情如姐妹，她现在已经到金鸡岭去了。乔老前辈，你不如也和我们一同到金鸡岭去暂且安身，好吗？你与黑风岛主的过节，可以求那位宫姑娘代为化解。”

乔松年笑道：“柳盟主和她的丈夫笑傲乾坤华大侠的英名，老朽是久仰的了，只恨无缘相识。如今有这个好机会，老朽自是求之不得了！莫说可以请宫姑娘代为化解过节，即使那位宫姑娘不在金鸡岭上，金鸡岭也是可以让老朽避难的一个最好不过的地方！”

谷啸风笑道：“不错，有笑傲乾坤华大侠夫妻在金鸡岭上，再多两个黑风岛主，也是不敢去惹他们。至于那位宫姑娘，她是和公孙璞在一起的，他们先我动身，此时一定已经到了金鸡岭了，你也一定可以见着他们。”

当下，众人分道扬镳，孟霆护送奚玉帆回他的百花谷老家，其余的人，便都一同往金鸡岭了。

正是世事往往难测，谷啸风以为公孙璞和宫锦云一定是已经到了金鸡岭，哪知结果却是大谬不然。就在奚玉帆出事那天，他们二人也都各遭意外，

此刻宫锦云正在找寻公孙璞呢。

宫锦云和公孙璞相识之初，本来是不大喜欢他的，相处久了，觉得他虽然看来有点呆头呆脑，不解情趣，但他的朴实木讷，却也自有令她感到可喜之处，而且公孙璞在武功上天资过人，一点也不笨。宫锦云和他相处日久，渐渐也为他的这种大智若愚的厚重性格所吸引了。

正如奚玉帆所猜测的那样，宫锦云请公孙璞陪她去买东西，是想找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和他说话的。

宫锦云买了她所需要的东西，又在一家成衣店里，恰好找到了两套合身的新衣裳，便在店里换了新衣，店主人是个老婆婆，她借店主人的卧室换了新衣走出来的时候，老婆婆笑道：“好漂亮的小姐，换了这套新衣，真是像个新娘子了。”她是特地奉承宫锦云，希望讨个好价钱的，宫锦云听了，却是不禁心中一动，粉面通红，暗自想道：“我和公孙大哥本来是有婚姻之约的，但他直至如今还未知道我是他的未婚妻子，要不要想个法子告诉他呢？”

宫锦云佯嗔道：“老婆婆说话好没正经！”口里这么说，心里却是不禁欢喜，她在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是带了一把金豆准备在路上换钱用的，此时就随手给了老婆婆一颗金豆当作衣价，这颗金豆足可购买十套这样的新衣，老婆婆自是大喜过望，忙不迭的道谢。

小镇上有一间临江的酒楼，规模不大，建筑倒颇雅致。二人从楼下经过，酒香阵阵飘来，宫锦云笑道：“这半个月来，嘴里嚼的都是粗糙的干粮，今儿可以解解馋了，咱们上去喝两杯如何？”

公孙璞笑道：“不好吧，留下奚大哥一人在客店里。”

宫锦云道：“把好吃的带一盒子回去，也对得住他了。店里总得有个人看守，若是回去再请他来，把你那把宝伞和大小包袱带下来，这可不好看相。”

公孙璞拗不过宫锦云，笑道：“好，依你，依你，但你可不要喝醉才好。”

两人要了一个靠窗的座头，叫了几样小菜，一壶绍酒，喝了几杯，宫锦云道：“这家酒楼的酒菜，好像比仪醪楼还要好呢！”公孙璞笑道：“饿了这许多天，什么东西，当然也都是好的了。”宫锦云哈哈笑道：“对，这叫做饥不择食。”

宋代最重礼法，大户人家的女子，足迹不出闺门。北方的男女之防，虽然远不及南方的注重，但一个年轻的姑娘，在酒楼上如此放肆，毕竟也还是罕见的。其他客人，不免都向宫锦云投目注视，宫锦云也不放在心上，倒是公孙璞颇感尴尬了。

宫锦云喝了几杯，微有酒意，颊晕轻红，便把话题挑了起来，说道：“公孙大哥，听说你爹爹早逝，令堂则还健在。是么？”

公孙璞道：“不错，家母和几位前辈女侠寄寓在光明寺里。”宫锦云道：“不知令堂可曾和你说过你幼年之事？”

公孙璞因为父亲是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童年的事情，对他只是痛苦的回忆。听了宫锦云的话，不觉皱起眉头，说道：“家母从来没有和我说过，我也不忍问她。”

宫锦云道：“为什么？”

公孙璞把酒杯一顿，说道：“往日伤心之事，何必重提？”

宫锦云怔了一怔，说道：“伤心之事。哦，对了，你是不愿再想起、想起你的——”她毕竟是个六窍玲珑的女子，一懂得了公孙璞的心思之后，这“爹爹”二字也就避免出口了。

公孙璞道：“ 你既然知道，那就更不必提了。 ”

宫锦云笑道：“ 但我说的可是另一件事情。 ”

公孙璞道：“ 哪一类的事情？ ”

宫锦云道：“ 这个、这个，嗯，比如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

公孙璞不觉有点诧异，心里想道：“ 宫姑娘一向爽快，为什么她现在和我说话，却是这般吞吞吐吐？ ”

公孙璞把盏沉吟，宫锦云说笑道：“ 想不起来么？ ”

公孙璞道：“ 不知你的意思，哪一些事情才算有趣？ ”

宫锦云道：“ 比如、比如说，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表姐表妹表兄表弟，或者比表姐表妹和你更亲的亲人，你都忘记了他们了，你的母亲没和你提起来？ ”

宫锦云煞费苦心，兜了一个大圈子说话，无非是想探问他知不知道他有个未婚妻子，这个未婚妻子是他的父母从小就给他定下来的。未婚妻子当然是比什么表姐表妹都亲的了。

可惜公孙璞却是莫名其妙，心想：“ 宫姑娘一定是喝酒多了，简直不知所云。 ”当下笑道：“ 什么表姐表妹我都没有。从我懂得人事的时候起，我们就是两母子相依为命，再也别无亲人了。 ”说此至处，不觉伤心起来，笑得极是凄凉。

宫锦云暗暗叹了口气，心里想道：“ 看来他是当真不知了。 ”

公孙璞道：“ 奚大哥在酒店里一定等得心焦了，咱们走吧。 ”

宫锦云道：“ 我还没有喝够呢，你怕我就喝醉了么？ ”

说到这里，忽听有人叫道：“ 抓小偷，抓小偷！ ”原来是酒楼上的一个客人给小偷扒去了他的荷包，这小偷的手法太不高明，给他当场就发觉了，此时那小偷正在逃跑。

登时有几个客人追了下去，那小偷把荷包一摔，叫道：“ 还给你就是，请你们别为难我啦！ ”

宫锦云忽地把一颗金豆放在桌上，说道：“ 公孙大哥，请你结帐，先回客店等我，我去去就来。 ”

那个失窃的客人拾回荷包，打开一看，一个钱也没有缺少，说道：“ 饶了他吧。 ”可是宫锦云却已追下楼去。

酒楼上的客人看见一个少女跑去追贼，而且跑得那么快，都是大为诧异。

公孙璞当然是更为诧异，不解宫锦云何必如此爱管闲事，心里颇有一点担忧她酒醉闹事，但他又不能马上追去，结了帐再去找宫锦云，已经找不见了。

公孙璞想道：“ 想来她不至于醉得不知回客店吧？且回去见了奚大哥再说。 ”只好独自回到那间客店，不料进房一看，奚玉帆也不见了，客店的老板满面紧张的神色跟着进来。

公孙璞道 :“ 掌柜先生，我正要找你，我那位朋友哪里去了，你知道么？ ”

店主人道：“ 我也正想问你，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

公孙璞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么，我们是逃难的人，从洛阳出来到南边投亲的。 ”

店主人道：“ 但你那位姓奚的朋友可是会飞檐走壁的啊！他有这样大的本领，也要逃难吗？ ”

公孙璞大感诧异，心里想道：“ 奚大哥为何要在客店里炫露轻功？ ”心

中惊异，脸上可不敢表现出来，当下笑道：“我那位朋友是在虎威镖局当伙计的，是会一点登高的功夫。蒙古鞑子的大军来了，莫说镖局的伙计，总镖头也要逃难的。他是从屋顶出去的么？”

洛阳的虎威镖局远近知名，店主人说道：“原来你们是虎威镖局的，失敬了。贵友刚才追赶一个人，好像两只飞鸟似的，从屋顶‘飞’过，可是也看不清楚那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我、我还以为——嘿嘿，现在已经知道贵友的身份，那也不必说了。”原来店主人以为奚玉帆是“飞贼”，黑风岛主是来招呼他出去做案的同党。

公孙璞从来不说谎话，这次为了不想给店主人起疑，替奚玉帆捏造了一个镖局伙计的身份，果然骗得店主人的相信，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说道：“我这位朋友也真是的，他不知碰到了什么人，要这么赶忙的追出去，也不留下一句话？”

店主人倒是替他解释道：“或许那个人是小偷，给贵友发觉， 是以追贼去了。”公孙璞点了点头，说道：“反正他总要回来的，待他回来，就可以明白了。”

店主人走后，公孙璞关上房门，一看玄铁宝伞还在房中，但伞面却有一道白痕，地上有许多白色的粉末，一看就知道是一颗石子给玄铁宝伞打碎的。

公孙璞惊疑不定，暗自想道：“看来奚大哥是和那人交过手了，这人当然绝不会是寻常的小偷！今天的两件事情都很奇怪，锦云无端端的去追一个小偷，如今奚大哥又不知给什么人引了出去？我只好在客店内等他们回来了。”

且说宫锦云追赶那个小偷，追到了江边，四顾无人，宫锦云喝道：“张弓，你还不给我站住？”

那小偷回过头，笑嘻嘻地说道：“小姐恕罪。”

宫锦云道：“张弓，你怎的如此没出息，干起小偷来了？”原来这个张弓乃是她父亲的一个得力仆人。

张弓笑道：“不是如此，怎能引得小姐出来？”

宫锦云道：“你引我出来做什么？可是我的爹爹来了？”

张弓说道：“正是岛主来了。”

宫锦云又惊又喜，说道：“爹爹现在哪儿，你带我去见他。”

张弓道：“小姐，和你喝酒的那个少年是谁？”

宫锦云道：“你管他是谁？”

张弓道：“他是公孙璞姑爷吧！小姐，你不知道，岛主正是要找他的。”

宫锦云粉面通红，说道：“他还未知我是谁呢。你别姑爷姑爷的乱叫乱嚷。但爹爹已经知道我是和他在一起的么，他又为什么不和你一同到酒楼来呢？”

张弓笑道：“岛主怎知你们是在酒楼喝酒，他叫我到处大街小巷去找你们，他自己则到镇上的几间客店寻找。”

宫锦云道：“好，我回客店等他。”

张弓道：“小姐，且慢！”

宫锦云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张弓道：“岛主是在黄河五霸那儿，知道你们已经遇上了的。但他又不知道是在哪里听来的消息，听说姑爷和小姐要去金鸡岭投奔蓬莱魔女，他一路上面色很不好看，和我说过，倘若真是如此，只怕、只怕——”

名锦云道：“只怕爹爹要对公孙璞有所不利，是么？”

张弓点了点头，说道：“只怕小姐也不免要受一顿责骂。所以我特来告诉小姐，可别和姑爷一同回去。或者看他怎样处置姑爷之后，再去见他不迟。”

宫锦云吃了一惊，说道：“好，多谢你了，但我还是要回去的。”说罢，不理张弓的劝阻，赶忙便回那间客店。因为她怕公孙璞回去，刚好遇上她的父亲。

公孙璞正自等得心焦，看见宫锦云回来，大为欢喜，笑道：“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姑娘，可捉到了那个小偷么？”

宫锦云道：“你暂且不必管那个小偷的事情，你回来可有没有碰见什么人？”

公孙璞道：“没有呀。只是奚大哥却碰上了一个不知什么人，追那个人去了。你看看这把玄铁宝伞，看来是给那个人用石子打了一下呢。”

宫锦云心中明白，想道：“这个人一定是爹爹了，他没有见过璞哥，却把奚大哥认错了。”

宫锦云不便和公孙璞说明个中原委，便道：“好，你继续在客店看守，我出去找奚大哥回来。”

公孙璞道：“我和你一起去吧。”

宫锦云连忙摇手道：“不，不！我一个人去找就行，你，你千万不可和我出去！”

公孙璞莫名其妙，但宫锦云既然坚决不让他跟着同去，他也只好在客店等候了。

从小镇出去只有一条大路，宫锦云并不怎么费力，就找到了躺在路边的奚玉帆。

宫锦云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将他扶了起来，问道：“奚大哥，你怎么啦？是谁伤了你的？”

奚玉帆受了七煞掌之伤，正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得有人说话，张开了眼睛，依稀认得是宫锦云。可是他的知觉虽未全失，却还未能开口说话。

宫锦云其实无须动问，亦已知道他是受了七煞掌之伤的了。受了七煞掌之伤，眉心必有一股黑气，一看就知。宫锦云所以问他，不过是希望他伤得不重，能够口答而已。

宫锦云看出奚玉帆伤得极重，不由得心中卜卜的跳，想道：“果然不错，爹爹是把奚大哥错当了璞哥了，怎么办呢？”她虽然也练过七煞掌，但功力与她父亲差得太远，可不能替奚玉帆解毒疗伤。

宫锦云不但为奚玉帆着急，更要为公孙璞担忧了。她一直在忧虑着一个问题：“爹爹将怎样对待璞哥？”如今这个谜底已经揭开了，果然是如张弓所说，她的爹爹要杀公孙璞！

怎么办呢？她要赶回去告诉公孙璞，叫他赶快离开客店避开她的爹爹。她怕爹爹知道杀错了人，又会回来。

可是奚玉帆伤得这么重，她又怎能将他抛下不理。

她摸了摸奚玉帆的胸口，只有胸口还是温暖的。气息虽然微弱，但也还有呼吸。

宫锦云稍稍透了口气，心道：“幸亏奚大哥内功深厚，遭了爹爹的杀手，居然还能禁受得起。若然调理得宜，或许可以保全他这条性命。”

可是谁来照顾奚玉帆？没人照顾奚玉帆，她怎能转身回去？

就在此际，一骑白马从路上飞驰而过，骑在马上的是个女子，宫锦云抬头一看，觉得这女子似曾相识，但此时她正在心烦意乱，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个女子的了。

而且那个女子快马疾驰，也已经看不见了。

宫锦云正自为着求助无人苦恼，忽地又见有一骑快马驰来，骑者是个虬髯汉子，这个人见了他们，突然下马，啊呀一声叫了出来：“这不是奚公子吗？”

奚玉帆点了点头，宫锦云大喜过望，问明了这汉子是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霆之后，就掷下一串珍珠，当作镖银，要他护送奚玉帆回家。她自己无暇多说，就匆匆忙忙的回到那家客店。

且说公孙璞正自在客店等得心焦，忽听得有人轻轻拍门，公孙璞喜道：“锦云，你回来了？”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陌生女子走了进来。正是：

心中悬疑难自决，望穿秋水候伊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竹马青梅怀旧友　明霞荒岛忆前情

公孙璞蓦地发觉是个陌生女子，不觉怔了一怔，说道：“你是谁？”

那女子微微一笑，说道：“你不必管我是谁，你是不是公孙璞？”

公孙璞道：“不错。请问姑娘有何指教？”

那女子道：“你既然是公孙璞，那你赶快走吧！不必问长问短了！”

公孙璞莫名其妙，虽然这女子不许他“问长问短”，他却怎能忍得住不问？

那女子眉头一皱，带点不耐烦的神气说道：“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你的岳父要杀你吗？”

公孙璞吃了一惊，大为诧异，说道：“我哪里来的岳父？”

这次轮到那个女子诧异了，她打量了公孙璞一眼，说道：“刚才你以为来的是宫锦云，那么你当然是和她在一起的了，你正在这里等她回来是不是？”

公孙璞道：“不错。这又怎样？”

那女子笑了一笑，说道：“你和宫姑娘的关系我早已知道，你也不必瞒着我了。”

公孙璞很不高兴，说道：“什么关系？姑娘，请你不要节外生枝，有话说个明白！”

那女子“哼”了一声道：“你还在装蒜，宫锦云是你的未婚妻不是？”

公孙璞正色说道：“姑娘，这种玩笑不是随便可以乱开的，锦云只是我的朋友，如果你是要找她的，那就请你过一会儿再来。”心想：“这个女子疯疯癫癫，若非有病，就一定是和宫锦云相熟的闺中密友，见我和锦云在一起，发生了误会了。”

那女子哈哈一笑，说道：“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宫锦云还没有将真相告诉你。”

公孙璞道：“什么真相？”

那女子道：“你们的父亲是好朋友，你们是自小订了婚的。那时你刚周岁，锦云刚生下来。后来经过桑家堡的一场大变，你的岳父逃到海外，想必这许多年来，你们是失掉了联络，所以你不知道。”

公孙璞哪肯相信，说道：“姑娘，我与你素昧平生，你怎知道我的私事？”

那女子道：“说来话长，我没工夫和你说了。你现在必须马上逃走，否则就来不及了！”

公孙璞道：“好，就算你说的是真，那么我的岳父又为什么要杀我呢？”

那女子道：“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到了金鸡岭问蓬莱魔女自然明白！锦云恐怕不会回来了，你也千万不可和她同走了，我实在无暇多说，你快走吧！”说罢，不再理睬公孙璞，转身就走。

公孙璞道：“且慢。宫锦云的爹爹叫什么名字？”

那女子格格笑道：“敢情你还不相信我，要考问我么？你的岳父是黑风岛主宫昭文，他的绝技是七煞掌和弹指神通。你满意了吧？”说到“满意”二字，声音已是远远传来，原来这女子乃是一面走一面说的。公孙璞叫她“且慢”，她可并没有听公孙璞的话。

笑声未了，那女子又继续说道：“你不走只是等死，我可不想陪你送命！嗯，有一件事情忘记提醒你，你切不可走大路去金鸡岭，黑风岛主就是因为

你要去金鸡岭才起了要杀你之心的，他一定在前面截你！”

说到最后两句话时，那女子的声音已在半里开外，但仍是听得相当清楚。她用的是“传音入密”的功夫。

公孙璞是练过“听声辨器”的功夫的，估计声音的远近，大致不会错误。这女子的声音从半里开外传来，又不是大声说话，居然还能够听得这样清楚，饶是公孙璞武学深湛，也不禁暗暗佩服，心里想道：“这位姑娘的年纪看来也不过和宫锦云差不多，轻功和内功的造诣却恁地了得！”

他本来是不相信这女子的话的，此时却不禁有点半信半疑了，因为她所说的有关宫锦云的事情都说得不错，桑家堡之变她也知道。

公孙璞心想：“奇怪，她怎么知道我和锦云是要去金鸡岭，她说得这样有根有据，恐怕不会是开玩笑的吧？我和她素不相识，她也没理由和一个陌生的朋友开这样的玩笑。”

走呢还是不走？公孙璞正自踌躇不决，忽听得一缕箫声远远传来，接着是一声长啸从另一个方向传来，隐隐与箫声相和。啸声箫声，大约都在数里开外。

公孙璞听得啸声箫声，不由得精神陡振，大喜过望，心道：“原来华叔叔和檀叔叔都已来到这儿，我用不着到金鸡岭就可以知道那女子说的是真是假了。”

笑傲乾坤华谷涵和武林天骄檀羽冲都是时常到光明寺作客的，公孙璞当然和他们很熟，他想这两人是他的世叔，而且笑傲乾坤还是蓬莱魔女的丈夫，一定会知道他的家事，见不着蓬莱魔女问他们也是一样。

当下公孙璞拿起玄铁宝伞，立即施展轻功，飞奔出去。那店主人好生惊骇，心里想道：“好在他们的房饭钱都已预先付了，我可没有吃亏。”

公孙璞出了客店，这才用“传音入密”的功夫扬声说道：“我的朋友倘若回来，请你叫他径自到要去的地方，我在哪里等他。”

店主人望上屋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更为惊骇，心道：“难道他是鬼不成？怎能跑得这样快！”公孙璞循声觅迹，果然在野外见着了笑傲乾坤和武林天骄。

华、檀二人见了公孙璞都是大为欢喜，笑傲乾坤华谷涵说道：“听说你给义军押运军饷，中途失事，我正为你担忧呢，怎的你却在这儿？”

公孙璞笑道：“华叔叔，你到过洛阳了？”

笑傲乾坤道：“本来我要去找丐帮陆帮主的，洛阳失陷，丐帮分舵业已搬迁，我也无谓冒险再去洛阳了。我在紫萝山碰见义军的首领蒙厥，你们中途遭遇鞑子拦劫之事，是他告诉我的。”

武林天骄檀羽冲说道：“我正是替祁连山义军来取宝藏的人，那批宝藏我们已经夺了回来，送往祁连山了。那日夺宝之时，恰巧碰上了你的一个朋友谷啸风，他说你准备前往金鸡岭，对不对？”

公孙璞听说谷啸风已经脱险，甚是高兴，说道：“不错，两位叔叔可是回金鸡岭么？”

笑傲乾坤道：“我是奉派来接应你檀叔叔的，哪知他无须我的帮忙，已经把事情办妥了。我是在蒙厥那儿得到他的消息，特地一路来找寻他的，今天方才遇上。你檀叔叔邀我到祁连山去，恐怕要半年之后方能回转金鸡岭。你见了你的姑姑，可替我说一声。”笑傲乾坤的妻子柳清瑶是公孙璞爷爷公孙隐的义女，公孙璞一向叫她姑姑的。

武林天骄道：“对啦，听谷啸风说，百花谷的少谷主奚玉帆 是和你同时突围的，他是不是也在那里？”

公孙璞道：“本来是和我同住一间客店的，现在却不见了。”

武林天骄诧道：“怎的不见了呢？”

笑傲乾坤察觉公孙璞有点神魂不定的模样，笑道：“你碰上了什么事情，不妨和我们说呀。”

公孙璞讷讷说道：“我正是碰上一件怪事，请问两位叔叔，黑风岛主宫昭文是什么人？”

笑傲乾坤怔了一怔，说道：“你问黑风岛主干啥？”

公孙璞道：“有一个人说，说——”

笑傲乾坤道：“说什么？”

公孙璞面上一红，讷讷说道：“那人说黑风岛主是，是——和我有点关系，我想知道真相。”

武林天骄想了一想，说道：“你的母亲本来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既然有人告诉了你，我们不说，你一定更为惶惑，好，我就告诉你吧，黑风岛主宫昭文是你的岳父。”

公孙璞大吃一惊，说道：“妈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

武林天骄道：“黑风岛主是个坏人，这门婚事是你父亲在你周岁时给你定下的。你的母亲可并不想结这门亲事，因此也就不想给你知道了。”

公孙璞呆了半晌，想起了宫锦云的许多言行可疑之处，这才明白过来。心想：“怪不得锦云几次三番和我提起她的爹爹，刚才在酒楼上又和我说那番说话，原来都是试探我的，试探我知不知道有和她自小订婚的这桩事情。”又想：“那个女子说的果然都是真的，但却不知她为什么要跑来告诉我？”

心念未已，笑傲乾坤已是向他问道：“什么人告诉你的？”

公孙璞道：“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当下将那个女子的说话和盘托出。

笑傲乾坤道：“老一辈的武林人物我们二人十九知道，这位姑娘我可是猜想不出她的来历了。不过，听你说来，她对你倒是一番好意呢。”

武林天骄道：“她说黑风岛主已经来到这儿，要取你的性命，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跟我们一同走吧。”

公孙璞道：“奚大哥下落未明，小侄怎好置之不理？”

笑傲乾坤道：“奚玉帆恐怕是碰上了黑风岛主了，檀兄，黑风岛主既然是在这个地方，咱们正好出手将他除了。”

公孙璞心头一跳，想道：“锦云可是一位好姑娘，对我也很不错，倘若杀了她的父亲，我可是不好见她了。”当下说道：“黑风岛主二十年来遁迹海外，过去纵有恶行，似乎也可饶他一命？”

笑傲乾坤哈哈一笑，说道：“你要替你岳父说情吗？”忽地收了笑容，正色说道：“你妈不愿意你结这门亲事，你大可不必把黑风岛主当作岳父。”

公孙璞满面通红，说道：“叔叔取笑了，侄儿不过就事论事而已。”

武林天骄点了点头，说道：“与人为善，原也应该，好吧，待我们找着了黑风岛主，看他是否仍是怙恶不悛，那时再行定夺杀不杀他吧。”

于是三人展开轻功，在这小镇周围的十里之内搜索一遍。黑风岛主早已走了，当然是找他不着。

不过虽然找不着黑风岛主，却探出了奚玉帆的下落。孟霆是在附近一家

农家买了一辆骡车乘载奚玉帆的，那家农家说是虎威镖局的镖头买他的骡车安顿病人，又说出了那两个人的形貌，华、谷二人一听就知道那个镖头乃是孟霆，公孙璞也知道那个病人是奚玉帆了。

笑傲乾坤道：“奚玉帆有孟霆护送回家，你可以放心了。你现在是想往金鸡岭呢？还是和我们同走？”

公孙璞懂得他的意思，和他们同走，那就不用害怕黑风岛主。但公孙璞却道：“我和奚大哥约好在金鸡岭见面的，请恕我不能跟随两位叔叔。”

笑傲乾坤点了点头，说道：“武林中人讲究的是义气两字，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你了。”

武林天骄道：“少年人不经磨练，不遭风险，亦是难成大器。不过黑风岛主的本领实在厉害，听说他遁迹海外二十年，已经练成了七煞掌绝技，伤人立死。我和你的叔叔倘若是和他单打单斗，只怕也未必能赢得了他。你自幼得当世的三位武学大师授以正宗的内功心法，黑风岛主的七煞掌未必取得你的性命，不过，你一定是打不过他的，受伤恐怕是难免了。因此我以为若非万不得已，还是避开了他的好。他既然知道了你是要去金鸡岭，想必会在路上截你。你别走大路，兜个圈子，找小路走吧。”这个意见和那个女子说的正好相同。

笑傲乾坤、武林天骄走后，公孙璞不由得心乱如麻了。

原来公孙璞之所以坚持要去金鸡岭，表面上的理由是为奚玉帆，其实更主要的却是为了宫锦云的缘故。奚玉帆已经有孟霆护送回家，他可以放心得下，但他是约好了宫锦云等他的，他怎能失信于她？

公孙璞心里想道：“妈的一生受了爹爹之害，对爹爹的那些臭味相投的朋友，自是恨之入骨，理所当然。可是锦云却是个好姑娘，怎可把她和她的父亲相比？”又再想道：“可是妈不愿意我结这门亲事，我又怎可违背妈的意思？”

公孙璞心乱如麻，极为苦恼，忽地想道：“我的父亲生前不也是一个大魔头吗？倘若别人因此而歧视我，我又怎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想至此处，公孙璞终于下了决心，心里想道：“这门亲事我可以不结，但至少我应该把锦云当作一个朋友，我不能失约于她！”

公孙璞是约好了宫锦云在大路上等他的，但武林天骄的嘱咐则是要他舍大路而走小路，公孙璞不想失约于宫锦云，想到了一个两全之法，走到了通往金鸡岭的大路上，在路口等宫锦云，心想待会合之后，再走小路不迟，哪知等到天亮，仍然不见宫锦云的踪迹。

原来宫锦云在他和华、檀二人会面的时候，已经到了那家客店了，现在她早已从那客店出来，但走的却是小路。这里面有个缘故。

且说宫锦云把奚玉帆交给孟霆，立即匆匆忙忙赶回客店，店主人见了她，说道：“你那位朋友已经走了，他留有话给你，叫你到原来要去的地方，他在那里等你。”

“原来要去的地方”，那当然是金鸡岭了，宫锦云得到公孙璞的留话，稍稍放心，但仍是不禁思疑不定，问道：“为什么他要先走，他可有说吗？”

店主人望了宫锦云一眼，迟疑半晌，说道：“你这个贵友可没有说。”

宫锦云察觉店主人面色有异，取出一锭元宝，在掌心搓了一搓，递给他，说道：“你一定知道其中缘故，你说，他是团何走的？你告诉我，这锭元宝就是你的了。”

店主人接过元宝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锭元宝给宫锦云搓了几搓，两头翘起的圆形元宝已经给她搓成扁平，变成了一块长方形的“银饼”了。

店主人在宫锦云威胁利诱之下，只好如实地告诉宫锦云道：“实不相瞒，你那位朋友是和一个女子出去的。”

宫锦云诧道：“什么样的女子？”

店主人道：“他们跑得很快，我可没有看得清楚。”

宫锦云心念一动，说道：“虽然看不清楚，也总见了一面吧？

这女子是否瓜子脸儿，身材很是苗条的？”

店主人想了一想，说道：“不错，她大约也是你的朋友吧？”

宫锦云道：“不错，我认识她，多谢你了。”立即离开那家客店。

宫锦云听说的这个女子，也正就是她刚才救护奚玉帆之时，所碰见的这个骑马路过的女子。

当时宫锦云不过觉得“似曾相识”而已，如今在心情恢复平静之后，仔细想想，终于想起她是谁了。

“一定是明霞岛的那位厉姐姐。”宫锦云心想。

原来明霞岛是孤立东海的一个小岛，和黑风岛距离甚远，但岛主厉擒龙却是黑风岛主宫昭文的好朋友。

宫锦云曾听得父亲说过，明霞岛主厉擒龙的武功深不可测，他的七煞掌之所以练得成功，也曾得过厉擒龙的好些帮忙。

厉擒龙有个女儿，名叫厉赛英。像黑风岛主一样，他也是只此一女，十分疼爱的，给女儿取这个名字，大约就是希望女儿赛过英豪的意思。

厉擒龙曾到过黑风岛几次，但只有一次是和他的女儿同来的，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宫锦云和他的女儿同年，那年都只是十五岁，相处不过三天，是以宫锦云在路上匆匆一瞥，竟然认不出她。

宫锦云想起了是厉赛英之后，暗自思量：“厉姐姐定是知道我的爹爹来到此间，跑来叫公孙大哥逃跑的。她是个聪明人，也一定会叫公孙大哥走小路别走大路。”

宫锦云猜得不错，但只有一样她猜不出来的是厉赛英为什么不下马见她？“难道她也认不出我吗？”

公孙璞留下的话是说在金鸡岭等她，可没有说明白是要她走大路还是小路，宫锦云自作聪明，以为厉赛英一定是叫他从小路走的，于是立即离开客店，从小路追踪下去。

且说公孙璞在路口等到天亮，不见宫锦云的踪影，不无忧虑，心里想道：“难道她是遭遇了什么意外？还是早已走了？”为了求得解答，公孙璞又再回到那家客店打听。

店主人道：“你那位朋友昨晚回来，早已走了。”公孙璞听得他这么说，这才放下了心。

公孙璞问道：“她是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可留下什么说话？”

店主人道：“你走了不到一个时辰，她就回来了，我都未曾睡呢。我把你的话告诉她，她立即就走，什么话也没说。”

店主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他怕公孙璞怪他多嘴，不应说出他是去追赶一个女子的事情，是以隐瞒了他和宫锦云的那些说话。

公孙璞也是自作聪明，心里想道：“我和她说好了是在往金鸡岭的路上等她，她当然是走大路的了。”

公孙璞算算时间，宫锦云是在他会见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的时候，便已离开这间客店走的，亦即是说比他早走两个更次，公孙璞生怕追她不上，出了市镇，便即施展轻功，跑得飞也似的快，路上行人的惊诧和注视，他也只当看不见听不到，顾不得那许多了。

一口气跑了将近两个时辰，一路之上，始终没有发现宫锦云的踪迹，饶是公孙璞的内功深厚，亦已跑得满头大汗，感到有点儿累了。

正在急跑之间，忽然看见路旁的林子里有个女子一晃，公孙璞怔了一怔，不知不觉的停了下来。

原来这个女子正是昨晚跑来客店叫他逃走的那个厉赛英。

公孙璞看清楚之后，不觉“啊呀”一声叫了出来，说道：“咦，原来是你，你怎么还在这儿？”

厉赛英从树林里钻出来，噗嗤一笑，也是用同样的口吻说道：“咦，原来是你，你为何不听我的说话？”

公孙璞道：“你走这条路，可见着宫姑娘没有？”

厉赛英道：“她知道爹爹来了，要嘛就是跟她爹爹回去，要嘛就是找个地方躲开，怎会走这条路？”

公孙璞道：“她和我约好的，她是个胆大的姑娘，一定是在这条路上等我。”

厉赛英笑道：“所以你就赶得满头大汗了，看不出你倒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哩！”

公孙璞满面通红，频频揩汗，掩饰窘态。厉赛英笑道：“瞧在你这样着急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我是曾经看见过你的那位宫姑娘，不过不在这条路上。”

公孙璞连忙问道：“她走的是哪条路？”

厉赛英又笑道：“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并不是走着路的，她停留在路边，有个男子躺在地上，看样子受伤很重，她正在给她的朋友治伤。”

公孙璞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厉赛英道：“是昨晚日头刚刚落山的时分，后来我就进那市镇找你了。”

公孙璞好生失望，因为厉赛英说的这个消息，对他找寻宫锦云，毫无帮助。

奚玉帆受伤的消息他早已知道，公孙璞心里想道：“想必是锦云发现了奚大哥受伤，后来她把奚大哥托给了孟霆就回来找我的。”

厉赛英看见宫锦云的时候，天还未黑，宫锦云后来回到那间客店，则已是将近三更的时分，公孙璞要知道的是宫锦云在三更之后，出了市镇走向何方，而并不是要知道日落之前，宫锦云曾在何处。

厉赛英道：“那个受伤的男子是谁？”

公孙璞道：“是我一位姓奚的朋友。”

厉赛英道：“他是不是和你们同住一间客店的？”公孙璞道：“不错。”

厉赛英点了点头，说道：“这就对了。”公孙璞怔了怔，道：“什么对了？”

厉赛英道：“想必是黑风岛主把你这位姓奚的朋友当作是你，这才施展杀手的。”

厉赛英的这个判断和华、谷二人的判断相同，公孙璞也早已想到了。不过，厉赛英用的是“施展杀手”四字，公孙璞听了，却是不禁大吃一惊。心

里想道：“我只道奚大哥只是受了点伤，有孟霆护送回家，自可放心得下。若然有性命之危，那就糟了！”

公孙璞想至此处，不禁冷汗直流，连忙问道：“他的伤势怎样，你可曾瞧见么？”

厉赛英道：“我没走近去瞧，不过也不用仔细的瞧了，我一看就知道是中了七煞掌。”

公孙璞是曾经听得武林天骄说过七煞掌的厉害，大惊之下，问道：“那么，依你看来，可有性命之危？”

厉赛英道：“除非你这位朋友的内功可以和黑风岛主抗衡，否则只怕他这条小命是保不住的了。”这话其实即是等于直说奚玉帆难逃一死，因为如果他的内功是和黑风岛不相伯仲的话，他也不会轻易的着了黑风岛主的七煞掌了。

公孙璞吓得变了面色，说道：“想不到我连累了奚大哥，这怎么办呢？”

厉赛英笑道：“你还是别忙着替别人担忧吧，你不赶快避，只怕你的小命也将不保！”

公孙璞道：“多谢你的好意，不过——”

厉赛英笑道：“不过你还是痴心不息，要在这条路上等你那 位锦云姐姐，是么？”

公孙璞道：“姑娘休得取笑。”他只是请求厉赛英别开玩笑，可并没有否认。

厉赛英笑道：“那么你为了锦云姐姐的缘故，也该避开她的爹爹才是。否则你若是给她的爹爹打死，锦云姐姐岂不是要伤心一世？”

公孙璞心道：“黑风岛主也未必就能一掌打死了我。”说道：“生死有命，他若是一定要找我的晦气，避也避不开的。对啦，我还没请教姑娘你的高姓大名呢，你和锦云想必是要好的朋友吧？”

厉赛英说了自己的姓名，接着说道：“我也不知道怎样才算得是好朋友，好多年前，我曾经做过锦云姐姐的客人，和她一起玩得很是开心。”

公孙璞心念一动，说道：“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厉赛英道：“不明白什么？”公孙璞道：“你和锦云既然是青梅竹马之交，刚才你在路上看见她，为何不下马与她相见？”还有一个问题，他想问而没有问的是：“你那匹马呢，为何也不见了？”

厉赛英噗嗤一笑，说道：“锦云姐姐很是聪明，你却似乎就没有她那样聪明了，这你还猜想不到？”公孙璞面上一红，说道：“我本来就是一个笨人。”

厉赛英笑道：“你猜想不到，我就告诉你吧，这都是为了你的缘故。”

公孙璞怔了一怔，道：“为了我的缘故？”蓦地恍然大悟，说道：“啊，对了，我明白啦，你是因为看见黑风岛主伤了我那位朋友，恐怕他随后就要来对付我，因此无暇与锦云聚话了。”

厉赛英道：“还有一个原因，你就猜不着了。不过，这个原因，你猜不着也不能算是你的糊涂。”

公孙璞诧异道：“还有什么另外的原因？”

厉赛英道：“我想和锦云姐姐玩玩捉迷藏的游戏。以前我和她玩捉迷藏，老是输给她，这次非赢她不可。实不相瞒，我那匹坐骑，我也已经叫人送给她了。”

这个“理由”公孙璞当真是怎也料想不到，不觉给她逗得笑了起来，心里想道：“我只道锦云已是够顽皮，够精灵了，哪知这位姑娘的刁钻还在锦云之上。”

公孙璞问道，“你为什么把坐骑送给锦云，你既然不知她走的哪一条路，那个人又能找着她吗？”

厉赛英笑道：“你问得大多了，不过也不妨告诉你，那个人是锦云的老家人，也就是她昨天追赶的那个‘小偷’。”

公孙璞这才明白，心里想道：“原来如此，怪不得锦云昨天匆匆忙忙就跑下酒楼去追赶那个小偷。”

厉赛英接着说道，“至于我为什么要送给锦云坐骑，那是我有意让她占点便宜，这样一来，我和她玩‘捉迷藏’的游戏，她输了也输得心服口眼。”

公孙璞笑了起来。厉赛英笑道：“你笑什么，笑我孩子脾气？”

公孙璞不会遮瞒，坦率地点了点头，说道：“不错。你和锦云一样，都是孩子脾气。”但还有一点他没有告诉厉赛英的是：他一方面觉得厉赛英是“孩子脾气”，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厉赛英像“谜”一样的难解。

厉赛英忽地面色一端，说道：“好，现在和你说正经话了，黑风岛主是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周岁以前，他见过你不算，对么？”

公孙璞笑道：“不错，这又怎样？”

厉赛英道：“好，把你的玄铁宝伞给我！”

公孙璞怔了一怔，说道：“为什么？”

厉赛英道：“他认不得你，但却知道你有一把玄铁宝伞。你给了我，就是碰上了他，也无妨了。”

公孙璞道：“对不住，我不能给你。”

厉赛英道：“你怕我要了你的？你舍不得！”

公孙璞摇了摇头，说道：“不是这个缘故。我若是怕他认出玄铁宝伞动手杀我，我岂不是胆小如鼠了？”

厉赛英笑道：“哦，原来你是怕人说你是胆小鬼。好，现在我说你是大英雄、大豪杰，请你把玄铁宝伞给我成不成？”

公孙璞道：“这两顶高帽我也戴不起。”

厉赛英道：“呀，你这人真麻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这可是你说过的，你说的并非舍不得玄铁宝伞，现在就请你把我当作一个朋友，把你的玄铁宝伞送给我。若是碰上黑风岛主，你就空手和他打架，这样就更没人笑你胆怯了。这样，行了吧？”

公孙璞拙于言辞，一时间想不出如何回答，厉赛英又已说道：“大丈夫言而有信，除非你不把我当作朋友！”

公孙璞给她一激，说道：“好，玄铁宝伞就送给你。”

厉赛英接了过来，笑道：“多谢了。”就在此时，忽地隐隐听得有好像是拐杖点地的声音，远远传来。

厉赛英忽道：“我现在要和锦云的爹爹玩捉迷藏了，我躲着不出来，你一个人对付他。”公孙璞只道她是害怕黑风岛主，说道：“好，那你就躲起来吧。”

厉赛英钻入林子，说道：“记住，对付黑风岛主，不可用那两大毒功。”这两句话她是用传音入密的功夫说的，说了不久，果然就有一个青袍老者来了。正是：

假作真时真作假，要逃毒手必须瞒。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宿怨未消多险阴　私心竟欲夺良缘

公孙璞心里明白，这个青袍老者，就是宫锦云的父亲，亦即是江湖上令人闻名丧胆的大魔头黑风岛主宫昭文了。

这刹那间公孙璞不由得心乱如麻，想道：“奚大哥伤在他的手下，死生未卜，偏生他又是锦云的父亲，却叫我如何对付他才是？”

心念未已，这青袍老者已经站在他的面前，直上直下的向他打量，冷森森的目光，瞧得公孙璞也不禁有点心里发毛。

问题已不在于公孙璞要如何对付他，而是他要对付公孙璞了。

公孙璞给他寒冰利剪般的目光瞧得心里着慌，却不知黑风岛主接触到他的目光，也是不由得心头一震。

公孙璞的目光精华内蕴，黑风岛主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少年身具上乘的内功。

黑风岛主不觉吃了一惊：“这少年年纪轻轻，内功的根底倒似甚为深厚，他不会就是公孙璞吧？”

“公孙璞沉住了气，说道：“老丈有何指教？”

黑风岛主道：“你的功夫很不错啊，尊师是哪一位？”

公孙璞道：“晚辈练的不过是庄稼汉的把式，三脚猫的功夫。说出来怕辱没了家师的名字。”

黑风岛主“哼”了一声，说道：“你是何人？”

公孙璞诈傻扮懵，说道：“我是个过路的人。老丈，你呢？”

黑风岛主冷笑道：“我是勾魂使者，谁碰上我谁就倒霉！”

公孙璞道：“我有一位姓奚的朋友，不知你老曾否碰上？”

黑风岛主道：“碰上了，他已经给我一掌打死了啦！”

公孙璞不觉咬了咬牙，忍不住说道：“黑风岛主，你与他无冤无仇，因何下此毒手？”

黑风岛主哈哈大笑：“老夫杀人，从来不问因由！嘿，嘿，哼，哼！你知我是谁人，却还故意问我，这就是死罪一条！’快把你的姓名来历报上，或许老夫还可网开一面，法外施恩！”

公孙璞冷笑道：“你好好的问我，或许我还会说给你听。大丈夫死则死耳，岂能任人欺侮！”

黑风岛主面色一变，说道：“你不告诉我，难道我就没法知道了吗？看掌！”声出掌发，突然就是一掌向公孙璞打下来！

公孙璞早有准备，一招“大衍八式”，挥掌还击，招数是桑家的“大衍八式”，用的却是明明大师所授的内功心法。

只听得“篷”的一声，公孙璞倒退三步，但黑风岛主却也不禁身形一晃！

黑风岛主抬眼一看，只见公孙璞面色如常，并无中毒的迹象，不由得骇然暗惊，茫然莫解。

黑风岛主自视极高，对付一个后生小子，当然不会一上来便即使用全力，但虽然没有使用全力，他那一掌亦已是用了八成功力再加上毒功，因为他看出了公孙璞内功颇有根底的缘故。

在黑风岛主一掌向公孙璞打下去的时候，他定以为公孙璞不死亦必重伤。哪知双掌相交，对方非但不死不伤，连跤也没有摔！

非但如此，他自己反而给公孙璞的掌力震得晃了一晃，而且连对方的家

数也未看得出来！

黑风岛主在海外苦练了二十年，自信功力足可与当世的一流高手如笑傲乾坤、武林天骄、蓬莱魔女等人抗衡，不料如今和一个不知来历的少年对掌，竟然给他震得晃了一晃，虽然只是晃了一晃，他这一惊己是非同小可了！

而更令得他惶惑的是：他竟然连对方的家数也未看得出来。

要知黑风岛主见多识广，各家各派的武功，他只须看上一眼，便知来历，但如今他却不知公孙璞使的哪一门武功。

原来公孙璞的“大衍八式”，乃是桑家的不传之秘，是公孙璞的外祖父桑见田生前刻在石室之中的。这套“大衍八式”只有公孙璞的母亲桑青虹知道，桑青虹传给了他的师父耿照（事详《挑灯看剑录》），此外就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

黑风岛主和公孙璞的父亲公孙奇虽然是好朋友，但公孙奇却不知道，他当然是更不知道这套“大衍八式”的来历了。

而公孙璞所用的内功，乃是明明大师所授的佛门内功心法。明明大师练成了内功心法之后，从未曾在江湖上用过，黑风岛主当然也不知道。

黑风岛主茫然不解，一怔之后，心里想道：“莫非我又走了眼了？这小子不是公孙璞？”随即又想：“这小子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本领，用不着再过十年，只怕他的武功就要远胜于我！管他是不是公孙璞，杀了他再说！”

杀机一起，黑风岛主喝道：“好小子，再接我的一招！”

身形疾掠，兔起鹘落，黑风岛主扑上前来，话犹未了，手上的青竹杖已是向公孙璞点去！

黑风岛主的独门点穴手法也是厉害无比的，他能够在一招之间，点对方的七处穴道，而且能伤对方的奇经八脉！

公孙璞喝道：“好狠的点穴功夫！”避过杖头，一掌便击下去！

原来公孙璞自幼得三位当世的武学大师传授武功，在点穴方面，是蓬莱魔女的父亲柳元宗传给他的“惊神指法”，这套指法，是当世至高无上的点穴功夫，一理能，百理融，故此黑风岛主的独门点穴手法虽然厉害，却也奈何不了他。他一看就知道了对方是要点他哪几处穴道了。

不过，公孙璞却没有用点穴功夫还击，他一避开杖尖，便即一掌击下，使的仍然是明明大师所授的佛门内功。

可是他这样应招却难免吃亏了，黑风岛主的功力远胜于他，这一次己是用上了全力，公孙璞一掌击下，黑风岛主竹杖一挑，登时就把公孙璞摔了一个筋斗！

但公孙璞虽是吃亏，但也有个好处，因为如果他用柳元宗所授的“惊神指法”的话，难免给黑风岛主识破。如今他仍然用明明大师秘传的内功心法，黑风岛主无法猜出他的来历。

黑风岛主的那根青竹杖是件宝物，可是虽没给公孙璞打断，却也裂开少许，因而黑风岛主本人也不禁心头一震。

黑风岛主冷笑道：“好小子，看你还跑得了吗？”

公孙璞跌倒地上，正自一个“鲤鱼打挺”要跳起来，黑风岛主已然赶到，眼看手起杖落，公孙璞即将性命不保！

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宫伯伯，住手！”

厉赛英笑嘻嘻的从树林里钻出来了。

黑风岛主吃了一惊。说道：“厉姑娘，你怎么也在这儿？他是谁？”

厉赛英道：“宫伯伯，你怎么打起我的朋友来了，我就是和他一道来此的呀！”

黑风岛主道：“哦，他是你的朋友？那你刚才躲在那儿，为何不和我说？”

厉赛英笑道：“我是想看看他的功夫呀！宫伯伯，他的功夫不错吧？”

黑风岛主“哼”了一声，说道：“不错，很不错！他叫什么名字？”

厉赛英道：“他叫耿除奸，宫伯伯，他可没有得罪你呀，你为什么要杀他呢？”

公孙璞听得厉赛英胡乱给他捏造一个名字，心里好笑，却也只好默认。忽地心念一动，想道：“我的小名叫做去恶，这是我妈给我起的，外人绝不会知道。这个厉姑娘给我捏造的名字叫做‘除奸’，‘除奸’和‘去恶’刚好相对，难道她不是胡乱捏造，而是颇有深意的吗？”

黑风岛主眉头一皱，说道：“你这个朋友的名字好古怪！看在你的份上，我可以不杀他，但你们必须和我说个清楚！”

厉赛英噘着小嘴儿道：“什么事呀，宫伯伯你这样凶？好，请问吧！”

黑风岛主指着公孙璞和厉赛英说道：“我昨日打伤了一个人，他说这个人是他朋友，你知道吗？”

厉赛英道：“知道什么？”

黑风岛主道：“他说的是真是假？这个人又是什么人？”

公孙璞怫然道：“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为什么要说慌话？”

厉赛英却笑道：“知道。这个人是百花谷的少谷主奚玉帆。说得确切一点，这位奚少谷主本来是我的朋友，不过，既然是我的朋友——那也就当然是他的朋友了。”

话中之意，即是说她与奚玉帆认识在前，公孙璞只是由于她的关系，方始和奚玉帆交上朋友的。这话一方面给公孙璞开脱，一方面又显示了她与公孙璞的关系非比寻常。

厉赛英一口说出了奚玉帆的来历，公孙璞也觉得有点惊异，心想：“这位姑娘年纪轻轻，江湖上的事情和人物，她倒是知得不少。”心里虽然不高兴厉赛英为他说谎，但却也是当然不便揭破她了。

黑风岛主道：“好！这位姓奚的既然是你的朋友，那我就必须问个明白了。这人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他是和小女同住在一家客店的，你们可也是住在那家客店？”

厉赛英抢着答道：“这倒不是，我们有我们一对，他们有他们一对，各自走的。”说话之际，双颊微红，说完之后，羞涩一笑。

公孙璞眉头一皱，心里想道：“这小姑娘也未免太会装模作样啦。如此一来，没的却叫这黑风岛主胡乱猜疑了。”

黑风岛主果然起了猜疑，心里想道：“莫非我这宝贝女儿喜欢的不是公孙璞，却正巧就是给我打伤了的那个奚玉帆么？不过，我也暂且不管这些，先得知道云儿的下落。”

于是黑风岛主便接着问道：“虽然你们不是住在一家客店，但你既然知道小女是在此地，想必也知道她的去处吧？”

厉赛英毫不踌躇，马上笑道：“当然知道。锦云姐姐是要往金鸡岭去的，而且我知道她走的哪一条路呢！”

黑风岛主大喜道：“快告诉我，哪一条路？”

厉赛英用手一指方向，说道：“就是西边的这条小路，你快去找她吧。”

黑风岛主道：“你当真没有骗我？”

厉赛英道：“你不相信，那就算了。你的家人张弓也正在这条路上呢，你大可以去看一看，用不到一个时辰，就可以见着他了，他会证实我的话的。”

黑风岛主回过了身，厉赛英巴不得他早走，心里正自欢喜，不料黑风岛主忽又站着，回过头来。

厉赛英吃了一惊，只听得黑风岛主说道：“对啦，我忘了问你，你和这姓耿的小子又是什么样的朋友？”

厉赛英刚才给公孙璞捏造了一个“耿除奸”的名字，黑风岛主口中所说的“这姓耿的小子”当然就是指公孙璞了。

厉赛英双颊晕红嗔道：“宫伯伯，你查根问底干吗？难道你还不明白？”

黑风岛主正色说道：“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非查根问底不可！”原来他的心里是在想：“若然这小子和她仅是朋友，那我还是非要把这小子杀掉不可！”

厉赛英佯嗔说道：“你一定要问，我只能这样对你说了。我、我也不知道和他是什么样的朋友，爹爹叫我将他带回明霞岛去和他见面，你要知道，你回去问我爹爹吧。”

黑风岛主吃了一惊，暗自想道：“如此说来，这小子竟是明霞岛主看中的女婿了。当真如此，我倒是不能动他了。”

黑风岛主“哼”了一声，沉声说道：“我打伤了你们的朋友奚玉帆，刚才耿老弟好像要找我算帐，因此我还是要问个清楚，耿老弟，你还打算不打算给你这位朋友报仇？”

厉赛英连忙摇手示意，公孙璞却是忍不住气，说道：“你若是打死了我的朋友，我现在报不了仇，将来也还是要报仇。”

黑风岛主冷冷说道：“他伤在我的七煞掌下焉能活命？好，那么，咱们这个仇是结定的了！”

厉赛英却忽地噗嗤一笑，黑风岛主道：“你笑什么？”厉赛英道：“宫伯伯，你也未免太自负了，我不信你那一掌就真的打死了他，你是见他当场毙命之后才走的么？”

黑风岛主道：“他倒是没有当场毙命，不过他受了我的七煞掌，即使还能苟延残喘，也绝不能再活一个月！”

厉赛英笑道：“你忘了我爹爹能解你的七煞掌之毒吗？侄女虽然学不到家，料想也还可以救得奚少谷主一命！”

黑风岛主登时明白了她的意思，哈哈笑道：“很好，你救活了他，耿老弟也用不着向我报仇了，咱们这段梁子算是解了。”

黑风岛主走了之后，公孙璞满腹疑团，说道：“厉姑娘，有两件事情，我要问你，请你和我说实话。”

厉赛英笑道：“你怀疑我哪两件事情说谎了。”

公孙璞道：“你指那一条路给黑风岛主，这是不是骗他的？”

厉赛英道：“不是。”公孙璞吃了一惊，说道：“锦云真是走那一条路，那你告诉了她的爹爹，这，这——”

厉赛英“噗嗤”一笑，说道：“你急什么？你忘记了我那匹坐骑，我已经交给了张弓，叫他拿去送给你的锦云姐姐么？”

公孙璞瞿然一省，说道：“不错，锦云骑着马走，她的爹爹想必是追不上她的了！”

厉赛英笑道："我这匹坐骑乃是日行千里的骏马，黑风岛主轻功再好，也是望尘莫及。所以你现在也不必着急了，黑风岛主追不上她，你亦同样追不上她，到了金鸡岭，你们自然就可见着。"

公孙璞道："锦云没有危险，我自是无须急于见她。我、我厉赛英道："你怎么样？对啦，你只说了一件事情，还有一件又是什么？"

公孙璞道："你说你能治七煞掌之伤，这可是真的？"

厉赛英道："当然是真的。你以为我是骗黑风岛主的吗？"

公孙璞喜道："厉姑娘，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厉赛英道："你是要请我去救治你的朋友——百花谷的奚少谷主？"

公孙璞道："正是，你不是说他本来也是你的朋友吗？"

厉赛英道："怎么你又不怀疑我是说谎了呢？"

公孙璞怔了一怔，说道："原来你并非认识奚玉帆的？"

厉赛英道："对啦。不过，我也不是完全说谎，我认识他的妹妹，前几天我还碰见过她呢！"

公孙璞又惊又喜，说道："你认识奚玉瑾？我听得玉帆说过，他们兄妹二人是在洛阳韩家出来之后分手的，他的妹妹说是要回家去，可是玉帆却怀疑妹妹未必真的回家，你是在哪儿碰上她的？"

厉赛英道："前几天在前面的柳河镇上碰上她，她和一个少年男子在一起。"

公孙璞道："柳河镇？这倒是前往江南必经之路。可是那男子又是谁呢？"心想："谷啸风是和我在一起押运宝车的时候出事的，该不会是谷啸风吧？"

厉赛英道："是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的掌门弟子辛龙生。告诉你实话吧，我只认识辛龙生，是见了辛龙生，才认识奚玉瑾的。"

公孙璞诧道："这就奇怪，她为什么和姓辛的在一起？"

厉赛英笑道："你也太好管闲事了，她为什么不能和辛龙生一起？这关你什么事？"

公孙璞不想谈论别人私事，说道："好，咱们还是说正经的吧，你肯帮我这个忙，治好奚玉帆的伤么？"

厉赛英笑道："你对朋友倒很热心，不过——"

公孙璞急忙问道："不过什么？"

厉赛英笑道："我并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这次我帮忙你免遭黑风岛主的毒手，都是为了锦云姐姐的缘故。"

公孙璞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请你再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厉赛英道："帮忙可以，你怎样报答我？"

这一问倒把公孙璞问住了，他是个忠厚老实人，可从没想过帮忙朋友要望报答的。

公孙璞想了一想，说道："日后，你若有什么要我帮忙的话，我舍了这条性命，也必定给你做到。"

厉赛英道："我用不着你这样报答，我也不会有什么要你舍命帮忙的事情。"

公孙璞呆了一呆，说道："那么你的意思是想我怎样报答？"

厉赛英道："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公孙璞道："什么事情？"

厉赛英笑道：“ 我现在还没有想起，待我想起了再和你说。 ”
公孙璞迟疑半晌，讷讷说道：“ 这个，万一我是做不到的呢？ ”
厉赛英道：“ 你大可不必顾虑，第一、我不会要你做违背于侠义道的事情，第二、这件事情，一定是你力之能及的。 ”
公孙璞所顾虑的正是这两个问题，厉赛英识穿他的心事，一开口就解除了他的顾虑。公孙璞喜道：“ 好，既是这样，我当然可以答应你。 ”
厉赛英道：“ 好，那么现在咱们可以去百花谷了，不过这样一来，你就要迟些时候才能见到锦云姐姐了，你愿意吗？ ”
公孙璞面上一红，说道：“ 厉姑娘休要取笑，我当然是应该陪你往百花谷。 ”心想：“ 锦云到了金鸡岭，不见我来，当然是难免等得心焦，但到她明白之时，想必她也不会怪我失约。 ”
厉赛英钻进林子，把那玄铁宝伞取了出来，说道：“ 好，那就走吧。 ”一面说话，一面把这把玄铁宝伞递给公孙璞。
公孙璞道：“ 这把伞我是已经送给了你的。 ”
厉赛英“ 噗嗤 ”一笑，说道：“ 傻子，你以为我当真要你的宝物吗？我只是为了不让黑风岛主知道你是公孙璞罢了。 ”
走了一程，厉赛英忽又笑道：“ 我刚才和黑风岛主所说的话，许多地方你都怀疑我是说谎，但有一句话，你却还没有问我是真是假呢？ ”
公孙璞怔了一怔，说道：“ 哪一句话？ ”
厉赛英道：“ 我说要把你带回家去见我的爹爹。 ”
公孙璞笑道：“ 这句话我不用问你，也知道你是有意骗黑风岛主的了。 ”
厉赛英侧目斜睨，淡淡说道：“ 是吗？但或许是真的呢？ ”
公孙璞笑道：“ 厉姑娘，你真会开玩笑！ ”
厉赛英道：“ 为什么你以为我开玩笑？ ”
公孙璞道：“ 令尊又不认识我，甚至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个人，怎会要你带我去见他呢？ ”
厉赛英道：“ 那你猜我为何出来的？ ”
公孙璞道：“ 我猜多半是和锦云一样，私自逃跑出来的。 ”心想：“ 她们都是一样的淘气，想必我没有猜错。 ”
厉赛英道：“ 如果我说，我是爹爹特地差遣出来，要我找着你这个人，把你带回去的，你信不信？ ”
公孙璞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 哪有这个道理！厉姑娘，请你别再老是和我开玩笑啦。 ”
公孙璞哪想得到，厉赛英这次说的句句是真，一点也不是和他开玩笑的。
厉赛英微感失望，暗自思量：“ 他以为我是和他开玩笑，他的心里当然是不愿意跟我回去的了。我纵然可以叫他遵守诺言，跟我回去，但这又有什么意思？ ”想至此处，心中不觉苦笑：“ 看来这一次我又是输给锦云的了。 ”
五年前的往事重现心头，那年厉赛英和父亲到黑风岛作客，宫锦云天天陪着她玩，两人一般年纪，甚是投机。
但也正因为她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又是同样给父母娇纵惯的，因此有时也就难免发生彼此各不相让、爱强斗胜的事情。
有一次宫锦云笑她不会打扮，像个乡下姑娘。宫锦云是曾经跟随父亲到过陆上的，厉赛英却从未离开过明霞岛，不知道“ 乡下姑娘 ”是怎样的人，只是从宫锦云的神情语气之中，懂得这是轻视她的意思。

宫锦云一张小嘴甚为刻薄，知道她不懂，指着小溪里游水的一只鸭子给她看，说道：“乡下姑娘就是像一只丑小鸭一般，这你懂了吧？”气得厉赛英哭了一场。

又有一次，宫锦云和她比试功夫，厉赛英输给了她，宫锦云大为得意，厉赛英也是一个好胜的小姑娘，忍不住就说：“你爹爹练成了七煞掌都亏得我爹爹的帮忙，你神气什么？”这件事后来给宫昭文知道了，把女儿责骂一顿，气得宫锦云也哭了一场。但厉赛英因为比什么都输给了她，心里当然也是十分不舒服。

当然小孩子是不会记恨的，这些小事也并没有影响她们的友谊。不过，厉赛英虽没记恨，这两件事情她却是忘不了的，总想着有一天要胜过宫锦云。

女儿的心事总是瞒不过父母的，有一天她跟父亲练一套金霞掌法，练得没精打采，她的父亲皱了皱眉，接着笑道：“你不是想胜过锦云姐姐么？这也并不难啊，只要你练成功这套金霞掌法，就可以胜过她了，不过你可得多用点心才行。”

厉赛英仍是闷闷不乐，说道：“招数上胜过她也没用。爹，我是不是生得很丑？”明霞岛主笑道：“谁说我的女儿长得丑？”

厉赛英道：“宫锦云说的，她说我是丑小鸭！”明霞岛主哈哈笑道：“你自己都不知你长得多美呢！不但美过她，我见过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比得上你的好看。”

厉赛英道：“我不相信，除了锦云姐姐，我又没有见过第二个女孩子。”

明霞岛主哄她道：“好，只要你练成了武功，我就让你到中原去开开眼界，那时你就知道我不是骗你的了。”

一晃几年，厉赛英几乎都忘记这件事了，有一天她的父亲和她说道：“赛英，你今年十九岁了，是不是？”厉赛英道：“是又怎样？”忽然想起昨晚爹娘闲话家常，她无意间听到的几句话，母亲说：“赛英今年十九岁了啊，你做爹爹的为什么老是不放在心上？也该给她找个婆家了呢！”父亲说：“我正是在为着此事伤神呢，不知谁配得咱们的女儿？总不能让一朵鲜花插在牛粪 上。”

母亲笑道：“你是老王卖瓜，自赞自夸。”父亲哈哈笑道：“什么自赞自夸，咱们的女儿，你不是也有一份的吗？”

厉赛英想起昨晚偷听到的这几句话，不禁面上一红，心道：“莫非爹爹是要和我找婆家了？”她对外面的事情毫无所知，但一个女孩家长大了就要嫁给男人，这却是不用父母说她就知道的，隐隐觉得这是一件可羞之事。

岂知她的父亲说出话来，却并不是她想的这回事。明霞岛主说道：“你十九岁了，算得是成人了。你的功夫虽没大成，但也总可以比得上你的锦云姐姐了。你不是想胜过她吗？要不要试一试？”

厉赛英笑了起来，说道：“爹，亏你还记着这件事。我和她现在都是长大了，怎还好意思找她打架。”

明霞岛主笑道：“我不是要你和她打架，我给一个难题与你，你做得到就是压倒了你的锦云姐姐了，很好玩的，你干不干？”

明霞岛主行事怪僻，不过做女儿的是不知道父亲不同与常人的。她只觉爹爹像她一样的“孩子气”，很是好玩，便兴致勃勃地说道：“好呀，爹爹，你说说看。”

明霞岛主说道：“锦云有个未婚夫名叫公孙璞，不过他们是未见过面的，

现在你的宫叔叔正在要他的女儿去找这个人呢。”

其实宫锦云乃是瞒着父亲私逃，明霞岛主厉擒龙以为她是黑风岛主叫她去的，这只是他的猜测而已。

厉赛英听了父亲的话，莫名其妙，说道：“锦云姐姐有了婆家，那很好呀。可是这和咱们又有何干？”

明霞岛主说道：“我要你和她暗中赌赛。”厉赛英道：“赌赛什么？”

明霞岛主道：“你记得吗，我答应你在功夫练成之后，就让你到中原去开开眼界的。现在你可以去啦，我希望你找着那个公孙璞，将他带回来见我。这样，宫锦云想做而不成功的事，给你做到了，你不是赢了她吗？”

厉赛英摇了摇头，说道：“爹，你是要我抢锦云姐姐的丈夫，我不干！”

明霞岛主笑道：“你可以当作是开玩笑呀，谁要你抢她的丈夫？不过，如果将来你当真喜欢上那个小伙子的话，要嫁给他我也可以给你作主，谅黑风岛主也不敢奈何你的。”

厉赛英心想：“我受过她的气，和她开开玩笑，气气她也好。”于是说道：“好，那么说好了我只是开玩笑的，可是我又不认识那个公孙璞，怎能引他回家。”

明霞岛主说道：“我早已打听得清楚了，我所知道的事情，黑风岛主都还未知道呢。”当下将他所打听到的，关于公孙璞的一切事情，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都告诉了女儿。

厉赛英虽然不懂人情世故，但人却是十分聪明的，不觉起了疑心，说道：“爹，为什么你对这个公孙璞如此留心？不会仅仅是为了帮忙我和宫锦云姐姐开玩笑吧？你不告诉我真正的原因，我也不开这个玩笑了。”

明霞岛主这才把真话说了出来，道：“英儿，你只知道我帮忙过宫叔叔练七煞掌，却不知道他也帮忙我练过内功。我和他的内功是同一路子，并非正宗内功，练到了最高境界之时，只怕难免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公孙璞曾得到当代的三位武学大师传授正宗的内功心法，我要是得到他的内功心法，并不是要他这个人。当然，如果你要他的话，那又另当别论。这件事于你于我都有好处，所以真正说来，你还不能当它是开玩笑的啊！”

此际，在公孙璞以为厉赛英是和他开玩笑之时，厉赛英不禁微感失望，心里想道：“他是念念不忘锦云姐姐，当然我可以叫他遵守诺言，跟我回去，但我总不能拆散他们，将来他们见了面，说起这件事情，我岂不是更难为情？”

厉赛英独自在江湖上行走已是半年有多，不似从前那样丝毫不通人情世故了，因此也就难免有所踌躇了。

可是，正如她父亲所说那样，这并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是要帮忙她的父亲解除走火入魔的危险的，鱼儿已经上了钩，又要放走吗？正是：

忍把深情当儿戏，莫教悔恨到红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解救灾危来玉女　虚张声势慑魔头

厉赛英又再想道：“他答应过我：将来倘若我是有事需要他帮忙，只要这件事情无背于侠义之道，他一定给我做到。他是个诚信笃实的君子，那么如果我求他传我内功心法，想必他也不会推辞？但这话叫我如何说得出口？”

要知一派的内功心法乃是不传之秘，厉赛英虽然不通世务，这个武林禁忌，她却是知道的。她父亲也曾郑重吩咐过她，叫她在把公孙璞带回家中之前，决不能向他露出是要取得他的内功心法的口风。

而且厉赛英又是个心高气傲的姑娘，她自己也不愿意无端接受人家的恩惠，何况这个人又只是她初相识的朋友？“虽然我也曾帮了他一点忙，但因此就要取得他的内功心法，这不等于是做本小利大的生意吗？我说出来，或者他会答应，心里却一定是难免轻视我了？”又再想道：“若是我不知道他和锦云姐姐的关系那犹自可，如今我已经知道了他是锦云姐姐的未婚夫了，做这件事不嫌难力情么？内功心法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学到手的，必须我个僻静的地方，最少也得和他相处十天半月。锦云姐姐知道了，她会怎样想呢？只怕我向她解释，也是难以洗脱嫌疑。”不错，厉赛英是曾想过要和宫锦云开玩笑，气气她的。但当她在江湖上历练一些时日之后，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孩子气了。此际，她平心静气一想，把公孙璞带回家去，这个“玩笑”也实在是有点过分。

“但是如果放过了他，爹爹将来可能遭受的走火入魔之险又请谁来解救？”厉赛英不禁踌躇难决了。

公孙璞哪知她的心事？他一心一意只是想快点到百花谷去，医好奚玉帆的伤，好早日回来与宫锦云见面，他见厉赛英踌躇不前，不知她在想些什么，便即说道：“太阳尚未落山，咱们还可以赶一段路，快点走吧。到了百花谷，咱们还得再去金鸡岭呢。对啦，你是锦云的好朋友，当然也是想见见她的，咱们再一同去金鸡岭，好不好？”

厉赛英忽地微微一笑，说道：“百花谷你不用去了。”

公孙璞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厉赛英道：“奚玉帆的伤我会给他治好的，若是治不好，你去了也帮不上忙。锦云姐姐等着你，你还是先往金鸡岭见她的好。但望你一路小心，不要给黑风岛主碰上。”

公孙璞听她说得有理，他的心里其实也是想早日见到宫锦云的，当下喜出望外的多谢厉赛英，两人便即分道扬镳，各走各路了。

厉赛英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叹了口气，心里想道：“他心上只有一个锦云姐姐，我是应该成全他的。爹爹走火入魔之险乃是将来的事，说不定将来还有机缘可以助他脱此灾难。”

厉赛英兼程赶路，一路平安无事，终于到了扬州。百花谷是扬州的一个名胜之地，一向路人打听，便即有人告诉她是怎样走法了。

江南山水清丽，天下闻名，厉赛英初到江南，放目浏览，但见田亩纵横，港汊交错，波光云影，浅山如黛，处处显出江南水乡的情调。

此时正是早春二月，进了百花谷，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更是如同身在图画，厉赛英不由得欢喜赞叹，心里想道：“奚家兄妹也真会享福，住在这里，无殊世外桃源。”

可是厉赛英却也忐忑不安，暗自思量：“那奚玉帆受了七煞掌之伤，如今已是将近一月，不知他死了没有？如果死了，我可是白走这趟了。”又想：“即使他侥幸未死，想必也是病得很重的了。他不认识我，我突然跑来服侍他，不知他会把我当作什么人？”

厉赛英想到要服侍一个陌生的男子，不觉感到有点尴尬，但也觉得这件事很是有趣。心道：“但愿他还活在世上，谷中风景如此幽美，我就是在这里多住几天，纵然每天面对病人，大概也不会觉得讨厌的。”

在厉赛英的想法，以为奚玉帆纵然不死，亦必是卧病在床，动弹不得。因此，她但求到了奚家，能够见着奚玉帆已属幸运。哪知她在想象中动弹不得的奚玉帆，此际正在花园之中练剑呢。

且说奚玉帆回家之后，日渐痊愈，护送他回家的孟霆放下了心，在他家中住了几天，便告辞了。

这日奚玉帆试行运功，运气三转，真气已是通行无阻，试出内功业已恢复了七八成了。奚玉帆甚为欢喜，心里想道：“我已有将近一个月没有练剑了，今天天气很好，也该练练，免得生疏了。”

奚玉帆在花树丛中练了一会，剑法渐渐纯熟，只是因功力未曾完全恢复，跳跃不如平日的灵活。奚家的剑法是以轻灵迅捷见长的，使到急处，剑气纵横，嗤嗤作响，一片片的桃花，在剑光缭绕之中落下。他这套剑法名为“落英剑法”，练到最高的境界，可以剑削花瓣，树枝毫不动摇。奚玉帆因在重伤之后，轻功受了影响，有一招使得较急，■嚓一声，把一枝小指头般大小的树枝削断了。

奚玉帆叹了口气，心想：“俗语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这话当真说得不错。我只不过病了一个月，功力就搁下来了。”

他感到有点丧气，哪知却忽地听得有人赞道：“好剑法！”

奚玉帆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只见有三个人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突然间在花树丛中出现。给他喝彩的那个人是个大约五十岁左右的道士。

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年约三旬的瘦长汉子，一个却是状貌粗豪的少年。这三个人奚玉帆都不认识。

道士喝彩之后，紧跟在他后面的那个瘦长汉子接着就龇牙一笑，向奚玉帆阴阳怪气地问道：“你的好妹子在家么？”

奚玉帆愕然收剑，说道：“你们是哪条线上的朋友？”这人见面就问他的妹妹，说话的腔调活像个“二流子”，奚玉帆禁不住心里暗暗嘀咕，想道：“瑾妹虽然在外面的时候比我更多，但绝不至于交上这样一个下流朋友。”

那瘦长汉子缓缓的举起右掌，冷冷说道：“你不认得我，也应当识得我这‘化血刀’吧？”

奚玉帆定睛一看，只见这人的掌心渐渐由黑变红，随着他手掌的摇动，发出一股微带血腥味的掌风。

奚玉帆吃了一惊，喝道：“西门牧野这老魔头是你何人？”

那瘦长汉子哈哈笑道：“算你眼力不错，看出了我的来历了，西门牧野是我师父，濮阳坚是我师兄。”

原来这个瘦长汉子乃是西门牧野的二弟子郑友宝。奚玉帆曾经见过他的师父师兄，但和他则还是初次见面。

那粗豪少年拔刀出鞘，虚劈一刀，说道：“久仰百花谷奚家是武学世家，奚家子弟，见闻广博，想必你也该认得我这把刀吧？”

这把刀长五尺有多，刀上有一排锯齿，奚玉帆瞧了一眼，说道：“大名府祝家庄的锯齿刀号称江湖第一，你老兄想必是祝家庄的少庄主了？”

这粗豪少年很是得意，说道：“看在你识得我这把刀的来历，我可以给你一个人情，把你的妹子叫出来吧，省得我们进去搜查，免不了就要和你动粗了。”奚玉帆心头火起，但他是个颇有涵养的老实人，虽然发怒，也不会破口大骂，说道：“你们找我的妹妹，有何贵干？”心想：“听说祝家庄的老庄主有个师弟，是出了家的道士，名叫陷空，想必就是这个道人了。”

郑友宝道：“你的妹妹带了一个野汉子回来，这野汉子名叫辛龙生对吗？辛龙生这个小子和我们有仇，你的妹妹仗着这小子撑腰，又把我濮阳师兄的‘化血刀’破了。老实对你说吧，我们是报仇来的！对你的妹妹，我们或者可以从轻发落，辛龙生这小子我们绝不轻饶！你叫他们滚出来见我！”

原来郑、祝二人在孟七娘家里吃了辛龙生的大亏，因而请出祝大由的师叔，一路跟踪南来，却不知辛龙生和奚玉瑾早已渡过长江，到江南了。

奚玉帆听了这番言语，倒是不觉怔了一怔，心里想道：“瑾妹从来没有和我说过有一个姓辛的朋友，怎的会带回家里来呢？想必又是这小子胡说八道的了。”

要知奚玉帆只知道妹妹是和谷啸风相爱，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辛龙生这个人，当然是不会相信郑友宝的话了。岂知奚玉瑾虽然没有回家，但郑友宝所说的她与辛龙生万里同行的事情，却也并非假话。

因为郑友宝的话说得太过难听，饶是奚玉帆涵养功深，也不禁勃然大怒，喝道：“你们这些下流胚子给我滚出去！”

郑友宝冷笑道：“我们却偏要进去，你怎么样？”

奚玉帆喝道：“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唰的一剑，指到郑友宝的后心。

郑友宝反手一掌，避招还招，奚玉帆闻得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心头一凛，想道：“这厮的‘化血刀’似乎比他的师兄濮阳坚还要高明。”一个侧身，“盘龙绕步”，剑锋斜削，刺肩截腕。

郑友宝想不到奚玉帆的剑术如此变化莫测，急切之间，收掌已来不及，正要扑上去拼个两败俱伤，忽觉一股力道推来，陷空道人喝道：“退下！”

奚玉帆一剑刺出，剑尖竟给陷空道人的掌力震得歪过一边，奚玉帆立即变招，依势就势，削他膝盖。

陷空道人心道：“这小子的功力倒也不弱，不过，祝师侄和郑友宝联手，谅也不会输给他。”

当下“腾”的飞起一脚，他的鞋尖是嵌着铁片的，奚玉帆的剑给他踢个正着，几乎脱手飞去，幸而收剑得快，这才没有着了道儿。陷空道人的鸳鸯连环腿是拳脚兼施的，但跟着而来的一拳一掌两飞腿，却是都落空了。

祝大由赶上了郑友宝，两人要进去搜人，陷空道人忽地喝道：“回来！”

陷空道人说道：“你们两人缠着这个小子，待我进去！”

郑友宝瞿然一省，说道：“不错，还是令师叔进去的好。”

原来陷空道人试出了奚玉帆的功夫深浅之后，暗自思忖：“我要胜这小子不难，不过，只怕也得在三五十招开外。他们二人却一定不是辛龙生的对手。”

郑友宝和祝大由都是曾经吃过辛龙生的亏的，仅辛龙生一人，他们已难应付，何况他们还以为奚玉瑾是和辛龙生都在里面的呢？

他们二人本来是倚着陷空道人作为靠山，才敢来追踪辛龙生和奚玉瑾

的，此时他们也看出了陷空道人在急切之间胜不了奚玉帆，经他一提醒，这两人当然是不敢轻进的了。

陷空道人一招“羚羊挂角”，右掌向外一扬，左拳翻起，拳出如风，恶狠狠的向奚玉帆面门打来，奚玉帆的剑尖给他的掌力拨过一边。急切间以回剑抵挡，只好仗着轻功闪避，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斜退数步。

祝大由和郑友宝双双来到，陷空道人道：“你们看牢这个小子，待我出来。”他估计祝、郑二人联手，大概可以略占一点上风，和奚玉帆打成平手。奚玉帆固然胜不了他们，他们要想打败奚玉帆恐怕也不容易。是以他用的是“看牢”二字，而不是叫他们把奚玉帆拿下。

祝大由是个欠缺。‘知人之明”的莽汉，听了师叔的话，有点不大舒服，说道：“师叔，你放心，这小子跑不了。你先进去，我们‘料理’了他，跟着就来。”话犹未了，他已提起锯齿刀，朝奚玉帆劈下去。

陷空道人眉头一皱，心想：“大由如此鲁莽，只怕会吃亏。”但他不便灭自己人的威风，又想到郑友宝是个比较稳重的人，有他作师侄的帮手，数十招之内总不至于出什么问题，于是他就不再说什么，便进去了。

锯齿刀擅于锁拿刀剑，祝大由一刀劈下，奚玉帆还了一招“反臂刺扎”，只用剑尖之力，好似漫不经意的迎着刀口刺来，祝大由心头一喜，想道，“好，且叫你着了我的道儿！”

祝大由振臂挥刀，长刀一个盘旋，只待奚玉帆的剑刺来，刀上的锯齿，便可将他的剑尖锁住。哪知奚玉帆这招似实还虚，剑走轻灵，俨如蜻蜓点水，倏然掠过，竟然避开了他的锯齿刀的锁拿，剑锋却几乎是贴着他的刀背似的削了上去。

若是换了别人，奚玉帆这一招奇诡莫测的剑招削实，就可削掉对方的手指。祝大由毕竟是锯齿刀的衣钵传人，虽然轻敌鲁莽，但到了紧急的关头，应变的功夫却也颇是老到，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迅速使出“凤凰夺窝”的招数，身随刀走，居然给他恰恰的避过了这一招险招，不过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了。

说时迟，那时快，郑友宝掌挟腥风，亦己从侧翼攻上，腥风触鼻，中人欲呕，奚玉帆心头一凛：“他的毒掌怎的好像比刚才更厉害了？”连忙使出闪电般的剑法，一口气疾攻十数招，把郑友宝逼得不能近身，减轻了他那毒掌的威力。

原来不是郑友宝的毒掌比刚才厉害，而是因为奚玉帆大病初愈，内功未曾完全恢复，在打斗了一些时间之后，抵抗力逐渐削弱之故。

郑友宝叫道：“祝兄，咱们并肩齐上，沉住气，不可轻敌！”

祝大由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口头上却是不肯认输，说道：“这小子的剑术是有点邪门，但谅他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祝大由本来是知己知彼之明两皆欠缺，但这一次却给他说中了。因为奚玉帆气力不足的弱点，在刚才对付他的那一招中业已暴露无遗，他亲身经受，自是瞧到了几分。

郑友宝留心观察，过了数招之后，只见奚玉帆脸上渐渐转色，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从额角一颗颗滴下。郑友宝大喜道：“祝兄，你说得不错。但困兽之斗，咱们不必忙于取他性命，困死他！”

奚玉帆强抑怒气，蓦地一声冷笑，剑走轻灵，唰的一招，从郑友宝意想不到的方位疾刺过去。郑友宝狡猾异常，见剑光一闪，忙即后退，只听得一

片断金戛玉之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奚玉帆的连环七招，都给祝大由的锯齿刀挡住。祝大由此次是只守不攻，把大刀舞得风雨不透，奚玉帆轻灵翔动的剑术，竟是难奈他何，却也把他刀上的锯齿，削去两支。

郑友宝使出“化血刀”的功夫，在离身一丈之外，以游斗的打法发掌远攻。奚玉帆气力不加，只觉那股血腥味越来越浓，激斗之中，忽地感到一阵晕眩。

奚玉帆大吃一惊，连忙强摄心神，默运玄功，把吸进的毒气，化为汗水，发散出去。

郑友宝看见奚玉帆大汗淋漓，头顶上空发散着热腾腾的蒸气，心中大喜，哈哈笑道：“差不多了！”

祝大由眼看胜券在操，不知不觉之间，他那急躁好胜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想道：“待我把这小子擒下，待会儿交给师叔，也好在他面前博个光彩。”

奚玉帆身随剑转，“叮”的一声，剑尖在锯齿刀上轻轻一点，本来是想用借力打力的功夫化解对方的刚猛招数的，但气力不加，一个“卸”字口诀就不能运用如意，反而给祝大由的一股大力将他推得踉踉跄跄的连退数步。

祝大由以为时机已到，不假思索的便追上去，喝道：“好小子，给我躺下吧！”横转刀背，一刀向奚玉帆的右肩拍下。这一下若然给他拍中，奚玉帆的琵琶骨不碎也断，那就是多好的武功也要变成废人了。

哪知奚玉帆乃是存心诱敌，他使的是“醉八仙”的步法，看似摇摇欲坠，内中却藏着精妙的反击后招。不错，奚玉帆是业已到了强弩之末，但还不是像祝大由所想象的那样不济。

刀光剑影之中，只听得祝大由大叫一声，手背给剑尖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

奚玉帆那醉汉般的步伐本来是装出来的，但在他狠狠地刺了祝大由一剑之后，筋疲力竭，却是弄假成真地摔在地上了。

郑友宝看见同伴受伤，跟着又见奚玉帆倒在地上，不由得有点思疑不定，心里想道：“莫非他是诱我上当？”幸亏他这么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即施展杀手，奚玉帆方得死里逃生。

奚玉帆在迷迷糊糊之中还有几分清醒，在这生死关头，连忙吸了口气，一个“鲤鱼打挺”就从地上跳了起来。他是练有少阳神功的，虽然力竭筋疲，也还可以勉强支持。当下一咬指头，那疼痛的感觉，登时使他清醒过来。奚玉帆喝道：“好，现在咱们是一个对一个，你来吧！”

祝大由的手背给他刺了一剑，伤得不轻，此时正在包扎伤口。

郑友宝倒是有点给他吓住，不敢马上过去，远远的发了两记劈空掌。

祝大由裹好伤口，怒发如狂，喝道：“好，我与你这小子拼了！”他正要冲上前去，忽觉膝盖好像给蚂蚁叮了一下似的，膝盖一麻，险些跌倒，坐在地上。

郑友宝此时已看出奚玉帆气力不支，可是祝大由却在这个时候坐在地上，也不知是受了什么伤。一时之间，郑友宝不知是救友的好，还是攻敌的好。

奚玉帆心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心念方动，忽听得有人喝道：“你们这两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滚开！哼，姓奚的小子，你想跑吗？还有我呢！”

原来是祝大由的师叔陷空道人业已出来。他搜遍了奚家，并没有找到辛

龙生和奚玉瑾，正自一肚皮怒气，要找人发泄。

不料他话犹未了，忽地又有个银铃似的声音说道：“你这牛鼻子臭道士好不要脸，三个人欺负一个受了伤的人，哼，这里还有我呢！”

花树丛中现出一个少女，正是来找奚玉帆的那个厉赛英。

在厉赛英的想象中本来以为奚玉帆是卧病在床不能动弹的，不料来到之时，却正好看见他恶斗祝、郑二人的一幕，厉赛英不由得又惊又喜。暗自想道：“这个奚玉帆一定也是懂得正宗的内功心法，否则他焉能在宫伯伯的七煞掌之下受了伤，非但没有死掉，还能够生龙活虎似的和这两个恶汉打斗？”

厉赛英突然出现，陷空道人自也不免吃了一惊，但当他看清楚了是个少女之后，却就不放在心上了，当下冷冷说道：“郑友宝，你替我把这丫头拿下，一个黄毛丫头，你总能应付得了吧？”

祝大由忍着痛站了起来，喝道：“臭丫头，是你暗算我不是？吃我一刀！”

原来祝大由膝盖的环跳穴，给射进一枚小小的梅花针，幸亏这梅花针是没有毒的，因此除了跳跃不灵之外，并无其他影响。厉赛英刚一现身，祝大由就中了梅花针，这枚梅花针当然是她所发的了。

梅花针虽然没有在祝大由的身上造成了不起的伤害，但因梅花针已经深入穴道，却是麻烦得很，以后每逢阴天，他的膝头就会发疼。祝大由是个武学行家，中了梅花针的后果，他是懂得的。

祝大由性情本来就很暴躁，吃了这样的亏焉得不怒？是以站了起来，就挥刀上前，要把厉赛英生擒了。

陷空道人给厉赛英一顿排揎，倒是有点讪讪的觉得不好意思。要知他是武林前辈的身份，奚玉帆打败了他的师侄和郑友宝，身上受了伤，若无外人在旁，他可以无须顾忌，上去对付奚玉帆。如今给厉赛英喝破，他却是不便动手了。

陷空道人心里想道：“这小子已经受了伤，谅他也跑不了。”于是逼得装出前辈应有的气度，冷冷说道：“奚玉帆，等会儿我有话要问你，只要你不跑，我不会为难你的。大由贤侄！这女娃儿虽然可恶，你也不必把她伤了，一并擒下，待我盘问她吧。”

祝大由应了声“是”，喝道：“臭丫头，便宜了你，你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奚玉帆道：“多谢姑娘援手，但这是我的事情，我可不愿连累姑娘。”正要上前与祝大由交锋，陷空道人喝道：“叫你不要动，你就别动！”随手拾起一枚石子，双指一弹，石子飞出，也是正中奚玉帆膝盖的“环跳穴”。

奚玉帆也像祝大由刚才那样的站立不稳，不由得不坐在地上。陷空道人显露这手功夫，乃是有意耀给厉赛英看的。厉赛英冷笑道：“欺侮一个受了伤的人，你这牛鼻子臭道士倒是好威风啊！”

祝大由怒道：“你这臭丫头胆敢辱骂我的师叔？谁叫这小子不听我师叔的话，受点教训也是活该！哼，你不听话，我也一样要教训你！我叫你束手就擒，你听见了没有？”

厉赛英冷笑道：“你有点什么本领，要我就擒？哼，你手里拿的是锯齿刀，想必是大名府祝家庄的人吧？祝家的锯齿刀法听说颇是有点门道，你砍下来呀，看看能不能伤我？”

祝大由见她貌美如花，倒是不忍将她一刀伤了，怒道：“师叔念你年少无知，叫我对你手下留情，你却偏要自讨苦吃么？我这一刀砍下，你就不能

活啦，你以为是戏耍的吗？”

厉赛英“噗嗤”一声笑道：“一点不错，我就是要戏耍你。你这刀伤得了别人，伤不了我。嘿，你不信么？你不动手，我可要动手了。”

厉赛英声出掌发，此时日正当中，她一掌打出，阳光下只见淡淡的金色光芒一闪，陷空道人吃了一惊，叫道：“大由，小心了！”

祝大由也觉得有金色的光芒耀眼生缬，但却不见有暗器打来，当下横刀一立，喝道：“这是你自讨苦吃，撞在我的刀上，可别怪我！”

话犹未了，只觉手腕一麻，厉赛英竟然一掌拨开他的锯齿刀，也不知是使了一招什么擒拿手法，祝大由莫名其妙的就给她劈手将锯齿刀夺去。

厉赛英以掌拨刀，手掌居然没有受伤，这一下，令得陷空道人更是吃惊，蓦地想起一个人来，心想：“莫非这丫头竟是那人的女儿？”

厉赛英格格笑道：“你这锯齿刀伤不了我，要来何用？”将刀掷在地上，祝大由给她吓得呆了！

说时迟，那时快，郑友宝已是跑来，喝道：“小妖女，吃我一掌！”郑友宝虽然看出厉赛英有点“邪”门，但自忖自己的“化血刀”当可对付得了。而且，他知道陷空道人不便出手，他若能够把厉赛英擒下，也好讨好陷空道人。当然，他也想到如果他万一对付不了厉赛英的话，陷空道人自是不能坐视，因此他是有恃无恐。

厉赛英又是“噗嗤”一笑，说道：“你练的是‘化血刀’，想必是西门牧野这老儿的徒弟了？哼，你知不知道，你的师父见了我也不敢无礼，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在我跟前口出狂言？谅你这‘化血刀’练得还未到家，焉能伤我？”

原来厉赛英虽然从未到过中原，但中原各大武学名家的来历和擅长的功夫，她却是听得父亲说过的。二十年前，西门牧野就曾经有一次败在她父亲的手下。

郑友宝怎会相信她的话，冷笑道：“不错，我的化血刀是练得还未到家，但要伤你，谅也不难，你可不要后悔！”

郑友宝口中说话，己是和厉赛英动起手来。只听得“啪”的一声，双掌相交，厉赛英神色自如，郑友宝却是不禁身形一晃，斜退两步。

厉赛英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掌法！”双掌盘旋飞舞，穿花蝴蝶般的在郑友宝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着着抢攻。

郑友宝的武功本来不弱，但一来他因为“化血刀”伤不了厉赛英，心里先自着慌，二来厉赛英的掌法变化奇幻，也从未见过这样奇幻的掌法，不知如何对付？更奇怪的是厉赛英的双掌在阳光下竟会反射出金色的光芒，配合上她那轻灵的身法，令得郑友宝眼花缭乱！

不过十数招，“卜”的一声，右肩就给厉赛英打了一掌。

原来厉赛英戴的一对手套乃是宝物，是用白金丝线织成的，颜色和肉色一样，戴在手上，旁人若不是留心观察的话，就看不出来。这对手套能御刀剑，当然也不怕和郑友宝的毒掌接触

郑友宝肩头着了一掌，着处正是接近琵琶骨的地方，琵琶骨虽没打碎，亦已痛彻心肺，郑友宝大叫一声，倒在地上，顾不得狼狈，就在地上接连打滚，滚出了数丈开外，生怕厉赛英追来！

厉赛英轻描淡写的打败了祝大由和郑友宝二人，甚是得意，说道：“你们就是会欺负受伤的人。你这牛鼻子臭道士是不是也要和我比试比试？”

陷空道人哼了一声，在地上拾起一块鹅卵般大小的石头，合在掌中，搓了几搓，双掌一摊，石屑纷落如雨！当下冷冷说道：“小姑娘你莫逞能，你的武功是很不错，但要想胜我，恐怕至少还得再练几年吧？你莫以为我是不敢和你动手，不过我看你似乎有点来历，你老实告诉我，明霞岛主厉擒龙是你的什么人？”

原来陷空道人在多年之前是曾经见过厉擒龙的，他认得厉赛英所戴的这对手套是明霞岛主之物，而且她的掌法和中原各派的掌法都不相同，陷空道人依稀记得似乎是他所曾见过的明霞岛主的落英掌法。

厉赛英见了陷空道人炫露的这手内功，亦是不禁有点吃惊，心里想道：“这牛鼻子倒也不是吹牛，我想要胜他，只怕是很难的了。听他的口气，他似乎很是害怕爹爹。”当下便即傲然说道：“明霞岛主是我的爹爹，怎么样？”

陷空道人吃了一惊，说道：“令尊也来了么？”

厉赛英道：“爹爹托黑风岛主的宫伯伯带我出来游玩中原，他随后就到，你是不是要想见他？”

黑风岛主重现江湖，厉赛英料想西门牧野和朱九穆这些魔头一定会得到消息，这陷空道人既然是他们一党，想必亦已知道，是以她灵机一动，就编出了这套半真半假的谎言。

其实陷空道人知道她是明霞岛主的女儿已是不敢得罪她了，更加上一个黑风岛主，他如何还敢妄动？心里想道：“这女娃儿是明霞岛主的女儿决计无疑，黑风岛主重履中原亦非假话。哎，黑风岛主心狠手辣，他若来了，这女娃子要随便说我几句坏话，我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想至此处，陷空道人已是心里着慌，巴不得早走了，说道：“恕我不知奚少谷主是姑娘的朋友，请姑娘包涵。令尊与宫岛主跟前，亦请姑娘代小道问候。”说罢接着喝道：“你们两个有眼无珠，还不与我快走！”正是：

巧摆空城计，吓走恃强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